武俠世界
第33年
2
$15.00

中國正宗

KPIC 广州

天然花粉靈芝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常服：充沛精力、强身健體、滋陰養顏、保健美容、青春美麗。

購買時請認明 KPIC 广州 商標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型(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500毫升



32粒庄
每瓶相當於兩支
500毫升營養液



盒內有此「正貨鑑定書」
才是正貨
由即日起，所有振華牌851產品，盒內均附有「正貨鑑定書」，說明書內印有楊振華教授親筆簽名照片，以作識別。購買時請向出售商號索取發票(應註明振華牌851及正貨鑑定書號碼)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體質功能　減免身體出現疾病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舉，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振華牌851 發明人楊振華教授及其簽名式樣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國貨公司、藥房有售
電話：578 3721(4綫)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著「尋龍奇俠列傳」之「五鳳朝陽」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敍述一個三角戀愛故事，火焰仙子和獨臂神尼年輕時同時愛上天游大俠吳正理，他因二女爲情爭鬥，拒婚事而遁入空門，削髮爲僧，法號畢知僧，獨臂神尼被火焰仙子砍去一臂，亦遁入空門，收方英傑爲徒，藝成之後派他下山去殺火焰仙子……情僧畢知僧爲挽救武林浩劫，去對付火焰門，非得方英傑不可，但方英傑中蠱，便用龍脈靈氣，培育新秀，尅制蠱毒，內容牽涉尋龍奇穴，風水成人之事，値得一讀。

*　　　*　　　*

繼「魔鬼的門徒」之後，歐陽雲飛先生另一新篇「龍的傳人」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歐陽雲飛先生之佳作向以文筆流暢，結構嚴謹，內容新穎風趣見稱，喜讀歐陽雲飛著作之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

麥菁先生所著「殺手令」，麥浪先生所著「大盜行」均在今期刊出，名家著作篇篇精彩，包你滿意！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綠魔」。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期
(總號165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五鳳朝陽

尋龍奇俠列傳之一／蕭玉寒・文
可飛・圖

情僧修行 未了塵緣

突見一條山路，盤旋而下，九曲十三彎，上接虛空，下連黃土，險峻非常。

方英傑心道：這莫非便是武夷山麼？

他四周向人打探，一連問了多人，均不知道武夷山九松嶺的所在。

方英傑暗道：武夷山偌大地域，延綿數百里，單問九松嶺，只怕連當地土人亦未必知悉。

這麼一想，他自己也不由好笑起來，因此便繞着武夷山脚，由東向西的打探起來。

這樣一連又走了數日，幾乎已繞武夷山至峯脚走了一圈半，問過不少人，包括漁樵耕讀，但依然無人知悉九松嶺的位置。

方英傑到此時也不由有點急了，於是便深入山中，再從西向東，逢人便問，但眼看又重返東面，依然茫無頭緒。

九松嶺到底位於何處？這在方英傑心中，依然是一個不解的謎團，這就正如他為了甚麼去九松嶺一樣。

這天已是八月十四的傍晚，距約定的日子已近，方英傑幾乎已絕望了。

就在此時，一聲清磬，突地從山坳傳了出來。

方英傑心中一動，暗道：磬乃佛家銅製樂器，既有磬音，便必定有出家人，要打探那人的行踪，那九松嶺的所在，有誰比出家人更清楚了？

這麼一想，便決然的循着磬聲尋去。轉過一個山坳，便見山崖下面，有一座甚小的茅棚，茅棚小得可憐，簡直有如土地廟。

那清脆的磬音，正是從小茅棚傳出來的。

方英傑走上前去，便看見一位乾枯的老和尚，閉目垂眉，盤腿趺坐在蒲團上面，他面前擺了一個佛磬，正一下接一下的敲着，渾忘物我，無休無歇。

奇異的是，茅棚極小，老和尚的身子亦瘦小，但恰恰擠滿了茅棚，不多也不少，連一點空隙也不見。

方英傑驚異的直眨眼，他甚至連自己的來意亦忘掉了，忍不住開口問道：「大師，茅棚極小，絕無空隙，為何不建大一點？」

老和尚不答，就連眉毛也沒跳一下，依然低垂眉目，手敲佛磬，磬聲不歇。

方英傑接連問了三次。

老和尚的佛磬忽然停了，緩緩睜開眼皮，瞥了方英傑一眼，目光銳如冷電，道：「世人立於天地，可容身足矣，何必強求廣厦千間萬幢？你又何必管人閒事？」

方英傑年少氣盛，聞言面上不由一熱，心道這老和尚冷得可以，我便問他一句，也是出於好意，不聽也罷了，為何又要冷口冷面？我又何必去理他！

方英傑悶聲不語，但也並沒出言發作。

老和尚卻又忽然開口道：「既然不理，你又來此作甚麼？」

方英傑不由一怔，心道這老和尚好厲害的目力，怎的便把我的心裏話猜中了？

老和尚又忽然微微一笑：「其實你理也理不了，那些武林恩怨，應決的自然會解決，不決的你强去理會，豈非白費氣力？既然如此，你還打算去理麼？」

方英傑被老和尚一句提醒，這才想起自己的來意，便忙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豈能中途變卦？請問大師是否可以明示，九松嶺到底位於何地？」

老和尚微笑道：「施主欲尋九松嶺作甚麼？呵呵，武夷山上九松嶺，六六不盡，九九無窮，你又如何尋得着！」

方英傑被老和尚的謎樣的話弄懵了，他不知說甚麼才好，想了想，才又道：「實不相瞞，我此行乃是受人之托，送一封信函往九松嶺，這信非在八月十四日前送到不可，但眼看一日將盡，卻連送信的地方也沒尋着，因此不知如何是好？請大師明示一二。」

老和尚目中精光一閃，忽然又逝去，緩緩道：「施主欲送信函去九松嶺，難道連收信人的形跡亦不知道麼？」

方英傑苦笑道：「托我送信的人，只道尋着六盤山九松嶺，而且在八月十四當日送到，收信人自然便會現身接信。至於收信人是誰，實不相瞞，連我亦不知道，祇知道他是一位得道高僧，江湖人稱『無事畢知僧』，僅此而已，果然艱難之極。」

老和尚的精光又一閃，在方英傑臉上掠過，又緩緩道：「施主尋畢知僧幹甚麼？」

方英傑搖頭道：「我也不知，但那托我送信的人道，畢知僧看了那封信，他自然就會解答你心中的疑念，所以我就來了。」

老和尚微笑道：「施主心中的疑惑，莫非大者如武林大勢，小者如個人的自身前程？」

方英傑不由一愕，奇道：「大師如何便知在下的心事？」

老和尚呵呵一笑，道：「知亦不知，不知亦知，既然如此，又何必多問？」

方英傑到底難明這些謎語，便不欲再與老和尚糾纏，急道：「那大師到底知不知道九松嶺的所在呢？」

老和尚瞥了方英傑一眼，忽然又微歎口氣，道：「施主就算尋着九松嶺，也未必就能解決心中疑惑，既然如此，又何必去苦苦尋覓？」

方英傑不耐道：「在下尋着九松嶺，把信送到了，這事便完了！大師到





底知道是那裏嗎?」

老和尚忽然輕唱一聲道：「虎鬥龍爭勢已平，江天風靜月華清；閒居欲覓還鄉訣，認取涼宵念佛聲……」

老和尚一頓，忽然又道：「施主既欲知九松嶺路逕，老衲便告知你便了。」

方英傑大喜，忙道：「那請大師贈示。」

老和尚以手中的佛磬擊子，在地上一劃，道：「從此處回頭向西，拐過三座山脚，但見山口旁有棵松樹，便拐彎進山，沿山路而行，每見路邊有松樹，便立刻轉彎，松樹在左邊，便向左拐彎，松樹在右面，便向右轉彎。當見到第九棵松樹，便一直向前，此時不必拐彎，路也再無分岔，然後也就到了……施主好自爲之。」

老和尚這一輪左拐右轉，右轉左拐，便把人的腦袋也搞亂了，幸而方英傑心性靈慧，過目不忘，倒也一一記準老和尚所示的路向。

方英傑向老和尚多謝一聲，便即轉身而去，掉轉頭來，向山外走去。

老和尚的磬聲又響了起來。

方英傑的輕功甚佳，此時已遠在十里之外，但那佛磬聲卻清晰入耳，心中正感驚疑，忽地耳畔又傳來和尚的如蚊細唱道：「此行西去慾海深，桃花魔煞鬥慧根，魂蕩謹記三回頭，浸迷一刻惹殺身……」

方英傑心頭一震，但覺老和尚似有所指，且功力似已通玄，打算再細詢幾句。

方英傑掠回剛才那處山崖，向前一望，不由便猛地頓住身形，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原來但見山崖依舊，但那老和尚連同那僅可容身的茅棚，竟已無影無踪，就如此處從沒有老和尚出現，也沒有那座茅棚。

方英傑幾乎以爲自己正在作夢，但此時尚未入黑，尚有日影斜照，一時間又如何會做夢?

方英傑怔了一會，突地向那山崖掠去，但見老和尚在地上劃的路向圖，依然清晰入目，顯然絕非作夢了。

那一定是一位武功高絕的世外高人！單是這一手縮地千里成咫尺的輕身功夫，方英傑這位素以輕功自負的武林新秀，便自歎萬不能及了！

驀地老和尚剛才所言又在方英傑腦中掠過，此時回心一想，但感句句深含玄機，隱隱然竟已點出當今武林大勢，及他自己的個人前程去向！

既然如此，自己又何必捨近求遠，明放着一位得道高僧失諸交臂，却去苦苦尋那甚麼「無事畢知僧」?

方英傑想到此，心中一陣失落，當下展開身法，風馳電掣在四周一掠，一面找，一面大叫「大師請現身相見!」，但白忙了兩三個時辰，依然毫無踪跡。

方英傑歎了口氣，無奈只好又折返原地。來到那山崖之下，對那茅棚停放之原處，躬身拜了兩拜，道：「在下方英傑，愚昧無知，空負大師一番指點迷津的美意，悔不當時，尚望勿怪。」

方英傑說罷，正想離開，忽然眼前一花，連忙定睛一看，只見地上又忽然多了一團紙包，恰恰壓在那路的圓石上面。

方英傑拾起紙包，打開一看，裏面原來是三粒丹丸，紙上尚有一行草書，寫道：「汝本多情，多情亂性，迷途知返，好自爲之，贈汝三丹，以固汝本，幸能自持，重見不遠，愼之愼之。」

方英傑仔細看了一遍，雖然不能參透其中深隱玄機，但句語中似乎隱示自己與老和尚有一段因緣，但到底是甚麼因緣，卻又再思不明，只好暫時擱到一邊，拜了一拜謝過了。

那三粒丹藥，方英傑知道對自己必大有裨益，但如何服用，卻又不知，只好先行收入懷中，以備將來之需。

他抬頭一看日影，已然西沉，便不敢再躭擱時刻，立刻轉身掠出山去，循老和尚所示路逕，先行尋覓九松嶺地域。

老和尚所示的路逕，在地上所劃極之容易，但走起來卻十分漫長。方英傑直到天黑，方彎過了三座山頭，但見入山口處，有一株合抱不過的大松樹，與老和尚所說的一般無二，這才稍爲安心了點。

他依言入山，走到第二株松樹時，天已全黑，幸而方英傑功力已達黑夜可見物的境地，因此尚可勉强走動。

不久皓月升空，銀光遍灑山地，方英傑的行程便利得多了。

方英傑走了一夜，也僅走了一半路程，因爲他只見到四棵在路邊的松樹。

一夜奔波，身染霜露，方英傑已感困倦，幸而他內力深厚，因此尚可支持。

他走到山泉前面，洗了臉，又吃了些隨身携帶的乾糧，再繼續趕路，這樣一直又走到黃昏時分，這才過了第八棵松樹，但見一株高松，挺立嶺上。

方英傑此時心中稍定，暗道九松嶺之名，莫非便是指第九株松樹的山嶺麼?不過說來也奇，此地山林遍佈，但就松樹而言，卻果然僅得九棵。

方英傑想着，腳下更不停頓，提一口氣，便向嶺上奔去。雖然已過了八月十四日，但既然九松嶺已在眼前，遲到總比不到好麼!

上嶺的路雖然亦甚崎嶇，但山路只有一條，便不需分辨，對方英傑來說，也便利很多了。不過半個時辰，便上了山嶺。

那嶺上的松樹，近看才知如此雄偉奇特，但見徑粗丈許，一桿九枝，高達百丈，蔭蔽十頃，蒼翠葱蘢，絕無一絲時下的枯黃秋色。

但嶺上茫茫百里，卻空蕩一片，別說沒甚麼廟宇，就連草房茅屋也不見一間。

方英傑不禁一陣迷惑，心道托信的那人道，只要抵達九松嶺，便必可見到畢知廟，畢知廟內，便可見到那位當世奇人「無事畢知僧」了，但茫茫百里，到何處尋覓?人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但連廟也不見，和尚卻從何覓起了?

他再細看四周，自己所站之處，是一片百畝大小的峯巔，除了那株奇松，便祇有遍地細草叢生，而且只有上來的一條山逕，其餘三面，均是斷巖峭壁，高達百丈，無法攀越。

方英傑不由又驚又奇，暗道這是怎的了?看形勢似乎眞的是九松嶺，但觀地勢卻絕無僧人藏身的痕跡，這封密函卻向何處送去?

* * *

方英傑出自書香門第，自幼飽讀詩書，本以爲可憑文才獲取富貴，但不幸被爹娘逼婚，他性子剛烈，一怒之下便逃了出來，在江湖流落經年。

在他窮途末路之際，巧逢一位獨臂神尼，把他携上山去，收他作關門弟子，把自己的絕學傾力教授，當方英傑學有所成，獨臂神尼卻決然的趕方英傑下山，更不准多留片刻。

方英傑苦苦哀求，容他再留在山上，侍奉師傅她老人家。

獨臂神尼卻道，她之所以收他爲徒，不過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如今已大功告成，她已可向那人有所交代，便決不容他再留在山上了。

獨臂神尼口氣決絕，但畢竟師徒一場，不忍令方英傑陷入迷惘境地，便手書一函，着方英傑下山後便趕去武夷山九松嶺，把此函交給一位在畢知廟的畢知僧，他便可以獲得解答心中的謎團。但有一條件，方英傑下山後，決不可向任何人提及她是他的師傅，否則她必取他的生命。

方英傑被連番奇遇弄昏腦袋了，下山後又迭遭江湖險惡，心中也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便急着尋覓畢知僧，以便向他求解心中的疑團。

這時方英傑暗道莫非是走錯了路麼?但一想自己所走過的路向，與老和尚所示的一模一樣，絕無半點差錯，一時又無法解釋了。

方英傑忽然想起那老和尚的茅棚，忽然若有所思，暗道：莫非這畢知廟亦如那茅棚一般，到了某種時機，便會突然出現?

但再想，卻又不由失笑道：「這怎麼可以?搬動茅棚尚勉强可以辦到，但整座廟宇搬來搬去，除非他是會神通大挪移的活神仙了!假若如此，世人所稱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豈非成了一派胡言?」

方英傑飽讀詩書，有時也會犯了書呆子的脾氣，但凡一事，總愛尋根問底，不弄清楚，那簡直要了他的生命。

想到此處，方英傑不由大急，便欲立刻趕回去，向那老和尚問個明白。但一想就算回去，也必定見不到那老和尚，不由又驀地把身形一頓。

他急得在山嶺上團團亂轉，茸茸的草叢也不知被他踏倒多少了。

忽地腳下一觸，似乎踢到一塊石頭，他的腳尖一陣疼痛，正值他滿心煩惱之際，不由大怒，狠狠罵道：「我被人弄來弄去，已夠煩悶了，偏你這臭石頭還來湊熱鬧作弄本小子!」

他恨起來，便彎腰下去，撥開草叢，欲拔起石塊，把它狠狠扔下嶺去。

他一看之下，那石塊卻有一半埋在土裏，露出地面的，僅有二寸許，頂上光禿禿的，極不好挖。

方英傑的書呆子脾氣發作，也不管三七二一，猛一伸手，運起獨臂神尼親傳的「獨臂神功」心法，抓住它向上一拔，呼的一聲，石塊竟應聲而起。

一看原來是一塊石碣，上面清楚刻着三個大字——九松嶺。

方英傑一見，心中一陣喜悅，叫道：「果然是九松嶺!那老和尚果然是出家人沒打誑語啊!但那畢知廟卻又藏於甚麼地方?」

這一轉念，先前的喜悅不由又消失了。

此時西山已洒佈紅霞，處處宿鳥歸飛，已是落日時分了，偌大的九松嶺上，竟連鬼影也沒見一隻。

方英傑無奈的歎了口氣，暗道：反正九松嶺我已來過，師傅他老人家的吩咐我已照辦了，但收信人不肯現身，這亦無可奈何，唯有在此地再等他三日兩日，這便下山，回去千獨峯向師傅稟明，求他老人家明示便了!

方英傑這麼決定，心緒便平靜了點。他在松樹根上，找了一塊地方坐了下來。

此時夕陽已然西墜，皓月也接而升了上來，晚風吹近，松濤颯颯。

方英傑不知不覺，心中已與四周清寧混爲一體，便覺百慮盡消，陶醉起來。

就在此時，方英傑忽然聽聞山路下面，傳來人語聲。方英傑心中一動，暗道：莫非「無事畢知僧」回返了麼?

方英傑想着便站起身來，悄悄向山路那面掠去。

漸而人語聲更清楚了。

一人道：「老紅!到此時你還怕甚麼?不趁此大好機會，偷他一本兩本秘笈，還等甚麼?僥倖成功，那就是夠我倆橫行江湖!萬一失手，被那老和尚發覺，也不過一死，總比眼下受人氣好得多了!」

另一人道：「老黑！老子我並非怕了，委實是那老和尚的神通太過驚人，更厲害的是他那一手妙算玄機的絕學，祇怕你我尚未出手，他已算出你我將要出手盜取，憑他的神通，我兩人合力，祇怕也抵不了他一根小指頭！既然如此，是否闖入畢知廟，便需仔細參詳了！」

那人又道：「以我黑魔，怎的自甘墮了自己的名頭？你在江湖上也是大名鼎鼎的高手呀！」

另一人道：「黑魔你好大的口氣！你知道老和尚有多厲害？時下武林，之所以任由我等稱雄稱霸，祇是老和尚等人未出現而已，若他一出現，目下那些絕世高手，祇怕連替老和尚捧佛杖也未夠資格！」

那人道：「這便是了，若非老和尚如此厲害，那我等潛上來作甚麼？等閑的武功秘笈，值得如此冒險麼？不必猶豫，拚着丟下這顆人頭，好歹一闖便了！」

方英傑一聽兩人說話，竟是欲向畢知僧下手的黑道人物，心中便一動，暗道：我何不悄悄跟於其後，待尋到畢知廟，再出手懲誡便了。

於是猛一提氣，躍上松樹，隱下身形。待那二人走近，定睛一看，原來是曾被師傅出手懲誡過的兩大魔頭——紅魔、黑魔。

方英傑年少氣盛，此時不由微哼一聲，因爲當日這兩魔頭，曾欲出手強搶師傅贈他的寒霜劍，當時他學藝未精，便吃了兩人的大虧。幸而師傅及時現身，嚇走了這兩大魔頭。

紅魔、黑魔也是黑道中高手，功力不弱，這微哼之聲雖然極微，但還是馬上發覺，立刻向後倒縱而出，順手便把厚背薄刃鬼頭刀執在手中，封住了門戶，然後才厲聲喝道：「誰？敢出來一見麼？」

方英傑知自己已被發覺，不露面也不行了，便以「平沙落雁」身法，輕飄飄橫空而降，距兩魔頭丈許遠處凝立。

這一手輕功，登時令兩魔頭心中一震，但欺他孤身一人，且年少無知，拚戰經驗必定不足，便穩下心來，桀桀笑道：「小子！你到底是誰？想必是欲來盜取畢知廟的武林秘笈麼？」

方英傑心中大怒，刷的一聲，寒霜劍已然出鞘，冷哼道：「認得這把劍麼？」

紅、黑魔一見，登時想起甚麼，心中不由驚喜參半。驚的是當日獨臂神尼的威力驚人，至今心有餘悸，若那老尼在此潛候，今日這個大虧便吃定了；喜的卻是眼下只有這臭小子孤身一人，寒霜劍乃天下人人欲奪的寶物，若趁此機會奪了，便也不枉犯險此行了！

兩魔頭中，黑魔手較工心計，他見方英傑凝立不動，不敢大意，便桀桀一笑道：「娃兒！這口劍老子自然認得，但不想獨臂神尼自負武功蓋世，竟欲前來窺伺畢知廟的武功秘笈！」

方英傑年少氣盛，一聽心中便大怒，不知這是黑魔試探虛實之計，冷笑道：「神尼豈屑與你等魔頭同一心眼，畢知廟的武功雖然傳聞厲害，但還不在師傅的眼內！今日就祇本少俠一人，你有膽便再奪劍試試！」

黑魔一聽，便斷定獨臂神尼必然尚留在千獨峯，眼下只得這小子孤身一人！當下便向紅魔笑道：「老大！今回我等運氣來了！你看他手上那劍，不是寒霜劍麼？若把它奪了，便等如獲取一部武林秘笈，畢知廟便不去也罷了！」

紅魔一聽，也桀桀笑道：「是極！是極！若是要出手，老子寧願鬥十個娃兒，也決不與半個畢知老和尚碰見！但這小子的師傅獨臂老尼厲害之極，若她知道寶貝徒弟被人欺負，還不活剝了我等的皮麼？」

黑魔呵呵一笑，道：「獨臂老尼雖然厲害，但她素來自認清高，已發誓不收門徒，因此這小子與她雖有師徒之實，卻無師徒之名，現下神不知鬼不覺，把這小子殺了，老尼必定以爲是畢知老和尚幹的，她欲找老和尚算帳，這熱鬧就好看極了！」

方英傑見他二人神色有異，心知必是在算計自己，不由怒極，一掄手中寒霜劍，疾滑數步，凜凜的白劍氣已把二人的退路封住，一面冷笑道：「好呵！今日再來奪劍！」

紅、黑兩魔料不到方英傑的功力精進如此，連退避的時間也沒有，寒霜劍氣便已襲上身來，不由大吃一驚，暗道果然士別三日，今人刮目相看！

紅、黑兩魔也絕非平庸之輩，雖處險境，但臨危不亂，雙雙一擺鬼頭刀，展開「紅、黑刀法」，一陰一陽，一剛一柔，便把方英傑的凜凜劍氣反擊回去。

三人這一出手，立刻便在九松嶺上掀起十丈黃塵。

十招過後，紅、黑兩魔便知絕非方英傑的對手了。

紅魔向黑魔遞了個眼色，意思是：這小子武功精進如此，再鬥下去，只怕奪劍不成，反丟了生命了！

黑魔也有同感，因爲兩人雖勉强可與方英傑鬥成平手，但對方的寒霜劍太厲害，劍未及體，寒氣便森森逼人，根本不敢以鬼頭刀與其硬碰，因此在兵器上便大大的吃虧。

兩人心意相通，突地大吼一聲，使出「紅、黑刀法」中的三下救命絕招，試圖把方英傑逼開，便趁機溜之大吉。

紅、黑兩魔雖然凶狠，但有一種好處，就是絕不會死拚硬撐，眼看勢頭不對，便肯認栽，逃命去也。

豈料方英傑的「寒霜劍法」，乃心高氣傲的獨臂神尼所創，劍出如霜如

雪，飄忽無定，但劍氣卻形如霜雪交加，一旦施展，便絕難從劍圈中脫身。

方英傑此時已走到「寒霜劍法」第十八招「六合霜雪」，劍光如漫天雪花，片片向兩魔飛來，漸而更寒氣逼人，越縮越窄。

紅、黑兩魔大驚，紅魔手下一慢，鬼頭刀已被方英傑的寒霜劍挑中，立聽「察」的一聲，鬼頭刀已被削爲兩截，刀頭落地，只剩一把刀柄，握在手中；同時寒霜劍餘勢不止，白光一吐，直奔紅魔的前胸刺去！

紅魔暗叫一聲不好，情急之下，不但不避，反而運足功力，猛然拍出兩掌，成名絕學「紅魔掌」也向方英傑的胸前撲到。

方英傑的寒霜劍固然可以刺透紅魔的胸膛，但他自己亦必然要挨他兩掌，方英傑略一猶豫，黑魔眼見紅魔遇險，也不顧一切，拚死突出側面，揮刀向方英傑的背部砍來。

方英傑碰上紅、黑魔這等拚命以求自保的打法，登時有點手忙腳亂，他的對敵經驗畢竟尚淺，未能識破紅、黑兩魔的江湖招數，被逼收劍，展開「千峯迎日」輕功身法，在兩魔的中間斜刺穿出。

方英傑的劍勢便因此一頓，雙方的情勢也因而發生變化，紅、黑魔一招得手，便不饒人，掌力源源拍到，方英傑的劍勢受阻，欲變招已然不及，被逼棄劍改用掌法迎敵。

這正大合紅、黑二魔的心意，他們的目的，亦正是兵行險着，逼方英傑棄劍用掌，這便少了兵器上的劣勢，更自恃掌力勝於對手，趁機把方英傑殺了，固然妙極，但就算不敵，也大可從容脫身。

紅、黑二魔欺負方英傑江湖閱歷淺，更甚少應敵經驗，以爲改以掌力便可穩保不敗。

豈料方英傑雖然應變經驗不足，但他年少氣盛，心中一股豪氣激發出來，便不可抑止，他長笑一聲，當即雙掌貼胸，然後單掌分向紅黑二魔各拍一掌。

紅、黑二魔發出的掌力，甫與方英傑的掌力相觸，立刻便覺自己的掌力猶如擊在棉絮一般，軟綿綿的毫不着力，並同時又有一股强大無比的力度，吸住自己的掌力，整個手臂竟漸而僵硬痲木，活動不靈！

紅、黑二魔知道不妙，連忙猛吸了一口眞氣，拚力收回發出的掌力，與此同時向後一縱，倒退三丈，這才勉强立穩，猶呼呼喘氣，一齊驚呼道：「娃兒！你這是甚麼見鬼掌力？」

方英傑微微一笑，道：「好教你二人得知，這便是千獨峯的不傳秘功，而神尼久居千獨峯上，試問她老人家還會來窺伺畢知廟的武功秘笈麼？」

紅、黑二魔已吃過與方英傑拚掌的苦頭，竟比兵器更難鬥，暗道：不如以兵器一拚，是否可以脫身，便憑此一擊了！

黑魔工於心計，心思甫動，便驀地發難，鬼頭刀一遞，便向方英傑的咽喉砍去。

方英傑此時已成竹在胸，摸透了二魔的招數，便比先前交手鎭靜多了，他並不拔劍，展開「千峯迎日」身法，腳尖不離原地，身子微微一閃，便讓開黑魔的刀鋒，隨而單手向前一伸，便向黑魔的刀背抓落。

黑魔已知道方英傑的厲害，他上前這一刀，其實只是虛招，一見方英傑伸手抓來，立刻把刀收了回去，一翻刀口，向方英傑的肋下削到，待方英傑再伸手抓時，黑魔又早已收刀自保，轉到另一邊去。

黑魔這般與方英傑游鬥，方英傑一時也奈何不得，倒是紅魔走的是剛猛一路，不管自身安危，拚力救助黑魔。

方英傑心中漸而更惱黑魔的奸詐，他冷哼一聲，道：「黑老魔頭，今日若讓你在本少俠手下溜走，也算不得是千獨峯的傳人了！」

說着身形一起，流水行雲似的便在黑魔身前身後游走起來，對紅魔砍來的鬼頭刀，渾似不見不聞。同時兩手交錯，四面撥出，這種奇特的步法身手，直教黑魔眼花撩亂，根本無從招架。

黑魔心中一急，只好展開「紅、黑刀法」，護住門戶，只求自保。

只見方英傑微哼一聲，一招「分花拂柳」，撥開黑魔的門戶，猛伸二指，夾住了黑魔的刀尖。

黑魔用力一掙，但方英傑的二指猶如鋼鉗，休想脫得，就在此時，方英傑的「獨臂神功」已猛然地發出，透過那柄鬼頭刀，向黑魔猛然一擊。

黑魔立感半身痲木，休想運力相抗，欲撒手棄刀，但又被一股强力吸住，動彈不得，他不由心膽俱裂，大喝一聲，拚死向後倒縱而出，方英傑的勁力趁勢向前一彈，黑魔便如滾地葫蘆般，直摔出三丈開外，再也扎掙不起。

紅魔的鬼頭刀這時才堪堪砍到方英傑的背部，方英傑背後似長了眼睛，反手一執，便已夾住紅魔的刀背，猛運神功，又把紅魔震倒了。方英傑對紅魔的惡感不比對黑魔的强烈，因此手下便留了一點餘力，紅魔所受的創傷，便比黑魔輕了一半。

饒是如此，但紅魔亦倒地難起了。

方英傑發一聲冷笑道：「滾吧！本少俠不殺無抵抗力之人！」

紅、黑二魔一聽，如逢大赦，雖不能站起，但爬總是可以的，果然便連滾帶爬的向山路竄去，眨眼便失了影踪。

方英傑這時才想起自己上九松嶺

的目的，心道：連紅、黑二魔這等大魔頭亦欲窺伺畢知廟的武功，莫非畢知廟內的畢知僧，果眞是武林中的異人奇俠麼？

方英傑心中好奇，便再也呆不住了，他雖經連番惡鬥，但勝在年少，血氣方剛，因此略一調息，便感精神奕奕。

他展開身形，繞九松嶺四面掠過，但哪有半處廟宇的踪跡？

方英傑心道：平地上沒有，莫非在斷崖下麼？他這般一想，便居然膽大包天，欲憑他的輕功身法，下斷崖細察。

他選中東面的一座斷崖，展開壁虎遊牆術，竟沿斷崖搜索下去。

斷崖雖然陡峭，但方英傑身輕如燕，只需輕觸一塊略微突出的石塊，便可以定住身形，因此半個時辰不到，居然被他潛下斷崖數十丈深了。

此時四周越來越暗，顯然是崖深月色難以透進的緣故。

驀地，一陣佛磬聲又不知從何處傳來，方英傑心中不由一動。

就在此時，方英傑突然發覺手握的地方，竟在活動，原來那是一塊活動的石塊，欲想換手，已然不及，電光火閃之際，那石塊已隨手滑了下來，方英傑心神蕩漾之際，不由亦隨石飛墜而下。

方英傑眼看必被摔得粉身碎骨，幸而他立刻回過神來，猛提一口眞氣，腰腹一收，竟借力彈回巖壁。

他的手觸及石壁，「千峯迎日」的絕世輕功身法便可發揮，只見他雙手雙腳緊貼石壁，身形居然立即停止滑落。

就在此時，方英傑眼見身邊削壁之上，有一處地方凹了進去，似乎是一處巖洞，洞頂壁上，還隱約可見字跡。

方英傑心中一動，橫爬了幾步，探身一瞧，不由突突一陣心跳。

原來那字跡，竟是「畢知廟」三個大字，刻於石壁之上，而那凹處，果然是一個大洞，佛磬聲正是從洞中傳了出來。

方英傑心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方英傑不敢遲疑，猛一翻身，便落了下去，站在洞口，再定眼向內一看，但見洞內非常闊大，鑿山爲殿，雕石成佛，香煙繚繞，梵唱不絕，一輪明月亦恰於此時斜照洞中，但見清輝遍地。

方英傑此時才恍然大悟，怪道畢知廟如此難覓，原來深隱在斷崖下面凹處，若非誤打誤撞摔了下來，就算站於危崖腳下，也爲雲層掩蓋，無法見到。

這時洞內已有人走了出來，方英傑連忙走上前去，一看原來是一位小和尚，頭上還留着一圈毛髮，大概尚未剃度，不過十四歲模樣，但神氣奕奕，步履輕捷，一望便知已有極深的內力根基。

小和尚走到方英傑面前，立刻合什道：「你便是方施主麼？」

方英傑一怔道：「你怎知我姓方？」

小和尚笑道：「方施主既抵畢知廟，還問甚麼『怎知』呢？」

方英傑又忙道：「畢知廟內是否有一位無事畢知僧？大師他是否肯見客？」

小和尚微笑道：「既來之，則安之；既然欲知，猶豫甚麼？師傅已在裏面等候了！」

方英傑見小小和尚說話也滿含玄機，不由又驚又奇道：「請問小師傅，你師傅是誰？怎會知道我會來此？」

小和尚道：「你問我麼？那我又問誰？你不是前來送信的麼？」

方英傑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也就不再多問，隨小和尚進入洞內。繞過一座石殿，又走過一座石門，這才來到一間石室前面，門上掛了一串竹簾。

小和尚示意方英傑在門前稍候，他自己掀簾進去，過了一會，才把竹簾掀起，向方英傑招手道：「方施主請進，小心觸着竹簾。」

方英傑口中答應，但心中却不服氣，暗道：輕輕一碰竹簾，便這般厲害？心中動了念頭，在走過時，便故意以右指向竹簾一彈。

方英傑不彈猶自可，一彈之下，竹簾的竹條突然觸電似的，根根如箭，直向方英傑射來，雖然並非眞的竹箭，但從竹尖上射出的勁力，不遜於任何武林高手的劍氣！

小和尚這時面色一變，疾速倒縱而進，遺下方英傑在竹簾邊應付突變。

方英傑爭勝之心陡起，嘿的一聲，右掌向竹簾連翻數掌，把竹條射至的劍氣以柔力接住，僵持片刻再沉吼一聲，積蓄的勁力暴發，這才把射來的劍氣擋了回去。

饒是如此，方英傑其實已和數十位武林高手過招一般，不得不出盡全力，方可保全身而退。他這才知道，畢知廟內，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均隱含殺機，等閑人等欲擅闖進去，那簡直難如登天。

「阿彌陀佛！爭雄鬥勝，徒惹殺機，施主這又何必自招煩惱？」

就在此時，一聲佛唱驀地在方英傑耳邊響起，方英傑心頭猛地一震，他的內力竟難以抵禦這聲佛唱隱含的蕩力！他一怔間，不由自主的垂首道：「是，在下魯莽了！請大師慈悲！」

「既然自醒，那便請進，方施主！」佛唱聲又道。

方英傑這時不敢輕率大意了，小心翼翼的避開竹簾，走了進去。

往內走了三丈，抬頭一看，便見在一座石床蒲團之上，坐着一位相貌

清癯，鬚眉雪白的老和尚，心道：這必是「無事畢知僧」了，便連忙走前兩步，倒身下拜，道：「在下方英傑，拜見畢知大師。」

老和尚果然是無事畢知僧，但見他合什的雙手微一招，方英傑身不由己，便被一股渾厚無比的勁力托起，冉冉的飄到一旁的石櫈上面，這一手絕招，顯然又比一聲「請坐」强有力多了。

「方施主不是欲向老衲送信麼？」無事畢知僧道，他的嘴唇微動，聲音却如尖刺，直鑽人耳鼓。

方英傑連忙從懷中掏出獨臂神尼的親書信函，雙手呈遞。

無事畢知僧伸出中指一勾，那信函便如長翼，平平的向他飛去。

無事畢知僧接住，也不拆開，只順手向身旁一擱，緩緩道：「獨臂多事，徒招煩惱，失了一條左臂，尚不肯收斂雄心壯志麼？」道罷，雙目一閉，不再言語。

方英傑不敢開口詢問，但心中暗道：他連信也沒拆，便知內容？況且他口中提及師傅，竟如自己的親朋，既責又痛，不知他與師傅是甚麼關係？方英傑悶坐一旁，思潮起伏，不知如何是好。

過了一會，無事畢知僧才又把眼皮一睜，道：「方施主必定心疑老衲胡說八道？既未看信，又怎知信函內容？既然不知內容，又怎可妄斷她自招煩惱？是麼？」

無事畢知僧一連幾個問號，句句切中方英傑的心事，他不由怔道：「大師如何知道晚輩心事？」

無事畢知僧微微一笑，道：「老衲自然知道，而且老衲還知道方施主是獨臂神尼唯一傳授武功的弟子，她必定不准你向外人洩露她是你師傅，除非你代她把一個人殺了，否則她也不准你再踏足千獨峯半步！」

方英傑吃驚的直眨眼道：「大師如何知道得這般清楚？」

無事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那事牽涉老衲出家前一段俗世情事，不說也罷……老衲知道，你師傅要你殺的人，外號叫火焰仙子，是麼？」

方英傑這時幾乎連話也答不出來了，他怔怔的好一會，這才道：「是啊，那人果然叫火焰仙子……但弟子不知此人是否該殺？她又藏身何處？師……傅她老人家又爲何如此恨她？非要弟子殺她不可？這……這簡直把晚輩弄糊塗了！尚請大師指點迷津。」

無事畢知僧道：「假如老衲說，你師傅獨臂神尼的左臂，是火焰仙子砍去的，你信不信了？」

方英傑吃了一驚，道：「這話出於大師之口，晚輩豈敢不信？但不知火焰仙子爲甚麼要把師傅的左臂砍了？這不太殘忍麼？」

無事畢知僧歎了口氣，喃喃道：「情天慾海，浮沉於此，害人不淺，老衲當年亦着了形相，弄成如此悲劇，雖禪修數十載，唯有此事尚未能釋然，看來也是時候了！實不相瞞，那是因老衲當年的俗世風流而起……她們兩位當日均是老衲的紅顏知己……」

無事畢知僧一頓，才又緩緩的道：「老衲一時糊塗，未能當機立斷，揮慧劍斬情絲，因此弄成三人不歡的局面，火焰與獨臂在老衲面前決鬥，以定老衲的取捨，不幸獨臂左臂被削，羞辱之下，捨老衲而去，老衲又驚又慚，便從此拋開紅塵，皈依我佛……」

無事畢知僧輕描淡寫間，便在方英傑眼前，展現了一幕慘酷的情海火併圖景，方英傑不由歎了口氣。

無事畢知僧喃喃道：「火焰仙子削掉獨臂神尼左手，雖然狠辣了點，但那是她兩人雙方事前訂明，憑技藝定取捨，原也不可怨誰；只是後來火焰仙子見老衲一氣出家，心性大亂，竟爾做出種種惡行，遺禍江湖，四出殘殺武林人士，變成武林公敵，那又另當別論了……」

方英傑年少氣盛，此時忍不住便雙眉一軒，道：「既成武林公敵，那師傅爲甚麼不親自出手，把她殺了？武林公敵人人得而誅之麼！」

無事畢知僧歎氣道：「方施主知道獨臂神尼叫你上畢知廟的用意麼？」

方英傑搖頭道：「晚輩正爲此事迷惑，請大師明示。」

無事畢知僧目注方英傑，好一會方道：「方施主是否玄關尚未攻破，因此獨臂神功尚未可以隨意收發？」

方英傑道：「正是如此！但此事除恩師她老人家外，再無人知悉，大師如何便知得如此清楚？」

無事畢知僧微笑道：「老衲雖然塵緣未盡，但數十年修爲，這些玄機小事，也還難不倒老衲！不但如此，老衲昨晚於此夜觀星斗，但見衆星灼灼爭輝，此乃武林將逢浩劫之象，今晚施主便抵此地，可知一切均有定數，要逃也逃避不了！」

無事畢知僧一頓，又苦笑道：「方施主的玄關，獨臂神尼原也可助你攻破，但她叫你至此，那是另有深意，逼老衲出手助你通關，然後去殺火焰仙子，如此一來，火焰仙子雖非老衲所殺，但亦因老衲間接所致……老衲好不爲難！」

方英傑奇道：「大師慈悲爲懷，原令人仰敬，但那火焰仙子既已成武林公敵，作惡多端，那便出手也不爲過，須知降魔衞道，亦是佛家本旨。」

無事畢知僧歎了口氣，道：「方施主以大義說教，好不令老僧慚愧，但當日老僧曾向她兩人發下毒誓，今生今世永不相見，也決不會做有違她兩人心願之事……這誓願若破，老僧數十年苦修，便難成正果了！」

方英傑一聽，亦替無事畢知僧大大爲難了，心道師傅和火焰仙子，一個欲殺，一個欲稱霸武林，均是天大

心願，大師順得哥情失嫂意，這却如何是好了，想着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

方英傑不忍令畢知僧過於爲難，便道：「既然如此，那晚輩只好有違師命，告辭好了！」

畢知僧沉吟半晌，這才忽然道：「此事非你之錯，你既然來此一趟，便是與老衲有緣，老衲這場魔劫眼看是避無可避了，也是天數使然。」畢知僧說着一伸手，向方英傑道：「靖海師弟贈你之藥，施主取出來吧！」

方英傑一怔道：「靖海大師是誰？晚輩不認識啊！」

畢知僧歎了口氣，道：「施主本大有慧根，奈何已被劫數所迷纏，因此失之交臂而已！你忘了指路九松嶺的老和尚了麼？」

方英傑這才想起茅棚裏的老和尚，便是畢知僧的師弟靖海大師。據聞靖海僧精於煉丹藥，他所煉製的丹藥是武林奇寶，足可以起死回生，奪天地之造化，練武之人獲之，更可以大增功力，勝於苦練十年的內力，因此武林中人不惜千金以求，可惜有緣獲贈的，竟是萬中無一。

方英傑無意中却獲贈三粒，這豈非天大的造化？方英傑連忙把靖海僧的丹藥掏了出來，遞與畢知僧，正欲再開口詢問。

豈料畢知僧却忽然道：「老衲這畢知廟，只在每年中秋，月光入洞之時，開放一次，留與有緣人前來相見，待月色出洞，形雲密霧，又會自動封住洞口，非到明年中秋，不會散去，因此這開洞時間，前後不足兩個時辰，這也是施主能夠在此逗留的時間。」

畢知僧說罷，便命方英傑盤腿坐好，運功暖身，然後他取出靖海僧所贈的丹藥，放在方英傑的眉心，以大拇指輕按，輕輕揉動。

不消一會，那粒丹丸便已化爲烏有，而方英傑只感一股熱氣從眉心透入體內，周身游走，異常舒泰。

就在此時，畢知僧右掌忽地一伸，便按在方英傑的背部大穴，方英傑立感丹田灼熱，猶如一盆炭火置於裏面，五臟六腑同受火灼，混身大汗如雨，衣履盡濕，猶如高熱大病之人。

過了一會，灼熱稍減，積蓄於丹田，方英傑試一運氣，但覺內力從丹田磅礴而出，運行一周天，竟暢通無阻，頓感渾身勁力，遠勝於前。

「恭喜施主，奇經八脈已通，任、督二脈更不在話下，從此功力通玄，足可在江湖馳騁了……阿彌陀佛！」無事畢知僧道。

方英傑知自己已獲不世奇遇，心中感佩，連忙翻身拜倒，謝道：「大師再造之恩，晚輩難忘就此謝過了！」

畢知僧微歎口氣，道：「老衲已違昔日誓願一半，也是合該有此劫數，同時亦是施主你適逢奇緣，天意如此，夫復何言！但自後施主在江湖行走，務須緊記慎始慎終四字，勿忘了本性，爲武林出力，便是老衲所願，然則老衲雖因此遭劫，亦無遺憾矣！」

方英傑連忙道：「謹遵大師教誨！但未知大師將遭甚麼劫數了？」

畢知僧微一沉吟，目注方英傑一會，似在審視他的慧根端的深淺如何，末了才緩緩道：「方施主奉師命出山，僅是一場武林浩劫的契機，但因此引出的種種變故，卻足以只震動整個武林，是時羣雄併起，正邪爭鬥，各門各派，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是非恩怨，只怕均要在浩劫中了斷……其中關節，施主好自爲之，善自把持，慎之，慎之。」

方英傑想了想，心中似有千言萬語欲詢，但又無法理出頭緒，他一陣迷惘，道：「晚輩雖不欲入江湖恩怨圈中，但江湖卻不能容我超然物外，這如何是好？」

畢知僧道：「極樂何在？先在心中，你還不明白麼？」

方英傑道：「大師是說百忍成金麼？」

畢知僧道：「忍只能應付短暫，並不可能脫痛苦，一切忍下，一切仍在，如水注瓶，瓶滿之際，不是水溢，便是瓶崩，是時一切暴發，更不可收拾。」

方英傑道：「那如何是好？」

畢知僧道：「忍不如化。」

方英傑道：「化又如何？」

畢知僧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方英傑無言以對。

畢知僧見狀，又微露玄機，道：「了前因，償宿願，到了我無掛碍於心，人無牽掛於我時，便是返本歸眞之期矣！」

方英傑道：「晚輩該如何做好？」

畢知僧道：「不矯情，不故作多情，一切隨遇而安。」

方英傑道：「晚輩是否該殺火焰仙子？又是否殺得了她？」

畢知僧忽然呵呵長笑，道：「殺不殺，是你一念之間；能否殺，那是你自身際遇，老僧非仙非佛，又豈能替你預作解答！」

畢知僧一頓，終於又忍不住微露一句道：「瓜李生摘，其味苦澀，若待其熟而摘之，當不失上上之佳品也。你走吧！」

方英傑不敢逗留，只好起身拜辭。

那小和尚仍送方英傑出洞。來到洞口，小和尚道：「施主下得來，自然上得去了？」

方英傑點點頭，謝了一聲，便向石壁飛身一掠，貼壁而上，上到一半，俯頭向下看時，只見雲霧迷漫，早已失了畢知廟的所在。

尋龍覓穴　尅制七煞

方英傑此時功力大增，掌力一沾石壁，身形即飛升而上，竟比下來時又快捷許多。

方英傑並不知道，此時他的身上，已集當世三大神功於一身，每一種功力均足以馳騁江湖，何況三種聚滙？「獨臂神功」、「畢知神功」、「靖海神功」，每一種均爲武林中人終生追求而難獲的神功秘笈。

方英傑輕輕一彈，身形便躍上九松嶺平台。他也不再停留，循原來山路回去，打算先尋個地方落脚，再打探火焰仙子的所在。

他取原路下山，但走了許久，卻始終不見第八棵松樹，所走的路也越來越崎嶇難行。

方英傑對那山路崎嶇，倒也並不放在心上，但始終見不着第八棵松樹，卻不免着急起來，因爲他知道若尋不到這棵松樹，便很難走出九松嶺地域。

誰知他在焦急中，已然迷路，他本該向西行，便可出山，但他卻向東行，因此朝向六盤山的深處走去。

方英傑走了大半晚，來到一處地方，抬眼一望，忽然便不想走了。

原來此時月正當空，滿地清輝，羣山猶如披上銀色披風，對面山腰，飛下一道瀑布，飛珠濺玉，一瀉百丈，恍如銀龍戲水，晚風松濤，流泉和鳴，直似千音百奏，悅耳異常。

方英傑不覺瞧得醉了，他年方二十，血氣方剛，又初涉江湖，心思便特別感到新鮮奇幻，目睹此深山美景，竟不欲再向前邁出半步。

稍停，他情不自禁引吭長嘯起來。此時他的內力充沛之極，這聲長嘯發出，便恍如虎嘯龍吟，直上九霄，四周羣峯，競相迴蕩。

就在他長嘯聲欲斷未絕之際，突然對面山頭之上，也發出一聲清嘯，勁力雖有不逮，但於靜夜山曠，竟也清晰可聞。

方英傑初涉江湖，正感迷惘寂寞，此時乍聽有人回應，不加細思，便飛身向對面山峯飛掠而上。

對面山峯那人，似乎有意吸引，清嘯聲不斷不絕。

方英傑循聲掠去，片刻便掠上對面山峯，抬頭一望，卻怔怔的動也不動。

原來峯上清嘯的，竟是一位妙齡道姑，但是她在月色下，粉臉桃腮，眉目如畫，恍如仙子下凡。

方英傑對於男女間事，尚似懂非懂，乍見如此美貌道姑，孤身一人，站於峯頂月色之下，其狀清凄冷艷，不覺瞧得呆了。

他到底出身書香門第，甚有禮儀，眼見對方孤身一人，心道不便上前，便縱身回掠，打算就此悄悄溜掉。

豈料卻有一聲嬌笑在他耳邊道：「既來之，則安之，少俠武功甚佳，難道還怕我把你吃了麼？」

方英傑年少氣盛，聞言便不由把身形定住，道：「我怕甚麼？」

道姑嬌笑連連，向他飄移過來，其狀有如仙女騰雲駕霧。

方英傑不由心中一蕩，但連忙收攝心神，道：「請問女道長是誰？孤身立此深山野嶺作甚麼？好不教人奇怪。」

女道姑笑道：「你能上此峯，難道女人便不能麼？好教少俠得知，我叫艷桃姬，這身道姑服，不外是一件外衣，外衣脫去，依然是女人一個嘛！」

方英傑見女道姑言語越來越輕佻，心中不悅，暗道此女莫非乃邪妖狐精一類麼？這樣轉念，俊眉一軒，便欲發作。

豈料艷桃姬似乎窺穿了他的心思，此時格格一聲嬌笑，道：「少俠大概以爲我是那妖狐一類的邪物啦？」

方英傑微哼一聲，道：「若不是，只怕也並非正派道姑！」

艷桃姬笑道：「少俠以爲，我一個道姑與你共同賞月，便有孤男寡女之嫌麼？少俠不怕太迂腐麼？須知心正不怕人言，又何懼男女之嫌？莫非少俠恐怕自己把持不定，做出甚麼欺負女子之事？」

方英傑氣道：「本少爺書香世代，怕甚麼來了？」此時他被女道姑三言兩語，直逗得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抬眼仔細一看艷桃姬，但覺她果然蕭灑脫俗，彷似與月爭輝，自比之下，益覺自已未免迂腐。

艷桃姬微微一笑，走上近前，竟伸手扯住他的手臂，引到一塊大石上，併肩而坐。

方英傑此時不知不覺間，已失去任何的抗拒念頭，心中只把艷桃姬視作仙女似的。

艷桃姬嬌笑道：「如此良辰美景，爲何不抬起頭來，盡情欣賞？」

方英傑果然依言抬起頭來，忽地與艷桃姬的美目相觸，心頭便感一震一蕩，更感神思恍惚了。

艷桃姬又笑道：「中秋賞月，乃風流快活之事，何必如此拘謹？有負天公美意？」

方英傑喃喃道：「在下不敢冒犯仙姑。」

艷桃姬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你以爲我眞的是仙姑？傻子，眞仙姑又豈肯與凡夫俗子併肩而坐了！我是一位女道姑，自然更是一位坐在你身邊，陪你賞月的女子，你想怎樣，便怎樣好了！」

方英傑心中越發迷糊，竟任由艷桃姬越挨越近，越貼越密，漸而玉手搭上他的肩上了。

方英傑迷糊中心魄搖蕩，但感平生從沒有今晚如此令人陶醉，只盼艷桃姬萬萬不可在此時離開，否則他就失望極了。

艷桃姬似乎早知他的心思，她玉

手一反，便順勢抱住了方英傑的脖子，格格的嬌笑道：「少俠你叫甚麼名字？」

方英傑不由便報上自己的名姓。

艷桃姬美目一轉，微笑道：「原來是方少俠——英傑哥哥！你叫我桃姬妹妹好麼？」

此時方英傑眼前但覺迷人櫻唇近在咫尺，他的心神受制，魂兒一蕩，不由便向那櫻唇湊去，只聽嘖的一聲，他的嘴唇便與那迷人櫻唇貼到一起。

艷桃姬不勝嬌羞的嚶嚀一聲，趁勢運舌功一頂，一粒口含的丹丸便渡入方英傑的嘴裏。

方英傑在迷糊中尚有三分清醒，丹丸入口，微驚之際，正欲吐出，豈料艷桃姬的香舌亦趁勢往裏一頂，丹丸便骨碌的掉入方英傑肚子去了。

艷桃姬的櫻唇依然緊貼方英傑的嘴唇，因此方英傑就連一絲抗拒的機會也沒有了。

那丹丸下肚，方英傑心中更感迷糊，他此時失去一切記憶，只有身邊這女子是唯一的例外，這是當今世上最可愛最美麗的女子。

方英傑反手也握住艷桃姬的玉手，痴痴的傻笑起來。

艷桃姬笑道：「你看着我傻笑甚麼？是因爲我長得美麼？」

方英傑點點頭。

艷桃姬又道：「你還要逃避我麼？」

方英傑搖搖頭。

艷桃姬格格嬌笑道：「你捨得我，你便走啊！」

方英傑痴痴而笑，依然緊握她的玉手。

艷桃姬笑道：「你不願離開我了？」

方英傑痴笑着點頭。

艷桃姬又道：「那你以後就要聽我的話啦，知道麼？」

方英傑又點點頭。

艷桃姬眼珠一轉，道：「那你坦白告知我，你眞的是方英傑麼？」

方英傑點頭道：「我是方英傑。」

艷桃姬連忙又道：「你有一位師傅，她叫獨臂神尼，是麼？」

方英傑忽然沉默了，似乎有甚麼力量限制着他開口答話。艷桃姬的櫻唇却適時向他貼上，這下子方英傑便不得不吐出話來。

「是……獨臂神尼是我師傅！」方英傑喃喃道。

艷桃姬眼中寒芒一閃，又道：「你奉了師命，欲殺火焰仙子是麼？」

方英傑點點頭，喃喃道：「是……我要殺火焰仙子！」

艷桃姬突然厲聲道：「不！你要殺獨臂神尼！」

方英傑心頭一震，脫口而出道：「不……我不能……決不能殺獨臂神尼！」

艷桃姬突地離開方英傑一點，眼珠一轉，道：「你聽我的話，我就要你，不然我馬上離開你，你走好了！」

方英傑不由急得滿頭大汗，連忙道：「我要……我要你，我聽你的話。」

艷桃姬這又把櫻唇貼住方英傑的面頰，嘖的親了一口，嬌笑道：「那走啊，我帶你去一處地方，好麼？」

方英傑不由狂喜的點頭道：「好啊！走啦！」

在迷迷糊糊中，方英傑被艷桃姬手牽手的引着，向峯嶺的南面走去了。

方英傑此時猶如夢遊太虛幻景，不知身在何處，心中只有艷桃姬的影子，鼻中只聞着艷桃姬的香氣。

好一會，方英傑睜眼一看，自己竟處身在一間香艷無比的綉房，牙床鴛枕，錦被綉衾，芳香撲鼻，襲人欲醉。

艷桃姬就坐在他身邊，正望着他嫣然含笑。

方英傑迷糊中正欲爬起，但此時四肢軟綿綿的，竟難動彈分毫。

艷桃姬見方英傑醒來，檀口輕啟，帶笑說道：「你醒了麼？」

方英傑喃喃道：「是，我醒了。」

艷桃姬嬌笑道：「你這傻子，既想要……怎麼還不動手呢？」

方英傑喃喃道：「動手？是動手……但動甚麼手啊？」

艷桃姬一聽，眼中寒芒一閃，正欲有所動作，但一瞧方英傑痴迷的模樣，不由哂然一笑，暗道這小子雖已着了本姑娘的道兒，但對於男女間事，竟仍是白紙一張，嘻嘻，這豈非可以任由本姑娘描劃麼？

艷桃姬想着不由心中一喜，她雖然精於此道，但碰上方英傑這等武功高强、內力深厚的處男，內心也不由大蕩。

她嘻嘻的蕩笑一聲，便把方英傑抱在懷中，滾到床上，櫻唇俯就，親熱起來。好一會才仰臉問方英傑道：「你快活麼？」

方英傑神魂飄蕩，痴痴的笑道：「唔……唔，我快活……好快活！」

艷桃姬輕輕的在方英傑下巴上咬一口，媚笑道：「那你爲甚麼不要呢？」

方英傑喃喃道：「要甚麼？」

艷桃姬忘形大笑，伸指一戳方英傑的腿間，格格笑道：「傻子，你難道連男人的寶貝也不會享用麼！」

艷桃姬說着，按捺不住慾念，便自己動手，輕解羅裳，把一具絕妙的玉體，横陳在方英傑的面前。

方英傑的神思本已受制，此時那還忍受得住，他呼吸急促起來，混身血脈賁張，不由一把把玉體抱住，雙手亂探亂摸，一面又用嘴巴狂嗅起來。

這當眞是丁香入口，香生滿頰，

桃源春滿，觸指蕩心，他此時哪兒還知道身在何地！身處何處！

艷桃姬嚶嚀一聲道：「嘻嘻……癢死了！好人，你快來麼！」說着把方英傑一拉，拉倒在她的玉體上，一面輕舒玉手，替方英傑解衣脫服。

方英傑絲毫沒有抗拒之意，不多一會，他的上衣便脫去了，露出一身矯健的肌肉，艷桃姬見了，哪還按捺得住春心蕩漾，玉手疾伸，便欲把方英傑的褲解脫下來！

方英傑的最後一道屛障若然失守，與艷桃姬的玉身眞正相接，那他一生便將永遠擺脫不了她的控制了！

就在此時，外面忽地有一聲佛唱響了起來：「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花不迷人人自迷，施主尚沉醉不醒麼？」

這一聲佛唱，强勁無比，直把方英傑的腦袋震得嗡嗡作響，入耳之際，立刻又化作一股料峭的寒流，沿耳鼓而下，直入方英傑的心胸肺腑。

方英傑渾身一震，丹田的熱氣立刻消褪了一半，這就是令他清醒過來了。

他定睛一瞧，床上的玉體竟是那站在峯頂的女道士，心中更陡地一震，猛感不妥，先就一個倒縱，從艷桃姬的玉手下脫身出來。

方英傑神智稍清，同時那佛唱聲內含禪功，入體之後，便激發起靖海神僧及無事畢知僧導入的兩大神功，再加上他本身的獨臂神功，三大神功一旦被激發，便强大渾厚無比，不消片刻，便由艷桃姬施在他身上的禁制解脫出來，他一眼瞧清艷桃姬赤身露體，挺站在他面前，尚欲伸手來拉他，不由又羞又怒，沉喝一聲道：「無恥妖女，竟敢迷我！」

方英傑順手抄起桌上解下的寒霜劍，便欲向艷桃姬揮去，但一見她赤條條的模樣，便臉上一熱，到底下不了手，抱起自己的衣衫，便衝了出去。

原來那是一座隱蔽的山洞，山洞外是山野明月，山洞內却是滿洞春光。

方英傑剛在洞外定住身形，艷桃姬僅披了一襲輕紗，也掠了出來，格格的蕩笑道：「小寃家，到這時你還要假惺惺，吊本姑娘的胃口麼？」

原來她此時尚不知方英傑受了佛唱激蕩，已把她的禁制邪術破了。

「你……你再追來，我把你殺了！」方英傑又羞又氣道。

艷桃姬媚笑道：「心肝兒，你捨得殺我麼……嘻嘻，洞外清冷，莫頑皮了，跟我回洞快活去吧！」

艷桃姬說着，毫無戒心，便欲向方英傑這面飄來。

方英傑大怒，手中的寒霜劍已向艷桃姬飄近的俏影微一抬，此時只要他微一吐內力，寒霜劍劍氣立刻會削掉艷桃姬的雙腿！

就在此時，山林平地上，驀地飄落一位鬚眉皆白的老和尚，只見他微笑一招手，向艷桃姬一揚，一股渾厚無匹的力度便把艷桃姬察察的逼退三丈，隨即雙手合什，向方英傑笑道：「恭喜施主，已安然歷過一劫……阿彌陀佛！」

方英傑此時已向老和尚俯身一拜，謝道：「多謝大師及時發音示警，否則晚輩便沉淪於此了！」

老和尚原來是無事畢知僧，但見他銀鬚微揚，在月色下顯得份外清秀飄逸。

無事畢知僧目注方英傑，忽地沉吟道：「方施主印堂隱現桃花煞，恐怕尚有六劫未過，是否不致沉淪，那就須看施主定力了！」

方英傑驚道：「大師爲甚麼說晚輩尚有六劫未過？」

無事畢知僧微笑道：「阿彌陀佛，方施主印堂桃花劫共有七瓣，豈非桃花七煞之數麼？命數如此，夫復何言？哎喲不好！」

無事畢知僧忽地打了個噴嚏，低喝一聲，連忙凝運內力相抗。

原來此時艷桃姬眼見老和尚破壞了她的好事，到口的肥肉竟要失去，早氣得粉臉鐵青，把老和尚恨得半死。

艷桃姬見老和尚只顧與方英傑對答，明知老和尚的功力通玄，用武那是以卵擊石，心思一轉，便忽生歹毒之念，暗道：你這見鬼老和尚自負清高，勸人戒甚麼色慾，嘿嘿，本姑娘今日就要你臨老入花叢，一個白髮和尚，去做採花淫賊，摟着個大姑娘睡覺，想必好看極了！嘿嘿！

艷桃姬這般動了歹念，便忽地在秀髮上伸手一摸，指甲中已暗藏「飛蝶蠱」，遙隔三丈，悄悄的向畢知僧這面一彈。

「飛蝶蠱」乃火焰門最厲害的淫蠱，一經入體，便令人淫心大動，性情大變，無女色不歡，而且終生潛伏體內，除火焰門獨有的解藥外，普天下無人可破解。

「飛蝶蠱」無形無色無味，令人防不勝防，因此就連功力通玄的無事畢知僧，亦差點着了道兒，幸虧他功力到底極深，甫遇外力微激，體內眞氣隨即湧出，猛地打個噴嚏，便把「飛蝶蠱」衝開去了。

但無事畢知僧這一下噴嚏，不幸正好面向方英傑而發，方英傑功力稍弱，江湖閱歷又淺，根本不知防備，被畢知僧眞氣衝開的「飛蝶蠱」毒，竟全數撲入方英傑的鼻孔，立刻被他吸入體內去了。

畢知僧雖已警覺，但此時已救無可救，因爲就連他亦深恐蠱毒有些微入體，正運功在體內搜索排除，哪還有餘力求阻止蠱毒入方英傑的體內？

艷桃姬暗中發出蠱毒，見畢知僧正運功相抗，心道此時不走，只怕稍

遲片刻，便休想再逃得出老和尚的無形氣勁了！

艷桃姬心思甫動，人已倒縱而去，一掠數丈，幾個起落，便消失在月夜中了。

方英傑此時正欲追殺艷桃姬，忽感體內熱流暴漲，舌乾口燥，百脈沸騰，連腰也直不起來，哪有餘力去追殺妖姬？

方英傑拚命運功相抗，幾經辛苦，才把那股熱流逼到關元附近，但到此即推移不開，並漸漸滲入關元，積聚下來。

方英傑這才感到燥熱消退，神清氣爽，心道那妖女的毒物必已被逼散化去，便不放在心上。他並不知道「飛蝶蠱」的厲害，一旦滲入體內，便大羅金仙也難相救，從此種下禍根，不時突然發作，生出無限禍端。

無事畢知僧自然知道其中的禍害，此時他亦自我驅毒完畢，確信身上並沒遺下任何「飛蝶蠱」的禍根，他才無奈的歎了口氣。

方英傑奇道：「大師亦中了妖女的暗算麼？晚輩趕上去把她殺了，替大師你出一口氣！」

畢知僧忙道：「阿彌陀佛，出家人無慾無求無怨無憎，說甚麼出口氣了……況且施主就追上妖女，也未知是吉是凶……唉！」

畢知僧忽然又歎了口氣，因爲他深知「飛蝶蠱」的厲害，除非獲其炮製者的獨門解藥，否則普天下無人可以化解，方英傑不幸已中其毒，若追上前去，只要對方稍一引發，蠱毒一發作，便必定受妖女所控制，從此沉淪慾海，永不超生。

而且這飛蝶蠱毒又是他不愼間接傳到方英傑的身上，雖是他命逢桃花七煞的劫數，但亦因自己而起，他自己亦難辭其咎，日後若與獨臂神尼相見，也不知如何向她交代？

畢知僧委實無奈，這一切又不可向方英傑明示，否則便會橫逆其本命運數，促其夭折而亡。

畢知僧心道：罷了，老僧苦修數十年，豈料却於白髮之年尚要週旋於男女情慾之事，眼見難逃這一場武林大劫數了。目下唯一辦法，是先行穩住方英傑的心情，令他切勿胡思亂想，然後再圖解救之法。但，唉，武林將從此多事了。

畢知僧心中思忖，一時間也不知如何向方英傑解說清楚。

方英傑見畢知僧久久沉吟不語，却又阻止他追殺妖女，心下不由又驚又奇，忙道：「妖女如此厲害麼？她是誰人的弟子？請大師明示晚輩。」

畢知僧此時自感虧欠了方英傑甚麼似的，對他不由特別關切起來，他所知道的，也就不忍再忍瞞他了。

畢知僧歎了口氣道：「據老衲所知，這妖女乃火焰仙子門下首徒，名叫艷桃姬，盡得火焰仙子的眞傳，其歹毒邪門功夫，在火焰門中，僅次於火焰仙子，外號叫『美女蛇』，武林中有個傳說，施主可謹記了……」

方英傑忙道：「是何傳言？大師快說。」

畢知僧喃喃道：「火焰一出漫天紅，遇火男兒命如風，仙子秀髮可摧魂，美女蛇舌勝神功，可怕之極！」

方英傑大驚道：「原來妖女竟是火焰仙子的門人，那火焰仙子豈非更可怕麼？」

畢知僧歎了口氣，道：「火焰仙子人美如花，雖年過六十，但依然是處子之身，再加苦練美女火焰神功，數十年不休不歇，容貌形如二八佳麗，美艷無雙，碰上的人莫不失魂落魄，因此說『仙子秀髮可摧魂』，竟指其身形甫現，秀髮一晃，碰上的男子便必定魂飛魄散，就算僥倖不死，亦形如行屍走肉。施主以爲這可怕麼？」

方英傑在艷桃姬手上已吃了大虧，心道徒弟已然如此厲害，更何況是身爲師傅的火焰仙子？但他依然有迷惑之處。

「火焰仙子既以美色惑人，數十年來，她如何可保住處子之身？她又爲甚麼要創立火焰門，四出殘害武林人士？」方英傑迷惑道。

畢知僧歎了口氣，沉吟一會，似欲言又止，但終於道：「此事說來話長，一點前因老衲已向施主坦白了，火焰仙子與獨臂神尼當日決鬥後，獨臂神尼固然含羞忍辱，帶着傷殘之身從此絕跡江湖，老衲眼見男女情事如此害人不淺，便也看破紅塵，不顧火焰仙子的苦苦哀求，捨她而去，出家修行。火焰仙子對老衲怨恨之極，一腔怨毒無可發洩，便苦練邪門神功，又創立火焰門，專門收納美而邪淫的少女爲徒，授以勾魂攝魄的獨門邪術，發誓殺盡普天下少年英俊男子。唉！」

畢知僧說到此處，忽然歎了口氣，似已沉入往事的追憶之中。

好一會，才又續道：「這都是因老僧而起，火焰仙子滿腔怨恨，原該衝着老僧而來。如老僧所料不差，火焰仙子其實仍難以忘卻當年的那段傷心情事，因此她雖練成獨門邪功，但卻絕不親自出手，以肉身示人，所有罪惡勾當，均由其女徒施爲，艷桃姬在她悉心訓練下，已成了她的化身，因此數十年來，她尚能保存處子之身。唉，說來老衲是惹起這場禍端之人，罪孽深重，重歷劫數，也是老衲命運如此矣！要來的自然會來，要避也避不了，天數註定老衲要重入江湖了。」

畢知僧這般憶述往事，方英傑眼前便浮出一幅情天恨海的可怕圖景，他甫入江湖，便碰上這等詭異之極的武林恩怨，委實令他難於應對，更不知如何是好。

「大師，晚輩如何處之？師傅要我殺火焰仙子，但這裏面又牽涉許多是非恩怨，如何分辨？如何定奪？請大師指點迷津。」方英傑茫然的喃喃道。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如何分辨，如何定奪，是否該殺，一切全在施主意念之間，是非恩怨施主應該知道怎樣判斷，又豈用別人徒費唇舌哉？」

方英傑點點頭，又道：「那大師是否可以指點晚輩，火焰門到底位於何處？火焰仙子的踪跡如何發現？」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此事在你是師命難違，於老僧卻是多管閑事，況且老僧暗助於施主你，已違了老僧當日決不偏幫任何一方的誓言，誤墮紅塵，遭逢劫數，此乃老僧咎由自取，亦是命運使然，對施主來說，豈非同一道理麼？一切順其自然，歷其劫數，便可返本歸元，重入禪機矣！施主愼之，愼之。」

方英傑心中迷惘，一時也難明此中的無盡玄機，只好點頭稱是，道：「晚輩謹遵大師教誨。」

畢知僧點點頭，目注方英傑一會，便又在身上掏出三顆藥丸，遞給方英傑，道：「此乃靖海師弟所贈老衲，此丸有起死回生功用，可以救你三次，你留在身邊，切記愼用。」

方英傑驚道：「這是靖海大師留給你救命之用，大師爲何轉贈於我？晚輩豈敢妄受？」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施主所歷劫數，雖乃命運使然，但亦因老僧一段情天恨海孽緣所致，老僧有負施主，三顆救命丹丸，不過是聊補老僧罪孽一二而已。施主一切好自爲之。」

話音甫落，無事畢知僧身形微一晃，倏忽不見。

在如銀似水的月色下，方英傑久久佇立不動，他自離開千獨峯，奉獨臂神尼之命下山，尋覓火焰仙子的行踪，伺機除去，入江湖不到半月，便疊遭奇遇，發生的種種過於奇特詭異，如何不令他深感迷惘不安？

師命難違，火焰仙子他是非殺不可的了，但其中卻又牽涉一段情天恨海恩恩怨怨，內中的誰是誰非，又教方英傑這位初涉男女情事的少年如何分辨？

而且火焰仙子到底是何模樣？她現在何處？火焰門是否如傳說中的妖異恐怖？假如遇上火焰仙子，他又是否能把她殺了？還有，爲甚麼畢知僧斷定自己命犯桃花七煞數？又爲甚麼他自稱有負於他？

所有一連串的疑念，猶如懸在他面前的悶葫蘆，雖近在咫尺，但欲解摘，卻又忽地變得異常遙遠。

方英傑捏一捏手握的三顆活命丹丸，丹丸黑色，小如砂粒，他歎了口氣，把丹丸收入貼身的袋中，這才飛身一掠，循原路掠去。

方英傑無奈之際，終於斷然決定，先行返回千獨峯，向師傅獨臂神尼打探清楚所有疑問，然後再作定奪。

*　　*　　*

三天後，江湖上便出現了一位銀鬚白髮的老和尚，他的身邊卻跟着一位年方十四五的小和尚，小和尚頂上尚留着一撮毛髮，大概尚未剃度，跟在老和尚身邊，顯得甚是怪異。

更奇的是，小和尚的模樣竟有五分像猴子，額窄嘴尖，如非他的眼珠烏黑溜轉，黑白分明，甚有英氣，那人們便必定把他當作會說話的仙猴了。

事實上他的名字也叫畢猴兒，那老和尚便是畢知僧。當日畢知僧在深山野嶺，忽然發現一個半人半猴的怪物，他一時好奇，便施展絕世輕功，擒獲這隻怪物，原來這竟是一位被人遺棄的孤兒，由一隻母猴帶入深山餵養長大，所以有五分長相像猴兒。

畢知僧把他帶返畢知廟，經十幾年的訓導，終於令他改掉了猴子的習性，但容貌卻是不能改變的了。

畢知僧感慨之下，乾脆便把他命名爲「畢猴兒」，「畢」亦「不」，「畢猴兒」亦即不是猴兒之意。

但畢猴兒倒很喜歡這個古怪的名字。

畢猴兒跟隨畢知僧，從南到北，又從北折向西，再轉而向南，不知不覺，已走了近千里路了。

但畢知僧依然沒有絲毫停歇的意思。

畢猴兒倒並不感疲倦，終日勞碌奔波，正合他一半猴兒的脾性。但猴子天生好奇，遇不明新鮮事便會抓耳搔腮，畢猴兒既有一半猴兒的血統乳液，自然就比常人更好奇百倍了。

「大師伯伯！」畢猴兒終於忍不住叫道，雖然畢知僧禁止他在路上多言，但到底禁止不了他的天生猴性好奇，這「大師伯伯」的稱謂，是他自小叫慣了的。

畢知僧此時已來到一座陡峭的峯上，憑他和畢猴兒的輕功，上山越嶺，簡直是易如反掌。畢知僧正凝目注視一塊七彩的雲石，臉上乍驚還喜，一聽畢猴兒的呼喚，向他瞄了一眼，銀鬚不由一動，呵呵笑道：「猴兒，這數日來禁你發問，想必是如坐針氈了？好，趁大師伯伯高興，此處並無外人，便容你發問也罷！但有個條件……」

畢猴兒一聽，又驚又喜，喜的是終於可以滿足好奇，再禁他說話，他就要被活生生的悶死了；驚的卻是這大師伯雖恩如親父，但有時嚴厲起來，逼他練功養性，所提出的要求，卻也十分苛刻要命。

例如要他學他的模樣，在蒲團上打坐三日三夜，就幾乎要了畢猴兒的小命了。

此時他又不知要提出甚麼要命的條件了。畢猴兒心驚暗道，但終於難奈心中的好奇，便無奈點點頭道：「是甚麼條件？大師伯伯啊！」

畢知僧肅然道：「條件有三個，其

一，今日大師伯伯所說的任何話，你只能藏在心裏，永不能向任何人洩露。」

畢猴兒心驚道：「這第一個條件就很要命了，大師伯伯明知我心性好奇，喜歡向人打探，但若我知道的不告知別人，別人又怎會把知道的告知我？但若不答應，眼前欲知道便不可能知道，這豈非把猴兒悶死了？無奈也只好答應了。」

畢猴兒心思靈巧，他這般轉念，便點頭道：「既然如此，我答應大師伯伯就是。」

畢知僧一聽，神色就一寬，因爲他知道畢猴兒雖然頑皮，但他答應的事便絕不會反悔，只要他答應決不向外人洩露，其餘的就輕鬆多了！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第二個條件，就是告知你後，你就要代大師伯伯四出奔走傳信，不可偷懶誤事！」

畢猴兒一聽便樂得抓耳撓腮道：「是，大師伯伯！這跑腿送信的活兒，比打坐蒲團有趣多了！我答應！我答應！」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那第三個條件麼，就是只准你問三個疑問，若多問一條，日後便要罰你多坐三日三夜蒲團了，你可答應？」

畢猴兒雖然暗暗心驚，但也只好先行答應，好歹先解決目下的懸疑再說啦！

畢猴兒怕極了打坐蒲團，因此想了又想，這才問道：「大師伯伯，這半月來，你東奔西跑，老往深山大嶺四處查探，到底爲了甚麼？」

畢知僧聞言不由一怔，好一會才呵呵一笑，道：「猴兒，你這一問奧妙極了，包羅萬有，所有疑問都包含進去，你的心竅越來越靈了，好，大師伯伯不枉培育你一場！」

畢如僧沉吟半晌，方道：「此事說來話長，一時也難以細道，大師伯伯可以告訴你，此行乃因一場即將降臨的武林浩劫，爲了破解這一場浩劫，大師伯伯只好四出奔走，預作安排準備……」

畢猴兒心急，一聽忙道：「大師伯伯如何準備？」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好！這算是第二個疑問了……這場浩劫乃一場情天恨海劫數，不幸把武林各派均牽涉在內，唯一可以救這場浩劫的人，必須是本命帶桃花七煞劫數的武林英傑！爲助他破解桃花七煞劫數，老衲只好重出江湖，替他造就破解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必須在最短期內，培訓造就六位女俠，各自助這位武林英傑破解一煞，若能替他破解桃花七煞劫數，則這場浩劫也便可以消弭了！」

畢猴兒越聽卻越好奇，忙道：「爲甚麼替他破解桃花七煞劫數，便可以消弭一場武林浩劫，大師伯伯！」

畢知僧微笑道：「好！這是第三個疑問了！因爲這位武林英傑的桃花七煞劫數，恰恰要在這場武林浩劫中歷練，他的桃花七煞劫數破解之日，也便是武林浩劫消除之時……你還要問麼？」

畢猴兒一聽，嚇得連忙掩耳捂嘴，轉身就走。

畢知僧一怔，右手一招，一股渾厚的柔力便把畢猴兒扯了回來，奇道：「猴兒！你作甚麼？趕着去那兒？」

畢猴兒這才笑道：「大師伯伯，這是你問我的，並非我問你，因此只限問三題的禁規便破了！猴兒就算再問，也不必再罰那要命的蒲團打坐啦！」

畢知僧又好氣又好笑，伸手指頭輕敲了畢猴兒腦殼一下，笑道：「好啊！你這猴兒，連大師伯伯亦作弄了！你使的是何妙計？居然打破我的禁規？」

畢猴兒笑道：「猴兒本不想聽，但大師伯伯卻響個不停，那猴兒只好順勢聽啦，這就叫掩耳盜鈴嘛！」

畢知僧不由呵呵一笑，他憐愛的撫了撫畢猴兒的半光頭，道：「算你辯白得體啦！好，你如有疑問，就隨便問好了，反正這場劫數，你也牽涉其中，多知一點，於你日後也大有好處！」

畢猴兒一聽，卻嚇得臉色一變，忙道：「大師伯伯！若聽了問了就要歷劫，那猴兒寧願不聽不問了！」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就算你不問不聽，也一樣難逃劫數！就如你大師伯伯，本不欲再出紅塵，招惹俗世紛爭，但劫數之臨，亦一般難逃歷劫之運！」

畢猴兒驚道：「大師伯伯不是說，你可以破解這場劫數麼？」

畢知僧道：「是否可以破解，目下尚言之過早，老衲不過據所參玄機推斷吧了！況且能夠破解並非不須歷劫，劫數一來，應劫之人均無一可以倖免！」

畢猴兒一聽，更慌了，連忙跳起來，急道：「那走啊！大師伯伯！」

畢知僧道：「上那兒去？猴兒！」

畢猴兒道：「自然是去助那武林英傑，破解了他的桃花七煞劫數，武林浩劫便可以消除麼？」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猴兒，你以爲他的桃花七煞劫數說破就可以破麼？大師伯伯不妨告訴你，他這場劫數，是否可以破解，老衲就連三分的把握也沒有！」

畢猴兒驚道：「若連三分的把握也沒有，大師伯伯還甘心爲此風塵僕僕麼？」

畢知僧慨然道：「衆生可貴，我佛慈悲，就算有一線生機，老衲亦甘爲此先下地獄，以挽救衆生安危！」

畢知僧說到此忽然一頓，目注畢猴兒，好一會方道：「老衲知你已有一半是我佛中人，慧根深厚，因此才不惜耗費十年功力，替你打通玄機兩關；但也絕非空門弟子，因此老衲遲遲不肯替你剃度，你知道爲甚麼？」

畢猴兒搖頭道：「猴兒不知道，猴兒想大概是大師伯伯嫌猴兒不肯在蒲團打坐吧！」

畢知僧不由呵呵一笑，隨即道：「雖然打坐是佛門養性必修功課，但也並非主要因由，大師伯伯之所以拒絕替你剃度，乃因你有一半根基，甚合禪機之分派尋龍大道，若能在尋龍學上自成一派，亦不失爲一位出色的空靈子弟，與我佛亦大有淵源……」

畢知僧說到此忽然一頓，神色亦轉而肅厲：「因此老衲望你承繼這一半的衣砵，便是我佛中人矣，並非定必身入空門不可，老衲這一點苦心，你可緊記了！」

畢猴兒連忙道：「是，大師伯伯待我恩同親父，猴兒豈敢有違！但大師伯伯功力之深，已成金剛不壞身，佛禪與尋龍堪輿兩大絕學，必可永久造福武林！」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世上決無金剛不壞身，亦決無恒久、永遠之事，老僧但活一天，便向你教授一天，待老僧圓寂之日，希望你在尋龍堪輿學上已有大成，則老僧便逝而無憾了！咦？猴兒！你快看那塊七彩雲石！」

就在此時，畢知俗僧忽地微喝一聲，畢猴兒連忙向那七彩雲石一看，不由亦驚訝的低叫了一聲！

原來此時那七彩雲石上，忽然有六隻彩雀，凌空而降，落在雲石上，吱吱喳喳的吵個不停，彩翼翩翩，十分悅目。

畢知僧大喜道：「猴兒！你知道那是甚麼朕兆麼？」

畢猴兒瞧了又瞧，想了又想，抓耳搔腮的好一會，方微有所悟道：「大師伯伯，你曾教導猴兒說，尋龍堪輿絕學之最高境界，便是在點龍勘穴上一擊必中，莫非這塊七彩雲石，與那龍穴有關麼？」

畢知僧微微一笑，又趁機啓發道：「你再向四周瞧瞧，看看有甚麼發現？」

畢猴兒依言向四周望去，但見此峯果然有點特別，四面羣山環繞，恰似道道護衛屏障。便向畢知僧道：「四面有山護衛，此峯形勢上便安穩多了！」

畢知僧一聽，不禁點頭微笑，道：「好！很好！你果然是此道中人，目力奇佳，果然一眼便被你瞧出端倪！猴兒，你再數數，四面環繞之山，到底有幾座了？」

畢猴兒定睛一看，便笑道：「按遠近山勢，應該是五山環繞此峯。」

畢知僧又點點，道：「那你再看，七彩雲石上落下之彩雀，到底有幾隻了？」

畢猴兒記憶力極强，剛才他一瞥之下，便已在腦中，此時也不加思索，便朗聲道：「共有五隻彩雀落於雲石上！」

畢知僧微笑道：「五山環繞此峯，七彩雲石恰處此峯中央，五隻彩雀自天而降，恰恰降於雲石之上，你以爲這是甚麼朕兆？」

畢猴兒想了想，若有所悟道：「莫非這七彩雲石下面，有何古怪名堂？」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你稍經提點，便有此領會，可知悟性奇高，大可造就！雲石之下，果然大有名堂，按山勢脈理、自然朕兆而斷，這便是大師伯伯欲查勘的『五鳳朝陽穴』！好一個享盡人間艷福的風流龍穴！」

畢猴兒奇道：「爲甚麼叫五鳳朝陽？爲甚麼這是可享盡人間艷福的龍穴？大師伯伯啊！」

畢知僧急於向畢猴兒傳授他的衣砵，因此他有問必答，唯恐畢猴兒弄不明白。

畢知僧向四面一指，諄諄的教導道：「猴兒你看，此峯形勢上鶴立雞羣，因此又稱爲尋龍學上的祖山；祖山之南，有喜鵲形山；祖山之北，有怒鷹山拱立；祖山之東，山如哀鴻；祖山之西，樂鶯歡鳴；祖山之中，山如痴雁長相厮守；這豈非五鳳朝陽形麼？」

畢知僧一頓，又道：「再從整體形勢而論，東西南北中羣山拱衛，祖山脈勢，辭樓下殿，起伏低昂，如萬馬馳騁，踴躍奔騰而來，迨至結穴，展開枝脚，衝起飛陽大帳，現出圓淨穴星，龍氣凝聚，實爲世人欣羡的風流奇穴！」

畢猴兒奇道：「爲甚麼又叫風流奇穴？」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五鳳朝陽龍穴，自然蔭生五女共侍一夫的風流奇穴，你明白麼？」

畢猴兒點點頭，又問道：「誰可承此五鳳朝陽龍穴？」

畢知僧微笑道：「命犯桃花七煞劫數的人，唯有此五鳳朝陽穴方可化解，那你以爲，誰可承此重任？」

畢猴兒恍然大悟道：「大師伯伯，莫非乃爲曾入畢知廟的方英傑而尋龍點穴麼？好傢伙！這個方英傑好艷福，大師伯伯替他選定五個老婆！哈哈！」

畢知僧苦笑道：「五鳳朝陽穴雖然外表風流，但承受此穴之人，如非本命已帶桃花七煞，也斷斷承受不得！因爲五鳳朝陽，乃因助其化解桃花七煞劫數而致，其中又有無數兇險，逃得過劫數自然可以享風流之福，但若逃不過劫數，便必定夭折而喪，是故風流斷非福，兇難亦非禍，一切但看其本身命數了！」

畢猴兒此時已明白了大半，不由決然道：「那好吧，大師伯伯，有事只管吩咐，反正猴兒已答應第二個條件，做跑腿功夫，是否立刻趕去知會方英傑，要他來此聚會？」

畢知僧道：「事情若如此簡單就好了！你知道麼？要破解方英傑的桃花七煞劫數，除了他自身的『五鳳朝陽穴』，尚要勘點其餘五穴，以應五女助夫破煞之數，因此目下六者僅得其一，如何就可匆忙行事？」

畢猴兒一聽，不由目瞪口呆，喃喃道：「大師伯伯……啊！單單一個五鳳朝陽穴，便跋涉千里，費盡大師伯伯無盡心血，若再尋其餘五穴，豈非又要再走五千里路？再花五次很大心血？這破解桃花七煞劫數之法，當眞如此艱難麼？」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若是輕而易破，豈叫七煞？又豈成爲武林浩劫？我佛慈悲，爲救衆生，又豈能知難而退？怕耗心血！佛祖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尋龍堪輿之道，與我佛禪機有莫大淵源，猴兒，你必須緊記，尋龍堪輿絕不可爲一己私利，否則必定招致橫禍天譴，你知道麼？」

畢猴兒連忙點頭稱是，收攝心神，跟隨畢知僧繼續四出奔波。

* * *

一連半月，畢知僧帶着畢猴兒，不知不覺，已從武夷山的東面走到西面來了。

這天中午，畢知僧與畢猴兒登上一座山峯，這座山峯平平無奇，但向南面一看，畢知僧的眼神便突地一亮，暗道：莫非當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麼？

原來但見南面那峯，挺立於羣山之首，風姿綽約，猶如一位亭亭玉立妙齡少女，又如春花含笑，令人目睹便覺精神一蕩，隨即樂也融融。

畢知僧當下不敢怠慢，連忙向那玉女峯飛掠上去。

上得峯頂，畢知僧四周一看，但見山巖秀潤光潔，峯頂草木參參，宛如山花插於少女鬢髮，美艷而喜氣洋洋。

畢知僧直看得眉飛色舞，不知怎的，連他這等功力通玄的武學高手，上了此峯，亦不由心中蕩然而動，情不自禁，便覺百慮盡消，只有喜氣洋溢，忍不住便哈哈大笑起來。

此時畢猴兒早就樂得手舞足蹈，抓耳搔腮，一面樂得大笑喘氣道：「大師伯伯！猴兒今日才見到你如此樂也融融也！」

畢猴兒的聲音入耳，畢知僧心中一震，這才猛然醒覺，連自己亦着了這峯脈氣的迷惑了，他心中一驚，連忙凝運神功，把心頭的激蕩壓了下去，一會也就盡復清明。

畢知僧伸手向畢猴兒的背上一按，以內力助他收攝心神。

好一會，畢猴兒這才不再手舞足蹈，但依然樂也融融的笑道：「好啊！大師伯伯！這山峯好極了！哈哈，心中快活極了！但爲甚麼欲愁也愁不了？」

畢知僧一面運力助他抵禦山峯脈氣的迷惑，一面肅然道：「這便是速發龍脈的威力了！你今番又親眼見識了嘛！」

畢猴兒忙道：「這便是龍脈所致？好厲害啊，但不知此龍脈又有甚麼名堂？」

畢知僧伸左手向四面一點，道：「猴兒你看，此峯形狀是否宛如美女？又是否形如含笑春花？令人歡樂之極？」

畢猴兒向四面一瞧，此時他得畢知僧的內力相助，已漸復清明，不由連連點頭道：「是啊！大師伯伯，果然形如一朵含笑盛放的春花啊！」

畢知僧此時知畢猴兒的功力已能自控心緒，便把抵在他背上的右手縮回，微微一笑道：「猴兒，因此這山峯的龍脈，便可稱爲含笑春花穴矣！」

畢猴兒道：「含笑春花穴有甚妙用？」

畢知僧道：「含笑春花穴，不但專門蔭生一代女英豪，而且此女必定奇樂無窮，而且樂而大方得體，是一位見之可解千愁的快樂女子，簡而言之，便是蔭生一代樂女。」

畢猴兒不由吐舌道：「是啊！難怪猴兒甫沾此峯龍氣，便感本生從沒如此快慰了！但請問大師伯伯，這含笑春花穴蔭生的樂女，日後有何作用？」

畢知僧沉吟半晌，欲言又止，想了想，才微露端倪的道：「老衲所言即將降臨的武林浩劫，將令方英傑遍歷桃花七煞，目下他在武夷山所遇妖女艷桃姬，不過是其中一煞，尚有六煞勢須歷練，是否可以逃出險關，將決定這場武林浩劫是否可以化解。而樂女他日將可助他一臂之力，破解其餘六煞中的一煞！這便是老衲爲甚何事先周詳準備的原因了！」

畢猴兒一聽，這才知道畢知僧用心良苦，他之所以不辭勞苦，遍尋龍穴，便是欲替方英傑造就五位女內助，一舉化解桃花七煞，消弭這場武林浩劫，拯救武林衆生。

畢猴兒依然有一點不太明白，便道：「既然大師伯伯說，方英傑尚有六煞須歷，爲何只有五女助他化解？其餘剩下的最後一煞，又將如何化解？」

畢知僧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老僧並非天仙，豈會事事皆知？能尋獲一穴五鳳朝陽奇穴，已算萬分僥倖，豈敢再妄求？況且是否可以化解劫數，那要看方施主自身的氣數運命如何發揮，老僧助他，也只能是這個辦法了！餘下的最後一煞，必然更爲厲害，屆時就看方施主如何施爲。」

畢知僧說罷，便不再多言，他在山峯上用一個羅盤仔細量度，最後終於定下方位。又吩咐畢猴兒搬來四塊石頭，按東、西、南、北四面，環繞勘定的方位擺好，作爲標記。

然後就與畢猴兒走下這個含笑春花玉女峯，改向另外的山嶺掠去。



畢知僧指點司馬亮將亡妻骨灰葬下「春花含笑穴」。

在整整兩月間，畢知僧帶着畢猴兒，在武夷山方圓數千里的地域，幾乎繞走了一遍。

在這段時間內，他又在四處地方欣然留下大地鈐記。它們分別是喜鵲嶺，哀鴻峯、痴雁山、怒鷹峯。

畢知僧和畢猴兒，在怒鷹峯上留下大地鈐記，終於下山時，已是他們離開畢知廟的數月時光了。

離開怒鷹峯後，畢猴兒大爲高興了，因爲從這時開始，畢知僧就不再在深山大嶺中勘察，反而改向人多聚集的村鎮行走。有人煙的地方就有飯菜茶水，這比終日吃乾糧可就享受多了。

這天傍晚，畢知僧和畢猴兒走進一座不太大的村鎮。

村鎮不大，但也頗爲熱鬧，時近傍晚，在城隍廟前，正有人賣武雜戲。

村鎮人家，閑着沒事，倒有不少人圍成一圈，駐足觀看湊熱鬧。

畢猴兒心性好奇，碰上這等熱鬧事，豈有放過，早就又拉又扯的求着畢知僧，走過去湊熱鬧，畢知僧微笑一下，居然也答應了。

他倆走到那圍觀的圈子，畢猴兒身子機伶，一閃身便鑽了進去。

只見場內有一男一女，男的年約四十多，但風霜滿面，顯得比他的實際年紀蒼老多了，而且愁眉深鎖，似有重重心事。

那女的卻是二八嬌齡，模樣甜俏，在場內團團轉，傻裡傻氣的嘻哈大笑。

這一愁一喜，一男一女，一哀一笑，登時把圍觀的村鎮人逗得呵呵大笑。

畢猴兒雖然頑皮，但一見那少女模樣，卻歎了口氣，心道那男子顯然是她的爹爹，她爹爹滿懷心事、愁眉深鎖，她卻嘻哈大笑，當眞傻極了，畢猴兒是孤兒，甚至連爹娘的樣子也不知道，他見了人家父女相聚，心中自然就感觸起來。

畢知僧目注那傻氣的少女，眼神卻不由一亮，心中若有所思，此時就算畢猴兒要走，他也不肯離開了。

這時先見那男子忽然捧出一個瓦罐，在手上團團一轉，隨而一拋，便在他肩上停住不動了。他雙手抱拳，向四周人羣團團一揖，緊皺眉頭，朗聲道：「各位鄉親父老！此乃亡妻骨塔，無力安葬，只好先行燒化成灰，再籌款下葬。在下無以爲報，聊以雜技以娛各位善長仁翁，如蒙各位賜賞，在下感激不盡！」

男子話音剛落，圍觀的人便有的歎息道：「原來是爲亡妻賣藝籌殮葬費，此情可憫，但未知他身懷亡妻之痛，是否還有心情賣藝？」

此時但見那男子把亡妻骨塔放下一邊，搬來一把竹梯，往空地上一插，竹梯竟便穩立地上，巍然不動。

然後男子又向四周拱手道：「各位，在下別無長技，只好向天上王母娘娘的蟠桃園，偷一個仙桃回來，供各位每人一口，以便延年益壽！」

男子話音剛落，人羣中便有人嘩然道：「嘩！好厲害的本領！竟敢上天宮蟠桃園偷桃！據說那仙桃吃一個可長壽九千年，吃一片也起碼多活一、二百年吧？假如這位高人眞的偷得仙桃回來供我等分吃，我等每人願出十兩銀子！但如何知道那是否仙桃？」

男子微微一笑，道：「待會看到桃子從天上掉下才作數，好麼？」

衆人一聽，假如眞有桃子平空掉下，就算並非眞的仙桃，這來歷也絕非等閑了，於是便齊聲道：「好！就如此一言爲定好了！」

男子點點頭，於是便向那傻氣嘻哈的少女招手道：「樂兒！你過來，爹爹有話與你說。」

那少女原來叫樂兒，只見樂兒雖然傻裡傻氣，但對爹爹的話卻奉如綸音，一聽呼喚，立刻就走過來，向衆人嘻哈一笑，把衆人逗笑了，她便向那男子道：「爹爹有何吩咐樂兒？」

那男子道：「樂兒！爲替娘親遺骸籌銀殮葬，你就攀上雲梯，直上天宮蟠桃園，偷一個仙桃回來，獻給各位鄉親父老好麼？」

樂兒想也沒想，便嘻哈的一笑道：「是！爹爹！樂兒這就去偷仙桃回來！」

話音未落，別看她傻裡傻氣，但飛身一躍，已在竹梯的半腰上了。

畢猴兒此時不由瞧得目瞪口呆，他雖有猴兒之名，也最喜吃桃，但僅憑這一把竹梯，便想直達天宮，那是連作夢也不敢去想像。

畢猴兒道：「大師伯伯，連我猴兒也不敢去幹的勾當，她一位女娃兒竟敢去麼？」

畢知僧在畢猴兒的耳邊道：「江湖上奇人異士時有所見，切莫以己之技度人之能，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不能幹的，別人便不能麼？悄悄去看，莫要大驚小怪聲張嘩衆！」

畢猴兒吐吐舌頭，扮了個鬼臉，卻也不敢再作聲，只緊張地盯着竹梯上那女子樂兒。

樂兒此時已躍上竹梯的頂端了，衆人正感疑惑，竹梯已盡頭，那少女如何再上得去？

此時但見樂兒忽地在懷中掏出一捆絲繩，屹立於竹梯頂端，把絲繩向上面迎空一拋，絲繩便如飛鳥般飄搖直上，越升越高，漸而直入雲端，渺渺不見盡頭，只剩下絲繩的一端，握於樂兒手上。

那男子此時仰空向那女子問道：「樂兒，你準備好了麼？」

樂兒嘻嘻一笑，道：「準備好了，爹爹，樂兒上天宮蟠桃園偷仙桃去也！」

話音甫落，便見樂兒飛身向上一躍，雙手抓住絲繩，便凌空沿絲繩向上攀升，眨眼已攀上數十丈高了。

畢猴兒仰望半空，但見那樂兒的嬌俏身形，已越來越小，身週雲霧飄浮，顯見已於雲空之上，並無半點取巧。

畢猴兒忍不住向畢知僧道：「大師伯伯，這到底是甚麼功夫？」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唐朝嘉興縣當年有位囚犯，向獄官自稱精於繩技，可助獄官與縣令賭勝，獄官大喜，果出囚犯與縣令鬥技，囚犯拋繩於空，狂笑聲中，初拋二三丈，再拋四五丈，繩直立如有人牽引，囚犯於是攀繩而上，其勢如鳥，眨眼便在半空消失了。如今觀此女之技，與當年嘉興囚犯之繩技，很有可能是同一路的功夫。」

在畢知僧的悄語中，樂兒的身形已小如飛鳥，隱入雲空，漸而不見影踪。

在場圍觀之人均目瞪口呆，鴉雀無聲，有人張大嘴巴，久而不能合上。

那絲繩的一頭，依然懸於木梯之上，那男子此時亦飛身上梯，執住絲繩端頭，貼於耳邊，似與隱在雲空不見的樂兒在對話交談。

那男子側耳傾聽了一會，忽然大聲賀道：「好了，樂兒終於潛上天宮，入了南天門，此刻正偷偷摸去蟠桃園了。」

衆人一聽，面面相覷，誰也不敢發話，因爲若信的話，此事太過不可思議；但若不信麼，那少女又明明攀繩直上雲端。

在衆人驚愕之時，那男子忽然又大聲道：「當眞可喜可賀，樂兒已偷入蟠桃園，得手摘了一個大仙桃了。樂兒，不可頑皮，先把仙桃向各位鄉親父老奉獻。」

那男子話音甫落，半空中紅光一閃，衆人驚疑中，男子的手上已多了一個鮮紅的桃子。

男子正欲把仙桃拋下，忽然繩頭一動，那男子來不及拋下桃子，便連忙把耳貼近繩端，僅傾聽一會，便忽然失聲驚叫道：「不好了，樂兒被守蟠桃園的天兵天將發現了。她如何還有命回來？」

男子話音未落，半空中忽然掉下一樣東西，擦過竹梯，落在地上，衆人一看，竟是一隻血淋淋的活人的手臂。

那男子已悲叫道：「天兵天將已把樂兒偷桃的右手斬下來了，只怕還有更厲害的刑罰。」

悲叫聲未絕，半空中又掉下一樣東西，原來是一截人腿。

在場圍觀的人，眼見已搞出人命，有膽小的，便欲開溜了事。

那男子一見，凌空一躍飛掠下來，在場中向各人拱手悲叫道：「各位鄉親父老不必驚惶，小女不愼冒犯天條

，命喪天宮，也是無可奈何，與人無咎。各位可憐她爲籌亡母殮葬費用，以身殉親，大節大孝，格外施捨幾文安息錢銀，則小女雖命喪天宮，亦無憾矣！各位，請了。」

在場圍觀衆人，此時又奇又驚又怕，只盼禍不及己身，那還吝嗇腰包錢銀？但見衆人紛紛解囊贈銀，有的十兩，有的五兩，最不濟的，也有一、二兩銀。

不多一會，那男子亡妻的骨塔旁邊，便已積聚了數十兩銀。

衆人正欲趕忙離去，只見那男子忽然呵呵一笑，道：「各位，待小女親自向各位拜謝後再走也不遲啊……」

話音未落，木梯後面的城隍廟內，忽然如飛鳥般的掠出一人，衆人定睛一看，這人竟是那偷仙桃喪生的嬌俏女樂兒。

此時那樂兒嘻嘻的向衆人一笑，又向各人款款的萬福答謝道：「嘻嘻，多謝……多謝各位，嘻嘻！」

衆人一聽，登時哭笑不得。

那男子卻又向各人拱手道：「多謝各位慷慨相贈。亡妻委實是屍骨未寒，在下無力殮葬，更無返家盤川，因此才以些微小技，獻給各位，以博一樂。若有得罪之處，萬望各位多多包涵。」

衆人此時就算心有不忿，亦無可奈何，反正賣藝自然是爲求財，用甚麼手段技藝那是你情我願，怨不得誰。

好一會，才有人忍不住問道：「請問師傅，那地上血淋淋的人手人腿，到底從何而來？人命關天，可作不得兒戲啊！」

那男子大笑，樂兒一聽，亦嘻嘻一笑，執起地上血淋淋的人手，竟大嚼起來。

衆人瞧得瞪眼咋舌。

那男子這才微笑道：「實不相瞞，小女嚼的，不過是一條染了丹珠的面條罷了，說穿了不值一笑。」

但有人卻聳然動容道：「話非如此，師傅，單憑令千金那一手絕世繩技，便足以令武林中自負輕功蓋世的人汗顏了。」

那男子微笑不語，似乎對自己家傳的絕技亦頗爲傲然。

衆人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父女兩人，是以絕世繩技走江湖賣藝，就憑他們那一手，便令人大開眼界，那三幾兩銀値得給極了。

衆人哄笑一聲，多半也就散去。

此時那男子亦已收拾好行裝，把竹梯交還城隍廟的管事，便欲離去。

此時畢知僧已大步向那男子走了過來，向他合什道：「請問施主是不是嘉興人士？」

那男子聞言不由一怔，忙拱手爲禮，道：「大師好厲害的眼力，如何一眼便瞧出在下的出身之處？」

畢知僧微微一笑，銀鬚一動，道：「老衲尚知施主姓司，且中年喪妻不待言，更子嗣難望，肺中積疾，靜夜喘咳，難望安然返回故鄉。」

那男子一聽，登時目瞪口呆，怔怔的望着畢知僧，好一會方道：「大師如何知道在下這許多隱衷？」

畢知僧微笑道：「施主精於繩技，繩技乃嘉興司氏一門的家傳秘技，從不外洩，因此施主必是司氏一脈無疑。再者施主眼角魚尾紋甚多，此乃中年必喪妻室之兆，又眼蓋深陷而烏黑，此乃缺子絕嗣之相；更者施主鼻樑塌而印堂陷，是爲兇氣臨斷山根，於心肺極爲不利；綜而斷之，便不難決定矣！」

那男子一聽，臉上忽紅忽白忽黑，似有滿腹心事感傷，一齊湧上心頭，他歎了口氣，忽然雙腿一矮，竟向畢知僧跪下道：「大師氣相懾人，必不世高人，大師既已瞧破在下苦況，萬望大師打救！」

那男子正欲向下跪，畢知僧手掌一翻一托，向那男子道：「司施主不必多禮，老衲正是有求於施主，方才冒昧直言，既有所求，便必有所贈，施主不必客氣。」

司施主此時身不由己，被一股強大無匹的柔力托了起來，再也跪不下去。他一聽連忙又道：「實不相瞞，在下果然是嘉興司氏一脈，但傳到在下這一代，已添爲複姓，是叫司馬，在下司馬亮，拜見大師高人。請問大師法號稱謂？」

畢知僧尚未答話，那一旁呆立的畢猴兒早就忍不住道：「司馬大叔，你好眼差，竟連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畢知廟畢知僧亦當眼錯過啦！」

畢知僧微瞪畢猴兒一眼，似乎怪他又多嘴了。

司馬亮一聽，不由聳然動容，喃喃道：「在下行走江湖，久聞有一位不世奇人，居於雲山深處畢知廟內，不但神功蓋世，而且精於玄機絕學，上知天文，中知衆生運命，下知地理；若能碰上，便是三世積福，三生有幸。豈料今日竟當面而眼拙，差點錯過機緣，在下委實該死之極。」

畢知僧淡然一笑，道：「盛名之下，其實難符，這等江湖傳聞，司馬施主不必認眞。倒是老衲有求於施主，未知肯答應否？」

司馬亮忙道：「大師有何指教？在下自當悉力以赴。」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司馬施主之千金，是否自出娘胎，便帶嘻哈模樣？」

司馬亮一聽，觸動痛處，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實不相瞞，小女果然出世便傻裡傻氣，雖然學技甚精，但這等微末小技，也成不了大氣候。哎，在下中年喪妻，膝下無子，眼看司馬一脈定必斷嗣了。」

畢知僧此時把樂兒招近身前，仔細的向她打量。樂兒見畢知僧銀鬚白

髮，滿面祥和，猶如白髮仙翁，心中早就歡喜極了，便不由得嘻哈，只管傻笑不止。

司馬亮苦笑道：「小女這副模樣，好教大師見笑了。」

畢知僧卻緩緩的微一搖頭，道：「司馬施主差矣，令千金福緣深厚，日後必大有作爲，只是須看是否栽培得法罷了。」

司馬亮一聽，也是福至心靈，連忙道：「大師請指點在下迷津，在下感激不盡。」

畢知僧又沉吟一會，方決然道：「老衲打算引令千金到一位武林女傑的門下，求她收爲徒弟，他日以助破解一場武林浩劫，未知施主是否可以答允？」

司馬亮對畢知僧已極爲拜服，聞言心道：既是大師亦稱爲女英傑，那必是一位不世高人，便投入她門下，學得一身本事，將來自己撒手塵世，她也不會被人欺負。這般轉念，便連忙道：「既大師一番美意，在下感激不盡，豈敢推辭，一切但憑大師作主便了。」

畢知僧一聽，心中大慰，他想了想，便又決然道：「實不相瞞，老衲已算準令千金日後的運程，因此打算代她先把母親遺骸覓一龍脈下葬，日後潛移默化，必可造就於她，更可蔭庇司馬氏一脈洗盡乖戾。未知司馬施主意下如何？」

司馬亮一聽，直喜得雙脚發軟，不由又跪了下來，連聲道：「若蒙大師如此厚贈，在下萬死不足以圖報矣！」

畢知僧此時卻不扶起他了，目注司馬亮，肅然道：「但如此令千金便須歷一番磨劫，吉兇參半，雖妙算有時亦會遺漏，屆時有何不測，司馬施主會怨恨老衲麼？」

司馬亮慨然道：「大師言重了！在下積勞成疾，只恐已不久於人世，小女這般模樣，遺下她孤身一人，早晚必被江湖宵小欺負，若然如此，倒不如任由她去歷一番劫數，萬一不測，也是她命該如此，若能有所成就，在下雖於九泉亦無憾了。」

畢知僧見司馬亮神色決然，並無半點虛僞，這才微微一笑，以手一招，以柔力把他托起，道：「既司馬施主意決，這便可矣！司馬施主且隨老衲到一處地方，屆時施主自會明白老衲的安排。」

畢猴兒一聽，慌道：「大師伯伯！這又入深山去麼？」

樂兒一聽，卻樂得拍手嘻哈道：「好啊！入深山去，又有這猴子伴着，必定好玩極了！」

司馬亮不由苦笑道：「大師，你看小女這副樣子，是否眞的可以潛移本性？」

畢知僧微微一笑，以手一指畢猴兒，道：「這猴兒乃野猴餵養成人，本來猴性十足，但經調教，已有所成，所謂精誠所致，金石爲開，施主又何必先失信心呢！」

司馬亮連忙點頭稱是。他想了想，見天色已黑暗下來，便留畢知僧先在鎮中歇宿一晚，明天一早再上路。

畢知僧擔心司馬亮的身子支持不了，便點頭答應了。

於是由司馬亮引領，一行四人走入鎮中，找了一家客店，住宿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四人便上路入山。路上樂兒開心極了，又笑又跳又叫，居然把猴性未退盡的畢猴兒亦弄得直皺眉頭。

司馬亮暗叫慚愧，但女兒天生如此，也無可奈何。畢知僧卻渾似不覺，任由畢猴兒與樂兒沿途戲玩。

一路上平安無恙，事實上，單看畢知僧那行雲流水般的身法，便知他的功力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江湖宵小，欲打他主意的，只怕萬中無一有此膽量。

司馬亮父女雖非武林中人，但司馬氏一脈精於繩技，而繩技亦以內力輕功爲根基，因此父女倆的內力，竟與畢猴兒不遑多讓。司馬亮雖然有積疾纏身，但想到此行於司馬氏一脈大有裨益，便連辛苦也忘記了。

暗訪人選　培育新秀

一路無事，幾天後，畢知僧等人便重上曾留下大地鈐記的玉女峯。

在路上趁便，畢知僧已着畢猴兒向鐵器舖買備一把鐵鏟，以備上玉女峯之用。

四人攀上玉女峯，畢知僧、畢猴兒、樂兒三人面不改容，大氣不喘，但司馬亮積疾在身，上了峯頂，便氣喘吁吁了。

畢知僧也不去扶持，任由司馬亮辛苦攀爬而上，他心中暗道：老衲雖有心相贈奇穴，但未知司馬氏一脈是否有此福緣？因此決定一切順其自然，以收潛移默化之功。

尚幸司馬亮雖然辛苦，卻毫不退縮，咬牙忍受攀爬的勞累，一鼓作氣，終於攀上玉女峯巔。

司馬亮喘了口氣，見畢知僧向他含笑而望，神色大有鼓勵之意，心頭一熱，便咬了咬牙，呼地挺站起來，道：「大師……請吩咐！呵呵，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登高峯而覽羣山，果然大好景色。」

司馬亮甫上峯頂，精神陡地一振，心胸亦不由一寬，積慮全消，身心振奮，先前的愁苦不知跑到哪兒去了，就連說話也豁達起來。

畢知僧不由暗暗點頭，心道如此看來，玉女峯的龍氣又與他司馬氏一脈融滙相承矣！

畢知僧這般轉念，便不再猶豫，領司馬亮父女走到那四塊石作標記的地方，向地上一指，道：「司馬施主，

老衲相贈司馬氏一脈的，便是這個含笑春花穴！你看如何？」

司馬亮此時心境更爲開朗，聞言便呵呵一笑，向畢知僧拱手拜謝道：「多謝大師成全！在下但憑大師吩咐！」

畢知僧點點頭，道：「如此，便請司馬施主父女一道，親手開穴，以應啓竅承龍的本運命數！且宜速速，巳時乃上吉入殮時分，若過了今日巳時，便須再等三年，方有機緣矣！」

司馬亮一聽，哪還敢怠慢？因爲再等三年，他自己只怕已身入黃泉矣！

司馬亮招呼樂兒走近來，父女兩人一道，以鐵鏟破土。山地土質堅硬，司馬亮執鐵鏟，一鏟下去，只可挖出少許山泥，忙了半個時辰，司馬亮已吁吁喘氣了。

樂兒雖然傻裡傻氣，但此時卻忽然變得乖巧起來，她見爹爹太累，便以手挖起土來。她的內力已有根基，伸指運力向山地一插，便居然被她抓起一把土來。

但時間一長，樂兒的雙手十指，已鮮血淋漓，血肉模糊，但她依然咬牙深挖，在父女拚命挖掘下，山地上漸已露出一個三尺來深的坑穴。

畢知僧佇立一旁，見狀默然不語，也絕無相助挖土之意。

畢猴兒性雖頑皮，但卻心兒極軟，他一見司馬亮父女辛苦萬狀，司馬亮氣喘吁吁，眼看已成强弩之末，樂兒的十根指頭亦已鮮血淋漓，滴滴滲入土中，心實不忍，便欲上前相助挖掘。

畢知僧連忙制止，悄聲道：「猴兒不可！一切任由司馬施主父女施爲可矣！」

畢猴兒不能道：「爲甚麼？大師伯伯！」

畢知僧道：「此穴乃他司馬氏一脈承受龍氣，蔭庇後人，但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世上人事如此，其理亦與尋龍堪輿之學相通，因此不宜由外人相助，全靠司馬氏一脈全力肩承。」

畢猴兒急道：「但司馬大叔眼看已不支倒地，樂姐姐也鮮血淋漓，令人目睹心軟，大師伯伯難道不加助力？」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血沃龍土潤龍脈，此乃世間以珠砂點龍晶的一般道理呵！你明白了麼？」

畢猴兒無奈點頭稱是，因爲他深知畢知僧的脾性，但凡他認定了的事，是決不容打任何折扣的，他就算有疑惑之處，亦不敢再去驚擾他了。

司馬亮父女幾經辛苦，終於在山地挖了一個深達五尺的洞穴。

此時畢知僧含笑點頭道：「可矣！恭喜司馬施主，司馬氏一脈轉運大功，已越過第一關矣！」

畢知僧話音未落，司馬亮已累得再也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的直喘粗氣，他因積勞成疾，短時支撑尚可，時間一長，便因肺患而氣衰。

畢知僧一頓，卻不容司馬亮稍歇，立刻又道：「目下距巳時不遠，務必速作準備，司馬施主請用你亡妻的衣服，包裹骨塔，權當一副完整的衣冠塚！」

司馬亮一聽，大吃一驚，忙道：「大師！實不相瞞，當日火化亡妻時，所有遺物，均已隨身火化矣！此時何來半點遺物？」

畢知僧一聽，亦皺眉頭，他似乎亦料不到有此一失，心道若無遺物包裹，那後人承納龍氣，便打幾分折扣了！他急得喃喃道：「缺了死者遺物，後人承接龍氣便有遺陷，這如何是好？」

畢知僧自己也沒了主意，別人如何還有法子？司馬亮一時大意，把亡妻的衣物盡化，此時後悔得不由鎚胸頓足。

此時忽聽那樂兒嘻哈一笑，道：「大師伯伯……樂兒有辦法。」她學着畢猴兒的口吻，也呼起「大師伯伯」來。

畢知僧吃驚的一怔道：「司馬姑娘有甚麼法子？」

樂兒嘻哈一笑，道：「樂兒知道，娘親平日最喜那個……綠竹葉！因此樂兒想替娘親做一件竹衣，包在骨塔上，豈非猶如娘親衣服了麼？」

她所說的雖然突兀，但意思卻非常清晰而有趣。

畢知僧一聽，不由咧嘴一笑，喜道：「不錯！但凡生前最喜之物，均是逝者的珍貴遺物，以竹葉作衣，更能達返璞歸眞的奇效！」

司馬亮初時尚以爲女兒胡說八道，但聽畢知僧居然大讚，便大喜道：「既然如此，樂兒，你就快去做吧！這等織竹葉爲衣的手藝，亡妻的確曾傳授於她。」

樂兒一聽，便一蹦一跳的去了。採葉子是畢猴兒的拿手好戲，所以他也不待畢知僧吩咐，便跑過去相幫樂兒。

不一會，兩人便抱了一大捆青葱翠綠的竹葉回來。

只見樂兒把竹葉夾於指間，左右交纏，一面又與畢猴兒嘻哈說笑，手指飛快的動着，不一會，一件翠綠色的竹衣便編織好了。

畢知僧一看，不由暗暗點頭，心道樂兒本性聰慧非凡，她的傻氣，不過是本命受阻，未開竅而已，一旦受龍脈之氣衝破玄關，他日的成就當無可限量。

畢猴兒卻瞧得抓耳搔腮，喜道：「好啊！樂兒姐姐！日後你教猴兒織竹衣好麼？這竹衣漂亮極了！」

樂兒嘻嘻笑道：「你想穿麼？可惜竹衣是只能女子穿的，猴兒穿上綠竹衣，不把人嚇死麼？」

畢猴兒一聽，竟張口結舌的無言以對，他但覺得，不知甚麼原因，樂兒自上這玉女峯嶺後，她的心智竟越來越靈巧了。

＊　＊　＊

此時畢知僧仰望日影，默默運算一會，便忽地朗聲道：「好了！巳時將到，司馬氏一脈後人，快替仙人穿戴衣冠。」

樂兒一聽，不待爹爹吩咐，便把竹衣披在骨塔上面，就如娘親生前曾教她編織試穿時一模一樣。

畢知僧稍待一會，又大聲道：「仙人衣冠已備，速携之身入龍土。」

司馬亮和樂兒兩人雙手捧起骨塔，放入挖好的洞穴內。

畢知僧仰望天際，當一絲日影斜照洞穴時，便大喝一聲，道：「速速塡土！莫過巳時！」

司馬亮和樂兒聞聲，連忙各自以手捧土，撒入洞穴。那些泥土不少已沾染樂兒十指的鮮血了。

不一會，洞穴便全被泥土覆蓋，又平了口，再加高三尺，雖然簡陋，但也成了一座不低的墓穴。

畢知僧點點頭，吩咐樂兒和畢猴兒一道搬來一塊白石，然後向司馬亮問明他亡妻的姓氏，便默一運氣，併指向石塊劃去，指力如刀，白石塊上，立刻現出一行刻字：「司馬氏惠英之墓」。

畢知僧着司馬亮把石碑豎於墓前，墓穴也就完成了。

這時畢知僧又肅然道：「司氏一脈，拜祭先人！」

司馬亮聞言，先行上前拜祭過了，墓穴似乎無聲無息。

畢知僧一見，暗暗皺眉，心道爲何尚無反應？連忙又吩咐道：「司馬樂兒！快上前拜祭先妣！」

樂兒一聽，似乎是畢知僧第一人這般稱她爲「司馬樂兒」，心中大喜，居然不再傻氣，正正經經的回道：「是！大師伯伯，司馬樂兒拜祭先妣！」

樂兒從此就恢復她的全姓——司馬樂兒，司馬樂兒走上前去，在墓碑前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響頭。

司馬樂兒剛叩罷第三次頭，就在此時，墓前石碑的刻字，忽然便由灰白一轉而爲鮮紅，猶加鮮血染了上去！

司馬亮父女和畢猴兒均驚得目瞪口呆，不知這是甚禍兇之兆？

畢知僧卻立刻拱手向司馬亮父女賀道：「恭喜司馬施主！此乃令千金十指鮮血入土，與先人靈魄相聚，再與龍脈滙通！此乃司馬氏一脈承龍之兆！當眞可喜可賀！」

司馬亮此時萬二分信服，心中不由又大喜，忙道：「大師所贈是甚麼龍脈？能否見告？」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目下司馬氏一脈，已與龍氣相滙，當然可以略示一二矣！此穴乃名含笑春花穴，日後對令千金將大有裨益，且於司馬氏一脈，亦有莫大好處，施主好自爲之了！」

司馬亮連連拜謝，又道：「如何再與大師相見？」

畢知僧目注司馬亮，沉吟一會，便決然道：「司馬施主可先返故鄉，不日老衲將雲遊到訪，趁便替施主再改你居住的祖屋風水，如此足可保你司馬氏一脈從此康復運通矣！」

司馬亮大喜再拜謝，便欲告辭先行離去。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司馬施主放心把令千金交托老衲麼？」

司馬亮歎了口氣，感慨道：「小女但蒙大師答允提携，向高人引介，實是她的天大福緣，在下多謝感佩還來不及，大師還說放心二字麼？大師對我司馬家恩同再造，此恩此德，也未知如何圖報！」

畢知僧淡然一笑，道：「司馬施主不必客氣，實不相瞞，老衲此舉，乃因應一段劫數而起，重入塵世，涉足江湖，並非老衲本意所願。因此因由結果一時也難以說清，不說也罷。」

說也奇怪，司馬亮自上玉女峯後，心性忽然變得豁達，因此也就不再多話，他把司馬樂兒叫到身前，殷殷囑道：「樂兒！從現在起，你就跟着大師伯伯了，你要聽大師伯伯的話，切莫再頑皮啊！」

司馬樂兒此時雖仍有點傻氣，但比起初見時，卻已漸顯靈慧的一面，只見她嘻嘻一笑，卻連連點頭，朗聲道：「爹爹放心，樂兒知道，大師伯伯帶樂兒去見一位女俠師傅！但能拜她老人家爲師，樂兒一定好好聽師傅和大師伯伯的教導……」

司馬樂兒一頓，忽然又很認眞的朗聲道：「樂兒日後學藝有成，必定立刻趕返故鄉，爲爹爹你療傷好麼？」

司馬亮又驚又喜，他似見了陌生人似的瞪着司馬樂兒，直喜得老淚縱橫道：「好！好極了！樂兒！司馬氏就只剩下你一點血脈，你但能恢復靈智，是否替爹爹療傷不打緊，爹爹就算身入九泉亦含笑了！」

司馬亮說罷，便向畢知僧告辭，先行下山，返回他出身的故鄉。

畢知僧見司馬樂兒竟無半點依戀之狀，不由微微一笑道：「司馬姑娘捨得與爹爹一旦分離麼？」

司馬樂兒道：「樂兒心中有點不捨，但自古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全，樂兒與爹爹分手，乃爲拜師學藝，既然如此，便不捨得，也只好藏於心內啦！」

畢知僧一聽，不由暗暗點頭道：含笑春花穴果然龍氣充沛，司馬樂兒甫一接近，原來的傻氣便已漸退，靈慧之根開始表露，日後定必不可限量！看來一代「快樂女英俠」已見形神矣！心下這般轉念，爲破解武林浩劫奔走的決心因而更熾旺了。

這時畢猴兒道：「大師伯伯，這就上那位女俠那兒麼？」

畢知僧微笑道：「那女俠是誰？你知道麼？猴兒！」

畢猴兒扮了個鬼臉道：「大師伯伯口中的女俠，據猴兒所知，不出二位，一是峨嵋派的慧心師太，二麼……」

畢猴兒故意一頓。

畢知僧瞪了畢猴兒一眼，道：「是誰？」

畢猴兒先行退後一步，急急的道：「除了千獨峯的獨臂神尼，在大師伯伯眼中，便沒有第三人了！因爲獨臂神尼在大師伯伯心中甚有份量麼！哎喲！猴兒去也！」

畢猴兒剛說罷最後一句，身形已倒縱而出，卻也快如閃電，顯然他的內功根基已達武林一流高手的境界了。

但畢猴兒的身手快，畢知僧的柔力發功卻比他更快，只聽畢知僧嘿的一聲，低罵道：「你這猴頭！敢連大師伯伯亦作弄了！」話音剛響，他的右手向前一揚又一合，一股渾厚無匹的柔力，便如一個强力的磁場，把倒縱而出的畢猴兒，如鐵釘被吸附般的扯了回來！

畢知僧順手在他半亮的腦袋上輕扣一指頭，笑罵道：「猴兒！你知罪麼？」

畢猴兒扮了個鬼臉，連忙道：「猴兒胡說八道，亂七八糟，猴兒知罪！」

畢知僧這才微微一笑，道：「既然你知罪，大師伯伯罰你做一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你辦得到麼？」

畢猴兒忙笑道：「但求大師伯伯不罰猴兒打坐靜修，猴兒上刀山下油鍋也應承了！」

畢知僧微笑道：「此行雖非上刀山下油鍋，但若猴兒腦袋不靈，你所受的折磨，只怕比打坐靜修更厲害！你先想想，你肯答應麼？」

畢猴兒想也沒想，便立刻道：「只要有一線機會免除打坐靜修這苦處，猴兒想也不想便立刻答應了！」

畢知僧不由呵呵一笑，道：「老衲亦知你非佛門禪道之人，因此決意傳你尋龍堪輿之道，你但能在這道上用心刻苦，他日的成就必可超越老僧數倍，你可緊記了！你目下代老衲領司馬姑娘上千獨峯，求獨臂神尼收司馬姑娘爲徒，此事你有把握做到麼？」

畢猴兒一聽，不由暗道：「乖乖！獨臂神尼的脾氣古怪之極，稍一惹翻她，猴兒就大受治罪！而且她發誓今生再不收徒，方英傑已是她最後的關門弟子，她如何肯收司馬姑娘爲徒？大師伯伯，除非你親自向她開口相求，或者會令她心軟！」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老僧有難言之隱衷，總之在應劫之前，不能與她相見，如何能引領司馬姑娘上千獨峯？此事非猴兒你代老衲走一遭不可！」

畢猴兒知大師伯伯從不輕易開口求人，但言出如山，不容推卻，便也學着他的樣子苦笑道：「既大師伯伯令旨，猴兒萬死不辭便是了！請大師伯伯放心好了，猴兒就算絞盡腦汁，也必想些稀奇古怪的法子，令獨臂神尼她老人家破例點頭答應，收樂兒姐姐爲徒！」

畢知僧點點頭，道：「你想些法子，逗她開心，若引得她笑三聲，你的成功希望便大了三分，但僅三分而已，因爲這尚不足以令她點頭答允！」

畢猴兒道：「那如何才可以？」

畢知僧想了想，便在畢猴兒耳邊低語幾句，方微微一笑，道：「你試把這說了，而且要記住切莫透露是老僧所教，或許會有五分希望……但其餘的五分，便須看你的機靈應對了！不過無論如何，你也切莫開罪於她，否則連老衲亦無法救助！知道麼？」

畢猴兒連忙正正經經的答應了。

畢知僧仍不太放心，目注畢猴兒又道：「你知道千獨峯的路逕麼？」

畢猴兒頑皮的扮了個鬼臉，道：「猴兒知道！而且知道得比大師伯伯也許更清楚呢！」

畢知僧奇道：「爲甚麼你比我更清楚？」

畢猴兒笑道：「那年猴兒聽大師伯伯偶然提到千獨峯，又聽大師伯伯說不敢上去，猴兒於是好奇，便趁大師伯伯雲遊之際，偸偸上了千獨峯一趟！」

畢知僧一聽暗驚道：「你有沒有驚動獨臂神尼她？有沒有透露老衲的行踪？」

畢猴兒不敢頑皮了，正經的道：「千獨峯猴兒是悄悄摸上去的，果然不愧是武夷山的第一峯！峯高數百仞，頂大腰細，四壁陡峭，僅南壁有直立裂罅，寬尺許，勉强可攀緣而上。猴兒上了峯頂，但覺武夷山三十六峯全向此峯俯首朝拜，眞不愧爲武夷山第一峯！簡直是王者之尊！大師伯伯，哪兒大有可能潛伏驚天大龍穴呢！獨臂老前輩果然眼光獨到，選了此峯作她歸隱之所！」

畢知僧微笑道：「有山不在秀，有峯不在險，但看龍脈是否肯沉降。武夷山奇秀甲於東南，溪曲三三水，山環六六峯，果然是潛龍卧虎之地，不過三十六峯中，千獨峯又名天柱峯，氣勢太盛，反而失去包藏龍氣的容量，是故險峻甲於三十六峯，但若論龍脈之氣，卻比其餘五鳳朝陽峯、玉女峯、天游峯、小桃源等峯遜色多了！」

畢猴兒不解道：「那爲甚麼獨臂老前輩憑千獨峯苦練，終有武學大成？」

畢知僧微笑道：「她不過沾了千獨峯的山氣充盈之光吧了！也因此她千獨峯的武功路數，以險、峻兩字稱著，她把千獨峯的山氣與武功融滙一體，這是她絕頂聰明所致，與所謂龍脈

蔭生大不相同。」

畢猴兒迷惑道：「有甚麼不同？」

畢知僧道：「山魄之氣，僅可成就武藝一道，至於本命運數之挪移，便非博大渾厚的龍脈地氣不可，是故獨臂神尼畢生成就僅限於武學，而其本命運數則平平無奇。」

畢知僧說到此忽地一頓，不欲再往下詳析了，他向畢猴兒和司馬樂兒點點頭，道：「司馬姑娘請隨猴兒去也，猴兒雖然年少，但在山裏行走，却非他莫屬，你務必緊隨他左右，切莫頑皮四周亂鑽，知道麼？」

司馬樂兒嘻嘻一笑，點頭道：「大師伯放心，樂兒寸步不離猴兒弟左右便是……但大師伯不去麼？就把樂兒拋在中途不理麼？」

畢知僧歎了口氣，道：「老衲不上千獨峯，實情非不得已，並非有意拋下司馬姑娘不理！總之大師伯預料，不久之後，司馬姑娘便另有一番際遇，屆時彼此相逢，暫別數月，也算不得甚麼，好，你去吧！」

司馬樂兒一聽，不再糾纏，她跪在娘親的墓前，恭敬的叩了三個頭，又道：「娘親好好安息，女兒不日學藝有成，再重返玉女峯，拜祭娘親。」

司馬樂兒拜畢，這才一躍而起，跟隨畢猴兒，向畢知僧拜別，然後兩人便一道離開玉女峯，翻山越嶺，去尋千獨峯拜師學藝去了。

畢知僧目送他二人離去，掐指一算，便微微一笑，喃喃道：「按他二人之本命運數，此行當吉凶參半，但依龍脈的氣象，樂兒必定逢凶化吉，逆數盡去，從此步入運命另一險峯……咦？」

就在此時，畢知僧但見司馬氏墓碑上的紅字忽然有鮮血般的液體滲透出來，但沾在石碑上並不滑落，漸而又凝聚一處，成一朶盛放的含笑春花模樣。

畢知僧不由瞧得呆了，暗道玉女峯含笑春花穴莫非眞的地脈雄厚如此？下葬不到三個時辰，便迭現奇兆；此乃鮮血龍脈相滙，再漸而凝結開花結果之兆麼！

畢知僧默默出了一會神，忽然微歎口氣，心中驚喜參半的下山，再尋龍追脈去了。

＊　＊　＊

此時畢猴兒、司馬樂兒二人，已遠在玉女峯十里之外了。

山路雖然崎嶇難行，但畢猴兒、司馬樂兒輕功均甚佳，便也不在乎，走了一日，已入武夷山腹地深處。

當晚尋着一個山洞，歇宿下來。但行走匆忙，所帶的乾糧不多，吃完剩下的兩塊乾餅，二人便須挨餓了。

畢猴兒古靈精怪，久處荒山野嶺，這點難處，却也難不倒他。

他出去一會，便拎着幾隻野兔回來。拾些枯枝，生起一堆火種，把兔子殺了，便就着火堆，燒吃起來。

司馬樂兒初嚐這等野味，但覺香美之極，樂得格格直笑。不一會，二人便把三隻兔子吃進肚子去了。

豈料正當二人興高彩烈之際，突然一陣狂風吹來，把火種捲了出去，草木立刻被燃着，乾柴烈火，風助火勢，火助風威，一場大火哪還可收拾？蔓延極速，呼呼的直向山洞這面撲近，二人連忙拔腿飛逃而走。

火勢却認準了他二人似的，在背後急起直追，二人連喘口氣停下的機會也沒有。

一直翻過一座山頭這才逃出火海，扭頭一看，後面那場大火却已掉頭而去，可能是風向改變了的緣故。

這一拚命飛逃，連畢猴兒這個武夷山小精靈，也把方向弄糊塗了，不知上天柱千獨峯該走哪條路，此時欲向人打探，也決無此可能，因爲深山野嶺中，連鬼影也沒有。

二人沒法，只好深一脚淺一脚的亂走亂撞起來。

畢猴兒啪的打了自己的嘴巴一下，狠狠的罵道：「都是你這該死的東西！偏要吃甚麼山中野味！可就連方向也吃進肚子裏去了！」

司馬樂兒格格一笑，道：「這叫餓急亂尋食之故麼！」

畢猴兒苦笑道：「你還笑得出？樂兒姐姐，你不怕七日七夜走不出深山野嶺，要過三年五載野人生活麼？」

司馬樂兒嘻嘻笑道：「好啊！這三年五載野人生活，一定好玩極了！」

畢猴兒道：「在深山野嶺五載，不怕把妳悶死麼？」

司馬樂兒笑道：「有猴兒弟弟作伴，樂兒姐姐怕甚麼寂寞？」

畢猴兒不知道司馬樂兒這是故意開玩笑來安慰他，還道她當眞傻氣得如此，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你不知道野人的生活如何，但猴兒告訴你，你還是不要去過好……那並非女孩子過的生活……咦！噤聲……」

就在此時，畢猴兒忽然示意司馬樂兒靜息，他久於荒山野嶺生活，內力又經畢知僧自小調教，目力、耳力就比司馬樂兒强多了。

司馬樂兒天性樂呵呵的，這時她絕無半點驚慌，但却十分好奇，她極目向前面望去，但只見黑漆漆的一片，就連鬼影也見不到一隻，不禁微聲笑道：「猴兒弟弟，你變戲法兒來嚇唬我麼？」

畢猴兒急道：「哎呀我的樂兒姐姐！你知道前面二十丈遠處，正有一條大蟒蛇與一頭黑豹對峙着麼？這兩頭猛獸均非同小可，萬一被牠們發覺，我倆必是被牠們當點心吃了！」

司馬樂兒悄悄的笑道：「跑入大蟒蛇肚腹遊玩，這很好啊！」

畢猴兒一聽，便哭笑不得的怔住了。他正欲拉司馬樂兒向後悄悄退走，豈料却已把前面的兩頭猛獸驚動了。

黑豹乃森林中最兇狠的猛獸，牠本欲以大蟒蛇充饑，但那條大蟒粗達半尺，亦兇狠非常，牠的獵物亦正是這頭黑豹，大蟒蛇盤纏於樹上，黑豹守在樹下，一豹一蛇苦苦對峙，均在等候對方的弱點，便閃電而上，先發制人，弄一頓大餐塡肚子。

黑豹的耳力極靈，牠雖然全神貫注於大蟒身上，但身後的微響，便立刻把牠驚動了，牠憑嗅覺便發現身後有鮮嫩的肉味，這香味顯然又比大蟒蛇强多了。

黑豹的性子兇狠，牠一經判定，便毫不猶豫，立刻捨了大蟒蛇，呼的急轉身來，凌空一躍，便向畢猴兒和司馬樂兒這面撲過來！

豈料樹上那大蟒蛇，亦正窺測時機，黑豹甫一轉身，大蟒蛇豈肯放過如此進襲良機，颯的一聲，便竄下樹來，疾如電閃，劃過虛空，血盤大口早已把黑豹叼在嘴裏面去了！

大蟒蛇吞掉黑豹，一任牠在蛇腹騰挪掙扎，也決不肯吐出來；而且胃口未足，大如中碗的綠眼向畢猴兒、司馬樂兒這面一瞥，腰身一拱，又向二名娃娃疾竄過來！

司馬樂兒雖然呵呵不知憂愁，但對此等險惡絕境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早就嚇得手足發軟，此時休說避開，就連驚叫聲也叫不出來了。

畢猴兒雖然年少，但久歷風險，膽大包天，眼見司馬樂兒手足發軟，落在後面，連忙回身向她掠至，正欲伸手扯她飛遁，豈料那大蟒蛇委實驚人，血盤大口猛地一張，一股熱流便撲在司馬樂兒臉上，她氣息一窒，便神志昏迷的搖搖欲倒。

大蟒蛇巨舌一捲，熱流便往回猛地一縮，竟連司馬樂兒亦被吸了過去，迎向巨蟒的血盆大口……

畢猴兒此時已扯住司馬樂兒的手臂，猛運內力欲把她從巨蟒的血盆大口下搶出來，豈料巨蟒的吸力異常强大，畢猴兒拚盡全力，不但扯司馬樂兒不住，反而連他亦一齊向巨蟒的大口扯去！

畢猴兒心膽俱裂，此時他已渾忘一切，一心只想把司馬樂兒扯出來，連他自身的兇險亦渾然不顧了。

司馬樂兒在昏迷中猛地被巨蟒大口的熱氣衝醒，她睜開眼睛，眼見自己已難於倖免，將要身入蛇口，但畢猴兒依然不肯鬆脫她的手臂，只要再向前被吸入一口，就連他亦難逃身入蛇腹之危了！

司馬樂兒不想畢猴兒爲救她白白陪送生命，明知他必定不聽自己要他鬆手的請求，便猛一低頭，一口向畢猴兒的手腕咬去，畢猴兒突然負痛，不由自主便把手指一鬆，只聽呼的一聲，司馬樂兒已被巨蟒吸入血盆大口中去了！司馬樂兒就連一聲驚呼也來不及發出……

畢猴兒直瞧得心膽俱裂，他情急之下，竟不自量力，猛運內力於二指，飛身一掠，直向巨蟒的綠眼插去。

畢猴兒隨畢知僧十多年，他的內力已足可與武林一等一高手併列，因此這內力凝運二指之下，便隱隱有畢知僧成名絕技「金剛指」的威力，指未到，氣勁已絲絲直射而出。

巨蟒的雙眼恰恰是牠全身最弱的位置，畢猴兒的雙指疾插之下，絲絲無形勁力已把巨蟒的雙眼刺痛了。牠大概也知道這二指的厲害，而且牠舌下一人一豹，大概也已滿足了胃口，不欲再與畢猴兒這等不知死活的厲害角色糾纏，便把巨眼猛地一閉，堵住了畢猴兒前插之勢，身子又猛地暴縮而疾退，呼啦的一下子便倒滑出數十丈去了。

然後巨蟒又猛地身子一晃，已轉了過去，向前疾竄，沿途樹倒木折，飛沙走石，威勢驚人極了。

畢猴兒不捨，拚命急掠直追，一人一蛇，巨蟒在前，畢猴兒在後，在深山密林中，展開一場拚死的追逐。

巨蟒之意，乃急欲尋一處安靜的地方，好把腹中的一人一豹慢慢享受消化掉；畢猴兒却拚死不讓牠停下來，心道就算樂兒姐姐死了，也必定要把大蟒殺了，開牠的肚、剖牠的腹，把樂兒姐姐搶出來，也決不讓這條殺千刀的巨蟒把她的遺體消化掉！

巨蟒的身軀龐大，但腦袋却不靈，牠原以爲這一溜掉，便可以把欲與牠搶食的厲害角色甩掉，然後便可享用腹中的美食，豈料那厲害角色的追逐丁點不比牠慢，一直在後面窮追不捨，休想把他拋離，巨蟒急了，便越發一個勁的拚命向前飛竄，如此一來，牠便沒有餘力去消化吞掉的一人一豹了。

巨蟒這疾竄之下，身軀劇烈抖動，肚腹內也因此充滿了活氣，那黑豹只是一時被窒住了氣息，昏死過去，此時猛然呼吸幾口活氣，便清醒過來，大怒之下，豹爪如刀，猛地向四面的軟壁抓去，只聽嘶嘶一聲，巨蟒的肚腹竟被牠的利爪抓破了。

蛇血登時噴湧而出，一絲光亮也從蛇腹的裂口中透了進來，雖然此時仍是黑夜，但月色總比黑漆的蛇腹光明一點。

黑豹本已狂性大發，此時眼見有亮光射進，那還會留力？牠前爪猛力在亮點處一劃，但聽嘶的一聲，蛇腹竟被牠的狂力撕開了一個洞口，黑豹見有逃生之處，豈會放過？牠腰身一躬，便猛力向缺口撞去，竟被牠撞穿蛇腹，滾了出來，黑豹在地上打了幾滾，也顧不得尋覓美食了，失魂落魄的大吼一聲，便連滾帶爬的逃走了。

此時大蟒蛇的腹中鮮血狂噴，其狀有如破了決口的水壩，大蟒蛇在地上翻滾掙扎，鮮血就噴得更急，砰隆一聲，一團鮮血模糊的東西應聲噴了出來。

此時隨後追上來的畢猴兒見此突變，下面的樹木沙石，被垂死掙扎的大蟒蛇翻騰掃得紛揚摧折，早就飛身掠上一棵腰圍過丈的大榕樹上，大榕樹乃樹中之王，它的樹身就算被巨蟒掃中，亦有如拂塵一般的毫無動靜。

畢猴兒眼見巨蟒痛得滿地翻滾，隨後又有鮮血從牠的腹部狂噴而出，突然，一頭渾身被蛇血淋濕的豹子，砰隆一聲撞破蛇腹，滾了出來，立刻又連滾帶爬的竄逃而去。

巨蟒此時翻騰得更厲害了，腹部的鮮血噴起丈來高，在慘淡的月色下，猶如血雨傾盆而灑。

畢猴兒急得失聲大叫道：「哎呀，我的樂兒姐姐，那見鬼的黑豹已破腹而出，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啊！」

就在此時，一團鮮血模糊的東西亦隨蛇血狂噴而出，畢猴兒運目一看，原來是司馬樂兒的嬌俏身形。

但她此時似已昏迷不醒，那巨蟒翻騰不息，若被那龐大身軀壓着司馬樂兒，就算此時未死，也必定變成肉餅了。

畢猴兒大急，正欲窺準空隙，便飛身而下，搶過司馬樂兒就竄上樹上，因爲他知道萬一再失手，他自己與司馬樂兒也同樣會變成肉餅。

好不容易眼見巨蟒已翻過一邊，恰好留下與司馬樂兒有一段空隙，畢猴兒豈肯放過？他立刻在樹上疾竄而下，向司馬樂兒飛掠而至。

就在此時，巨蟒向那面一滾，恰好碰上一塊尖銳的岩石，牠再次負痛，便猛地向司馬樂兒翻轉過來，畢猴兒的身手再快，眼見亦已搶救不及，司馬樂兒的身體必被巨蟒碾成肉餅了。畢猴兒直急得失聲大叫道：「死蟒！病蟒！殺千刀的昏蟒！你死便死了，爲何垂死之際還要把樂兒姐姐拉扯去了？」

就在此時，一團白影猶如飛鷹自九天而降，頭朝下腳朝上，伸手向司馬樂兒的腰部一抄，便已提起，猛地一個迴旋，身形已衝天而起，姿式險峻之極，猶如一峯屹立，千峯折腰，眨眼已失了踪影。巨蟒亦恰於此時翻過身來。

畢猴兒輕功本已極佳，但比起這團白影，竟亦自歎不如，在他心目中，能於此千鈞一髮之際，救人於滾動巨蟒下的，當世中只有他的大師伯伯畢知僧而已，豈料這白衣人亦身負如此絕頂輕功！

畢猴兒此時也顧不得再去理會巨蟒的死活，他向四周一瞧，分辨白影消失的去向，身形亦飛掠而起，循跡尋去。

畢猴兒的輕功甚佳，再加那白衣人身負一位司馬樂兒，因此雙方的距離也漸漸拉近，畢猴兒天生異稟，他的嗅覺亦極靈敏，只要被他捕捉住一點氣味，那就休想逃得出他的追索了。

此時畢猴兒已嗅到一陣蛇血的腥味，他知道那必定是司馬樂兒身上發出來的，因此斷定那抱着司馬樂兒的白衣人已被他追近了。

畢猴兒心中一陣高興，暗道：猴兒不管你是誰人門下，但碰上我畢猴兒，好歹也得與你較較腳力，否則也顯不出畢知僧大師伯伯的威名了。

畢猴兒的野性一發，便不管一切，拚命直追上去，此時就算那白衣人是地獄使者，他也決不會中途停止了。

這一路追下去，畢猴兒嗅到的蛇血腥味越來越濃，他知道，那白衣人必定在前面不遠了，他不由怪笑道：「就算你是妖魔鬼怪，也休想在猴兒眼下溜掉了，嘿嘿！」

＊　＊　＊

畢猴兒一路追下去。

他鼻中嗅到的蛇血腥味越來越濃烈，但腳下的路徑也越來越險峻了。

此時月正懸於中天，月色如銀，把四周的山影亮了出來。

畢猴兒在飛掠中抽空向腳下一瞧，只見身已處在一座屹立高挺的險峯之巔，四周的羣峯均矮了一截，猶如俯身向此峯拜伏。

畢猴兒心中一動，暗暗心驚道：這狂追之下，竟已追上天柱千獨峯了，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尋到之時用途空了。

因爲他帶司馬樂兒上千獨峯的目的，是欲求拜獨臂老神尼爲師，但此時司馬樂兒不但生死未卜，而且又被那白衣人搶去，就算自己追上前去，憑自己的武功也未必可以在那白衣人手下搶她回來，既然如此，上千獨峯幹甚麼，難道自己明放着畢知僧這位絕世高人，還向獨臂神尼拜師不成麼？

這般轉念，畢猴兒心中不禁又失望了。

但就在畢猴兒心念電轉時，他的鼻子嗅到的蛇血腥味又濃烈一點了，畢猴兒暗暗估算，憑蛇血的濃烈氣味，司馬樂兒必定就在三里的範圍之內了。

好歹先把她追上搶過來再說，畢猴兒發狠的咬牙道，他初次奉大師伯伯之命，便栽了個大觔斗，這口氣他如何咽得下去？因此他此時連身處千獨峯險地顧不得了。

這一路循蛇血腥味追尋下去，眨眼已近峯頭，遠遠的便見幾間屋子，隱在月色下的竹林中。

畢猴兒心中一跳，暗道莫非獨臂神尼就在這竹林中隱居麼？

畢猴兒突地浮出這念頭，腳下便不由一頓，因爲他從大師伯伯的神色已知道，獨臂神尼的脾性古怪之極，武功又高，便連大師伯伯自己亦忌憚她三分，若貿然闖進去，開罪了她，豈不糟糕？因爲大師伯伯親道，若惹翻獨臂神尼，連他亦救不了他。

畢猴兒猶豫片刻，忽地又咬牙發狠道：「就算是獨臂神尼，也斷不能任由她折磨樂兒姐姐的！這般無緣無故便把人搶去，也不知人家是死是活，天下間哪有這等道理！」

畢猴兒心中發狠，便顧不得許多，就算是獨臂神尼在屋內，好歹也須過去探問清楚再作打算。畢猴兒猛一頓足，展開身形，便向竹林那面掠去。

就在此時，忽聽身後一聲怪吼，接着便有一陣勁風向畢猴兒身後撲到。

畢猴兒疾速轉身，扭頭一看，只見一頭身披黑色長毛、火眼金睛的大猩猩疾伸長臂，向他胸前抓來。

畢猴兒大吃一驚，連忙暴退三丈，避過黑猩猩一撲不中，毫不遲疑，猛地一躍，第二次疾撲上來，伸爪欲擒拿畢猴兒。

畢猴兒身上的猴性本未化盡，此時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你這頭黑猢猻，竟敢來欺侮老祖宗。

畢猴兒不再閃避，默運神功，駢起二指，凌空一躍，自上而下，竟向黑猩猩的眼珠插去。這一手金剛指名爲「雙龍吐珠」，乃畢知僧獨創的成名絕學，當今世上，能抵擋這二指之插的，只怕也不太多。

眼見黑猩猩已難逃傷目的厄運，突地耳邊響起一聲沉喝道：「大膽小子，敢傷我神獸麼！」話聲未落，一團黑影已罩向畢猴兒的頭上，畢猴兒只覺眼前一花，他前插的二指便被人硬生生亦用指力夾住，休想再移動分毫。

與此同時，一股勁力從對方的手指撞上身來，他連一聲叫也發不出，便被這股勁力封住了穴道，登時僵僵的立着，四肢休想再移動分毫。

畢猴兒四肢不能動，但口卻仍能發話，他吃驚之下，急得大叫道：「小子本無意傷前輩的神獸，但牠三番數次，欲向小子下毒手，小子無奈，才被逼出手自救。前輩怎的不問青紅皂白，便要殺我？」

那黑影一聽，冷笑道：「但千獨峯獨臂神尼手下的一切，均是她的至寶。就算牠把你這小子殺了，也抵不了牠一根汗毛。」

畢猴兒一聽，這才猛然省覺，眼前此人，便是令人聞風膽戰的老怪物——獨臂神尼，不禁心中暗笑：「人稱獨臂神尼最喜護短，就算她的手下把人家殺了，也絕不能向她告狀，否則她連告狀的人也乾脆一齊殺了，說是殺人滅口，乾淨俐落。」

獨臂神尼此時又一瞪畢猴兒，厲聲道：「小子，你再自報，神獸是否把你傷了？」

畢猴兒心道若我說是，她必然便會出手把我殺了，於是無奈的苦笑道：「沒有，沒有，老前輩，這黑猩兒不過是與小子開玩笑，牠可愛仁慈極了！」

獨臂神尼這才哈哈一笑，似乎甚喜畢猴兒的回話，但隨又厲聲道：「牠不錯可愛極了，但絕不仁慈，出手狠辣之極，此亦是牠的長處。你這小子言不由衷，亂拍馬屁，狗屁不通，把牠的長處當成短處了。」

畢猴兒一聽，連忙拚命點頭，連聲道：「不錯，不錯，黑猩兒果然窮兇極惡，兇狠絕倫，教小子這等該死的退避三舍。」

獨臂神尼又冷笑道：「你以爲你還不該死！你私闖千獨峯禁地，老尼的猩兒被逼出手阻你，大費牠氣力，你小子竟尚敢頑抗，欲出手傷牠，還不該死？」

畢猴兒連忙湊趣的道：「是，是，是，該死，該死，該死千次萬次，死了還該死，必須踏上一脚，令小子做鬼也翻身不了。」

獨臂神尼見畢猴兒牙尖嘴利，又似猴子，猛地憶起她剛才所使的二指，心中一動，厲聲道：「小子，你實說，剛才所使招式，是不是畢知廟的老和尚畢知僧的金剛指式？你最好不要隱瞞，否則休想再踏出這竹林半步了。」

畢猴兒已見識過獨臂神尼的武功，他自問自己連她的一根指頭亦鬥不了，又聽她一口便叫出大師伯伯傳授的絕技，心中不由暗道：獨臂神尼性子雖然古怪，但她的武功果然厲害之極，而且她又極爲護短，若樂兒姐姐眞能拜她爲師，當今世上也無人敢欺負她了！也難尋第二位這樣的師傅！

畢猴兒心中轉念，便不欲隱瞞，坦白的道：「不瞞老前輩，小子委實奉了大師伯伯畢知僧之命，護送一位姑娘上千獨峯，有事求見獨臂神尼前輩！」

獨臂神尼一聽，臉上立刻一陣微紅，但迅即退去了，她沉聲道：「我就是獨臂神尼，老……和尚他差你上千獨峯作甚麼了？」

畢猴兒一聽，不由便歎了口氣，道：「此事看來已成空話了！還提它幹麼？」

獨臂神尼一怔，又厲聲道：「爲甚麼？你這小子上千獨峯作甚麼？快說！惹怒了老尼，休怪我把你小子立刻廢了！」

畢猴兒此時已被勾出一肚子悶氣，便不顧後果的歎氣道：「猴兒護送的這位姑娘，不幸中途遇險，正不知死活時，千獨峯的人又不分青紅皂白，把她搶走了，空自躭擱了大段時日，她就算不死，也必已斷氣多時了！」

獨臂神尼怒道：「誰說這丫頭已死了？你這小子咒她死麼？」

畢猴兒一聽，心中一動，連忙道：「既老前輩如此說，莫非樂兒姐姐尚在人世？老前輩你怎知道的？」

獨臂神尼怪笑一聲，也不答話，轉身就走。畢猴兒急得大叫道：「喂！老前輩！小子的穴道尚未解啊！你這

麼一走，黑猩兒趁機向我下手，小子豈非死定了？」

獨臂神尼並不回頭，只有一句傳了過來：「你這小子，把我黑猩兒看成這般蠻不講理？你只要眞心懺悔誤闖禁地，你的穴道自然就自會解開了！」

獨臂神尼說罷，頭也不回，竟自走入竹林那屋內去了。

畢猴兒呆立動彈不得，心中又怒又氣，暗道：我若眞心懺悔，穴道就會自解？這豈非騙人的鬼話？她又非神仙，如何知道我的心裏話了？這般恨恨的咬牙，穴道也就始終被封，四肢不能動彈。

畢猴兒苦候了一會，但見四周毫無聲息，走入竹林屋內的獨臂神尼再沒出現，就連那見鬼的黑猩猩，此時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畢猴兒不由心慌道：「若如此呆坐下去，便非要餓死、渴死不可了，就算餓不死，渴不死，便悶也悶死了！豈料這見鬼的站功，比大師伯伯的靜坐更可怕十倍！」

畢猴兒這般轉念，便顧不得鬥氣了，他連大聲叫道：「老前輩！小子誤闖禁地，眞心實意懺悔了！請老前輩快替小子我解開穴道啊！」

畢猴兒連續叫了二聲，被封的穴道依然毫不鬆動，他不由更慌道：「小子委實該死，不但誤闖禁地，連被逼出手阻我的神獸也打算傷害，小子用心不良，罪該萬死！」

畢猴兒話音未落，便聽砰一聲，一團黑影已疾如閃電的在暗處撲了出來，掠到畢猴兒背後，伸出前爪向畢猴兒的背部一拂，他的穴道竟已被解開了。

畢猴兒四肢可以活動，便連忙扭身一瞧，原來替他解開穴道的，竟是那頭兇狠絕倫的黑猩猩，這時牠正向畢猴兒友好的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齒。

畢猴兒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向黑猩猩俯身一揖，苦笑道：「多謝黑猩大哥解穴之德！」

那黑猩猩泰然的受拜，並無半點禮讓的表示。

畢猴兒心中咬牙道：「你這頭死黑鬼！仗着主人撐腰，竟連你的猴兒祖宗也作弄了！這口氣今日先行忍下，待猴兒辦完事，再找你這黑鬼算帳！」

他心中發狠，但口裏卻不敢放肆，又向黑猩猩一揖道：「小子欲拜見你老哥的主人獨臂神尼，煩你老哥帶引好麼？」

那黑猩猩又咧嘴一笑，居然點點頭，又把前爪一擺，似乎道：「請！」

畢猴兒見了，便大着膽兒向那竹林走過去。豈料走了不到十丈，砰的一聲，又撲出四頭大黑猩猩！

畢猴兒這次學乖了，再不敢任性頑皮，連忙向四頭大猩猩拱手道：「小子拜見你家主人，請四位大哥帶領！」

四頭黑猩猩似已通靈，一聽畢猴兒說話，居然點點頭，有三頭便隱入黑暗中，另有一頭向畢猴兒擺擺手，然後領先就走，似乎是道：「請跟我來！」

畢猴兒又驚又喜，心道這些見鬼的黑怪物倒有點人性，怎的也講究起登山拜見的禮節來了？

心中只管想，但也絕不敢聲張，因為他有自知之明，一頭猩猩已如此厲害，若四頭一齊撲上，自己豈非被牠們活撕兩半了？

黑猩猩在前面引路，畢猴兒在後面跟着，便毫無兇險，不一會便跟着牠走到竹林深處屋子前面了。

就在此時，卻突聽裏面格格的一聲嬌笑，畢猴兒不由精神一振，因為這竟然是他急於找尋的司馬樂兒的笑聲！

畢猴兒情急之下，也不待通傳，便逕自闖進屋子裏面。

他定睛一看，不由又驚又喜的怔住了，原來屋內有二女一男，正在說得興高彩烈，其中一位，便是獨臂神尼，另外那男子，身穿白衣，竟是曾闖畢知廟的那小子方英傑。

另外一位，畢猴兒雖然非常熟悉，但此時卻如見鬼魅，因為她就是曾被吸入蛇腹的司馬樂兒！

此時她正扭過頭來，望着他格格一笑，又朗聲道：「猴兒弟弟，累你擔心，司馬樂兒就此謝過了！」她的神色開朗而大方自然，那先前的傻氣竟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

畢猴兒不由目瞪口呆道：「樂兒姐姐，你……你無恙麼？」

司馬樂兒微笑道：「我沒事啊！全虧這位方少俠把我從蛇腹下救了出來，這位老前輩又以眞氣助我復原，吃了兩碗稀粥，便精神復原了！猴兒弟不必替我擔心了！」

畢猴兒吃驚得喃喃道：「你不但精神爽利，入了一次蛇腹後，竟判若兩人，連大師伯伯必定也認不得原來的樂兒姐姐了！這到底是怎的了？」

司馬樂兒道：「我也不知道，當時我被那巨蟒吸入腹中，只覺窒息欲死，正昏迷間，忽聽不遠處有物拚命翻騰，一會便有活氣透了進來，接而黑漆的蛇壁便被那豹撞開了一個血洞，那豹先行走了，我手足發軟，難以行動，正焦急時，幸而一股熱流把我衝了出去，我忍不住連喝了幾口熱流，便感渾身發熱，脹痛欲裂，一會後便甚麼也不知道了！然後當我醒來時，已身在這竹林屋子內了！」

畢猴兒一聽，不由又驚又喜，暗道：這是怎的了？樂兒姐姐遇到驚天兇險，不但平安無恙，反而脫胎換骨，變成另外一人似的？但這話又不敢提起，因為畢知僧曾吩咐他，絕不能把玉女峯的事告知獨臂神尼，以及她的徒弟方英傑。

畢猴兒怔怔間，獨臂神尼已瞪着他，不怒亦不笑的道：「你這猴兒，原

來是畢知老和尙的傳人，怎的不敢向老尼明示身份？你以為畢知老和尙很了不起麼？」

畢猴兒知絕不可開罪這位古怪的老神尼，便連忙道：「猴兒不敢，猴兒只是待見了老神尼前輩，才向她當面說清楚吧了，請老前輩鑑諒。」

獨臂神尼哼了一聲，道：「小子，你不見老尼的左臂空了麼？老尼就是獨臂神尼！你既是奉畢知老和尙之命而來，廢話少講，有何來意？快說！哼，哼，哼，老尼聽到老和尙三字就火冒三丈！」

畢猴兒並不知道畢知僧與獨臂神尼之間的恩恩怨怨，但一看她的神色，心中便突突一跳，暗道雖然樂兒姐姐天幸無恙，但要求她收她為徒，特別這是大師伯伯所托，卻是千難萬難了！

畢猴兒心中轉念，便悶聲不語。

獨臂神尼更怒了，厲聲道：「小子！你啞了麼？再不說話，你便永遠也沒機會了！」

畢猴兒想了想，便長長的歎了口氣，故作極之為難的樣子，道：「此事不說也罷，反正這是大師伯伯多管閑事，別人也絕不會領情的了！因此不說算了，小子告辭好了！」

畢猴兒說罷，便作勢欲走。但獨臂神尼的左袖忽地向他一揚，便硬生生的把畢猴兒拂按在原地動彈不得。畢猴兒的穴道又被她封住了，心下不由駭然道：這老神尼的武功簡直已到摘葉飛花皆可傷人，深不可測的地步了！只怕就連大師伯伯在她面前，亦佔不了甚麼便宜！

畢猴兒心中驚駭，但臉上卻哈哈一笑，道：「這事小子早已向老前輩你提及了，還不是求老前輩大發慈悲，收司馬樂兒為徒的事麼？但看來老前輩不會答應的了，既然如此，小子便說出來也是白費唇舌，因此便決定不說了！」他口中不說，但分明已把來意直道出來。

果然獨臂神尼臉色一沉，道：「小子，你怎知老尼決不會答允？你又怎知你在白費唇舌？是畢知這老和尙教你這般胡說八道的麼？老和尙為甚麼不親自上千獨峯來！哼！哼！你最好坦白說出來，若有半句虛言，也休想離開半步了！」

畢猴兒的武功本已達一流高手境界，但在獨臂神尼面前，卻猶如不懂武功的三歲娃娃，她欲殺他，簡直是舉手之勞而已。可恨方英傑這小子受了大師伯伯的恩惠，卻也袖手旁觀，連一句好話也沒相幫說說，這小子簡直豈有此理，虧大師伯伯還嘔心瀝血的四處奔走，尋龍點穴，為他消解他那見鬼的桃花七煞劫數！

畢猴兒的猴子頑性一起，便顧不得許多，連大師伯伯吩咐他絕不可得罪獨臂神尼的話也忘了，他咬咬牙，便說出一句足以惹殺身之禍的話來了！

* * *

畢猴兒默運內力，試圖衝開被封的穴道，但獨臂神尼隔穴的手法奇特之極，畢猴兒用盡畢知僧所教的解穴方法，依然毫無作用，他又驚又怒，便不顧一切的道：「幸虧大師伯伯不上千獨峯來，否則憑老前輩這等待客之道，豈不折了大師伯伯的赫赫威名麼？也枉了他對老前輩的一番良苦用心！」

獨臂神尼一聽，目中殺機陡熾，她盯着畢猴兒，沉聲道：「這話是畢知老和尙教你說的麼？在老和尙眼中，老尼眞的是如此兇橫霸道麼？哼哼！」

畢猴兒頑性一上，不顧一切的氣道：「那倒不是，大師伯伯原來預料老前輩必會答應，小子正因聽信大師伯伯的話，才欣然奉命，摸上千獨峯來，受了一番折磨！眼看小命也將不保。」

畢猴兒這負氣話，獨臂神尼卻不怒，反而微微一笑，道：「總算你這小子坦白老實！你試想想，你那大師伯伯還有甚麼話吩咐你了？」

畢猴兒想也沒想，便衝口而出道：「……獨臂並非獨，桃花亦非花，世間本無事，何處惹仇殺？就是這話。」

獨臂神尼一聽，老臉上忽地一陣發亮，她左袖一揚，一股勁力便把畢猴兒罩住，把他從原地扯前一丈，與她相隔不到二尺地方，盯着畢猴兒沉聲道：「這話……是老和尙要你向老尼說的嘛？」

畢猴兒料不到大師伯伯臨走吩咐他說的話，竟有如此威力，把一位冷傲如冰的老神尼，激得猶如乾柴碰上烈火似的。

畢猴兒雖然年少不懂事，但眼見獨臂神尼如此激動，心中不由暗道：不知大師伯伯與她到底有甚麼瓜葛？便不敢任性頑皮了，他想了想，便道：「回老前輩，並非大師伯伯教我說的，而是小子在夜闌人靜時，偶爾聽大師伯伯歎氣喃喃自語，小子一時好奇，便把這話偷聽到，記在心裏了。」

畢猴兒心道我這般回話，就算這老神尼聽了不高興，也是我畢猴兒的過錯，不致怪罪到大師伯伯頭上，因此也不致於被他罰我靜修打坐了！

豈料獨臂神尼一聽，卻不怒也不喜，臉上反而有一絲女兒家忸怩不安的神氣，不過亦一閃即逝，她目注畢猴兒，喃喃道：「你就只聽到這話麼？沒有別的麼？例如他是否暗地為獨臂而歎息？是否因桃花而咬牙切齒？你知道的盡管說，老尼不再難為你便了。」

畢猴兒心中大感好奇，暗道：這老神尼怎的忽地變了那些女娃娃般的神態了？但他不敢胡說八道，便據實的回道：「大師伯伯那話只是偶爾說的，從此之後，也再沒聽他提起甚麼『獨臂』、『桃花』二字了！小子不敢胡言亂

語，請老前輩原諒。」

獨臂神尼沉思了一會，忽然嘿嘿一笑，決然道：「他依然是抱着兩不得罪的鬼念頭！哼哼，我就不信你永遠可以超然置身事外！好吧，小子，你且說話，老和尚除了要你求老尼收這位姑娘爲徒，還有甚麼要你向老尼相求的？你說！」

畢猴兒笑道：「小子求老前輩先把穴道解了，再說好麼？」

獨臂神尼一怔道：「爲甚麼？」

畢猴兒笑道：「老前輩把小子的穴道解了，小子萬一說錯話，惹殺身之禍，也好溜之大吉麼。」

獨臂神尼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老尼便任你先跑三個時辰，看你能否逃得出千獨峯……」她說着，果然便把空袖向畢猴兒一拂，一股柔力便把畢猴兒的穴道衝開了。

畢猴兒的穴道雖然被解，但也決沒有溜逃的打算，因爲他知道老神尼絕非虛言恫嚇，單憑她的輕功而論，只怕就比他强上三倍。

畢猴兒四肢可以活動，反而向獨臂神尼走前一步，狀甚歡欣。

獨臂神尼又奇道：「小猴猻，你不逃走，反而靠近老尼怎的？難道逃跑不成，打算向老尼出手麼？」

畢猴兒笑道：「小猴猻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向老前輩出手，只是大師伯伯曾吩咐小猴猻，見了老前輩，要多多親近，若討得她喜歡，傳你三招兩式，便可終生受用了。」

獨臂神尼不由亦咧嘴一笑，這是畢猴兒第一次見到她這種笑容，趁她高興，便連忙道：「大師伯伯因此還道，名師出高徒，目下武林正面臨一場浩劫，只有一個人可以消弭，因此只好向老前輩你求助。」

獨臂神尼心情果然轉佳，她又咧嘴一笑，道：「老和尚不是個自負甚高的人麼？他也要向老尼求助了？他到底要誰去相助？那是一場甚麼武林浩劫？」

畢猴兒見老神尼的口氣緩和，大有轉圜餘地，便連忙道：「大師伯伯道，老前輩的高徒方少俠，便是消弭這場武林浩劫的唯一人選！因此敢請老前輩點一點頭，這事就圓滿解決一半了！」

獨臂老神尼笑道：「你這小猢猻賊頭賊腦，說話顚三倒四，說了半天，尚不知你要老尼答應甚麼！」

畢猴兒忙笑道：「回老前輩，這就是說，請老前輩恩准方少俠隨小猴猻下山，與大師伯伯他會合後，他另有安排。」

畢猴兒一頓，偷空溜了獨臂神尼一眼，又連忙添了一句道：「大師伯伯又道，怕老前輩在山上寂寞，因此送一位女娃兒與老前輩你相伴，如此便可兩全其美，老前輩必定欣然允准……小猴猻記得的話全說出來了，委實並無隱瞞半句了。」

獨臂神尼瞥了畢猴兒一眼，道：「那武林浩劫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就不知全部，也該知一丁點，快坦白說出來。」

畢猴兒一怔，心中大感爲難，因爲這是大師伯伯要他切莫洩漏的玄機秘事；但若不坦白道出，憑獨臂神尼的絕頂聰明，必是被她窺出破綻，那此行立刻就兇多吉少了。

畢猴兒左右爲難，想了又想，他年紀尚幼，甫出道便碰上這等夾纏不清的男女恩怨，可把他弄糊塗了，他終於微一咬牙，發狠的喃喃道：「就算要罰小猴猻打坐三日五夜，小猴猻爲達目的，也只好向老前輩說了。」

獨臂神尼一聽，點頭道：「是啊！那老和尚這面有老尼替你頂着，他若敢因此罰你打坐，老尼就替你把畢知廟拆了，看他如何罰你坐得下去，你只管說出來便了。」

畢猴兒歎了口氣，終於道：「這事聽說與一位叫火焰仙子的女人有關……而且聽說是火焰仙子挑起的禍端。」

獨臂神尼一聽「火焰仙子」四字，登時臉色虎地一變，厲聲道：「你再說一次，這女人眞的叫火焰仙子麼！」

畢猴兒咬牙道：「錯不了，猴兒聽得清清楚楚，眞的是火焰仙子四字嘛。」

獨臂神尼亦咬牙道：「火焰仙子……這妖女如何挑起武林禍端？」

畢猴兒道：「目下各大門派，均有年輕英俊的弟子莫名其妙被殺，據說均與火焰門有關，各大門派現正合謀向火焰門報復，火焰仙子正是火焰門創立人，聽說她的妖術驚天動地，門下六大弟子亦各擅所長，盡得其學，因此雙方激鬥之下，必定死傷慘重，一場武林浩劫勢必難於倖免！」

獨臂神尼微哼一聲，道：「這是老和尚的口氣麼？」

畢猴兒不敢說謊，便笑着點頭道：「這是猴兒偷聽到的，因此不算是大師伯伯的口吻！老前輩若有疑惑，便當猴兒胡說八道好了！」

獨臂神尼卻忽然歎了口氣，喃喃道：「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她一頓，便決然的點點頭道：「好吧！猴兒，老尼就命英兒隨你下山，去見見那老和尚，看他有甚麼巧妙安排吧！」說到此便戛然而止。

畢猴兒一怔道：「但老前輩尚未答應收樂兒姐姐爲徒啊？」

此時司馬樂兒忽然格格一笑，隨即向獨臂神尼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響頭，一面道：「徒兒拜見師傅。」

獨臂神尼似笑非笑，顯見已十分喜歡司馬樂兒的樂天派性子，但卻故意板着臉孔道：「樂兒，你知道老尼必定肯收你爲徒麼？」

司馬樂兒呵呵一笑，道：「師傅已答應了，樂兒自然趕緊下跪啦！」

獨臂神尼瞪了她一眼，含笑道：「丫頭，你如何知道老尼的心事？」

司馬樂兒格格一笑道：「大師伯伯既提出以樂兒與方少俠交換，師傅既命方少俠下山，這便是答應交換啦，既然如此，樂兒尚不及時拜見師傅，豈非對師傅大大不敬麼？」

獨臂神尼不由開懷一笑，空袖一揚，便把司馬樂兒平平的托了起來，餘勢不止，把她帶近身前，伸指一點她的鼻子，道：「你這丫頭，身入蟒腹而居然大難不死，就憑此點已足令老尼破例收你爲徒了，但你可知，身入獨臂門下，便註定辛苦萬分麼？」

司馬樂兒不以爲意的爽朗一笑，道：「樂兒不怕！吃得苦中苦，方可學絕藝啊！」

獨臂神尼眼神一亮，開懷的呵呵一笑，畢猴兒這才知道，獨臂神尼外表冷若冰霜，其實內裏卻熱情如火，只要稍加撥動，立刻就會燃燒起來，便也不禁哈哈的笑了。

獨臂神尼瞪了他一眼，忽然叩了他的半禿頭一下，道：「猴兒，總算你給老尼帶來個好徒兒，先前曾點了你二次穴道，折磨了你兩次，老尼就答應傳你兩招攻防的招式，以抵償兩次的折磨！此後你便莫在老和尚面前說我的壞話，否則，老尼把你的猴頭給擰下了。」

畢猴兒一聽，卻大搖其半禿腦袋，連聲道：「猴兒不敢說老前輩的壞話，但也決不學甚麼攻防的招數了。」

此時一直默不作聲的方英傑忽然插口道：「猴兒，你眞不知好歹，師傅的絕招從不輕易傳人，她老人家肯傳你一二招式，這是你天大的福氣，你爲甚麼拒絕她老人家的好意？」

畢猴兒笑道：「攻防招式於猴兒並無大用，大師伯伯傳授我的，對付江湖宵小，也足夠用了，而且大師伯伯已斷定猴兒並非武學道中人，因此學更多的絕招也並無作用。」

獨臂神尼奇道：「老和尚說你應學甚麼了？難道他已獨創一門驚世絕學麼？」

畢猴兒歎了口氣，喃喃道：「是否驚世，猴兒不知道，但猴兒知道大師伯伯曾斷言，樂兒姐姐千獨峯之行吉兇參半，但雖然迭遇兇險，最終均能逢兇化吉，日後終成大事。老前輩已知她的遭遇，不知大師伯伯所斷是也不是了？」

獨臂神尼想了想，不禁亦點頭道：「樂兒身入蟒腹，卻居然大難不死，安然全身而退，更覺精靈百信，如此際遇，的確是江湖奇事，你那大師伯伯既預先知道判斷，那便當眞有兩下子了，莫非他要你學的，便是這等未卜先知的本事麼？這種本事叫甚麼名堂？」

畢猴兒搖頭道：「猴兒亦僅稍沾皮毛，如何知道其中的精粹？猴兒只知道，大師伯伯叫這種本領爲尋龍堪輿絕學，僅此而已，老前輩若要再知道甚麼，便殺了猴兒也辦不到了！」

獨臂神尼呵呵一笑，道：「你這小猢猻！倒會替老和尚賣關子！老尼根本不想知道，甚麼尋龍堪輿絕學？應變攻防之際，它又能起作用麼！」

獨臂神尼一頓，便不再問甚麼了，她向方英傑點點頭，道：「英兒！你今次下山，可記得師傅吩咐你的話了？」

方英傑對這位脾氣古怪的師傅非常尊崇，他一聽，便連忙道：「是，師傅！徒兒緊記住了！」

獨臂神尼瞪了他一眼，道：「記住甚麼？你且說出來！師傅就是讓老和尚身邊的小猢猻聽着麼！」

方英傑不敢違逆，便朗聲道：「師傅吩咐，此行務必先殺火焰仙子，後滅邪惡火焰門！」

獨臂神尼這才滿意的點點頭，她頓了頓，又道：「還有，你出手之時，絕不可受人擺佈，誤信那等三心兩意臭男人之言，心慈手軟，把賤人輕饒過了，否則師傅必取你的人頭抵數，你知道麼？」

方英傑又連忙道：「弟子知道！」

獨臂神尼這才欣然一笑，道：「好！這才是獨臂的好徒兒！你去吧，切記不可心慈手軟！任何人均可放過，但不能取下賤人的人頭，你就拿自己的回來見我！」

方英傑連忙點頭稱是，向獨臂神尼告辭。獨臂神尼此時忽然又苦口婆心的囑道：「英兒，你若不敵，便千萬別逞勇，好歹先逃回千獨峯，待師傅爲你出頭退敵便是！好，你去啦！」

方英傑臨走，扭頭望了司馬樂兒一眼，司馬樂兒亦望着方英傑抿嘴一笑，狀似不捨。

獨臂神尼一見，便呵呵一笑，道：「你兩師兄妹不必有不捨，只要你學有所成，師傅也立刻放你下山，去助你師哥一臂之力，但英兒你記住，除非你把火焰仙子這賤人殺了，否則你與樂兒休想再進一步！知道麼？」

方英傑臉一紅道：「英兒知道。」

獨臂神尼道：「你知道甚麼？」

方英傑笑道：「師傅，樂兒是英兒的師妹，只是師妹，有甚麼進一步了？」

獨臂神尼不由在心內暗罵一聲：「蠢才！師傅這麼說，便是希望你二人有進一步的可能啊！偏碰上你這木頭小子！」她心中轉念，但畢竟不可宣之於口，便把手一揮，讓方英傑和畢猴兒告辭走了。

* * *

此時不知不覺，畢知僧已在武夷山地域走了一遭了。

他此行大有收穫，先後把沿途所點的其餘四座龍穴贈給了四位少女。

四座龍穴分別名爲：喜鵲穴、哀鴻穴、痴雁穴、怒鷹穴。

四位少女則分別名爲：徐喜鵲、

方哀鴻、陳痴雁、蕭怒鷹。

四位少女均有武功根基，只須畢知僧略加指導，便均突飛猛進。

徐、方、陳、蕭，是四位少女原來的姓氏，但喜鵲、哀鴻、痴雁、怒鷹，則是畢知僧親自替她們改的名字，四位少女的家長均視畢知僧如天人降世，對他的話，自然均奉如綸音。

這時畢知僧剛在哀鴻嶺下，向方哀鴻傳授了一套佛家的吐納功夫，他料想畢猴兒已快回來見面，心道絕不可讓方英傑過早與五女見面，只能讓其自然發展，否則便逆反天機，不但不能消解他的桃花七煞劫數，反而會因過早墮入男女慾海而喪命。

因此畢知僧預料時候將至，便與方哀鴻暫別，只道日後再返回考究她的武功進境。

方哀鴻淚流滿面的答應了，她原來就是終日以淚洗面，稍有風吹草動，花落葉枯，也會自哀一番，因此畢知僧才替她的爹爹遺骸，選中了那座「以哀制哀」的哀鴻穴。

畢知僧雖見方哀鴻悲悲哀哀，萬分不捨的模樣，但他深知她此時已處於運命交替的玄關，絕不能打擾，便硬着心腸，決然的離開哀鴻嶺走了。

畢知僧甫離開哀鴻嶺，便展開絕頂輕功，向他來時經過的火陽山峯掠去。

畢知僧的輕身功夫，當世中已絕無僅有，哀鴻嶺與火陽山雖然相隔二、三十里，但畢知僧全力施展飛掠下，不到二個時辰，便如驚鴻乍現般的掠上火陽峯巔。

畢知僧向西面一瞧，立刻就發現他留下的大地鈐記，依然完整無缺，這才暗地鬆了口氣，心道此峯內只一座五鳳朝陽穴，若一旦失去，不但方英傑的桃花七煞劫數無法化解，因此而起的一場武林浩劫也必定不能消弭，江湖中就從此永無寧日了！

畢知僧正轉念間，忽聽不遠處有破空之聲傳來，畢知僧的功力已通玄，他一聽便知來人是誰了。

「猴兒！你把方少俠領來了麼？」畢知僧的聲音忽地傳了過去。

「……是……大師伯伯……哎喲！待會再答你……否則猴兒便變肉餅了！」那是畢猴兒飛掠而至的喘息叫聲。

畢知僧一聽，便不由咧嘴一笑，心道猴兒在飛掠中而能發話，雖然有點吃力，但已非常難得了。

「拜見大師……」此時，方英傑的聲音亦傳了過來。

畢知僧一聽，便又點頭暗道：獨臂面冷心熱，但看她調教徒兒的用心便足證此點，方英傑的武功內力，從他飛掠中發聲的勁度來看，顯然比猴兒還略勝一籌！

畢知僧思忖間，畢猴兒和方英傑已雙雙在火陽峯巔降臨了。

畢猴兒一見畢知僧在前面含笑迎迓，便蹦跳着跑過來，頑皮的大笑道：「大師伯伯，猴兒把方少俠，用樂兒姐姐交換來了！請大師伯伯驗收是也！」

畢知僧喜悅的用指頭輕敲畢猴兒的半禿腦袋，微笑道：「猴兒，你做得好極了！果然不負大師伯伯的所托。」

畢猴兒笑道：「大師伯伯就不問猴兒是用甚麼法子，把方少俠賺來的麼？」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猴兒，開大師伯伯的玩笑麼？單看你完整無缺，便知你必已討得獨臂神尼的歡心，獨臂神尼只要喜歡一個人，便甚麼都肯答應了，既然如此，大師伯伯又何必多問？」

「大師！弟子方英傑拜見！」此時方英傑亦走近來，向畢知僧行弟子之禮。

畢知僧微笑道：「方施主別來無恙麼？你爲甚麼忽然執着於俗世禮節了？」

方英傑朗聲道：「大師乃師傅故人，晚輩亦即大師的子侄徒輩，自然要執弟子禮儀。」

畢如僧點點頭微笑，暗道：方英傑心性豁達，又知禮識義，承接五鳳朝陽龍穴，當非他莫屬了！

畢知僧這般轉念，便對方英傑道：「方施主且隨老衲來！」

畢知僧說罷，領先就走。方英傑和畢猴兒在後面快步跟上前去。

方英傑見畢知僧神秘樣子，忍不住向畢猴兒悄聲道：「猴兒弟，大師欲帶我到甚麼地方了？」

畢猴兒哈哈一笑，道：「英傑哥，你不必問，總之包你有意想不到的大好事便了。」

兩人悄悄說着，前面的畢知僧已停下脚步，他從後面的氣息，便知方英傑就在他的身後，便把手向四周一指，道：「方施主登臨火陽峯巔，可有甚麼異樣的感覺？」

方英傑略一沉吟，忽然朗聲道：「是啊，大師，晚輩自上此峯，便感心潮激蕩，渾身熱血沸騰，就連說話也不得不大聲起來了……這是怎麼回事？」

畢知僧微笑不語，暗道：這便是火陽峯陽剛之氣熾旺的緣故，看來方施主根基深厚，這才勉強把持得住，否則便必定陽亢不止，露出那等慾火衝天的醜態來，但這些他是不便向方英傑解釋的。

畢知僧微笑道：「很好！這正是老衲領你上此峯的用意！因爲方施主身上的桃花七煞劫數，唯有火陽峯下的五鳳朝陽龍穴方可化解，你知道麼？」

方英傑茫然道：「甚麼叫五鳳朝陽龍穴？大師……晚輩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畢猴兒一聽，忍不住插口道：「英傑哥！你自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否則怎配得上稱爲驚世絕學？」

畢知僧微瞪畢猴兒一眼，道：「猴兒多嘴！你既是此道中人，便須牢記，凡事絕不可向人炫耀賣弄，否則必遇不測橫禍，知道麼？」

畢猴兒一聽，嚇得連忙一疊聲的道：「猴兒知道！猴兒知道……猴兒若再胡說八道，大師伯伯便罰猴兒三日三夜打坐好了！」

畢知僧道：「你如此怕打坐靜修麼？」

畢猴兒吐舌道：「怕，簡直比殺了猴兒更可怕！」

畢知僧歎了口氣，道：「大師伯伯要你打坐，乃意在以靜功化去你的頑性，但可惜你身上潛伏的猴類頑性，連老衲亦無可奈何！因此老衲才斷定你非佛門中人，僅可在尋龍堪輿學上努力鑽研，將來或有所成，你須牢記了。」

畢猴兒連忙點頭道：「是！大師伯伯，猴兒必定死心塌地，努力鑽研尋龍堪輿絕學！」

畢知僧知畢猴兒在尋龍堪輿學上甚有根基，他但能刻苦用心研學，日後的成就便必無可限量。畢知僧這才微露笑容，點點頭道：「好，這才不枉大師伯伯對你的一番良苦用心！待目下這場武林浩劫了斷，大師伯伯再帶你雲遊四海，把尋龍堪輿絕學盡數傳授於你。」

畢知僧說罷，便不再提及此事。他轉向方英傑，微笑道：「方施主不明白，甚麼叫五鳳朝陽龍穴，是麼？」

方英傑連忙點頭道：「是啊！請大師指點晚輩！」

畢知僧目注方英傑，沉吟暗道：你日後當可在文武兩道上有大成，且艷福齊天，這也是你命帶桃花七煞劫數之故，所謂劫後餘生必有後福，運命所在，你便推也推不掉了。不過你亦斷非尋龍堪輿道中人，既然如此，便不能詳加解說了。

畢知僧這般思忖，便微微一笑，道：「鳳指女中豪傑，陽指男子雄風，如此，方施主尚不明白五鳳朝陽的意思麼？」

方英傑慧根深厚，他想了想，便忽然明白，不由吃了一驚，道：「這豈非五女同嫁一夫的含意麼？大師把五鳳朝陽龍穴與晚輩連於一處，莫非以爲晚輩乃好色淫徒麼？這……這龍穴晚輩斷不可承受！」

方英傑自小被父母逼婚，提起女子他就心驚膽顫，更何況是五女齊來？這簡直令他心膽俱喪了。

畢知僧卻微笑道：「方施主之言差矣！你若是那等淫邪之徒，老衲豈會把五鳳朝陽龍穴贈送於你？若然如此，豈非助紂爲虐麼？」

方英傑苦笑道：「實不相瞞，晚輩當年正是因父母盲目逼婚，才放棄功名富貴，離家出走，淪落江湖，蒙恩師收養爲徒，學成一身武藝，又豈敢再墮入此等可怕的男女情網絕境？務請大師仔細思量。」

畢知僧一聽，不由點頭暗讚道：「好，果然是在男女情事上根基穩固之人，亦唯有如此內外兼修之人，方可週旋於五女之間，而不致被情網所困，不能脫身，甚至橫遭慘變。果然萬中無一，正是承納五鳳朝陽龍穴的最佳人選也！」

畢知僧這般轉念，要方英傑承納五鳳朝陽龍穴之意便更決了。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然則敢問方施主，你全心學武，那武之大者是甚麼呢？」

方英傑不假思索道：「武之大者當首推濟世救民、安邦定國。」

畢知僧微笑道：「那武之中者呢？」

方英傑道：「應屬行俠仗義，爲武林同道出力，斬妖除魔，永保武林安寧。」

畢知僧又微笑道：「武之下者又如何？」

方英傑道：「那僅是强身健體，爲一人一戶盡力而已。」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很好，那方施主以爲，武之上、中、下三者，應取何者？」

方英傑慨然道：「濟世救民、安邦定國乃大智大勇之士，晚輩不敢奢求，但行俠仗義，斬妖除魔，爲武林同道出力，永保武林安寧，當是晚輩追求的目標。」

畢知僧微笑道：「很好，然則眼見武林浩劫在即，若時勢所需，要方施主你捨身以消弭武林浩劫，方施主會退縮不理麼？」

方英傑決然道：「若捨晚輩一己之身，可以消弭武林浩劫，晚輩自當萬死不辭！」

畢知僧肅然道：「既然如此，老衲不妨坦白直道，五鳳朝陽龍穴乃爲造就一位消弭武林浩劫的武林英傑，老衲多番考究，才確認方少俠乃唯一合適的人選。那麼，你還推辭不受麼？」

方英傑想了想，他深知畢知僧苦修數十年，乃一位得道高僧，他所說的，自然絕無半點虛妄，不由大感爲難，不知如何是好。

方英傑轉念道：「畢知大師爲消弭武林浩劫，用心良苦，委實不能違逆他的意旨，而且若眞的可以消弭武林浩劫，我就算有甚麼困擾，亦推辭不得。況且雖說承納此穴，便有五女同嫁一夫之說，但娶與不娶，決定在我，只要我屆時穩定心性，娶一而終，也便是了，如此豈非兩全其美麼？」

方英傑打定主意，便決然的點頭道：「既然如此，那晚輩就聽從大師吩咐便了。」

畢知僧發覺方英傑雖然答得很爽快，但其神色卻隱隱另有打算，不禁暗暗點頭，心道你雖然絕非好色之徒，或者打定主意擇一而終，但你可知一旦承受龍穴蔭庇，便陡增火陽之氣

，五鳳朝陽便勢成定局了。

畢知僧此時卻也不去點破，便微笑道：「好，既然方施主肯委屈自己，那很好。老衲這便隨你返鄉，把你方家先祖遺骸迎來火陽峯下葬便了。」

畢猴兒此時卻忽然插口道：「大師伯伯，英傑哥雖已答允，但可知他爹娘是否答應移葬先祖遺骸？彼等若不答應，豈非白走一趟麼？」

方英傑一聽，不由亦點頭道：「是啊，大師，晚輩當年私自離家出走，十多年未與爹娘通音訊，他們必視晚輩爲忤逆之子，如何會答應晚輩所求？」

畢知僧不由微微一笑，道：「那請問方少俠，師傅獨臂神尼待你好嗎？」

方英傑立刻道：「師傅她老人家待弟子恩重如山。」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師即父也，師傅待你既恩重如山，你親生爹娘必如師傅待你一般，天下父母心，你怎地如此糊塗了？」

方英傑自小離家，甚少想到父母的感受，此時一經畢知僧提點，心中便有負疚之感，恨不得立刻就趕回故鄉拜見爹娘，告慰雙親。他歎了口氣，道：「大師所言甚是，晚輩委實罪孽深重，理該立刻趕回家去，任憑爹娘責罰罷了。」

畢知僧微笑點頭，便與方英傑帶着畢猴兒，連日趕路，向遠在百里外的方英傑家鄉建陽鎮去了。

一路無話，不一日，便趕抵建陽鎮了。

畢知僧隨方英傑返家，見了他的爹娘，原來他爹娘早垂垂老矣，娘親思憶獨生子，竟把雙眼也哭瞎了，雖經多番延醫，依然藥石無效。此時方英傑見狀，傷心難禁，跪在娘親面前，痛哭不止。

＊　＊　＊

方父乃窮秀才一名，靠在鎮中教授書墨爲生，此時老淚縱橫，涕泣不息。

方英傑此時才知自己負氣出走，對雙親打擊委實慘酷，他跪在娘親面前，不肯起身，痛哭道：「娘啊，不孝兒罪孽深重，無面目再見娘親了。」

方母此時卻破涕爲笑，連聲道：「傑兒，傑兒，你回來就好了。可惜娘親看不見，你快過來，讓娘親摸摸你，看你長成甚麼模樣了？」

方英傑連忙爬上一步，娘親把他摟進懷裏，從上至下，摸了一遍，連方英傑的腳趾也摸過了，這才喃喃道：「好，好，傑兒，你身子怎的變得如此强健了？與先前的多病孩兒相比，簡直是脫胎換骨，判若兩人矣。娘親還擔心你養不大了，因此早早就替你訂下一門親事，誰知你一氣之下，竟會離家出走。哎，這也好，反正只要你長大成人，體魄强健，娘親就算瞎了眼，也安心了。」

方母嘮嘮叨叨的喃喃訴說，方英傑越聽便越內疚不息，他痛哭道：「孩兒罪該萬死，累娘親你哭瞎雙眼了。孩兒一定遍請名醫，替娘親醫好雙眼，重見光明。」

方母歎了口氣，道：「只要孩兒安好，娘親的眼有何重要？你爹爹也曾多方延醫，換取孩兒你安然無恙，長大成人，這也算值得極了。」

畢猴兒眼見人家母子團聚，雖然悲悽，但也比孤兒無依强多了，他雖仍是大娃娃，時發頑性，但天性未泯，目睹此情此景，竟怔怔的呆立一旁，絲毫不敢頑皮。

畢知僧忽然宣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方施主回心轉意，一點孝心，必又感動天地，你娘親雙眼必有重見光明之時。」

方父一聽，這才留意與兒子同來的，尚有一位銀鬚白髮的老僧，此時他一聽老僧之言，不禁大喜道：「大師慈悲，大師慈悲，務請大師施救，在下全家均感激不盡。」

畢知僧目注方父、方母，不禁暗暗點頭，暗道：方氏處事雖然任性一點，致遭此橫禍，但兩人均氣息朗然，斷非奸詐之人，因此若蒙龍穴蔭庇，或有奇跡出現，也未可預料。

畢知僧這般思忖，便微微一笑，道：「然則方施主可曾聽及尋龍點穴之說？」

方父一聽，他飽讀經書，自然也對民間相傳的尋龍學說略聞一二，因此連忙點頭道：「在下略有所聞，不過聽說這等地師，替人尋龍點穴，索酬甚巨，動輒以千、萬計，在下家境清貧，如何延聘得起？先父母去世之日，亦僅草草下葬而已。延聘地師尋龍點穴，那是想也不敢想了。」

畢知僧微笑道：「那等自稱地師之人，乃僅略識皮毛，便四處吹噓，自然能替人尋覓富貴大龍穴，更以日後所發程度索酬，至於是否成功，那是幾十年後的事，他根本就不必負任何責任，這等地師，便不聘也罷了。」

方父道：「若依大師之意，卻如何是好？」

畢知僧微笑道：「老衲於此道倒有一點心得，若方施主不嫌棄，老衲便代你方家點一座龍穴好麼？」

方氏也是福至心靈，聞言忙連聲道：「多謝大師，多謝大師成全，方家若能就此轉運，皆大師慈悲所贈。可惜在下清貧如洗，卻委實無法酬謝大師。」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方施主若要酬謝老衲，那容易之極。其一，可否借出令郎一年半載，以便他爲武林稍盡其力。」

方父慨然道：「犬子自小離家，爲武林人士收養調教，學有所成，今日爲武林出力，自然份所應當，便大師不提出，在下亦有此意，但不知大師尚需甚麼條件？」

畢知僧見方父爽快答應，處事果然甚有氣度，便欣然一笑，道：「其二麼，遠來是客，老衲與令郎同來，難道便連一杯清茶，一頓齋菜也欠奉麼？」

方父一聽，不由失笑道：「是極，是極，在下見了犬兒長大成人安然歸來，喜昏了頭，竟連大師亦忘記招呼了，請大師恕罪。」

畢猴兒這時哈哈一笑，道：「是否恕罪，那是其次，只是這般謙來讓去，猴兒的肚子便會打鼓了。」

方父知道，這些均是不拘小節的武林人士，便不再嘮叨，連忙張羅茶水、齋菜去了。

畢知僧等在方家僅逗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延聘仵作相助，起出方家在亂葬崗的祖骸，放入棺中，再連日趕路，抬上火陽山峯。

畢知僧點出龍穴的位置，吩咐方英傑父子自行挖土。方父雖然力弱，但上了火陽峯巔，此時再一接近龍穴脈氣，便感精神一振，體力陡增，挖了不到半天，倒不甚感疲勞。

方英傑內力深厚，挖土之事，更不費吹灰之力。

不到半天，一個墓穴便挖出來了。

畢知僧觀日影測定吉時，便吩咐下棺塡土，不一會，一座墓穴便已築成，然後再豎上墓碑，上書「方氏先祖之墓」六個黑字。

畢知僧吩咐方氏父子跪在墓前叩拜畢，便欣然道：「好了，恭喜方氏從此否極泰來，運通命順，前程無可限量。」

方父一聽，歎了口氣，道：「多謝大師成全！在下但求犬子平安，早日娶妻生子，延續方氏香燈；再令他娘親重見光明，於願足矣，豈敢奢求妄想？」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好，好，方施主果然知足達觀，老衲保你天從人願便了，此地之事已了，方施主不宜在江湖走動，且請先返鄉等候佳音如何？」

方父點頭稱是，他自己亦知憑他的年老體弱，如何能跟隨這等武林人士行走江湖？於是便與方英傑低言幾句，無非是囑他小心保重，待武林之事了斷，便及早返家看望娘親，以免她再擔心。方英傑也連連點頭答應了。

方父再向畢知僧和畢猴兒話別，然後便與四位鎮中請來的仵作，一道先返建陽鎮而去。

五鳳龍穴　掃妖除魔

方父從火陽峯回建陽鎮家不到半月，方家便接連發生了幾宗怪事。

方母自眼瞎後，料理家務便甚感困難，因此便把原來飼養的五隻雌鷄拿去集上賣了，家中只留下一隻雄鷄，用以鳴報時辰。

這天傍晚，方父教館尚未歸家，方母一個人獨自在家中門前樹下石欖呆坐。她忽然想起兒子方英傑甫返家便又走了，好不令人牽掛；忽然又想起丈夫一生清貧，雖然飽讀經書，但功名卻絕對無望，眼看便只能教館謀生以了終生；這般思來想去，不禁怔怔的流起眼淚。

就在此時，家中那隻大雄鷄忽然高鳴起來，一聲連一聲，狀甚歡欣。

方母雖然眼瞎，但憑日影的影子，也可判斷時辰，她一聽雄鷄歡鳴，不由一怔，暗道現正酉時，並非鷄鳴時分，那雄鷄爲何卻於此時鳴叫了？

方母正感奇怪時，忽然又聽到接連幾下撲騰聲，似乎有物自遠方來。接而又聽到幾下雌鷄的叫聲，每隻雌鷄的叫聲均有不同音調，方母對這叫聲非常熟悉，心中不由大奇，這分明是已賣出去五隻雌鷄的叫聲啊，怎的竟全數返回家中來了？

方母大奇之下，試着以平日餵食的聲音招呼起來，果然六隻鷄兒立刻跑到她身前，她逐一撫摸分辨，發覺一雄五雌，完全是她先前飼養的鷄兒。

待方父回來，方母便把此事向他說了，並要他把五隻雌鷄送還失主。方父亦甚感奇怪，但想了想，便淡然一笑道：「那五隻雌鷄，必定是熟悉回來的路逕，因此偷走回來了。但集上買鷄之人衆多，怎知誰是失主？」

方母想想也是，便不再堅持，把這事放到一邊，只待失主尋上門來，便好言解釋，奉還鷄兒。

轉眼又過去半月。這天晚上，方父因東家請他飲宴，多喝了兩杯，回家不久就上床入睡了。

方母在床上輾轉反側，竟難入眼。漸而已到子夜時分了。

此時臥室天窗，一縷月色直射進來，恰恰落在方母的臉上。方母雖然眼瞎，但對於明暗卻仍有感覺，因此她不由微微一怔，心道今晚的月亮眞奇，怎的如此巧合，正好射在我的瞎眼上了？

漸而方母但覺那月色越來越光，竟有如陽光般的刺眼起來，她不由自主的便把眼皮合上了。

方母在朦朧中，忽然聽到外面有連續響過的飛鳥叫聲，其聲似鷄叫，但又比鷄叫更爲宏亮，她正驚疑間，但見一輪太陽，正直射下來，她但覺自己的雙眼已復明，因此被陽光刺得淚水直流。

就在此時，窗外忽地撲騰幾聲，飛進五隻彩色的鳳凰，赤、橙、黃、綠、紫五色紛揚，令人眼花撩亂。

方母正大奇之間，那五隻彩鳳突然疾飛而至，那赤色鳳凰領先撲下，伸出尖嘴，便向她的眼睛啄來！方母連忙扭過一邊，避開赤鳳的一啄，但後面的橙、黃、綠、紫四彩鳳，卻又

輪番撲上，伸嘴直啄，在朦朧中，方母但覺已避無可避，終於她的眼睛被五隻彩鳳各啄了一下，但覺痛入心肺，辛苦異常……

方母不由大叫一聲，道：「痛煞我也……勿再啄我眼睛。」

她情急之下，拚命睜眼一瞧，但見月色如銀，正從天窗上面射了下來。她還以爲自己是在作夢，連忙拍醒丈夫，連聲道：「我是作夢麼？我是作夢麼……你快起來瞧瞧啊！我作夢見到五隻彩鳳直奔太陽去了！」

方父被方母驚醒，連忙爬起，他一聽方母的驚呼，連忙定睛向她一瞧，只見她雙眼晶亮，神彩奕奕，竟比未瞎前更覺明亮！

方父這一喜非同小可，他連鞋也顧不得穿上，光着脚便跳下床去，一連搬來幾盞火油燈，一齊點燃了，連聲道：「你……你看得見我麼？」

方母定睛一看，但見丈夫正在燈下喜得手忙脚亂，不禁亦失聲歡叫起來：「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我終於可以看到你了……我眞的重見光明了。」

方父此時已驚喜得忘了說話，怔怔的呆立一會，才連忙搶到方母身前，道：「怎的了？怎的有此奇跡？你快把夢境詳細說說啊！」

方母定了定神，這才把剛才的夢境說了出來，末了道：「……我清楚看到，五隻彩鳳，的而且確是直奔太陽飛去了。」

方父一聽，不由驚喜得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喃喃道：「……五隻彩鳳向太陽飛去，這……這不是五鳳朝陽麼……果然是五鳳朝陽龍穴的天大威力，竟在短短一月，便令你的雙眼復明了。」

方父一頓，忽然想起甚麼，便忙拉方母一道跪下，望天叩拜道：「多謝畢知大師成全，再造之恩永誌難忘。」

拜畢，夫妻倆才爬起來，料想那五鳳朝陽龍穴既有如此威力，那於方氏一脈，日後必更有好處，甚至會從此轉運，令方氏一族重振家運，兒子亦可出人頭地，名成利就！

說到興奮處，老夫妻倆連睡覺也忘了，只坐等天明，便雙雙前去觀音廟上香拜謝天賜龍穴。

此時畢知僧，已和方英傑、畢猴兒一道，返回哀鴻嶺，依約向方哀鴻傳授武功。

原來方哀鴻自幼喪父，母女二人相依爲命，在哀鴻嶺上結廬，平日靠狩獵爲生，方哀鴻雖乃弱質女流，但爲求生計，終日奔波山野，打獵爲生，便練得一身絕佳的內力，再經畢知僧一番指點，她的武功竟然突飛猛進。

方哀鴻自畢知僧代她把先父遺骸移葬哀鴻嶺哀鴻穴後，心性便更覺聰慧，所學招式，常能舉一反三，因此不到三月時光，她的武功便可與畢猴兒一較高下了。

更奇的是，哀鴻穴果然可以「以哀制哀」，方哀鴻原來終日悲苦，稍有不順心的事，便情不自禁淚流滿面，但自得哀鴻穴蔭庇，心性便漸而堅强起來，時有笑容，但悲哀起來，卻更慘慘切切，見者令人心傷。

畢知僧引方英傑與方哀鴻相見了，方英傑不由便被方哀鴻的哀情感動，而方哀鴻似乎也與方英傑一見如故。

但方英傑一直堅持以兄妹相稱，堅決不肯與方哀鴻單獨相處。

畢知僧卻也任其自然發展，並無任何牽强撮合之事。

不久畢知僧又介紹徐喜鵲、陳痴雁、蕭怒鷹三位少女，與方英傑相見。

彼此均是年輕少男少女，倒很容易便混熟了。

不過方英傑依然與四位少女兄妹相稱，决不肯再在男女感情上走前一步。

在私下中，畢猴兒忍不住問畢知僧道：「大師伯伯……看來五鳳朝陽龍穴不太靈驗也！看來大大不妙。」

畢知僧微笑道：「爲甚麼不靈驗？又有甚麼不好？」

畢猴兒怪笑道：「大師伯伯說，五鳳朝陽穴必蔭生一段五女同嫁一夫的風流奇事，但不說樂兒姐姐與英傑哥天隔一方，不能相見，就單看他與四位姐姐相處，雖很融洽，但神色肅然，並無半點親密表示，如此下去，英傑哥豈有五女同嫁他的機會？若非如此，他身上的桃花七煞劫數便不能化解，因而武林浩劫便不能消弭，枉費了大師伯伯一番心血，豈非大大不妙了？」

畢知僧一聽，伸手敲了畢猴兒的半禿頭，微笑道：「你這猴兒，稍安毋躁，你日後亦是此道中人，怎的不學學靜觀其變，潛移默化之道？你放心，依老衲觀察，方少俠近日眉心印堂已漸泛紅光，此乃龍脈入體之朕兆，只須再稍待時日，他的命運便由不得他强力抑制了！命數已定，神仙難逃！」

* * *

一連數日，畢知僧在哀鴻嶺上，教授四位少女武功，方英傑也不時與四位少女切磋武藝，四位少女亦均大有根基，絕頂聰明，因此短短數月，四位少女的武功便抵常人苦練十年的境界了。

方哀鴻的娘親天性喜客，眼見女兒在畢知僧的教導下，不但武功大進，而且心性漸變堅强，比先前沉着多了，不由老懷大慰，更堅信畢知僧乃天人降世。

方英傑、畢猴兒、陳痴雁、蕭怒鷹、徐喜鵲少男少女，又圍住她叫大娘，直把她逗得心花怒放，招呼衆人也份外熱情起來。

幸而作客諸人均不求奢華，每日清茶淡飯便均滿足，山野中盡多獵物，在這些高手面前，打野豬野兔簡直不費吹灰之力，因此雖連續數月，倒也絕無缺糧之苦。

這一晚是八月十五，月懸中天，恍如銀盤。衆人圍着畢知僧，聽他講述武林逸事，直把衆人聽得眉飛色舞，均感爲何不早生十幾廿年，也去會會那等驚天動地的英雄豪傑？

直到半夜時分，四女方才入屋歇息去了。畢知僧與方英傑、畢猴兒三人同居一室，畢猴兒上床一會，便呼呼入睡。

方英傑卻忽感輾轉難以入睡，他但覺心潮激蕩，熱血沸騰，直欲立刻便幹一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再也呆不住了，便爬起床，溜出屋外，在月色下練起劍來。

畢猴兒猴性尚潛在，他雖然入睡，但極之警覺，方英傑出屋的微響，便已把他驚動了。

畢猴兒睜開眼皮，一瞧身邊的方英傑已然不見了，他與方英傑同睡一床，畢知僧則在另一邊的床上。

畢猴兒微一怔，便向畢知僧那面瞥了一眼，只見畢知僧口唇微動，便有如絲聲音鑽入他的耳內：「欲知前景事，且到草屋外……猴兒，跟老衲來！」

畢知僧與畢猴兒悄悄摸出屋外，隱在一座小山丘後面，向前面一望，只見方英傑在月色下舞劍，正練到酣暢入迷之處。

方英傑手持的是至陰至寒的寒霜劍，此時月正十五，正是月魄陰氣最旺之時，寒霜劍此時發出的陰寒劍氣，竟比平日寒烈了十倍，但見劍氣所及，樹葉爲之枯落，草木亦爲之凝霜，四周紛紛揚揚，恍似冰封模樣。

畢猴兒不由吐舌道：「大師伯伯！你感到有寒氣襲來麼？此處距英傑哥足有半里路，難道他所發的劍氣，竟可射抵半里之外？」

畢知僧凝神目注，默然不答，一會後，他才驚喜的輕咦一聲，道：「……方少俠劍勢已達至陰境界，再與十五至陰月魄相滙，寒霜劍法已達至陰至寒的最高境界了！至陰足以誘發至陽，他身上承自火陽峯龍脈的陽剛之氣，只怕一發難以收拾！」

畢猴兒驚道：「不可收拾是甚麼意思？大師伯伯！」

畢知僧道：「陰陽滙合，必經交戰，何況乃至陰至陽兩極相遇？定必有一番激烈相峙，稍一不慎，便立有生命之危，但看方施主自身的本性根基，是否能把持住了！」

畢猴兒驚道：「大師伯伯功力通玄，難道不可以助他一臂之力麼？」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幻由感覺，魔由心生，老衲非仙非神，又怎可鑽入他的心內去了？一切但看其運數如何了……咦？龍脈至陽之氣果然被至陰劍法誘發，靈驗何其速也！」

畢知僧忽然吃驚的微聲道。

畢猴兒連忙循聲向方英傑那面一瞧，不由亦驚奇得目瞪口呆！但見方英傑身上有熱氣騰騰的冒了出來，渾身猶如浸在蒸氣浴中，其狀足令人心驚神往。

方英傑此時猶不自覺，但他的寒霜劍法已呈凌亂了，但感渾身燥熱難擋，又有奇寒在外面襲來，奇熱奇寒交相撞擊，他的神智不由一陣迷糊。

他的寒霜劍法也再無章法可尋，只見他東一劍西一劍的胡亂揮去，猶如瘋子舞劍，雜亂無章，漸而他開始狂撕衣衫，似乎再難抵受身上的暴熱！

畢知僧一見，猛吃一驚，他再不敢遲疑，驀地站了起來，向火陽峯方向喃喃默禱，祝罷又跪下叩拜，拜畢又站了起來，這般忙亂了一會，才突地挺身而起，伸手向火陽峯方向一招，手勢隨即合攏，立刻轉身，面向那面狂亂的方英傑，把手掌一放，口中輕喝道：「去！是假非眞，是眞非假，一一速現，以試其人！」

隨着這一聲低喝，一團五色彩雲，突地從畢知僧的掌心冒出，然後冉冉的直向方英傑那面飄去。

畢猴兒隱隱可見五色彩雲從畢知僧掌心處冒起，又向方英傑那面飄去，不由目瞪口呆，喃喃道：「大師伯伯！你這是甚麼妙法寶了？」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這並非法寶，而是老衲藉五鳳朝陽的龍氣，及早向方施主交滙吧了！如此或可助其與至陰之氣相滙，若陰陽會合，相輔相承，則大局定矣，否則，不但前功盡廢，且連方施主亦有生命之危！不過老衲如此逆反天機，必遭天譴，最輕者亦必大折壽數矣！」

畢猴兒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忙道：「若大師伯伯早逝，這教猴兒如何是好？既然如此兇險，大師伯伯也不必再去理會甚麼武林浩劫，及早撤手不理便了！」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我輩中人，凡事均要有始有終，豈可中途知難而退？若處處只顧一己之念，焉能憑此道濟世救貧，造福世人？無私方可無畏，此乃尋龍堪輿道上先決要旨！你要牢牢記住了！」

畢猴兒心中驚駭，但也只好點頭稱是。

此時方英傑正燥熱難擋，身脹欲裂之際，忽然有一團五色彩雲冉冉飄近，把他渾身罩住，方英傑立感溫暖無比，先前的奇寒奇熱竟蕩然而去了。

他朦朧間，便見有一名皇宮的使者，手執五彩繽紛的令旗，疾奔而來，在他面前跪下，報道：「有請文武丞相方英傑進宮朝聖！」

方英傑心中驚疑參半，心道這使者爲何稱自己爲「文武丞相」？想必是認錯人了！又莫非這是在夢中的幻景

麼？

這般思想，他便捏一下手臂，卻隱隱作痛，知不是夢境，心下更覺驚疑。

雖然如此，他卻身不由己，便跟隨這位使者出山而去，不一會便到了京城重地。

但見皇帝把他宣上殿去，溫言撫慰良久，道：「方卿家文武雙全，朕封你為文武大丞相，助朕一臂之力！朕又令朝中二品以下文武百官，皆聽命於你，武林草莽英傑，亦盡歸你差遣，你便可以一展治國安邦、抵禦外敵的文武才學矣！」

皇帝宣畢，又賜給蟒袍玉帶，命衣錦還鄉，以揚帝恩。

方英傑雖感無奈，但也只好謝了帝恩，然後即有隨從，引領出宮。

返抵建陽鎮故鄉，但見舊日門第，已非原貌，但見繪棟雕樑，窮極華麗。

忽然又有一男一女跪在道旁，口稱：「罪民叩見方丞相，萬望大人海量汪涵，不記前仇，放在下夫婦一條生路！」

方英傑猛然憶起，這男女正是鎮中的惡霸，他少時曾因一言不合，毒打了他一頓，正欲責罵幾句，但心一軟，話到口邊又咽了回去，心胸之中，只覺溢滿了豪爽之氣，心道彼等不仁，我又何必與他一般計較？作惡必自斃，由他罷了！

這般轉念，方英傑便在官轎中鑽了出來，雙手扶起這對夫婦，溫言勸誡幾句，令其日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則普天之下皆皇土，何必患得患失？

這對惡人夫婦，感動得淚流滿面，發誓以後為富施仁，再不敢對鄉民心存欺侮，然後又叩拜一番，起身去了。

方英傑這才進了家門，只見爹爹歡天喜地，娘親瞎了的雙眼，亦已大放光明，這一喜非同小可，不由開懷呵呵大笑。

他的心情還未及平靜下來，他頷下也突然長出鬍鬚來了，他拈鬚微呼一聲，階下眾人皆諾聲如雷轟動。

一會兒，朝中公卿相率而來，向他獻上奇珍異寶。方英傑便欲推卻也不能。

接着又來了六卿、侍郎等官階較小的官兒，方英傑不分尊卑大小，一律下階相迎，文武百官皆盛讚其謙恭得體、海量汪涵。

方英傑拈鬚微笑道：「人生猶如白駒過隙，富貴有如過眼雲煙，吾等在朝廷任職，皆應秉持一股凜然正氣為民請命，繁禮俗節又何必如此認真計較！」文武百官盡皆歎服。

就在此時，忽然有五位少女，不請自進，衝了進來，侍衛欲加阻攔，竟被五位少女舉手投足，便打翻在地，扎掙不起。

方英傑心中一怒，正欲自己出手懲戒，但聽那五位少女嘻哈哎哀怒的各自歎了一聲，這令方英傑心中不由一震，恍惚間這五位少女竟似曾相識，欲加抗拒，卻又心不由己，無奈便把手一擺，任五女衝上階前。

方英傑道：「五位姑娘擅闖方家府第作甚麼？難道不畏王法麼？」

五女一聽，又各自嘻哈哎哀怒的歎息一聲，隨即便有一女的格格一笑，道：「英郎！難道你連五位妻子亦忘了麼？」

方英傑驚疑間未及答話，又有一女痴痴的一笑道：「小妹坐等英郎相納，已整整三年，英郎尚要拒人於千里之外麼？」

又有一女痛哭失聲，哀聲蕩人心魄，一面哀道：「英郎！英郎！若你不納妾身，妾身便唯有以死相逼了！」

另一女卻快樂的大笑，道：「天數註定我等五女同侍一夫，又豈容英郎推辭得了！」

剩下一女卻圓睜杏目，咬牙怒道：「若他真箇負心不納我等姐妹五人，本姑娘便施展怒鷹掌法把他斃了！」

方英傑一聽「怒鷹掌法」四字，心中一動，忽然憶起似乎是很遙遠之事，忙失聲道：「你……你便是蕭怒鷹……蕭姑娘麼？愚兄何曾答應娶你等五人為妻了？」

蕭怒鷹怒道：「你我命運使然，你還不承認？」

又有一女格格一笑，道：「蕭怒鷹姐姐說的對極了，我徐喜鵲姑娘的命運亦早與英郎你連於一起啦！」

隨即另外一女嘻嘻地快樂一笑，道：「英郎曾救司馬樂兒一命，樂兒的心早就依附於英郎你了！你便推也推不掉啦！」

那哀哭聲又鑽入方英傑耳內：「英傑哥！你若再推搪，方哀鴻就立刻死在你面前了！」

哀聲未落，又有痴笑聲油然而起：「自古道雁不離羣，英郎啊，若你逼其中一位姐姐死掉，我陳痴雁亦決不會獨留人間！你，你瞧着辦好了！」

方英傑被眾女弄得頭昏腦脹，他心中暗道：五女之中，司馬樂兒在他心中最有份量，但其餘四女，他僅以兄妹相稱而已，又如何可以進一步？

方英傑喃喃道：「在下……在下豈敢接受五位姑娘的美意？」

但聽司馬樂兒呵呵的一笑，道：「英郎啊！你不敢也得敢，不接受也得接受了！」

方英傑一怔道：「為甚麼？難道婚姻大事我自己不可以作主麼？」

司馬樂兒笑道：「因為你天生便有桃花七煞劫數命，你小時抗婚不從父母之命，便把娘親的雙眼逼瞎了！如今你若再拒絕五位姐妹美意，五位姑娘的生命，也必定喪在英郎你的手上！」

方英傑又驚又奇，忙道：「這如何

是好？」

司馬樂兒呵呵一笑，道：「英郎忘了畢知大師的話了麼？這是你承納五鳳朝陽龍穴的必然命運啊！」

方英傑似乎隱約記起的而且確有畢知大師這麼一位高人，便喃喃道：「畢知大師怎麼說？甚麼叫五鳳朝陽？」

司馬樂兒呵呵笑道：「畢知大師道，英郎你命帶桃花七煞劫數，而桃花劫數又恰與一場武林浩劫相連相承，因此贈你五鳳朝陽龍穴，再嘔心瀝血，為你培育五位少女，五位少女即喜、樂、哀、怒、痴五感之女，將來便會助你大破火焰門痴、怒、哀、樂、喜五女妖的邪術，進而合五人之力，一舉大破火焰門，以消弭因火焰門而起的一場武林浩劫，而你自身的桃花七煞劫數亦可以因此而化解了！」

方英傑似懂非懂，不由喃喃道：「桃花七煞劫數？火焰門？火焰仙子？五感之女？五感之妖？武林浩劫？這，這是怎麼回事啊？」

此時喜、怒、哀、樂、痴五女齊聲道：「英郎啊！這便是一陽五鳳輔，五鳳朝一陽的運命乾坤大運轉，亦即五鳳朝陽大龍穴的驚天威力啊！傻子，你既有如此艷福齊天，尚不滿意，推三搪四麼？」

方英傑啞口無言，良久，方喃喃道：「就算……如此，亦須容我仔細思量，再作決定啊！」

眾女又大笑道：「運數如此，思量甚麼？既來之，則安之可矣！」

方英傑頓時又覺語塞，欲辯無言，心中喜、怒、哀、樂、痴五感交雜，不知如何是好，就如他在五感之女面前茫然不知所措。

* * *

此時在哀鴻嶺上，躲在小山丘後面的畢知僧和畢猴兒，卻清楚見到，方英傑依然置身林中空地，月色如銀，懸於中天，方英傑怔怔的呆立不動，似有滿腹疑慮。

畢猴兒驚道：「大師伯伯！不好了，英傑哥大概是走火入魔了！」

畢知僧微一沉吟，便道：「非也！若老衲所料不差，方施主剛才必已經歷五鳳朝陽龍穴，所蘊生的日後前景，他目下不過是乍逢劇變，身心一時難於適應罷了！但這也難能可貴了！」

畢猴兒奇道：「有何可貴之處？」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若老衲所料不差，五鳳朝陽龍穴非同凡響，因之展示的前景亦必驚天動地，不但艷福齊天，五女共侍一夫，而且榮華富貴，位極人臣，顯赫無比！但方施主乍逢幻景，雖陷迷疑，但並無特別驚喜，由此足證他的心性穩固，根基深厚，足以承納富貴龍穴！不過，方施主剛才所遇的，不外是富貴和情關罷了！」

畢猴兒暗暗驚心，道：「大師伯伯這般說，英傑哥莫非尚須經歷更慘酷考驗麼？」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何止慘酷？簡直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歷煉！他能衝得出，龍脈之氣從此便可與他融滙，但若衝不出，只怕就此沉淪，永不超生矣！」

畢猴兒悚然驚道：「如此說，大地龍穴雖可蔭人富貴，但亦足可摧人夭折麼？」

畢知僧一聽，不由點頭微笑道：「好！你能想通此點，足證你在尋龍道上甚有根基！大地龍穴雖然萬人欲求，但世人可知，妄近龍穴，卻可立遭殺身之禍？因此，雖得龍穴，亦未知是禍是福，一切但憑其自身根基氣數吧了！猴兒，你但看方施主目下將歷煉到的，便知老衲所言非虛矣！」

畢猴兒舉目向方英傑那面一朝，心中不由悚然而驚，他的內力甚佳，因此方英傑雖隔了半里，但他的神情卻清晰可見。

但見方英傑此時忽然槌胸頓足，狀甚痛苦，似乎此身已入非人所能忍受的水深火熱之中。

方英傑此時但覺自己仍在府第中，那五感之女，將相公卿已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

他正驚疑間，忽然有一名朝廷欽差快步而入，迎着他大叫道：「方英傑接旨！」

這時，畢知僧、畢猴兒只見方英傑先是如痴如醉，突地打了個寒噤，站了起來，作出欲走的樣子，但只是原地踏步，突然，只見他又向虛空跪下，口中喃喃的道：「在下方英傑接旨！」

畢猴兒吃驚道：「大師伯伯！這英傑哥哥此刻身在何處？他說要接旨呢！」

畢知僧沉吟道：「看來，方施主已在經歷另一場慘酷考驗矣！是禍是福，待會一切自有分曉。」

這一面方英傑卻似着了魔似的，焦急的偷望面前那欽差一眼，只聽欽差大臣道：「皇帝詔曰：聞方英傑文武全才，今將爾宣召入宮，面聖上定官職！」

方英傑心中忽然一陣迷糊，暗道：自己方才不是已入宮面聖，被聖上封為文武大丞相麼？怎的又再宣召？莫非天下又已換了朝廷？

他心中迷惑，但也不敢抗命，謝了恩，便爬起來，上前執着欽差大臣的手殷殷相問，狀甚焦急，因為他此時忽然覺得，在朝中做官甚合他的心意，他不想失去了。

方英傑隨着這位欽差，不經不覺間，入了皇宮，又上了聖殿。只見皇帝似乎真的換了另一個人了。

他上前面聖，與皇帝滔滔不絕的答辯如流，皇帝大加讚賞，當廷任他為尚書右丞(即右丞相)。

退朝之後，他回到居所，只見已非昔日府第，連親生爹娘也不見了，

更無五感之女上前相見。但奢華則有過之，婢僕成羣，跪着把他迎了進去。

不一會，又報朝中六卿來訪，方英傑一聽，連鞋子也忘了穿上，飛快的跑出去迎接。一會又報侍郎來訪，他便略一作揖爲禮；再報來訪的人，他便只微微頷首而已。

一會又有人送上女樂二十人，均是年輕貌美的女子，最迷人的是二位，一叫弱弱，一叫仙仙。

方英傑見了這弱弱、仙仙，早已神魂飄蕩，再也記不得他還有五感之女矣。他日夜與這弱弱、仙仙調弄作樂，於朝中大事，那還有心思料理？

一天，他偶爾記得有一位姓周的鄉紳，曾在他小時送過玩物，他便向皇帝陳情，把姓周的弄上朝廷任諫議官。他又記得在鎭中曾有一位小官罵過他，當即傳話給刑部，以莫須有的罪名，把這名小官削職爲民，充軍邊疆，在半路派人把他殺了。

一天，他出去郊遊，有一名醉酒男子頂撞他，他立刻命手下把這醉酒男子執送京官，立斃於杖下。

於是，方英傑的威名大振，一些畏其權勢的人，紛紛獻上田產，短短時間，方英傑成了富甲天下的大官兒。

不久，他最寵愛的溺溺、仙仙死了，他朝思夜想，寢食不安。他的手下見狀，便向他說知，有位京中小官的妻子艷極，他一聽，大喜，授計手下把這名小京官害死，强佔了他的妻子，但這婦人非常忠烈，在方英傑用强的當晚，便咬舌自殺了。

過了一年，朝中已有風言風語，說方英傑的是非，但方英傑自恃權傾天下，根本不以爲意。

不久，那位他舉薦的姓周諫議官，按捺不住，向皇帝上奏章道：「據悉方某原爲一奸詐小人，一言之合，榮登聖殿，恩寵之極，但其不思報效帝恩，反而作威作福，其罪有如頭髮般細數。朝廷各器，居爲奇貨，以此衡量朝中百官的價值，因而公卿將士，奔走他的門下，紛紛獻上珠寶財物，交相依附。一些傑士賢臣，不肯依附，輕者置之閒散，重者遠配邊疆；因此朝廷百官，人人心寒，朝廷亦被孤立！」

周諫議又在奏章中奏道：「更有甚者，方某平日貪食民膏，良家女子，强搶爲妻，令其家破人亡，大造寃獄，暗無天日。他的奴僕一到，則太守、縣令要降階相迎，他的書函一到，即司、院枉法。他的親朋戚友，在地方仗勢欺人，地方供給稍遲，則太守、縣令亦受其鞭撻。荼毒人民，役令官府，他手下所到之處，連郊野的青草亦幾乎不留！」

周諫議在殿上奏到激動，大聲疾呼道：「方某身居相位，日夜荒淫，國計民生，全不爲顧，世上哪有如此的宰輔，如今朝廷上下內外不安，民情汹湧，若再不治其死罪，則大禍不遠矣！臣冒死陳奏，如有片言虛妄，甘受刀鋸油灼之苦，望令准奏！」

皇帝聽了，勃然大怒，下旨充軍雲南，沒收家產。

方英傑目睹朝廷籍產官在其府第運走數百萬金銀錢鈔，不禁酸心目刺。又見有人掠了他的美妾而出，披頭散髮，痛哭失聲，方英傑悲火燒心，但卻含憤而不敢言。

不久他便被押解充軍。來到一座大山前面，突聞百聲齊噪，有數百山賊持着刀，衝了上來，押解之人連忙拋下他逃了。方英傑哀告道：「我是被充軍之人，並無財物，請放過一命好麼？」

强盜怒目道：「我等皆是你所害之民，不取財物，專取你的人頭！」

方英傑仍想端出丞相的餘威道：「我雖然有罪，仍爲朝廷命官，山賊敢如此大膽妄爲麼？」

强盜哈哈大笑，道：「死到臨頭你還擺作官的威風！好極！如今就讓你嚐嚐爲官害民的味道！」說罷，手持巨斧，便朝方英傑脖子砍了下來！

方英傑聽聞自己的人頭落地聲，他大驚，矇矓之間，便見有二鬼前來，反鎖其手，驅趕前行。一會，走入一座都城，但見陰風慘慘。宮殿之上，坐了一位相貌奇醜的王者，正在審決罪犯，以定禍福。

方英傑被縛於案前，聽候審決。王者閱其案卷，才讀了數行，便震怒道：「此乃魚肉百姓之罪，當入油鍋煎炸！」

宮殿之中環立的衆人齊聲附和怒喝，聲如雷震，直把方英傑嚇得膽戰心驚。

他還來不及定下神來，即有一隻巨爪執其頭髮，把他拋入鼎中。鼎內早已灌滿滾油，方英傑隨油波上下，皮肉焦灼，痛徹連心，一會連肺腑也似乎燒焦了，他但望自己速死，免受這等慘痛，但無論如何也沒死去。

約莫三個時辰，正當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際，巨爪又以巨叉刺入其背，取其出來，摔於堂上。

王者又撿册籍，又發怒道：「誤國害民！當受刀山之罪！」

巨爪把方英傑提了起來，一直向前走去，來到一座山前，只見山上峻峭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山上有數人被利刃刺着腹部，呼號之聲，慘絕心目。

巨鬼怒喝，方英傑速速上去，方英傑大哭退縮，巨鬼以巨錐刺他的後腦，方英傑痛極乞求，巨鬼不但沒半點可憐，更發怒吼，把方英傑凌空提了起來，向刀山上猛地拋去。

方英傑自覺身處雲端，暈然之際，身子已落於刀山之上，刀刃交刺於胸腹之間，痛苦之狀不堪言述。

一會後，他的身子漸重起來，身

上的刀孔亦漸漸擴寬，突然脫落，四肢如尺蠖，屈就於堂上。

王者又命人計其生平貪贓枉法的金錢數目。馬上便有人手握算盤計算起來，隨即喊道：「共計三百二十萬兩。」

王者道：「他既積來，便讓其自食其果好了。」

馬上有鬼卒把這些金錢投入爐鼎，用烈火燒熔，用勺灌入方英傑口中。

方英傑自覺倒下之鐵汁入膚盡裂，入喉嚨則肺腑在裏面沸騰不止，此時他有如萬死不得其死，天下最苦最慘之人，平日他嫌金錢太少，但此刻他卻但望一個錢也不要再多了。

他苦飲了半日，方才把他自身銀兩所熔的鐵汁飲完。

方英傑痛不欲生，不由大聲呼慘起來。

畢猴兒一聽，大驚道：「大師伯伯，不好了，英傑哥怎地又呼慘起來了？」

畢知僧肅然道：「呼慘之日，正是他已徹悟大是大非之時矣。」

兩人正說話間，突見方英傑已安靜下來，閉目垂眼，似乎在回味剛才那種慘痛之狀，他的額上，亦滲出汗水來了。

畢知僧知是現身相見之時了，便連忙一躍而起，向方英傑那面掠去，畢猴兒亦緊隨而至。

畢知僧趨近前去，柔聲慰道：「所歷莫非虛幻之景，方施主又何必如此執着了？」

方英傑怔了一會，才忽然道：「雖屬幻景，但何其慘烈！方某今生今世，當不敢或忘其中教訓矣！」

畢知僧微笑道：「若修德行仁，雖火坑中有青蓮，方施主又何必過於震懾？」

方英傑默默無言。

畢知僧深知他此時的心境，尚受方才所歷幻景所懾，便又忙道：「天欲成其大事者，必先勞煉其心智，於此一役，足抵佛家苦修十載，於方施主日後安邦治國、拯世救民，當有莫大裨益。」

方英傑歎道：「經此心靈磨劫，晚輩對於功名富貴，已感心灰意冷，富貴榮華不但是過眼雲煙，且猶恐身處高位，而不能善自處之，一旦墮入此萬劫不復之境，那所受之苦，斷非人所能忍，是故甚麼安邦定國，拯世救民，爲官仁政之說，晚輩深覺刺耳矣！」

畢知僧一聽，暗吃一驚，忙肅然道：「大丈夫敢爲人所不爲，只要心存一點正氣，牢記以仁義爲先，秉持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理，心智必堅，萬事上可對天，下可告地，無愧天地萬物，也便是了，方施主又何必心灰若此？何況你方氏一脈已與五鳳朝陽龍穴脈氣相匯，方氏一脈已受其蔭庇，於此時刻，又豈能中途退避，致立遭橫折，但望方施主三思。」

方英傑沉吟不語，良久方道：「晚輩剛才所歷幻景，何者是眞？何者是假？請大師明示，否則晚輩斷難從命矣。」

畢知僧忙道：「老衲願聽其詳。」

方英傑這才靜下心來，把所歷的幻景一一憶述，說到悲慘處，就連旁聽的畢猴兒亦唏噓不止，悚然自警。

方英傑末了道：「然則大師以爲，晚輩尚敢奢求麼？也未知其中眞假，也難辨其中是非。」

畢知僧沉吟半晌，方肅然道：「是眞亦假，是假亦眞，虛妄幻景，魔由心生，一切但看各人的心性如何罷了。方施主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玄機麼？」

方英傑慧根深厚，甫歷幻景，心智受懾，迷惑痴惘只是片刻之事，這時聽了畢知僧的禪機佛理，不由心中一動，暗道是啊，我方某人雖稱不上大智大勇，但那等罪惡之事，便殺了方某也不會去做，既然如此，又何必如此心驚。倒是其中所遇之事，委實詭異神秘。

方英傑這般轉念，神智頓復清明，他向畢知僧拱手謝道：「多謝大師提點，晚輩幾乎誤墮心魔之境了。」

畢知僧這才暗地鬆了口氣，心道方施主若不能由心魔幻景中跳出，那自己的一番心血便白費了。

畢知僧微笑道：「方施主不必客氣，但有不明之處，只管道出，看老衲是否可以替你解釋便了。」

方英傑心中果然仍有許多疑念，此時一聽便忙道：「晚輩剛才所見，娘親雙眼竟已復光明，未知是否眞有其事？」

畢知僧略一沉吟，便微笑點頭道：「龍脈之氣，貴在能與承納之人氣運相匯，一旦自身氣運與龍脈之氣相匯，則大者足以起死回生，輕者亦足以消災去邪，令堂雙目復明，小事而已，必可受其蔭庇。」

畢猴兒呵呵一笑接口道：「英傑哥放心，大師伯伯料事如神，他既說你娘親雙目已然復明，那便斷斷不假的了。」

方英傑大喜，忙向畢知僧謝了，接而又道：「晚輩在幻景中被五女所纏，均道天緣早定，皆以死明志，誓以晚輩爲夫，這到底是眞是假？晚輩自忖有一紅顏知己足矣，豈敢有負五女青春？請大師指點。」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方少俠所遇五女，老衲已盡知其詳矣。如何處之麼？老衲只問你，當你身入魔境，是否已不見了所遇的五女？」

方英傑吃驚的點頭道：「是啊，但晚輩剛才並沒細說其詳，大師怎會知道？」

畢知僧微笑道：「方施主命犯桃花七煞劫數，非賴五感之女化解不可，

因此五感之女一旦離你而去，你便立陷魔境而不能自拔，其中因由你還不明白麼？」

方英傑憶起幻景所見所歷，這才恍然悟道：「原來大師贈晚輩龍穴，又培育造就司馬樂兒等五感之女，全爲化解晚輩的桃花劫數，大師爲晚輩嘔心瀝血，費盡心血，這敎晚輩如何報答大師？」

畢知僧微笑道：「方施主不必客氣，實不相瞞，老衲此舉固爲施主，但亦爲武林安危，只要施主順其自然，迴應龍穴氣數，也便是了，餘則不必疑慮，一切老衲自有安排。」

方英傑心道五鳳朝陽龍穴眞的如此厲害？若依幻景所歷所見，我的一生榮辱，豈非均已註定了麼？不但娘親雙目可以復明，而且方某人竟有五位紅顏知己。這莫非眞的是「五鳳朝陽」麼？

方英傑心中疑慮尚潛在，但也不便再向畢知僧探問了，於是無奈的點頭道：「是，晚輩遵依大師安排便了。」但方英傑心內却暗道：雖然我或有五女之緣，但結合與否，決定在我，只怕人算當勝天算亦未可預料。

方英傑暗地打定主意，日後把穩心性，擇一而終也便是了。因此也就不再疑慮，一切聽其自然便了。

＊　＊　＊

不久，江湖哄動，因爲不少武林世家，他們的子弟輩中，但凡年輕英俊的男子，紛紛被妖女迷惑而死。

每一位死者臉上均保持着臨死前一刻的表情，這種表情分別是喜、怒、哀、樂、痴。

武林各派四出偵查，欲尋仇家，但均一去無回。年輕英俊的男子倒有屍身顯露，臉上的表情均呈喜、怒、哀、樂、痴五種神色；年老或相貌醜陋的男子，則連一條頭髮也沒留下。

神秘詭異，刺激香艷，來無踪，去無跡。

武林各派束手無策，名門世家驚惶失措。

此時羣豪均想到一位高人，深知這位高人是唯一可以破解這個武林大奧秘的人選，除他之外，這一場武林浩劫，簡直救無可救。

這位高人就是畢知廟的畢知僧。

羣豪結盟，大舉上武夷山九松嶺，冀求尋着畢知僧，向他求示眞相，請他大發慈悲，出面領袖羣雄，拯救武林英傑，化解這一場已然降臨的武林浩劫。

羣雄在武夷山轉遍九曲十三彎，卻無論如何也尋不着九松嶺畢知廟，至於畢知僧本人，那就更如鏡中花、水中月，無從尋覓了。

羣雄更感惶恐，不知如何應付這一場詭異神秘刺激香艷的武林浩劫。

羣雄並不知道，唯一可以化解這場武林浩劫的人，卻恰恰碰上他命數中桃花七煞的第二次劫數。

此時畢知僧已率徐喜鵲、陳痴雁、方哀鴻、蕭怒鷹等四女，從哀鴻嶺移師上火陽峯，傳授佛家收攝心性、以靜制動的神功。

方英傑則與畢猴兒一道，先行出發，偵查火焰門的秘密巢穴。

原來火焰門正是當年的火焰仙子所創。

火焰仙子當年與獨臂神尼本是一對好姐妹，但不幸兩人同時愛上一位武林英俊。這位武林英俊便是當年的天游大俠吳正理，而吳正理正是畢知僧當年的俗家姓名。

當時畢知僧——吳正理，在武夷山小桃源築居苦練「天游神功」。

火焰仙子與獨臂神尼結伴雲遊，這一天恰好抵臨小桃源峯，霎時兩人均被小桃源的景色迷住了。

但見疾流奪谷而出，沿澗入谷里許，突見亂石塞谷斷流，有巨石相倚成洞，曲轉而上，上有石門刻字道：喜無樵子復觀弈，怕有漁郎來問津。

火焰仙子與獨臂神尼目睹石門上刻字，但感筆力雄健，意味深長，而且均以指力刻上，顯見刻字題字之人，不但武功蓋世，而且文才驚世，必是武林的一位不世奇才。

火焰仙子與獨臂神尼二人當時均覺芳心一動，心內均萌渴盼與這位奇人相見的強烈慾望。但女孩兒家心事，碰上這等私情隱衷，那是決不會透露的。

兩人相視一笑，便決然的走過石門，但見前面豁然開朗，四山環繞中有田園十數畝，有廬舍、桃園、竹林、石池、小澗，乍一回頭，更覺似無來處，好一座洞天福地小桃源！

兩女正暗自神往，忽地破空聲嘯鳴，響聲未絕，一團白色人影，便如天上飛鴻，在半空中迴旋一周，然後疾降而下，穩站在兩女面前。兩女心中均暗道：單憑這一手絕世輕功，便足以傲視武林了。

兩女再向白衣人一看，芳心更不由突突一跳，女兒家的春心不由便被強烈的撥動了。

原來白衣人竟是一位年方三十許的男士，但見他面如朗月，雙目神光閃灼，恍似天外飛來的英豪！他便是天游大俠——吳正理。

吳正理定睛向兩位姑娘一瞧，便拱手道：「請問兩位姑娘，爲何擅闖在下所築的小桃源居？」

火焰仙子美目一閃，便凝在吳正理身上，眼神熱烈如火，喃喃道：「好輕功！好英俊！好文才！好功夫……當今世上男子的優點，爲何全集於你一人身上？」

獨臂神尼卻含羞脈脈的一笑，向吳正理一瞥，這才道：「我姐妹不知這是大俠的仙居啊，請大俠原諒誤闖之罪，但這小桃源果然是人間仙境，人見人愛啊！」

吳正理但覺這兩位女俠，一位熱

情如火，一個溫文爾雅，各有所長，但都一般可愛。

自這一天相遇，日後便常來常往，後來，吳正理發覺，兩位姑娘均愛上了他，他一時間亦不知如何取捨。

就因爲吳正理這一猶豫不決，便種下情殺的禍根。

不久兩女爲爭他，竟私下決鬥，獨臂神尼與火焰仙子的功力相若，但她心性文雅，出手不如火焰仙子狠辣，因此在一百招後，獨臂神尼的左臂便被火焰仙子削掉了，眞正成了獨臂神尼。

獨臂神尼含羞忍恨不辭而別。吳正理此時才發覺自己眞正喜歡的是獨臂神尼，他怒斥火焰仙子，發誓永不與她相見，然後四出尋訪獨臂神尼的踪跡，但遍尋不獲，吳正理痛苦萬分，但也無可奈何。

吳正理經此打擊，心灰意冷，頓覺悟前非，深感情之害人，簡直無可抗拒，於是便轉投空門，在崑崙山遇到一位佛門高僧，傳授他畢知神功以及尋龍堪輿兩大絕學，並贈其名號曰：畢知僧。

畢知僧作夢也想不到，他當年種下的情孽，在幾十年後，竟惹出一場慘酷的武林浩劫，火焰仙子一怒之下創立火焰門，發誓殺盡普天下年輕英俊的男子，她手下除善使蠱毒的大弟子艷桃姬外，尚有五大弟子，各擅喜、哀、怒、痴、樂五種迷惑男子的本事。

火焰門的人行踪詭秘，美麗絕倫，善使妖術迷心，武功又極高，因此防不勝防，特別是武林各派的年輕男子，只要稍動色心，便必定難逃被迷陽脫而死的厄運。

武林各派起初因面子上過不去，畢竟門下的弟子是因色慾而喪生，說出去顏面上不好看，因此隱隱不發，只是暗中偵查，豈料所有派出去偵查的人，亦全部有去無回。

武林各派這才震驚起來，深感若不把眞兇剿滅，武林勢將永無寧日。於是才互通訊息，秘密結盟，聯手對付眞兇，但可惜直到此時，羣雄尚不知道，這一切均是火焰門所爲。

此時，方英傑與畢猴兒分頭偵查，方英傑終於在武夷山雲窩峯，發現火焰門的行踪。

但就在此時，方英傑已被火焰仙子的四徒「怒妖」發覺了，「怒妖」趁方英傑不認識她，在言談中引發方英傑的「怒性」，令他狂怒不止，眼看就要爆血脈而亡。

幸而此時在千獨峯學藝已成的司馬樂兒及時趕到，破解了怒妖的「怒火惑心術」，於千鈞一髮之際，救了方英傑。

方英傑和司馬樂兒趕回火陽峯，向畢知僧報訊。

畢知僧推算一番，便決然道：「可矣！方少俠的桃花七煞劫數已引發，消滅火焰門，消弭武林浩劫的時機也來到了。」

畢知僧於是主動現身，與江湖羣雄見面，然後率方英傑，以及陳痴雁、方哀鴻、蕭怒鷹、司馬樂兒等五感之女，連同畢猴兒及羣雄，大舉向火焰門進攻。

火焰仙子毫不畏懼，她排出了喜、怒、哀、樂、痴五大惑心大陣，分由喜妖、樂妖、怒妖、哀妖統率各陣，以待羣雄來犯。

羣雄有些不知厲害的，急於替自己門下弟子報仇，不待畢知僧解釋明白，便羣起向火焰門進攻。

豈料數十羣雄，甫入五大陣中，便中了五大女妖的惑心大法，個個狂喜、狂怒、狂樂、狂哀、狂痴而出，如痴如醉，敵友不分，反而出手傷了數十羣雄。

畢知僧大吃一驚，不知所措，此時幸而方英傑挺身而出，先率方哀鴻破火焰門的樂妖陣，方英傑雖然被樂妖誘發桃花劫數第三煞，但幸而方哀鴻已承受「哀鴻龍穴」的蔭庇，不哀則已，一哀驚天動地，竟把邪法高深的「樂妖」亦逗得放聲痛哭，她的「樂心妖術」便不攻自破。

方英傑不想這「樂妖」再復甦而害人，便猛揮寒霜劍，把「樂妖」一劍削爲兩截。

說也奇怪，「樂妖」大陣一破，羣雄中狂樂的人便立刻醒覺，不再相互仇殺，樂極生悲。

然後方英傑又再率蕭怒鷹，破喜妖的「喜歡大法」，因蕭怒鷹的相助，化解了自身桃花劫數的第二煞，破了喜妖的「喜歡大陣」。

方英傑再與徐喜鵲一道，破了火焰門哀妖的「哀迷大陣」。

羣雄中，被喜妖、樂妖、哀妖、怒妖所惑的人，均先後盡復清明。

剩下一個「痴心大陣」，卻就連畢知僧這位高僧亦大感爲難，因爲他亦着了「痴心」所惑，才惹出這場禍端，他委實不敢再去面對眼前這「痴心大陣」。

此時陳痴雁卻痴痴的一笑，道：「大師！你忘了痴雁兒乃受痴雁穴蔭庇麼？」

陳痴雁一言提醒畢知僧，他不禁微微一笑道：「是極，是極，痴雁龍脈蔭生的痴雁兒，豈同凡響？好，陳姑娘便與這痴妖去鬥痴一番吧！」

於是方英傑與陳痴雁一道步入「痴心大陣」，痴妖果然厲害，她的「痴迷大法」，竟誘發了方英傑的痴心，他心中但覺與五妖之女難分難捨，甚麼武林正道，行俠仗義，拯世救民，安邦定國的雄心壯志拋到腦後去了。

幸而陳痴雁的痴性一發，比痴妖更痴，終於令方英傑回心轉意，不再痴迷五妖，這一來，痴妖的痴心大法也便立刻灰飛煙滅，方英傑也終於安穩過了桃花大煞劫數中的第六煞。

此時火焰仙子的大弟子艷桃姬親自出馬，誘發方英傑體內的「飛蝶蠱毒」，被艷桃姬誘到一山洞中，正寬衣解帶，欲與方英傑成其好事之際，艷桃姬卻發現了方英傑身上的丹丸，那是畢知僧贈給方英傑的救命丸。

艷桃姬知是稀世寶物，也不管三七廿一，便把三粒救命丹丸吃了，豈料這些救命丸因而觸發了艷桃姬體內潛伏的「善根良性」，她因而大悟前非，竟以「飛蝶蠱解藥」餵方英傑服下。

方英傑恢復神智，以獨臂神尼的寒霜劍法令艷桃姬折服，終悟「邪不能勝正」的道理，便不再留戀火焰門，獨自溜走，日後在江湖上也就失去她的踪跡了。

火焰門至此已被瓦解大半，火焰仙子氣恨極了，便不惜犯險親自出馬，以大妖法欲逼方英傑和五感之女改變心思，逼五感之女反叛方英傑。火焰仙子深知，方英傑全靠五感之女相助，才有如此威力，只要逼五感之女反叛，要除方英傑也不太難，而方英傑一除，其餘的便不足爲慮。

火焰仙子此時尚不知畢知僧在暗處策劃調度，但就算畢知僧插手也嚇不倒她，因爲畢知僧當年曾發誓永不與她相見，他若一露面，他的誓言也就破了，因此火焰仙子有恃無恐。

誰知火焰仙子用盡妖法相逼，五感之女對方英傑卻死心塌地，赤誠團結，彷彿天早註定，方英傑是她們的主人似的，火焰仙子用盡絕招妖法，均無濟於事。

最後火焰仙子在五感之女與方英傑的猛烈反擊中，不由漸而醒悟：情之一物，害人不淺，爭不如棄，棄不如服，服不如化，化不如用，彼此共用，那情之一物，也就少殘酷紛爭了！

火焰仙子徹悟前非，登時把所佈妖法撤去，向方英傑及五感之女留話道：「若遇畢知大師，請代爲轉告，火焰門從此絕跡，世上也再無火焰仙子。」

火焰仙子說罷，突地身化熾熱烈風而去，眨眼無影無踪。

方英傑和五感之女這時才明白，憑火焰仙子的功力，她若存心與羣雄火併，就算最終可以把她消滅，但羣雄亦必死傷殆盡，難得她在最後關頭大徹大悟，武林這才免了一場血雨腥風。

當下火焰門既滅，羣雄紛紛向畢知僧、方英傑等拜謝。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你等可知，爲甚麼羣雄武功絕高者大不乏人，卻不能剿滅火焰門，但方少俠和五女出手，就把火焰門一舉瓦解麼？」

羣雄均感迷惑，均道：「大師眞知卓見，請示其詳。」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這便是五鳳朝陽龍穴的驚天威力啊！」

當日武夷山雲窩峯一役，消滅了爲害武林的火焰門，日後方英傑果然無奈，與五女結合，難得的是五女不分大小、甘心情願以姐妹相處，方英傑以逃婚入武林，卻以艷福齊天，共娶五女爲妻告終。

幾年後，方英傑更與五女一道，破了入侵國土的强敵，被朝廷拜爲兵馬大元帥，從此督率朝廷兵馬，勵精圖治，老百姓着實過了幾十年太平安樂日子。

這段武夷山尋龍堪輿的佳話，便一直留傳下來了。

至於畢知僧身邊的畢猴兒，日後在尋龍堪輿道上有甚麼驚人奇遇？這是「尋龍奇俠列傳」的另一個新故事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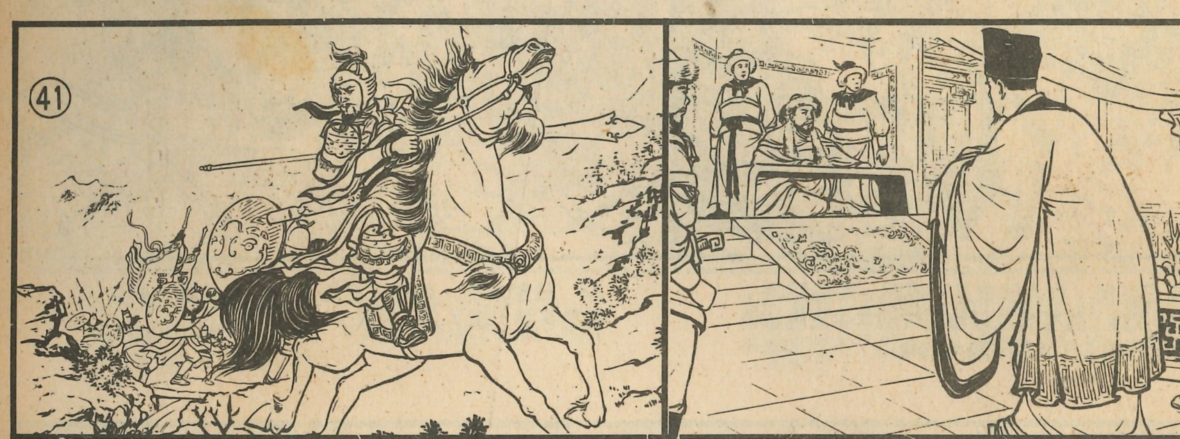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四十四

鐵籠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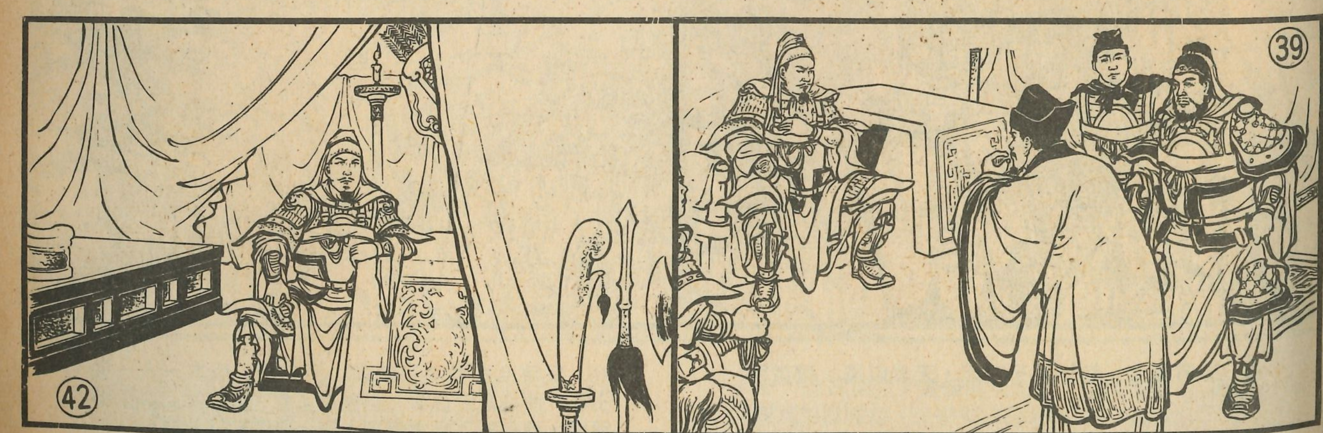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37 姜維聽了，連連點頭，便派郤正做使者，帶了金珠、錦緞，去連結羌人。



38 郤正見了羌王，送上禮物，說明來意。羌王一口答應，約定出兵五萬，在南安郡下與蜀軍相會。



39 姜維得到郤正回報，十分高興，便傳令拔營，進取南安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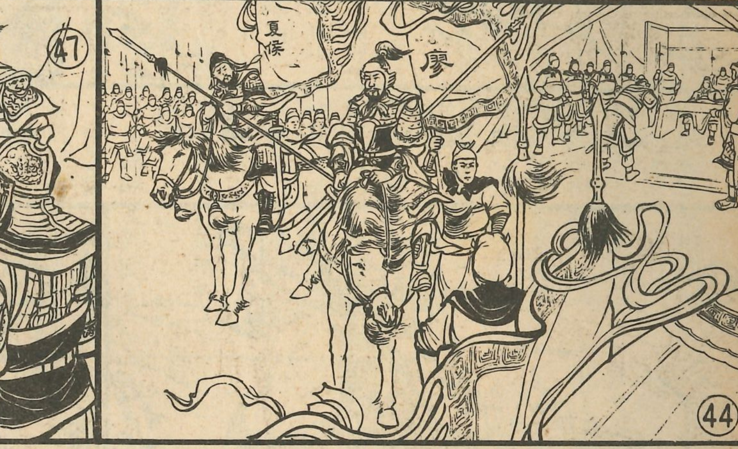
40 那時，司馬昭已經令猛將徐質爲先鋒，來救南安。兩軍在董亭相遇，蜀營中廖化出馬，被徐質一陣殺敗。

41 魏兵排山倒海般衝來，蜀兵抵擋不住，敗退了三十餘里，才把陣腳穩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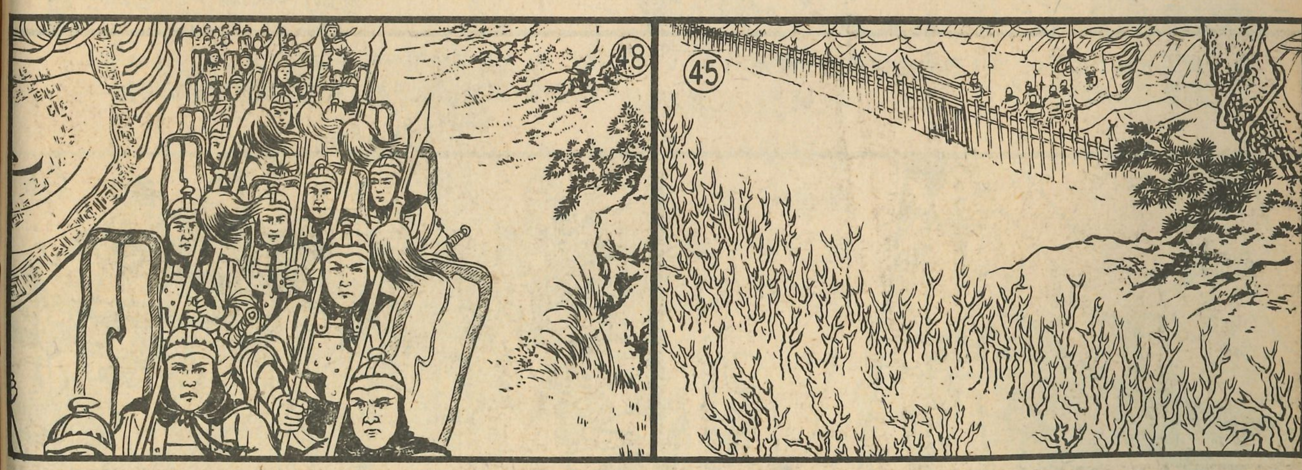
42 姜維安下了營，回到帳中，細想破敵之策。想到半夜，有了一條妙計。



43　他把夏侯霸請到帳中，細細說了計策。夏侯霸大喜道：「司馬昭用兵，最愛斷人糧道，用此計誘他，不但可斬徐質，連司馬昭也逃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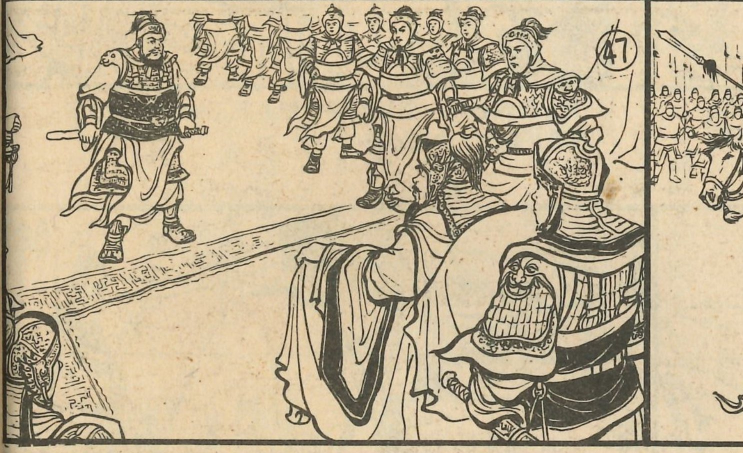


44　商量停當，姜維升帳發令，令夏侯霸、廖化、張翼各帶人馬，分頭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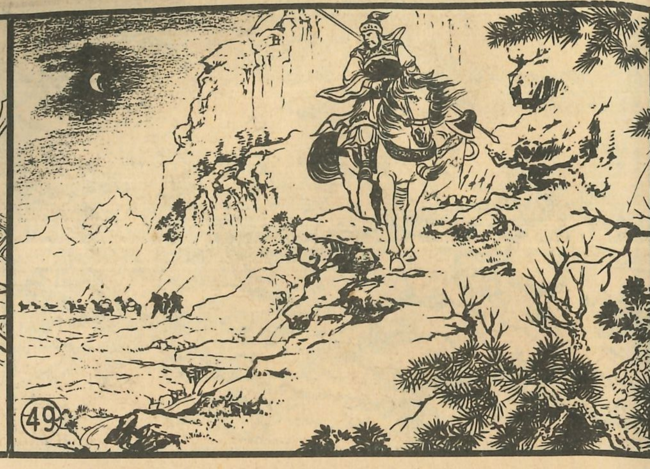
45　又傳令各營：只許守，不許戰，倘有一人一馬出寨，便按軍法從事。各營得了令，便在路上撒下鐵蒺藜，寨外安下重重鹿角，閉上營門堅守起來。

46　徐質連日討戰，蜀兵只是不理。他領軍衝到營前，又被亂箭射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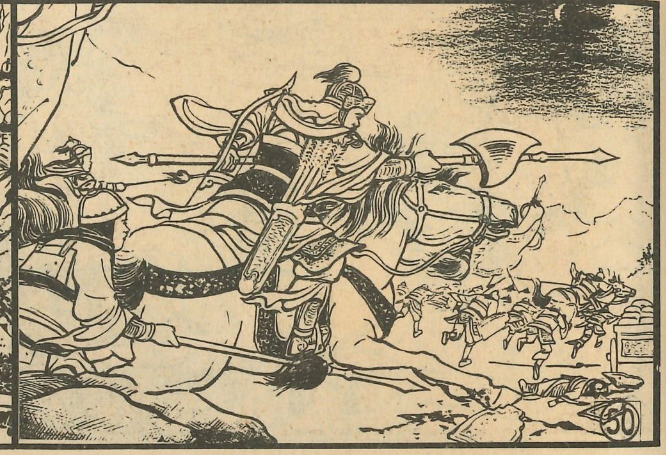


47　徐質沒奈何，收兵回來見司馬昭。司馬昭道：「剛才接到探報，說蜀兵在鐵籠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將軍可帶五千人馬截斷他的糧道，不愁蜀兵不退。」

48　徐質領命，點起五千精兵，天黑以後，繞道往鐵籠山。



49　月光下面，看見有二三百個蜀兵，趕着一百多頭木牛流馬，正向蜀營緩緩走去。



50　徐質一聲號令，魏兵吶喊衝出，攔住了運糧兵。蜀兵慌了手脚，木牛流馬又走不快，只得丟下糧草，四散走了。



51　徐質抓住了幾個蜀兵盤問。蜀兵告道：「奉令運糧到前面糧倉，十來天已經屯積了一月的糧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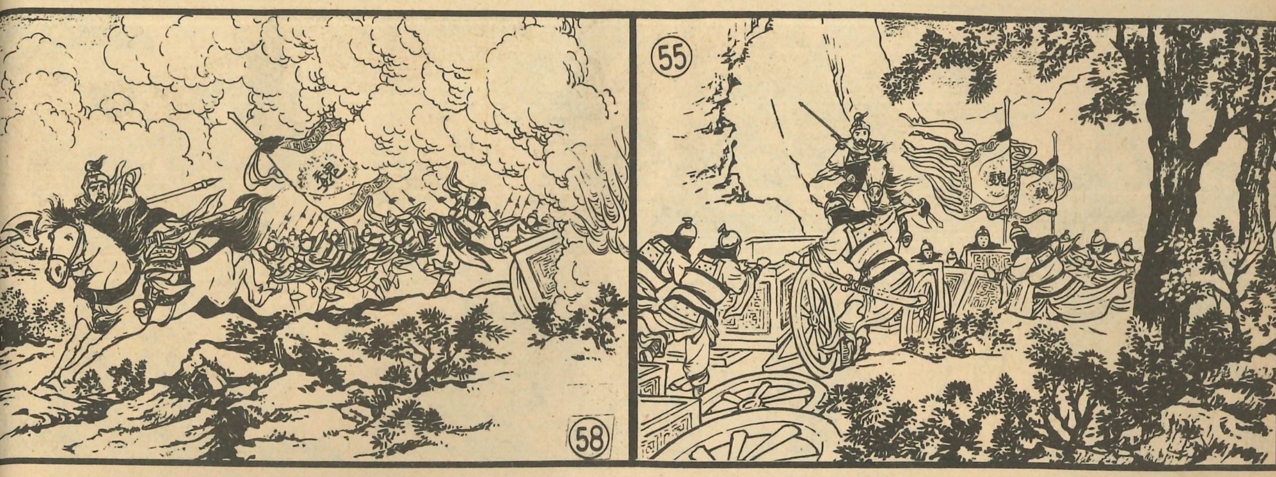


52　徐質想了一會，決定自帶一半兵去奪取糧食，分一半兵先把木牛流馬趕回魏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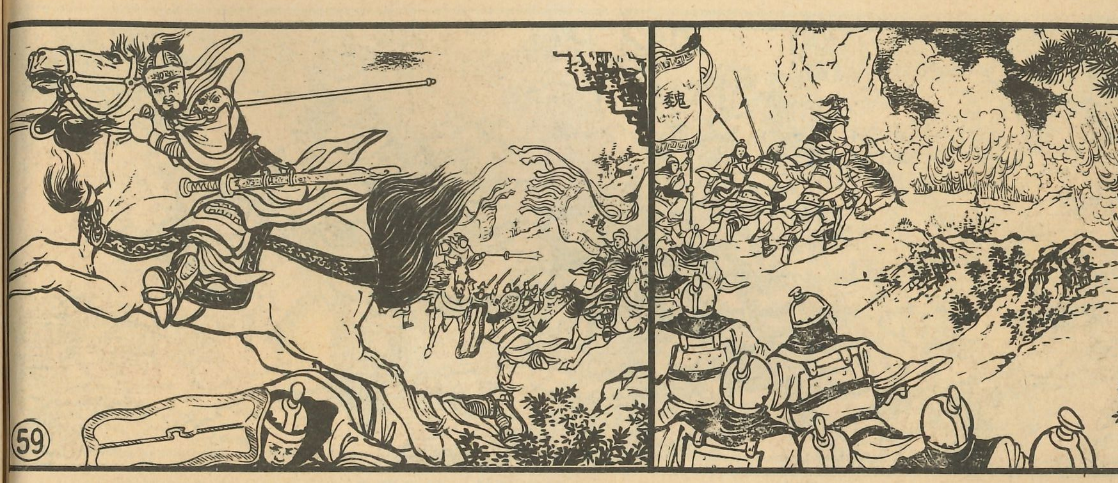
53　那一半魏兵趕着木牛流馬，走進一道山溝，忽見山林裡湧出一片火光，有無數蜀兵殺了出來。當先一員大將，正是夏侯霸。

54　魏兵進退無路，都下馬投降。夏侯霸令蜀兵押了，連木牛流馬一齊從小路送往蜀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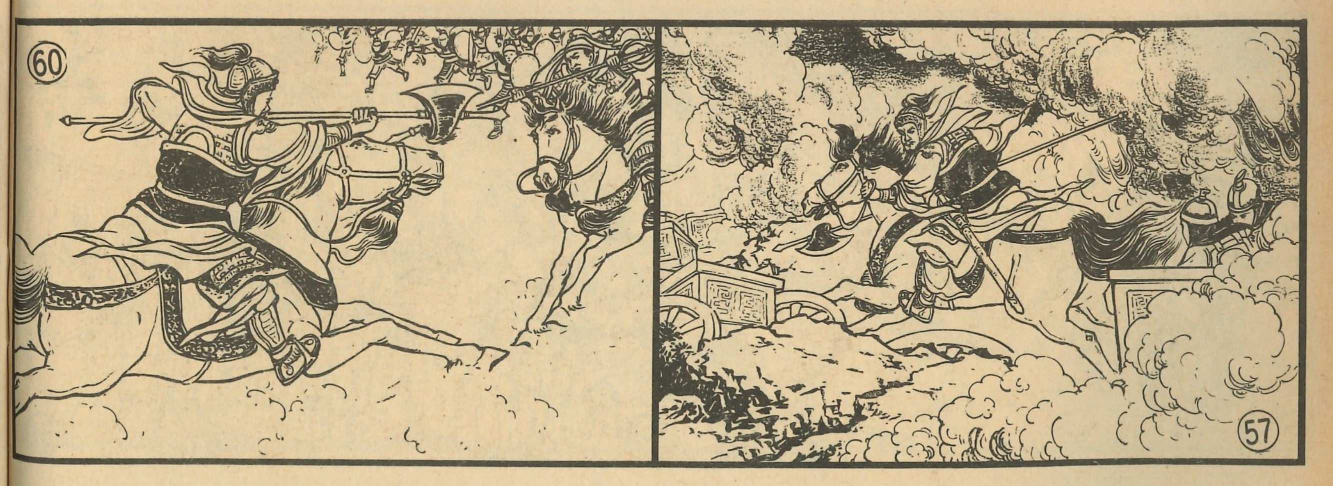
55　再說徐質自帶一半兵往糧倉來，走了數里，蜀兵丟下車仗把路塞斷了。徐質令兵士下馬，搬開車仗。

58　徐質知道中了計，令兵士們冒着烟火，搬開車仗，飛馬衝出，只見左右兩路火光隨風刮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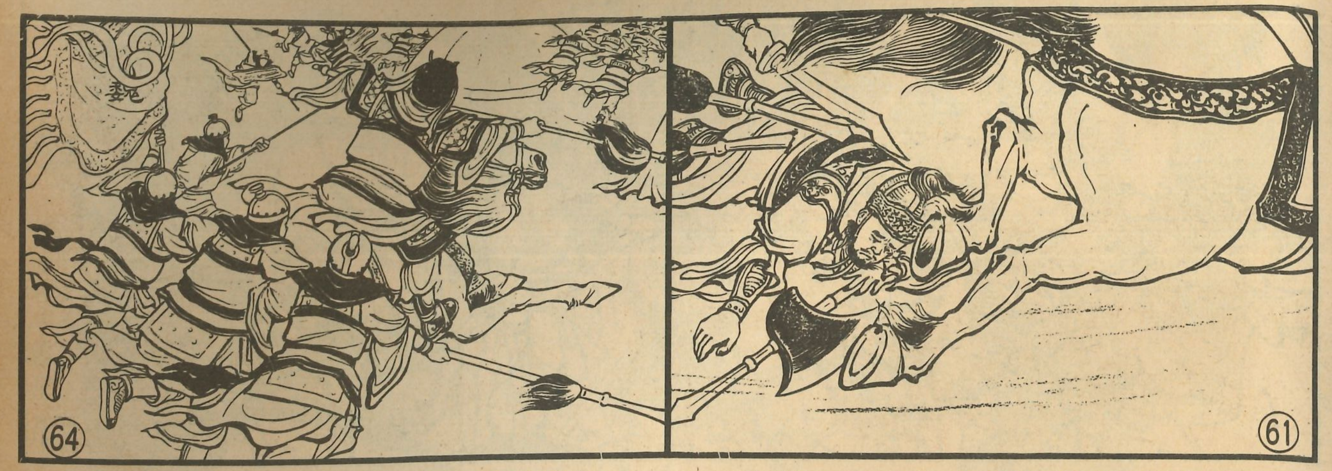
56　又走了數里，只是找不到糧倉。徐質正在懷疑，忽聽見一聲炮响，兩邊山林中一齊起火。

59　左邊的是廖化，右邊的是張翼，把兩千五百魏兵圍在中間，大殺了一陣。徐質只剩下單人匹馬，衝出了重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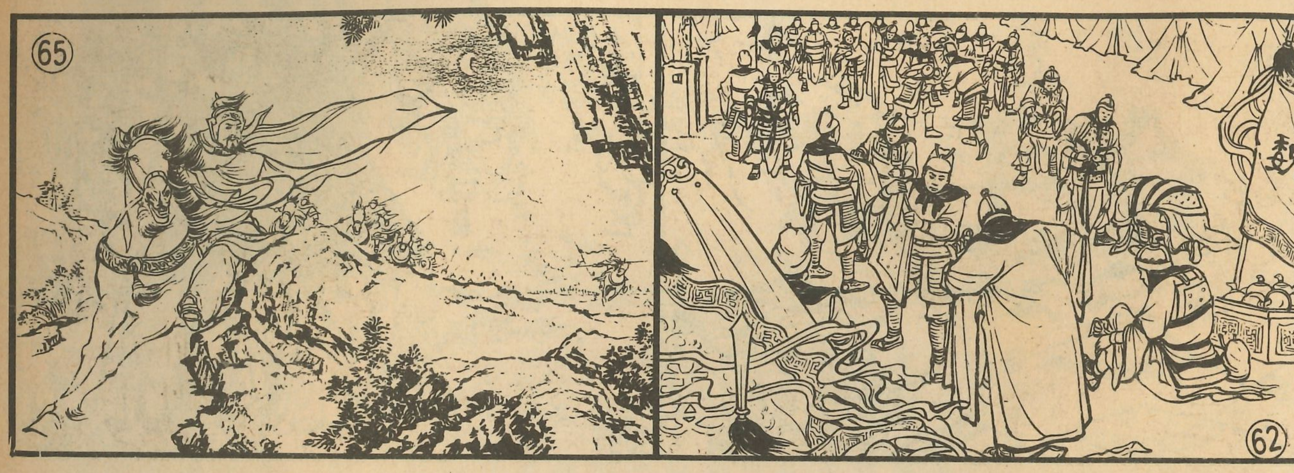
57　徐質大驚，慌忙領兵退走。轉過山脚，前面又被車仗塞住了去路。

60　正在奔走，前面殺出一支蜀軍。火光中，姜維躍馬橫槍，直取徐質。



61　徐質不敢迎戰，勒馬回走。姜維馬快，趕上一槍，刺倒了徐質坐馬。徐質撞下馬來，被蜀兵亂刀砍死。

64　這支兵進了營門，便吶喊、放火、亂砍亂殺起來。魏營中頓時亂成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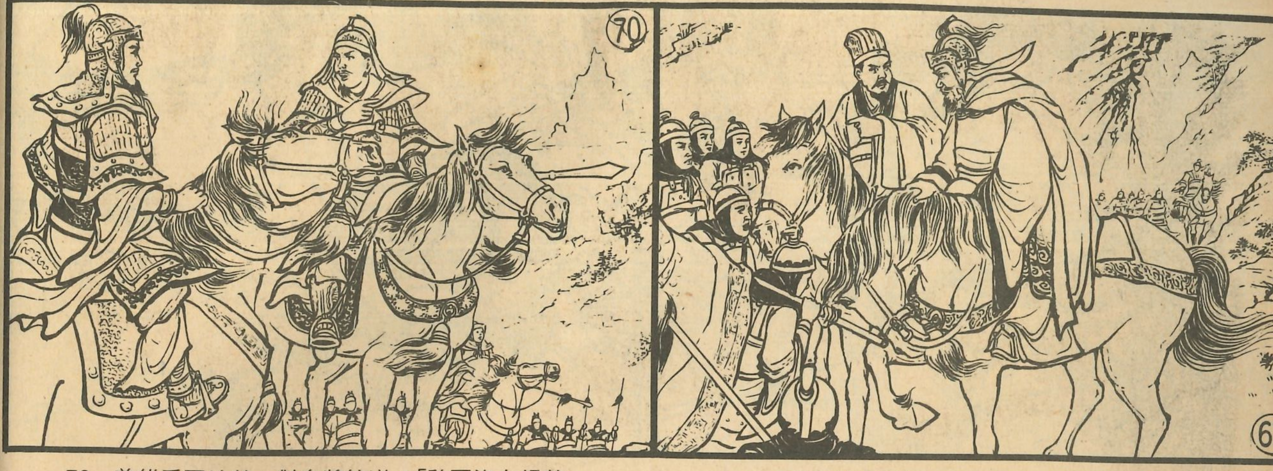
62　姜維收兵回營，會見了夏侯霸，便教蜀兵換上了魏兵的衣甲，打起魏營旗號，跟夏侯霸去照計行事。

65　司馬昭聽到喊聲，剛要令人探聽，蜀軍已從四面殺來。他慌忙上馬，棄寨奔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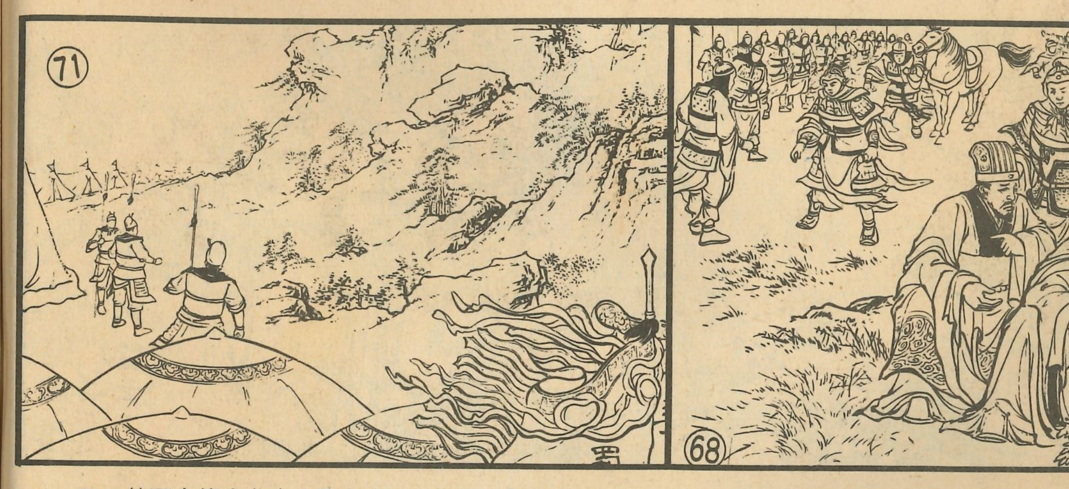
63　夏侯霸領了這支兵，從小路來到魏寨。魏兵見是本部兵馬，便把寨門打開了。

66　前面廖化殺來，後面姜維的軍馬又到。司馬昭領了殘兵，東衝西突，找不到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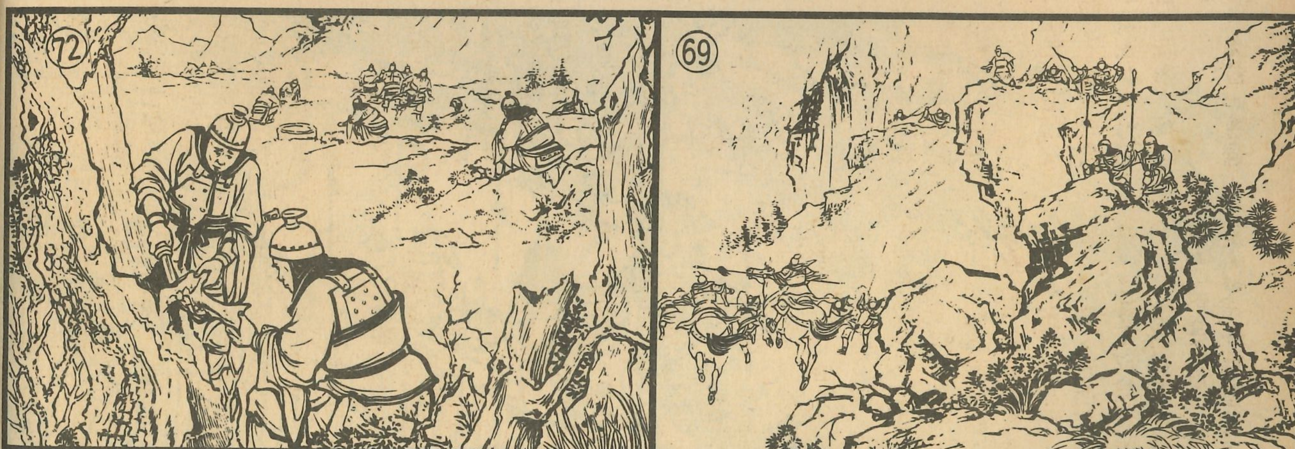
67　主簿王韜道：「大都督且上鐵籠山，待天亮以後再說。」司馬昭眼看無路可走，只得下令上山。

70　姜維看了地勢，對衆將笑道：「魏軍沒有糧草，十天便餓死了。從前諸葛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馬懿，是一件恨事，今天司馬昭却休想逃出鐵籠山。」



68　司馬昭令兵士守住隘口，自己就在亂草中坐下來歇息。聽見山下蜀兵喊聲震天，禁不住顫抖起來。

71　他下令停止進攻，只在山口紮下營，嚴防魏兵衝突，準備把司馬昭困死在山上。



69　這鐵籠山，上山只有一條路，四下都是懸崖削壁，攀登不上。魏兵守住了路口，蜀兵衝了幾次，衝不上去。

72　司馬昭手下還有六千人馬，隨身帶的糧食，不到兩天就吃完了。只得挖些草根，剝些樹皮，勉强充饑。

（待續）



湖海軼事奇聞錄／麥　菁・文
可　飛・圖

殺手令

無影刀法報血仇　侍衛奉令擒欽犯

那是一個深秋的午後，滇西尖高峯山上，楓林樹葉，其紅如血，再加上一抹夕陽斜照，把半邊山麓也映紅了，構成一幅天然的圖畫，可是這個時候，山坡上的九曲山莊裡的四個武林人，卻沒有心情欣賞這一幅天然美麗的圖畫，他們都以緊張的心情，在擔憂自己的生命。

原來這四個人，年紀最輕的是吳三桂姪兒吳雄虎，他知道吳三桂兵敗將亡，清廷在派出大內侍衛雷多祿追殺他，說不定就在此刹那間便趕到這裡來，因此神色緊張，憂心如焚，他的手按着那刀柄，作格鬥的準備。

可是站在他身邊的老劍客——密西郎，卻口吸旱烟管，藉着嬝嬝的烟圈，來和緩他之緊張心情。

這四個如喪家之狗的武林人，全都是吳三桂的驍騎將校，如果吳三桂不是兵敗將亡，他們不會逃到尖高峯的九曲山莊來。

就在此時，突地裡，一團白色影子在血紅的楓葉樹林中疾馳，密西郎目光銳利，已看出這一團白影是一騎人馬了，他駭叫一聲：「不好了，雷多祿……」

話未說完，一股尖銳的聲音已從遠處傳來，一字一句的說：「弟兄們當心，這四個吳逆的餘孽就在這裡，王爺的『殺手令』，要把他們四顆人頭砍下來，不能殺少一個。」

這幾句話，以尖銳的聲音，透過楓樹林傳到來，少說也有十多丈距離，而每一字每一句，都說得異常清楚，不用猜，這是氣功最上乘的「傳音入密」功夫了，當代武林人能用「傳音入密」功夫，而又能傳到這樣距離的，實在罕見。

因此，老劍客密西郎着了慌，本能地一躍竄出莊門之外，腰間長劍也就刷的一聲，拔劍出鞘。

密西郎拔劍躍出，吳雄虎也就緊隨其後，拔出腰間柳葉刀，想和密西郎聯手抵抗敵人，但突然有一人橫伸一臂把他攔住。

吳雄虎一看，不是別人，是金龍劍客施康，不禁愕然問道：「你爲甚麼阻止我？」

施康凄然的答道：「我不能不阻止你，吳三桂兵敗將亡，生死不明，你是他的姪兒，如果也死在雷多祿手上，恐怕吳氏宗嗣從此絕後了。密西郎已拔劍而出迎敵，還有我和青蛇劍客史永在這裡抵擋，你何不從後門逃去呢？保全吳氏一脈要緊呀！」

施康話才說完，莊門之外金鐵交鳴，一個高瘦身材老人，騎着白馬，渾身上下穿着白色衣服，手持大砍刀，已和密西郎格鬥，刀挾風雷之勢，銳不可當，密西郎一口長劍，遮攔架格，祇守不攻也抵擋不住。

吳雄虎認得這個老人就是奉了「殺手令」的雷多祿，這一驚非同小可，但是，更使他驚悸的，不到十個回合，

密西郎慘叫一聲：「哎喲！」頭部已被大砍刀砍下，一股鮮血從脖子中噴了出來，血花四濺。

吳雄虎看至此，本來想拔刀上前，但施康突然地一掌向他迎面推來，把他推得脚步踉蹌，一連退了七八步。他明白施康這樣動作是催他立即逃去，於是，他藉着這一推之勢，就地一滾，再滾出兩丈開外。

說時過，那時快，吳雄虎才滾出兩丈開外，雷多祿已提刀躍馬闖進來，金龍劍客施康、青蛇劍客史永的兩口長劍翻飛，施展出他倆的「龍蛇劍法」，端的是龍蛇飛舞，兩劍交騰，幻成兩條匹練似的劍光，鏗鏘之聲不絕，把雷多祿的大砍刀擋住，展開置生死於度外的決鬥。

吳雄虎看得分明，施康、史永雖然雙劍合璧，招招連環，雷多祿的大砍刀仍然兇猛如虎，追上逼下，不爲兩劍所纏，鬥下去，這兩個大名鼎鼎的龍蛇劍客非死在大砍刀下不可。

吳雄虎眼見心驚，那還敢看下去，於是立即倉忙逃去。沿着甬道往後走，但是，雷多祿「傳音入密」之尖銳聲音却聲聲刺耳，尖聲叱喝道：「逆賊，你往那裡去，王爺的『殺手令』下，你還想保存人頭麼？」話剛說完，青蛇劍客史永已中刀倒地，血花四濺，腦袋滾出六七尺之外，鬚眉翕張，死狀甚慘。

吳雄虎見到此情景，三魂七魄也嚇掉了一半，因爲雷多祿的確刀法如神，刀刀砍下盡是砍腦袋的刀法，密西郎被他劈了頭，史永一樣被他斬下首級，剩下來的金龍劍客施康，自然也抵擋不住了。

可是，施康雖然抵擋不住，但却作殊死戰，迭出險招，口中却高聲呼叫吳雄虎，趕快逃命爲要。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吳雄虎縱然有天大膽子也不敢躭擱，眼看着施康在拚命苦戰，性命岌岌可危，他那還敢逗留，三步併作兩步走，一溜烟似的奔向後門，但說時遲，那時快，當他走至甬道末端時，陡聞施康哎喲一聲呼叫，他本能地回頭一望，啊！施康這顆人頭，已隨着刀光一閃而離開脖子，血淋淋的飛出莊門之外。

吳雄虎祇望施康抵擋多一陣，好從後門逃走，如今施康死了，雷多祿又已提刀追來，其疾如飛，施展出陸地飛騰的輕功提縱本領，脚不點地的追進甬道來，吳雄虎這一驚非同小可，急急逃走。

九曲莊是一片巨大的莊院，往日婢僕如雲，祇因清兵已攻陷昆明，前頭部隊已到騰衝縣城，所以莊中人都逃避兵燹去了，所以此刻寂然無人，但是，這一條甬道很長，少說也有四丈多，吳雄虎走在前頭，雷多祿追在後面，像如流星追月一般，雷多祿脚底下甚快，距離逐漸縮短，在趕到後門的當兒，已趕上了吳雄虎了，大喝道：「逆賊。」

手起刀落，刀風呼地一聲，劃出半個圓弧，把吳雄虎上半截身子，籠罩在刀風之內。

如果雷多祿要結果吳雄虎性命，這一刀劈下，早已將吳雄虎的腦袋劈爲兩爿了，但他偏要賣弄他的殺人本領，刀不直劈下來，半途中劃出圓弧，要從脖子間砍去，完整的斬下吳雄虎之首級，因此，慢了一些，吳雄虎才能就地一滾，滾出刃風之外，饒是如此，頭頂的帽子已給刀鋒斬下，斷髮颯颯墜了下來。

吳雄虎雖然避過這一刀，却已亡魂喪膽，身子不停的打滾，幸虧他這一手「地堂功」滾得快，滾出後門，刻不容緩的逃出了雷多祿之刀風範圍。

但是，就在他逃出後門的當兒，突然間有人大喝一聲，人從暗處躍出，迎面一刀扎來。

吳雄虎眼明手快，見來人翎頂輝煌，是個滿清的武官。他橫刀往外一劈，身子凌空飛起，從來人的頭上竄了過去。

吳雄虎這一招「猛虎跳欄」，僥倖地跳出重圍，但是祇竄出了後門一丈左右，另一個穿藍翎侍衛官服的大漢，已從馬上打出二隻金錢鏢，快如流星。

吳雄虎不愧是吳三桂麾下的驍騎將校，在如此危急之際，還能裝蒜，一聲悶哼，詐作中鏢倒地。

時在倉猝間，他中不中鏢，這個藍翎侍衛沒有看得清楚，祇道他已受了重傷，躍馬奔前，提刀便剁，想斬下吳雄虎人頭，誰知毫光一閃，吳雄虎已將抓住了的金錢鏢扔出，正好打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雷多祿看見吳雄虎發鏢時，這個藍翎侍衛已經中鏢墜馬，吳雄虎騰身一躍，跳上馬鞍，雙腿一夾，策馬飛馳，豁喇喇的向山麓的峭壁疾奔，雷多祿輕功雖好，但追不上這匹戰馬的脚程，祇好邊追邊叫：「弟兄們，快追上去，姓吳的欽犯逃上峭壁去了！」

雷多祿此次到九曲山莊來追殺吳雄虎等人，帶來了兩個藍翎侍衛，兩個都司武官，祇因他貪功逞能，將隨來的藍翎侍衛和都司武官分散埋伏，獨自一人闖進九曲山莊，却不料這一着之差，人手分散，便來不及包圍。

吳雄虎一騎從峭壁上疾馳，不理山澗縱橫，躍馬狂奔，翻山越嶺而走，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一溜烟翻過山後，專向樹林深處而走，藉樹林掩護，跑下山脚，此時已經是日落黃昏，暮色四合。

吳雄虎是吳三桂的姪兒，按照滿清律例，吳三桂作反，子侄親屬，都列爲大逆不道的朝廷欽犯，他逃了，雷多祿自然不肯放過，率領從人漫山遍野的搜索，火把齊明，喊殺連聲。

吳雄虎料到這樣逃走，一定逃不過敵人之追捕，非出奇制勝不可。虧他急

人有急智，就在樹中，斬下一些枝椏樹枝，脫下自己的衣服繫在樹枝上，然後將樹枝縛在馬鞍，狠命的在馬屁股上拍了一掌，馬兒負痛，長嘶一聲，直向山頂奔去，吳雄虎却躲在大樹上。

他這一條金蟬脫殼之計果然使得，坐騎向山頂疾馳，縛在馬鞍上的樹枝，因爲繫上衣服的緣故，宛似伏鞍而馳的狀態，雷多祿等人見了，便向山頂上追趕。

吳雄虎瞧準這個機會，邁開大步向小路逃走。由於他走的是相反方向，雷多祿等人追上山頂之後，這才曉得中了金蟬脫殼之計。

雷多祿是清廷花翎侍衛，不用說武功絕頂高强，所以格豪親王給他的「殺手令」，要他走在清兵的前頭，追殺吳三桂的姪兒吳雄虎，限他在一日一夜之內，帶同吳雄虎之首級回來繳令，如今吳雄虎使用「金蟬脫殼」之詭計逃走了，他不能回去繳令，祇好將格豪親王的「殺手令」知會各處官兵，封閉騰衝縣一帶水陸路口，懸賞緝拿吳雄虎。

這個命令比天羅地網更厲害，吳雄虎逃出尖高峯，次日黎明到達了痲羚鎭，才跨進客店去投宿，店小二便搖頭擺手道：「不行，殺手令已傳到鎭上來，接納可疑客人投宿，與窩藏欽犯論處，我雖然不知你是不是欽犯，但你衣冠不整，清晨前來投宿，自然是可疑人物，如果接待妳，恐怕惹官司，趁現在沒有人知道你來，快快離開這裡吧！如果有人知道了，我不報官，官府會指責我知情不報。」

「知情不報」這一句話，使吳雄虎心頭一震，那還敢逗留，忙拱手說：「小二哥，我不投店也罷，請買點吃的東西給我如何？」

實在店小二怕他在這裡吃官司，祇要他快快離開，就謝天謝地。當下匆匆的包了幾個牛肉飽子，送給了他，也不收錢，擺手叫他走。

吳雄虎走出鎭外，就在溪外喝了幾口水，將飽子吃下肚中去。要知他半日一夜不曾吃喝過東西，現在吃喝了一頓，精神爲之一振，從小路繞出六合屯，向西康省邊境逃走，因爲吳三桂駐紮雲貴和康滇邊區的土司有交情，所以吳雄虎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之際，便決定逃往雪山去投奔赫業族土司。

此時，天色已明亮，天邊泛出了紅霞，血紅的太陽從東邊昇起，已是巳牌時分，但是康滇兩省邊界上，山巒重重，這條小路彎彎曲曲的重峯疊嶺中蜿蜒如蛇，過了一出又一山，前路茫茫的，光憑兩條腿，要走完這條漫長的山路，眞可不容易。

一夜沒有睡過的吳雄虎，再加上三日來不曾好好休息過，在這樣蕭索而又崎嶇的山路上跑，步高步低實在提不起勁，脚程便緩慢了許多，跑了半天，中午時候，才走了三十里路。

誰知他脚程緩慢，敵人却極度快速，馳馬如飛，就在午後未牌時份，吳雄虎來至峽谷中，已聽聞蹄聲「得得得」，動地而來，他是久經戰陣中的驍騎將校，聽聞馬蹄聲，便知道來騎至少有十數人了，趕忙往石縫裡躲過。

不一刻，十二騎人馬，風馳電掣般趕到來，爲首的不是別人，正是花翎侍衛雷多祿，這個不奇，奇在客店的店小二也給他五花大綁縛在馬上，兩個暴晴突額、奇醜如鬼的漢子，怒氣虎虎的叱喝店小二道：「你這小子，準是存心跟老爺開玩笑。帶我們去相反的路徑，好讓姓吳的欽犯逃走，饒你不得！」刷的一聲，馬鞭子抽了店小二面門，登時鮮血直冒，不用說，店小二痛得哎唷大叫。

依這兩個醜漢子的主意，還要鞭撻，倒是雷多祿舉手制止，指着地上浮泥道：「苗懷苗遠，你兩個不要吵，欽犯在這裡了，瞧！此處地上有靴印！」

這兩個暴睛突額的醜漢子循他所指之處看去，果見地上靴印，深深陷在浮泥之中，欣然說道：「還是雷大哥夠精明。」

另一個長髯飄然的老武士微然一笑道：「雷侍衛不但精明，他還是料事如神啦，剛才拿住店小二時，他就判斷欽犯必然從小路走，如今果然不出所料，可惜浮泥過後，地上靴印不明，還未知道欽犯走了多遠。」

雷多祿哈哈一笑道：「褚老英雄，憑我闖江湖的經驗，我已看出欽犯不會離開這裡二里之遠。」

這一說，把吳雄虎嚇了一跳，原來他躲在石縫之處，離開這些浮泥，還不到一百步遠，但這兩個暴睛突額醜漢子的苗懷苗遠，闖江湖的經驗少，不約而同的問道：「雷大哥，你憑甚麼知道欽犯在這裡附近呢？」

苗家兄弟這一問，十一騎人馬都目光灼灼的凝視着，想知道雷多祿從甚麼根據看出欽犯在附近，甚至成爲欽犯的吳雄虎也想知道。

可是，雷多祿並不回答苗家兄弟二人，大喝一聲：「兄弟們下馬，四下裡散開，兩個人一組，就在這峽谷之內搜索，欽犯逃不掉的。」

雷多祿不說明原因，祇顧喝叫衆人下馬，苗遠便道：「這峽谷很大，你教我們往那兒搜？你說明白了才好找尋搜索呀。」

長髯飄然的老武士也微微一笑道：「雷侍衛，老夫闖蕩江湖日子也是不少了，我就瞧不出欽犯會在附近，倒要請教你老兄的看法？」

好厲害的雷多祿，他仰面打個哈哈道：「撲金鷹褚彪，浮泥上的靴印甚深，留下一顛一拐的痕跡，欽犯吳雄虎輕功本領不弱，如果在平時，步履輕健，踏在浮泥上，靴印決不會如此深陷，何况他一顛一拐，顯然走得疲

乏了，試問如此疲乏之人，還能走得多遠，說不定就在附近歇息啦。」

這種湛深的江湖閱歷，撲金鷹褚彪也連聲佩服，翹起大拇指道：「雷侍衛見識超卓得很，格豪親王挑你領『殺手令』，可算慧眼無差，有知人之明。」

苗氏兄弟二人也恍然大悟道：「原來雷大哥這般看法，眞的料事如神。」說罷，拔刀出鞘，往後一招，隨來的清兵便跳下馬來，兩個人一組分成三組，向兩側峽谷搜查，他二人和褚彪，則站在雷多祿身邊，待士兵查出吳雄虎之時，一起奔上前去。

三組清兵，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一般，逐個岩洞搜查，躲在石縫中的吳雄虎暗自心急，峽谷雖大，岩穴雖多，但三組人搜查，不久準會搜查到石縫來，那時圖盡匕現，自己躲藏不得，定被發現，正在心急之際，突然間，兩個兵士齊聲叫道：「這裡有人……」二人本能地往後退開幾步，像猪犬似的伏在地上。

雷多祿大砍刀一晃，慢條斯理的走上前來，褚彪、苗氏兄弟二人，也跟在雷多祿之後。

躲在石縫裡的吳雄虎心裡納罕，明明這個峽谷闃然無人，何以清兵會說岩穴中有人呢？莫不是活見鬼？可是，竟然一聲清嘯，發自岩內，聲如洪鐘，震撼整個峽谷。

從這嘯聲，不但雷多祿等証實岩穴裡有人，吳雄虎也認爲這是人的聲音，祇是奇怪這穴口狹小得像個狗洞，清兵怎麼會看見裡面有人？但奇事就在這一刹那間出現，穴口突地飄出一條輕烟似的灰色影子，立時出現一個瘦骨嶙峋的灰袍老人，長髮披肩，面目猙獰，兩隻銅鈴似的眼睛光芒如電，怔怔的瞪住雷多祿等人。

他雙眼神光凌厲，使人見而生畏，雷多祿褚彪二人，是清廷大內裡第一流高手，但面對面的給這老人目光瞪住，也本能地却步後退。苗氏兄弟兩個少在江湖走動的傢伙，不識不驚，雙刀並舉，高聲叱喝：「喂？你這老鬼是誰？把朝廷欽犯窩藏在那裡？快說！」

他哥兒倆擺官架子，打官腔叱喝，這麼一來，本已生怒的老人。給他這一喝，更是氣極憤極，用手一指道：「甚麼欽犯我不懂，我祇知道這峽谷已給我封閉了，任何人走進來也得死在我掌下，如今你這一夥人，自然也難逃厄運了！」祇見他雙掌虛空一晃，苗懷苗遠二人，滴滴溜溜的隨着他的掌勢打旋，身不由己。

這是甚麼武功？吳雄虎固然不懂，第一流高手能人雷多祿。褚彪也是莫名其妙，但是，苗氏兄弟二人的身軀祇旋了兩旋，咕咚一聲，便倒斃在地上，手上還緊緊的握着單刀，他們怎麼死的呢？

吳雄虎距離遠，看不清楚，但撲金鷹褚彪近在咫尺，却看得分明，駭叫一聲：「旋罡掌」，翻身便走。

可是，灰袍老人冷笑一聲道：「你懂的我的『旋罡掌』，已遲了。」虛空一掌拍出。

要知道褚彪號稱撲金鷹，兩條臂膀好似翅膀一般，脚底下雖然是走路，但內臂伸張如翼，快速非常，照理，他這種「金鷹功」飛騰之術，快速之極。暗器也射不倒，但灰袍老人一掌拍出，他立刻被擊倒地。

雷多祿看在眼裡，知道這老人的武功厲害，連忙說道：「掌下留人！」

灰袍老人嘿嘿冷笑道：「不留怎麼樣？」

雷多祿是清廷的花翎侍衛，怎忍耐得住，勃然怒道：「難道你敢作反麼？」

灰袍老人仰面打個哈哈道：「在這峽谷裡，我是主人，甚麼朝廷皇法也管不到，我封閉了這個地方，就不准任何人闖進來，何況你們還在我洞口大呼小叫，惹我生氣。」他說到此，另一掌推出，倒在地上的撲金鷹褚彪，慘叫一聲，口吐鮮血。

此時，三組清兵目睹這樣情形，那還敢躭擱，急急逃走，可是灰袍老人並不放過他們，雙掌連發，哀號慘叫之聲此起彼應，六個清兵全都被掌風擊斃當場，看管店小二這個清兵，比較靈敏，馳馬疾走，饒是如此，也難逃掌下亡身，連人帶馬，活生生的被擊斃命。

雷多祿看見灰袍老人不費吹灰之力，便將苗氏兄弟等人擊斃，心驚膽戰，不敢擺官架子了，抱拳說道：「我是奉了格豪親王的『殺手令』，追殺朝廷欽犯，誤闖進來，並非騷擾你練功，而你封閉這個峽谷，也沒有宣佈，至少我雷多祿就不會聽聞過，怎能責怪我們擅闖禁地之罪呢？」

雷多祿這樣說，是想從道理上講服這個灰袍老人，他知道自己不是灰袍老人敵手，灰袍老人冷笑一聲道：「谷口之外，我已豎立碑文，寫得明明白白『此谷已封，妄入者死』，你縱然是無意闖進來，也合該送命，因爲你替清廷作走狗，殘殺了許多忠臣義士，死不足惜。」說罷，一掌推出，風從掌起，一股強大的罡勁直衝過來，當眞是掌勁如山。

雷多祿不愧是武林高手，他看見撲金鷹褚彪被擊斃命，已暗地裡運氣行功戒備，所以灰袍老人之「旋罡掌」才打出，他已雙掌齊發，兩股掌勁往外一碰，轟然一聲暴响，雷多祿立脚不穩，身子往後跟蹌倒退。

他委實機警，一見自己掌勁敵不過灰袍老人，不再將掌勁推出了，反而把掌勁收斂回來，護住全身，乘着灰袍老人推過來一股勁，趁勢施展「一鴻毛功」輕身術，身子輕如鴻毛，輕飄飄的借着灰袍老人這一股勁逃出峽谷之外。

灰袍老人那曉得他這般詭計，發覺時已來不及收拾他性命，徒呼可惜。

雷多祿十二騎人馬，現在祇剩下店小二一人活命，灰袍老人餘怒未息，走上前去，咆哮如雷，要結束他之性命，躲在石縫中的吳雄虎，認爲這個店小二是無辜的，一時義氣憤發，忘了自己撞闖谷中，也有性命危險，一躍而出，大叫：「掌下留人！」

灰袍老人突然見吳雄虎從石縫中竄了出來，兀自一怔，但旋即恍然道：「啊！原來雷多祿所說不虛，你眞是逃進谷中來，饒你不得。」說着，一舉手便想抓過去。

吳雄虎立刻側身一躲，說：「你老人家不饒我性命也罷，可是這個店小二却害不得，因爲他不是想闖進來的，是給清兵押進來的罷了，你如果將他擊斃，實在寃枉無辜。」

店小二本來想分辯，祇是懾於灰袍老人之威，不敢開口，如今吳雄虎仗義執言，他便向灰袍老人說道：「老英雄，小的是麻羚鎮萬棧客店的夥記，根本不知你老人家封閉這個峽谷，祇因這個客人打從小店經過，後來給清兵發覺，把我捉住，誣我縱放朝廷欽犯，押着我走，致闖進這裡來，其實我也不知這位客人是朝廷欽犯，也不曾縱放過他。」

灰袍老人聽了微微點了點頭，便問吳雄虎道：「你端的是甚麼人？快快從實招來！」

於是，吳雄虎便將經過細說一遍，除了說明店小二是無辜之外，便慨然說道：「我誤闖谷中，你把我殺了也不怨你，祇是身負國仇家恨，死不瞑目而已。」

吳雄虎自料必死，這一頓話，慷慨陳詞，是爲店小二辯白，想救他一命而已，誰知灰袍老人聽畢，黯然說道：「原來你是吳三桂將軍的姪兒，饒你性命便是。」

吳雄虎道：「那末這位小二哥也請你老人家體上天有好生之德，給他網開一面。」

灰袍老人點點頭道：「這個當然，可是現在不能放他回去，待至夜後再說，你們二人隨我進來好了。」

說完之後，彎腰鞠背的走入岩穴谷內，吳雄虎與店小二也跟着他，啊！才走進去，奇境立見，原來這個岩穴，進口之處雖小得狗洞一般，但進入之後，豁然開朗，另有洞天福地，是一個巨大的山洞，裡面有石桌石床，一塵不染，眞個是神仙洞府。

灰袍老人叫吳雄虎坐下之後，隨即說道：「瞧你面色，定然是腹饑口渴了，待會兒到後洞去拾取棗子裹腹吧！」

說完之後，呵氣如虹，洞後一陣撲撲的聲音，吳雄虎循聲望去，十多株棗樹，棗子紛紛墮在地上，全是鮮紅如血的大棗，他這一喜如獲至寶，

便走進去拾取墮在地上之大棗，一口一個。

店小二也餓得腹如雷鳴，自然也拾取棗子充肌，順便掬出山泉解渴。

過了一回，重回前洞，吳雄虎便跪地叩頭，請教灰袍老人之姓名，他老人家哈哈大笑道：「二十年來，我已不用姓名了，江湖上都稱我灰袍怪客，可是，二十年前，吳三桂借清兵入關之時，我已再三勸他，不可引狼入室，他不聽我良言苦勸，一意孤行，入關之後，收復京師之時，我又勸他應該乘戰之餘威，將清兵逐出關外，奠定中原，他又不聽我的金石良言，自甘認賊作父，臣服滿清，因此，我便遁跡武林，隱居於此，不再向他進言了，却不料二十年後的今日，他舉兵反清，雖然招致滅門之禍，也算他畢竟是個男兒，祇可惜大明江山，從此斷送給異族手上……」灰袍老人說至此，潸然下淚不勝感慨。

吳雄虎看在眼內，他雖不認識這個灰袍老人是誰？但從他這一番言語看來，定是明室遺臣，不忘國仇家恨的忠貞之士，於是再轉陳詞道：「大明江山，雖然斷送，但你老人家武功絕世，難道忍心坐視雷多祿等狐假虎威，殘殺良民。」

「殘殺良民」這一句話最中聽，灰袍怪客嘆息道：「雷多祿這傢伙，仗着格豪親王『殺手令』恣意殘殺，耀武逞功，自然是饒他不得，可是，我年紀已老，不願再惹紅塵，這樣吧！我傳你一手刀法，斬他首級便是。」

吳雄虎聽聞此說，欣然大喜，立刻叩頭，稱灰袍老人為師。

這一夜，灰袍老人打發了店小二之後，便偕同吳雄虎離開這個山洞，師徒二人，逕奔月牙山去。從此，吳雄虎便跟灰袍老人隱居月牙山，專心一意的學他老人家的「無影刀」法。

光陰如梭，轉眼三年，灰袍怪客見吳雄虎已學成了這一手「無影刀」的絕妙刀法，便鄭重吩咐道：「雄虎，現在你可以下山了，可是你得緊記我一句話，那就是專殺滿清暴官汚吏，不能傷害江湖上武林中的任何正派人物。」吳雄虎頓首受教，別師下山。

這一回，吳雄虎到了昆明，沿途上用不着躲躲閃閃了，仗着師門絕學，一刀在手，當者披靡，在他到達昆明城郊的詔陽鎮時，先後斬殺了滿清官員五十餘人，全是殘害良民的清廷爪牙，武林敗類，吳雄虎為了要找雷多祿報仇起見，到處留名，說自己是吳三桂的姪兒——吳雄虎。

這麼一來，立刻轟動雲南巡撫丁俞亮，以四百里加急文書，奉報清廷，請派能人前來，誅戮吳三桂的餘孽。

奏摺到京，格豪親王立即召見雷多祿，到藩府斥責，說他未能執行「殺手令」，致使欽犯吳雄虎漏網，如今在昆明殺官拒捕，若果這一封奏摺落在皇上手中，徹查起來獲罪不輕，要雷多祿立即南下，斬吳雄虎的首級回來繳令，否則，便處以縱放欽犯之罪。

雷多祿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他自從在峽谷裡遇着灰袍怪客，鎩羽而還之後，三年來耿耿不忘這件大事，他認定灰袍怪客與吳雄虎定有重大關係，否則灰袍怪客不會在峽谷中包庇吳雄虎的。

事隔三年，灰袍怪客雖然踪跡全無，遍查不獲，但是三年後的今日，吳雄虎突然出現在雲南昆明，殺戮官吏，到處留名，顯然是學得高深武功，有恃無恐了。

當下便將自己的猜測稟告格豪親王。但格豪親王冷笑一聲道：「你身為花翎侍衛，職高祿厚，今區區一個逃犯，也不能將他誅滅，那末你怎能保護皇上之安全，如今限你在一個月之內，切實執行我的『殺手令』，取吳雄虎之人頭回來，否則，不但革去你花翎侍衛之職，還要將你處以縱放欽犯之罪。」

格豪親王這一道命令，雷多祿不敢不依，祇好挑選了宮中兩個武功最好的藍翎侍衛，並邀請了北京著名的萬勝門刀王李勝協助，聯袂南下。

一行四衆的到了昆明，拜會了巡撫丁俞亮，查詢吳雄虎的行踪。

丁俞亮告訴他道：「吳雄虎厲害得很，本省文武官員，凡是參加過征剿吳三桂的，都給他刺殺了，首府捕頭岑樓已經死在他刀下，副捕頭盧良害怕他，稱病辭職，這幾日來，據騰衝縣來文報告，說吳雄虎正在僱請工匠，重修九曲山莊，並為密西郎、施康、史永等建立衣冠塚哩。」

雷多祿聽聞此說，心頭一凜，因為騰衝是滇西重鎮，長駐重兵，吳雄虎竟然敢膽在縣境的尖高峯為死亡戰友建墳設墓，簡直不把官兵放在眼中，萬一他在九曲山莊，招撫吳三桂舊部，再謀作反，那就不得了，於是，立即偕同李勝等逕往騰衝縣而來。

他不敢造次，先會同當地的都司張文棟，要他派兵協助，張文棟自然一口答應，就在下旬之夜，乘着夜色昏暗，星月無光，悄悄的揮兵前進，在尖高峯的大小路徑，埋伏了弓箭手，然後率領一隊官兵，逕奔山麓之九曲山莊而來。

啊！果然不出所料，吳雄虎正在山莊的大廳中，設宴款待四個吳三桂的老部下，那全是上了年紀的老頭子，昔日隨吳三桂帶兵入關的裨將。

雷多祿在簷頭上看得清楚，立即招呼李勝道：「李老，坐在桌上喝酒的年輕人，就是吳雄虎，旁邊那四個年老的，全是昔日吳三桂的部下，我們一窩蜂的搶進去，先誅殺四個老的，然後全力圍攻吳雄虎，這樣便可以杜絕他造反之陰謀。」李勝和兩個藍翎侍衛唯唯應諾，按本子辦事。

雷多祿兇悍得狠，他一縱身，越

窗而入，手起刀落，斬翻了一個，李勝和兩個藍翎侍衛也各斬翻了一個，但是，由於他們撲殺這四個老人之故，吳雄虎雖然搶救不及，却已拔刀出鞘。

雷多祿這種先剪除吳雄虎黨羽的詭計，吳雄虎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動手，就先殺了兩個藍翎侍衛。

要知道吳雄虎學了灰袍怪客的「無影刀」法之後，刀快得很，揮舞柳葉刀，快得祇見刀光，不見刀影，所以兩個藍翎侍衛武功造詣雖然高，却不曾見過這般快的刀法，一個措手不及，全都做了刀下之鬼。

李勝不愧有刀王之稱，他一抬腿，將桌子踢翻，九環大刀便舞得呼呼風响，一片刀光如幕，掩蔽着上半截身子，饒是如此，他祇守不攻，不敢貿然過招。

雷多祿却因為礙於格豪親王的「殺手令」，明知吳雄虎刀法厲害，他是不能不過招搏鬥，一招「獅子搖頭」刀揮八面，捲起一股狂烈的刀風，疾刺吳雄虎胸膛，口中却大叫道：「李老，還不過招，更待何時？」

刀王李勝給他這一喝，祇好揮刀夾攻，向吳雄虎攔腰砍去。燈光之下，吳雄虎見雷多祿兇悍不減當年，殺機突起，大喝一聲：「姓雷的，今天我要為密西郎及龍蛇雙劍他們報仇雪恨了。」

他話雖如此，但手中刀却不撲向雷多祿，反而刀勢往下一沉，鏗鏘一聲，將李勝的九環大刀盪了開去，隨即一步跨上，祇一招便將李勝的人頭砍了下來。其刀法之快，雷多祿看得魂亡膽落。

要知道雷多祿亦是以快刀著名於江湖的，所以他仗着自己之刀法快速，殺人從來不破損敵人腦袋，一刀砍過，便使敵人之人頭和脖子齊根而斷，完完整整的斬下敵人首級，現在，他眼見吳雄虎殺李勝的刀法比他更快，脖子連接在李勝的下頷，連頭帶脖子一起砍下，正是觸目驚心，知道遇到了強悍的對手了，那還敢應戰，一縱身往外竄，張文棟不知厲害，在莊門之外，看見雷多祿逃出，緊接着一個少年武士追來，他便提刀攔截，吳雄虎報仇心切，那肯多花一刻時間，祇一刀便將張文棟殺死，可是，就因為這一刀躭擱，張文棟固然做了替死鬼，而雷多祿却逃出了九曲山莊，疾步如飛的向山下奔逃，口中不絕的呼叫：「放箭！放箭！」

埋伏在路上的弓箭手，箭似飛蝗的射出，吳雄虎揮刀撥箭的當兒，雷多祿已逃下山去了。

這一場厮殺，吳雄虎密謀召集吳三桂的舊部起義計劃，固然受到了嚴重之打擊，而雷多祿也折損了兩個藍翎侍衛和刀王李勝及都司張文棟，其他兵卒死傷也更不少。

且說雷多祿逃下尖高峯，藉夜色昏暗，躲進楓樹林中，蟄伏不動，吳雄虎提着火把，握着柳葉刀搜索了半個更次，恨恨的說道：「姓雷的，你今晚雖然逃過了厄運，但我總會找着你報仇的！」

次日，吳雄虎下山，直奔昆明而來，乘夜入巡撫衙門，寄柬留刀，要巡撫丁俞亮將雷多祿遣來九曲山莊，否則，將全城的文武官員殺個清光。

丁巡撫早已得到雷多祿大敗回來的消息了，發覺寄柬留刀之後，雷多祿是大內花翎侍衛，他自然不敢遣派他往九曲山莊去送死，但雷多祿在巡撫衙門中潛伏，畢竟危險，於是，在密室中和雷多祿商量，叫他秘密離昆明城，待請了能人，再來捕殺吳雄虎，省得累全城文武官員遭殃。

這個要求，雷多祿雖然心中不悅，憤怒丁巡撫貪生怕死，但自己未能執行「殺手令」誅戮吳雄虎，反而給吳雄虎找上巡撫衙門而來，那還敢說話，祇得乘一輛篷車，悄悄的離開昆明城。但雷多祿的行踪，不久被吳雄虎查出，馳馬趕追，就在滇池堤趕上了，高聲叱喝着雷多祿下車納命。

御者懾於吳雄虎之威，不敢驅車向前，戛然一聲，將車輛停了下來。吳雄虎祇道他接受挑戰，殊不知雷多祿在車廂中，飛身一躍，跳下滇池去，噗嗤一聲，水花四濺，吳雄虎發覺時，奈何他不得，因為自己不懂水性，祇好策馬沿着滇池堤岸而走，監視雷多祿。

過了一刻之久，雷多祿從水中攀上一艘大船，他表露了身份之後，勒令船家揚帆，向北而去。

吳雄虎僱得船時，已追趕不上了，饒是如此，吳雄虎並不放過他，也令舟子朝北航行，直到岸邊，這才找到這艘大船，查問之下，知道雷多祿已上岸多時，也就走陸路北上，沿途查問酒館客店，終於到了四川邊境的同蒲集，打聽出雷多祿投奔落馬坡去了。

吳雄虎雖然不知落馬坡是甚麼去處，但他為了追殺雷多祿，逕奔落馬坡而來。

那是一所依山建築的大莊院，在夕陽之下，一排槐樹下，坐着五六個錦衣花帽的莊丁。

吳雄虎上前拱手道：「請問管家們，這一間莊院是誰的？」

其中一個體格魁梧的大漢，傲然答道：「這裡是四友莊，是四位武林高手隱居之所，因為他們在江湖上萬兒响噹噹，英名蓋世，所以江湖豪傑都稱他們為川南四煞，所以這間莊院又名為『四煞莊』，你找上門來，却為何事？」

吳雄虎拱拱手道：「我祇打聽一個人，那是清廷花翎侍衛雷多祿，可不知他曾來莊上麼？」

這個大漢還未回答，已伸手拔刀

，同時招呼同伴說：「快報告四位莊主，果然有人找上門來了。」

吳雄虎何等機警，聽聞此說，知道川南四煞準是與雷多祿勾結，立刻向莊門奔去，可是這個大漢揮刀便斬，攔住吳雄虎去路，其他幾個莊丁也紛紛拔刀出鞘，一窩蜂似的湧了上來。

吳雄虎爲了制止他們入莊報告起見，也就揮刀還擊，但他僅守師門之訓，不欲多殺，祇是將他們手中兵刃擊落便算了，不傷他們性命，誰知這麼一來，躭擱了時間，兩個莊丁已奔進莊內報告了。

吳雄虎擊倒莊丁之後，正欲進入莊門去，就在此時，兩個五十歲的武士，各持長劍，從裡面走出來，一把將吳雄虎攔住，厲聲喝道：「你這傢伙是誰？敢在我四友莊撒野！」

吳雄虎見他兩人雙目神光內蘊，顯然是內功修爲甚深的武林高手，當下拱手答道：「在下吳雄虎，不敢在寶莊撒野，祇是找尋仇人雷多祿而已，請兩位前輩，將雷多祿驅逐出來，彼此省得有傷和氣。」

吳雄虎不想多事殺戮，所以逆料對方是川南四煞，不想動手過招，可是那兩個頭戴魚尾巾的哈哈的一笑道：「吳雄虎，我得告訴你，雷多祿是咱們四友莊的嘉賓，他來莊上避禍，我身爲主人，自然不能讓你在此逞强，知趣的，快快離開這裡，佛眼相看，否則，劍鋒之下，是不長眼睛的。」

吳雄虎急於追殺雷多祿，四煞之一的徐景文這般說，是等如包庇雷多祿，那肯依從，於是指着那身穿白長袍的問：「我看你也是四友莊莊主之一，徐莊主不許我進去找仇人，那你怎麼說呢？」

那長袍老人道：「雷侍衛也是我覃浩然八拜之交，你要殺他，那就先勝得我們手中的寶劍。」

正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吳雄虎柳葉刀一擺，慨然道：「既然兩位要硬阻我報仇，那末請亮招便是，不要躭誤我的時刻。」

他話剛完，徐景文覃浩然已經雙劍並舉，一橫一直的扎過來，吳雄虎眉頭一皺，柳葉刀使個「分花拂柳」的招式，鏗鏘一聲，將兩口劍架開，騰身一躍，穿進莊門之內。

他實在不願殺人的，但徐景文及覃浩然二人都不知厲害，反而仗着自己劍術高明，飛步追來，於是激戰再起。

這一回，吳雄虎再也沉不住氣了，施出「無影刀」法，祇三招兩式，便將徐景文及覃浩然的雙劍擊落，厲聲喝道：「要是你兩個還不將雷多祿交出來，那就不要怪我刀下無情了。」

此時此際，覃浩然保命要緊，看了徐景文一眼道：「老大，雷多祿說過他刀法厲害，反正他已逃走了，說也無妨啦。」

覃浩然怕死，徐景文也害怕，於是說道：「我的老三老四，已和他往成都去了，你要追趕，還來得及，祇是不能傷我們的老三老四。」

吳雄虎並無殺他們之心，慨然答道：「饒你老三老四也行，但要給我一匹快馬，如果我趕不上雷多祿，那末你們川南四煞就得替他抵命。」

事到如今，徐景文只得牽出白龍駒來，送給吳雄虎。

這一匹白龍駒雖非千里馬，但腳程輕快，吳雄虎跨上鞍去，不到半個時辰，跑了二十多里地，因爲太過快速之故，收韁不及，祇好撥轉馬頭，向來路折回，原來吳雄虎剛才在疾馳中，已瞥見雷多祿在兩個短裝勁服的死士保護之下，打從大路奔馳，三匹馬走在一起，此時他折了回來，正好和他們打了個照面。

雷多祿看見了吳雄虎提刀疾馬而來，面色陡變，連刀也不敢拔，掏出一支黃色小令旗，高高擧起道：「吳雄虎，你砍我腦袋是寃枉的，我不過是奉了格豪親王的『殺手令』行事罷了，不是我存心跟你作對。」

他這般哀求饒命，因爲他知道不能抵敵吳雄虎的。原來徐景文、覃浩然答應過替他抵擋吳雄虎的，好讓他逃往成都去，現在吳雄虎趕到來，不用說，徐景文、覃浩然不是吳雄虎敵手了，所以他哀求饒命。

但吳雄虎那肯饒他，飛馬過來，祇一刀便砍了他的腦袋，以替戰友密西郎及金龍劍客、青蛇劍客史永及吳三桂的四個昔日部下報了仇。川南四煞中的老三老四目定口呆的望着吳雄虎手提着雷多祿的人頭，飛馳而去……

（完）

大盜行

江湖奇聞／麥　浪・文

可　飛・圖

以盜治盜悟眞諦　發揚光大救小民

上元佳節，金陵蔣山山脚的一粟山房，正是內內外外的，燭燈照耀得的如同白日，大堂中，更是管絃齊鳴。

山房的主人王澹哉老先生，陪同一衆風雅之士，準備作通宵的夜宴。

老天爺更是凑興，萬里無雲，一輪明月，已是高高的升起，既賞燈、又賞月，賓客們都歌頌主人的洪福齊天。

主與客，濟濟一堂，都是文質彬彬的讀書人，而且是這金陵王氣所鍾之處的有名文士，談笑固然不絕，但都有一定的限度，並不是喧嚷後驚天動地，斯文人，自然一切都要維持文人的特徵。

管絃也是一粟山房的家樂班，全部都是細樂，這才能有助於文人的雅興，使得客人中的文壇高手，當場可以吟上一篇或幾篇善頌善禱，恭祝主人添福添壽的詩篇。

俗語所謂「一字值千金」，在一粟山房的盛宴中，確是可以得到明証。

主人王澹哉老先生見到了好詩，隨便餽送五佰至一千兩的筆酬，是毫不出奇的。

至於那些赫赫大名的太史公、大名士，不便直接餽送銀兩的，他也會改變方式，送如夫人一對玉鐲，或送上如夫人一套頭面，可能還不只千金了。

所以，每年一粟山房的上元節夜宴，當算是金陵城罕有的盛會，非有相當名氣的騷人墨客，都還不能一登龍門。

主人王澹哉老先生只是一名老布衣(即是沒有任何功名的)，不是他的學問不足以取功名與官職，而是他淡泊名利，是以名爲澹哉。

然而，不名而名，儒家中人，無不知有王澹哉；也不利而利，他家裡有永遠用不竭的錢財，否則，也負擔不起這份開銷了。

至於將王府取名「一粟山房」，那是表示他的財富，僅是「滄海一粟」而已，這就是有學問的人，特別謙虛。

三更將到，花園裡的一大部份明燈都熄滅了，這不是說宴會將告終止，而是宴會中有一個「節目」，皓月當空，全座賓客，照例要離開正廳，來到花園裡賞月一番。

花園裡還有不少的僕婢，一律手捧食盤，隨同賓客們到處遊玩，客人興之所至，就可以隨手在盤中取到酒杯，取到食物，一面行吟賞月，也能一面不斷的進食。

五十稍過的主人王澹哉老先生，正待起身肅客，一齊離開正廳，前去花園，忽然，一名家丁持着一個朱漆拜匣，匆匆的走上來。

拜匣，裡面是盛着拜帖的，單看到這拜帖的精緻，就可想到來拜會的客人，定是非富則貴。

只是，當王澹哉老先生尚未打開

拜匣之前，心裡就先起了一陣狐疑，這時份，怎還會有貴客來臨？而且客人都到齊了。

客人們也都用驚異的眼光望住主人王澹哉老先生將拜匣接到手中，王澹哉更是急不及待的打開，取出一張大紅拜帖一看，上面僅有三個大字：「趙小山」。

僅以三個字的拜帖，這是所謂「朝天一炷香」，禮俗上，是長輩用於晚輩，而且也不宜用於拜帖，這拜帖就不成爲其拜帖了。

主人王澹哉望得呆了一呆，還不僅是因爲不合禮數，更奇的是他並不認識什麼趙小山，陌生客人夤夜到訪，又是這樣的一份單帖，確是值得訝異的。

於是忙向僕人問道：「是一個怎麼樣的客人？」

僕人含笑道：「是一個上了年紀的『遊學佬』。」

遊學佬，雖是另外一種人，而習慣上，對那些穿得近乎襤褸的窮儒，通常都以「遊學佬」相稱，這就大出王澹哉的意外了。

他以爲是一位素昧平生的有威望有財勢的大老先生，面色略略一變，帶着輕微斥責的口吻道：「既是一名遊學佬，門上就不會打發他二兩錢銀嗎？正在宴客，怎麼能大驚小怪的將拜帖遞了進來？」

僕人忙答道：「小的們已開銷了，但是，這遊學佬很刁嘴，他還說，是先生親自約他前來赴席的，小的這才將拜帖送進來。」

王澹哉因爲淡泊名利，家裡的僕婢對他稱呼，也是「先生」而非什麼的「大人」「老爺」。

王澹哉道：「我不認識這名字，我怎會相約？出去，加多幾兩銀子，請他回步，說是我這時無暇接見外客。」

僕人自然是諾諾連聲的取回拜帖，退了下去。

而站得與主人較近的一些客人，早已看到拜帖上的那三個大字，都露出了鄙屑的神色，何物窮儒，竟在王老先生之前，也敢如此放肆無禮！

主人是不以爲意的，立即轉換笑容，肅請高朋出去賞月，高朋中絕大多數是每年都會來參加這上元節的王府盛會的，也都習慣了這席外賞月的節目。除非那年天公不作美，雨洒上元燈，這才會將這節目取消。

婢僕們前導，賓客們也魚貫而出，主人與少數屬於年高德劭的幾位，立在最後面，熱鬧的正廳，頃刻間變得寂靜無聲，僅有成羣的婢僕，有條不紊的在更換杯盞，重新佈置席面，爲的是賞月之後再度回座，所有的酒餚，將會是另一場面了。

賞月，僅是半個更次而已，上元節，雖是天氣清朗，花園裡依然是寒風刺骨，與中秋時節大不相同，文弱的斯文人，即使灌滿了熱酒，也是抵受不了多少時候。

如非主人規定有此節目，其實，大家心裡都會想到，能免則免。然則，主人有此雅興，賓客們就非相陪不可，這全由於主人注重風雅，而風雅就與月光好像有不可解的緣份，沒有這節目，必將使風雅遜色。

賞月中，有很多已將近三兩個月之前，已經作好的「佳句」，當作是突然的「即興」，爭着向主人吟誦而出，主人一面笑着點頭，一面率領嘉賓們轉回大廳。

爭相獻頌的人接踵而來，王澹哉老先生簡直無暇顧及稍遠之事，直回到自己座上，這才發覺多了一個生面人，是個年近六十的窮儒。

王澹哉右側這個席位，原是坐的金陵有名的老太史公余百泉。

因爲余百泉尚在後面與另一位賓客談話，未及隨同王澹哉一同回座。

王澹哉老先生不禁愕然變色道：「你是誰？」

又向身邊的僕人叱責道：「怎的胡亂放人進來？」

正廳中婢僕衆多，他們怎會胡亂讓這樣一名形同乞丐的老窮儒進來？而且還是在上座坐下。

老窮儒端坐如故，祇將雙手略略一拱，道：「不才趙小山，不遠千里而來，特自來賀先生恭喜發財的。」

上元節，依然是新年期中，道一聲「恭喜發財」本屬尋常。

但在這盛會中的文人雅士，提到「發財」，就嫌有點市儈俗氣，甚是不雅。

王澹哉聽他自行報名，竟然是那被擋拒見的窮儒，更是遷怒到了僕人身上，已經有命拒見，居然還讓他進來上座，不禁向僕人們責叱道：「你們都是幹些什麼去了？」

立即有兩名男僕上前，分別執住趙小山的左右兩臂，低聲喝道：「你打甚麼地方進來的？好大的膽子。」

同時，也用力想將他拖離座位。

趙小山笑道：「先生何惜樽前盈尺之地？不才從來言無虛發，恭喜發財，就一定發財，如若不信，不才願以性命身家擔保。」

王澹哉尚未作答，那兩個男僕人已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竟然是無法將趙小山移動分毫。

王澹哉怔了一怔，尚未開言，那原來坐在這席位上的余百泉老太史公已走近了，見自己的座位被這老窮儒所佔，不禁道：「你想討杯酒喝，主人自會賞給你的，如果闖席，全無規矩，還虧你身穿儒服，也不怕辱沒了斯文？」

趙小山側頭一望道：「哦，原來是百泉老弟台，剛才聽你吟給賢主人聽的那首詩，好雖好，却還值不得賢主人餽送的十匹錦緞，回家去，再翻幾本書，將字句重新參酌參酌一下，否則，阿諛得更多，也還是一些狗屁，

有辱賢主人的清聽。」

趙小山侃侃而談，將站在一旁的老太史公氣得面青唇白，而那兩名想將趙小山拖走的僕人，更是拖得臉上發紅，額上流汗，趙小山卻仍然穩如泰山。

王澹哉也氣得大聲道：「快拉他下去，拉下去！」

自然，全堂廳的客人，連已坐下的，都站了起來，望着這個老窮儒，都怒形於色，有些更忍不住，遠遠的也向趙小山加以喝叱。

同時，另有兩名男僕上前，代替了先前的兩名，將趙小山拖走。

趙小山望着那兩名男僕笑道：「可憐！可憐！威名遠播的巫峽雙雄，怎落得成了王府中的廝養？是官方追捕得太急緊？還是想在王家卧底，打王老先生的一個大『啓發』？還是王老先生的新寵小紅的情郎太多，請兩位前來護衛？」

說得這兩名僕人雙眉直豎，四條手臂有如鐵鉗似的將趙小山鉗起來。

王澹哉立喝道：「且慢！」

那兩名僕人將手略鬆，其實他們並未將小山移動分毫。

王澹哉沉着臉道：「你滿嘴胡言，究竟是何來意？」

趙小山道：「不才的來意，見面就說過了，是向先生恭喜發財，有財不愛非君子，有色不好非才子，有酒不喝非漢子，有寶不偷非賊子，有名不貪非學子，區區不才，初則恭喜發財，繼則當奉送賢主人五子登科，先生，機不可失，還是乘速的去與高老太爺一商。」

王澹哉本來是怒氣冲天的，恨不得將趙小山立即飽打一頓。祇是，全座上都是斯文人，主人更不可失了斯文人的儀表，只氣得脹紅着臉，催僕人將他拉下。

但聽完了趙小山的「五子登科」，臉色突然由紅轉青，却也立即向那較遠的僕人羣中，打了一個眼色，一名婢女，悄悄的轉向後堂而去。

王澹哉的鐵青面孔，又突然的轉作笑容道：「不敢當，不敢當，請大駕後堂看酒。」

趙小山也笑道：「後堂看酒，是否新寵小紅，也能賜酒一杯？千里迢迢，遠道而來，能一覩顏色，不才先此多謝了！」

居然起身一揖，一揖之後，眞也不再回座，搖搖擺擺的，直向後堂而去。

婢僕們連忙相攔，王澹哉只道：「小心侍候！」

這情形，使得滿堂賓客都看呆了，王澹哉却帶笑招呼余百泉就座，並道：「狂生無狀，老太史公多多包涵。」

余百泉坐下便道：「澹翁，怎能容此狂生放肆至此？」

王澹哉道：「自有小价們料理，不要因此而敗了你們的雅興，請！各位高賢，先盡此一杯，毋庸以此爲念。」

客人們心裡稱奇，然主人既然淡然置之，也都不便自作主張，乾了這一杯，又回復原來的歡愉。

酒過三巡，風雅之士又都爭相吟誦他們的即興佳作，請賢主人糾正。

一名婢女，悄悄的來到王澹哉身後，作了兩句耳語，王澹哉立即起身道：「小弟告罪片刻，一切請老太史公代爲主持招待，失敬！失敬！」雙手連連打拱，雙脚却是匆匆的轉回後堂去了。

賓客們也都心裡有數，定是那老窮儒走到後堂，又鬧出了什麼不規矩的事件，都覺得這貴主人太過縱容，這種人，豈能容他放肆？

王澹哉轉入後堂，即奔花園裡的西廂，西廂裡，已設下了酒宴，一賓一主，賓，就是趙小山，主，則是王家的內堂老夫子高春霖。

所謂內堂老夫子，是專門教授王澹哉的姬妾們讀書識禮的老師，從來不與外賓們見面，每天忙於出入於後堂的各處粧樓。

年紀總在七十以上，即使出入閨閣，也不會引起什麼閒話。

高春霖見到王澹哉進來，急忙起身介紹道：「東翁，今晚眞是難得趙老夫子賞面光臨，東翁恐怕尚有所不明，趙老夫子就是當今一代宗主，酸學究趙小山，威名已傳遍大江南北，幸而與老夫尚有數面之緣，否則，就大誤會了。」

王澹哉連忙施禮道：「恕在下有眼不識泰山，多多得罪。」

高春霖接口道：「不知者不罪，老夫子，你可原諒了他嗎？」

趙小山笑道：「不才一介寒儒，怎敢攀得上求王澹哉先生原諒？不過，聽得王澹哉先生，管領金陵一方風雅，今晚又恰是盛會之期，一來道喜，二來相求，三來也想沾上一丁點兒風雅，就此冒昧的來了。」

這時的西廂裡，加上王澹哉，也僅兩主一賓，而站在一旁侍候的，則有八名，一望而知，全是十分精壯的男僕，連那被趙小山稱爲巫峽雙雄的也在內。

王澹哉就坐，便道：「老夫子的道喜，究何所指？相求，又何所指？」

高春霖道：「老夫子大約誤聽傳言，說東翁府上，養有一批江湖義士。」

趙小山忙道：「不，不是江湖義士，最多只能稱一聲勇士，有勇無謀，只會劫奪鏢車之士。」

僕人中竟有人抗聲道：「酸學究，我們河水不犯井水。」

高春霖道：「老五，不要亂說話。」

酸學究趙小山忙又道：「高老太爺調度有方，使在下不才幾乎上窮碧落下黃泉，竟找不到無影神偷大學士高風亮的踪跡，想不到竟是隱居在風雅

堆中作老太爺，妙計，妙計眞可通神。」

高春霖便道：「老夫子，眞神面前，也不用燒假香了。近年來，確是小隱蔣山，雖未完全洗手，想來也必與老夫子不會有衝突之處。一班兄弟，相隨已久，也總想爲他們設一安身之所。如有冒犯，小老兒總當聽憑吩咐！」

酸學究趙小山大笑道：「不才此來，就是想向已成老太爺的大學士，求一安身立命的妙計。」

高春霖道：「老夫子取笑了，威遠鏢局想與老夫子有關係？這一鏢，全是副總制的賍款，正是不義之財，衝着老夫子，我們可以如數奉還。」

趙小山笑道：「大學士，你恰是相反了，我與任何人無關，而且，眞是送一筆大財而來。郭軍門踢了黑風山，將黑風山的財物，儘歸私囊，正在起解回鄉，這宗生意，你們不做，更待何時？這是來意之一，恭喜發財。」

高春霖道：「多謝指點，不知老夫子尚有何求？」

趙小山道：「所求的，只是請你也爲我想一妙法，一如你自己的安排，這一點，酸學究不能不在大學士之前低頭。」

高春霖大笑道：「謬讚、謬讚！小老兒這一大把年紀，早亦收山了，然而，世間多的是不法之徒，多的是不義之財，更多的是不平的事，退而但求潔身自愛，又往往覺得太過無聊，於是，集風雅與盜賊於一爐，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也全仗一班門下合作，比如，沒有一個王澹哉這樣可供驅策的風雅之士，就建立不出一間這樣的『一粟山房』，沒有這班門下，也不能取不義之財，易於反掌，更不能拒不法之徒於千里之外，小老兒，就此樂得閉門而居，老夫子或可說一句盜亦有道。」

趙小山道：「我最佩服你這個內堂老夫子的名銜，先生有名無實，而大學士有實無名，於是乎，天衣無縫，累得我一再聚精會神的找尋王澹哉的破綻，竟是找不出絲毫線索。」

高春霖忙道：「然則，老夫子結果是怎麼樣找到了？」

趙小山笑道：「得來全不費工夫，你的新寵小紅，正是不才的弟子。」

高春霖連忙起坐一揖道：「得罪、得罪，幸而能原璧歸趙。」

趙小山笑道：「不待你現在說原璧歸趙，早料到是必須原璧歸趙。趙氏之璧，可不是輕易而可破的，昨晚她能脫逃一晤，已將大學士這『一粟山房』的詳細情形相告，且將大學士對她的態度情形相告，大學士的風雅，也只是有名無實，使不才頗生敬意，否則，今晚也不會這樣的笑聚一堂了。」

高春霖道：「東翁，此次已不用你了，你還是去陪那些斯文翰墨中人罷了。」

王澹哉恭恭敬敬的，先向趙小山施了一禮，又向高春霖施了一禮，立即退去。

高春霖又向那八名男僕道：「你們也喝酒去吧，我與老夫子暢飲，兩人最好暢談。」

西廂裡，已僅剩下高春霖與趙小山兩人。

兩人都是自斟自酌，不用別人經手，高春霖道：「老夫子，何以要特別找尋老夫的踪跡？」

趙小山道：「爲的就是大學士的神技不能失傳，最近，我覺得越來越有大用，所以，必須找到你，大加發揚，不知你究竟傳了多少弟子？」

高春霖道：「讀通一部神偸經的，也不易於讀通一部四書五經。至於，能說經已登堂入室的，尚無一人，勉强可以應世的，也不過十名八名而已。小老兒已心灰意冷，大有人材難得之嘆。」

趙小山急道：「那可不行，我正想到，天下求治，必須廢四書、五經而尊神偸經，使天下治法，全出一偸，則不義、不法、不平、全可一掃而清。」

高春霖笑道：「這又是老夫子的驚人偉論了，令小老兒十分之難明。」

趙小山正容道：「我也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才想得通徹的，當今積正夥者，不外兩類，一係貪官，一係奸商，大者大斂，小者小斂，而互相朋比，受虐小民即使搶天呼地，亦投訴無門，財隨官至，官與財通，什麼王法，都成了屁法、枉法，對於這些財富，唯有藉大學士的高明手法，出之一偸，他們聚斂多少，就偸掉了他們多少，使其到頭來，仍是一無所有，於是乎，他們最後才會想到，與其作貪官作奸商而一無所得，不如爲官清正，爲商者正，薄俸微利，均可支持溫飽，已是滿足，天下豈不從此大治？」

高春霖舉杯互祝道：「老夫子竟想得高明，副總制這一票，爲數雖是五十萬兩，老夫已派弟子赴黃河放賑，也與老夫子之道，大同小異。」

趙小山道：「正因黃河發現有暗中施濟飢民的大善士，不才方能夠追查到了金陵，大學士，我們不妨盡其餘年，爲後代立一模樣。」

高春霖笑道：「老夫子的『模樣』，就是要老夫出於一偸？」

趙小山大笑道：「半部論語治天下，已無法通行，自會面後，當以一部神偸經治天下，不才願意相率門下效勞，使以往的劫富濟貧，擴而充之，謀取天下不義之財，散於無可投訴之天下小民，計之上者爲偸，計之下者始爲奪。上計，仍由大學士主持，下計，則不才當盡力而爲，先以金陵爲基地，行之於江南一帶，江南能治，則天下必治，不知大學士以爲如何？」

高春霖道：「想不到老夫子還有這樣一番壯志。」

趙小山道：「不才行年六十，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讀而儒，原是一副强盜材料，午夜撫心自問，天何由而生我？我何德以報天？數十年來，僅困於一個狹窄的『劫富濟貧』的小圈子裡，小懲不足以儆傚尤，小惠不足以濟民困，竟至垂垂老矣，居然還未想到大學士有此隱身而濟世的妙策，僅看這一班斯文翰墨人物，培植『一粟山房』的清高，使外人敬其所不當敬，而大學士則能暗中爲人所不敢爲，因此，大啓愚蒙，才知過去小盜之小，今後，當求大盜之大。」

高春霖也即莊重的道：「我神偸門，歷代是取諸於賍官，用之於小民，老夫也都惠其中，常保錦衣玉食，正也內愧於心。近年來，徒以人才難得，不禁心灰意冷，只得退而深藏，略施小技，既蒙老夫子賞識，也不妨實告，老夫後院，頗多姬妾，實則全是門下，老夫子當可於小紅得知一二，這就是老夫發覺到，敝門施計，女弟子當較爲男弟子更爲方便，小紅資質極佳，原是貴門下。」

剛說到此處，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一閃而入，先向趙小山拜道：「參見師父！」

趙小山笑道：「起身，將妳這個掛名丈夫也拜一拜，今後，改呼師父。大學士，以我兩人之力，鑄此後繼之材，即在我們就木之後，遺志尚能爲人光大。」

小紅眞正的向高春霖一拜。高春霖笑道：「妳是否已偸聽了我們的談話？」

小紅起身笑道：「師父原就這樣的告訴我的了，弟子知他老人家今夜必到，不免特別留意，兩位師父的話，全都聽到了。」

趙小山道：「窮儒門與神偸門，從此在妳身上合而爲一，今後，須以終身發揚我們大盜之盜，妳可願意？」

小紅雙眼一紅道：「弟子出身窮家，飽受欺凌之苦，全憑師父拯救，復蒙師訓，怎敢不以畢生之力，爲窮苦小民效命。不過，弟子認爲，花這多錢，供養一班所謂清高之士，實在不值得，他們也絕無清高可取。」

趙小山笑道：「這就非妳所知了，妳出身窮儒門，才看得他們一文不值，而能夠掩護男盜女娼的，就靠了這批能沽名釣譽的高貴名士。我們，爲求大盜之行也，又何必惜於這一點點花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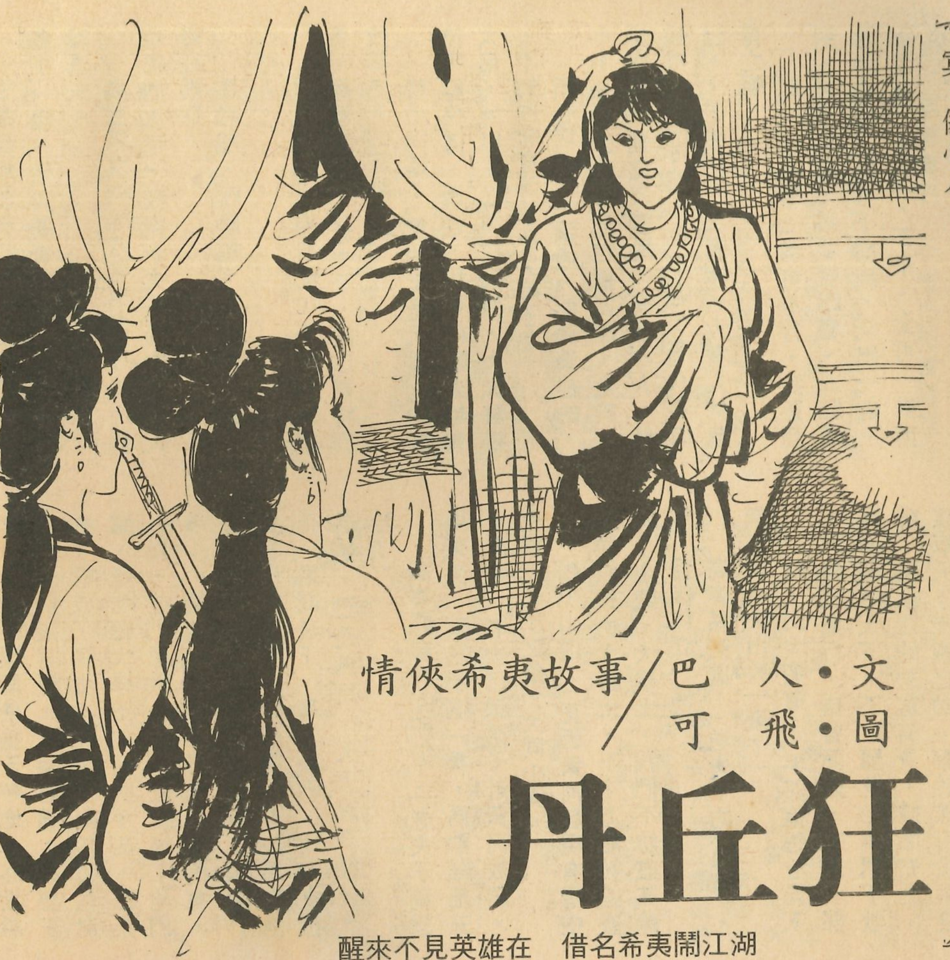
高春霖縱聲大笑，酸學究趙小山的笑聲，更震屋瓦。

於是師徒三人大笑個不停了。

（完）



上文提要：十五、六歲的翩翩少年聽到傳說，有個希夷其內外輕功已臻化境、出神入化，並到處為人撮合使有情人終成眷屬，因而時常夢見情俠希夷，對其無限欽佩，決心要親睹其真人相貌，便離家不辭勞苦，不畏風險，一路尋找，正感渺茫失望之際，在茶寮與一人相遇，相談之下彼此極之投契，原來他也是一個寂寞、傷心人……



丹丘狂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借名希夷鬧江湖　醒來不見英雄在

胡奇急掃一眼，店堂中掌上了燈，當眞稠人衆廣，不過，誰會注意兩個頭戴草帽、隔桌對酌的人。胡奇放低了聲音道：「不敢相瞞，這情俠之稱，愧不敢當，但我便是江湖中傳言的希夷。」

黑布後的眼睛不僅亮了，而且笑了，格的一聲，有樣學樣的道：「彼此彼此，你不也認出我來啦，希夷情……啊，胡大哥。」

胡奇肅聲道：「江湖中只知有希夷，知道胡奇便是希夷的，普天之下，只有一人，便是丹丘生兄弟你了，我已坦言相告，那是感你丹丘生兄弟的一片情意誠心。」

人家是個姑娘，怎能說感人家的情意，加上一句丹丘生兄弟，自不怕被誤會了。

「我也坦言相告了吧！」她說：「以名作姓，普天之下，知道丹丘生便是蕭丹的，也只有胡大哥你了，你放心，任他是誰，即使鹿杖翁前來，我也不說胡大哥你便是情俠希夷。」

「住口！」

丹丘生的蕭丹吐了吐舌頭，她雖然不是嚷嚷，但清脆的聲調亦可傳至老遠，但顯然不曾引起人客的注意。

又是鹿杖翁，胡奇自從下得太行山，雖在江湖中行走，但除了金鳳鏢局以及因紫烟蘿引出來的一些江湖中人，可說知道的便少之又少了，而且，所知的都不過是武功平常之輩，這鹿杖翁之名，他還是初次聽聞，應該說由無名山莊那兩個丫環口中，他才初次聽聞，既然蕭丹也已不再隱瞞身份了，便又再三提及，顯然，在她心中，更受到她的尊敬。

「且慢，」胡奇道：「鹿杖翁前來？聽你們一再提及，這鹿杖翁端的是誰？是甚麼人？」

即使那帽緣上垂着黑布，胡奇也看到她的眼兒睜大了，顯然奇怪，他竟會連鹿杖翁也不知道。

「慚愧，」胡奇忙道：「實不相瞞，我雖在江湖中行走，也管些江湖中事，但從不與江湖中人來往。」

「我知道，」蕭丹姑娘說：「那鹿杖翁也是這麼說的，所以，我只有想，只有在夢裡和你相見啦。因爲連鹿杖翁也說不出你是怎麼個長相來。胡大哥，鹿杖翁就會來了，只在這早晚。胡大哥，眞要多謝你啦，如今，有了這頂草帽，又有你幫我，我再也不怕他揪我回去了。」

「你說甚麼？」

「這兩個丫頭立即追來啦，除了爹，這鹿杖翁最疼我，知道我出來尋訪你，他那會不接踵追來，胡大哥，你不知他的本事有多大，任你跑到天涯海角，他也能找到你，找到你，你就跑不了啦，他只要飛出鹿杖，你不聽話，啐……」

她一定臉紅了，只聽她繼續說道：「那鹿杖會拐彎兒，就會打在你的屁

股上，等到你爬起身來，他已在面前了。」

胡奇打了半聲哈哈，道：「丹丘生兄弟，你一定被他打過無數次了。」

「所以，」蕭丹姑娘說：「胡大哥，你說我有多高興，有了這草帽，不怕被他認出來，有了你幫我，也不怕被他揪回去了。」

「好極啦，丹丘生兄弟。」

「那麼你答應啦，我要跟你走江湖，我知你會幫我的。」

「我是說，丹丘生兄弟，你應該回去。」

她楞住了，爲甚麼不言語了？

他一凝眸，透過那黑布，便已看到了她淚光瑩瑩，胡奇不由皺了皺眉頭，那瞬間，也楞住了。

一個自幼被嬌寵的姑娘，長大了，難免是任性的，那自然受不得委屈，若是刁蠻也罷了，這蕭丹却善感多愁，偏又是那麼天眞可愛，雖說尚未涉及男女情愛，對他來說也算是一片痴心了，又如何不可感？

他爲何浪跡江湖？逃情走天涯？爲了逃避金鳳姑娘，在他心目中，簡直完美得近於神的金鳳姑娘，對他何等痴情，迄今仍在天涯追踪。正因金鳳姑娘是那樣完美，他也愛極了，因而倍加自卑自慚，他內心的痛苦，簡直是無以復加的。他能爲她而死，奉獻他的生命，却不能伴在她身邊。

因爲，在她的心目中，希夷也是完美的存在，而他胡奇却是如此奇醜，奇醜如鬼怪。

而他胡奇偏偏就是希夷。

但金鳳姑娘還不會流過淚，這蕭丹姑娘却淚光瑩瑩，哭了，令他一時之間如何不慌了手脚。

當然，金鳳姑娘與蕭丹是不同的，因爲這蕭丹姑娘痴心，而不是痴情，對他來說，也只是天眞可愛而已，當然也可感。因此，他也不用逃避，甚至，若不在稠人廣衆之中，他眞想揭下草帽來，讓她見到，也知道希夷就是胡奇，他是何等奇醜如鬼怪。

緊皺了眉頭的胡奇，嘆了口氣，對這樣一個天眞可愛，又痴心的姑娘，他怎能狠得起心腸來，她的眼淚，令他心軟了。

他怎能令一個這樣可愛可感的姑娘傷心呢？何況他又不用逃避，也不躭心她知道他是如此醜陋。

「別哭，」胡奇說：「丹丘生兄弟，別忘了，你是男兒呀，男兒漢，是流血不流淚的。」

「但你不要我跟你走江湖。」

「但我是浪跡江湖，戴月披星，餐風宿露，還有……」

「我願意，我不怕苦。」

「我已告訴你啦，江湖險惡。」

「那我們就把它變成美好，仗義行俠，懲惡除奸，啊……」

不再僅是淚光瑩瑩，她那眼兒亮了，神往地，說道：「多好，多美啊，天下的痴男怨女，有情人都成美滿的眷屬。」

胡奇嘆了口氣，那自是在心裡嘆了口氣，不是嘆出口來，說：「但你先要答應我一件事。」

「兩件，三件，一百件我也答應，只要你答應我，跟你闖蕩江湖。」

胡奇心下已有了主意，道：「好，但男兒漢，是不能哭的。」

蕭丹抓起帽緣上垂下來的黑布，使勁一抹，因此，燈光之下，露出了她可愛的笑臉來，見胡奇盯着她，訕訕地，又摸着酒壺。

「還有，今兒後，不許喝酒。」

嚇得蕭丹慌忙縮回手去。

多可愛，又多聽話的姑娘，胡奇心下倒有些不忍了，這麼可愛的女兒，她爹如何會不寵她。她若撒嬌兒，那個鹿杖翁，三個姑娘不時放在口邊的鹿杖翁，又豈會不疼她，其實，寂寞的，浪跡天涯的胡奇，又如何會不喜愛極了，想到也許是她有生以來第一遭兒，這樣乖乖聽話，又如何不心軟，那聲調自也溫柔了，說：「現在，丹丘生兄弟，該吃飯啦……」

蕭丹格的一聲笑，說：「胡大哥，人家一聽，就知你打南邊兒來，這裡沒飯呀，只有饅頭。」

胡奇也笑了，說：「就是饅頭吧，丹丘生兄弟，吃飽了，回房去，你可知道，行走在江湖之上，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

喜孜孜的蕭丹說：「知道啦，胡大哥。」

這一晚，她一定不會再夢見希夷了，因爲他已在她身邊。

一線陽光從窗櫺中透射進來，蕭丹姑娘醒了，却仍戀枕依衾，甜笑浮現在她的唇邊，眼兒又閉上了。

多甜美的睡眠，也多久沒有這樣甜美的睡眠了，因爲，她不再夢見希夷，因爲希夷已在她身邊了。

但她閉上的眼睛霍地睜了開來，陽光！那麼，這是個秋高氣爽的好天，但陽光，怎會投射在窗前，初昇的旭日，就該斜照，該在牆上呀！

她霍地坐起身來，可怔住了，敢情窗上幪着一張毡毯，不怪投射進來的陽光，僅有一線，不是滿屋了，若是斜照，有毡毯阻遮，也許一線也投射不進屋來了，那麼已近午了。

啊呀！雞鳴早看天，天呀，她這算甚麼走江湖！

「胡大哥！」

她大叫一聲，跳下床來，啊呀！跑到門口，才發覺沒穿外衣，那知回到床頭，她昨晚脫下來放在床頭的衣衫，却不見了，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

驀聽身後噗嗤一聲笑，說：「不用找，衣裳在這裡了。」

蕭丹姑娘的臉兒綳緊了，那笑聲入耳，她已知身後是誰了。

是從無名山莊追來的丫環，不，

不是丫環，不僅她從沒當她們是丫環，因爲，年歲兒雖比她大些，可從小兒陪她玩耍練功夫，一塊兒長大的，甚至她爹，也把她們視作義女一般看待了。論功夫，不比她差多少，她們會討好鹿杖翁得到不少好處，年歲兒又大些，說不定總是讓着她，其實還在她之上。

只不過，這兩個姑娘正因年歲兒比她大些，有分寸，仍以小姐相稱，當然也更愛她。

她明白啦，窗上的毡毯，必是她們掛上去的，教她天光大亮了也不曉得。

一把搶過那抿着嘴兒笑的姑娘捧着的衣服，那知一看，竟是她往日在無名山莊中穿着的，不是少年相公的衣衫，不是她昨晚脫下的。

又急又氣，把衣衫一扔，叫道：「還我的衣衫來，該死，快！」

「小姐，快來洗臉吧！」

另一個姑娘捧着洗面水，恰走了進來，就地打了個盤旋，用肩兒接住蕭丹抛出的衣衫，手中盆裡，那水只不過輕微蕩漾而已。笑道：「你也眞淘氣，好端端的，要在太陽穴上貼膏藥，成個花臉貓啦，還不快來洗乾淨了。」

蕭丹伸手一摸，可不見了那膏藥，可氣極了，跺着脚兒，罵道：「你兩個該死的丫頭，還我衣衫，還我膏藥便吧……」

那姑娘已把衣衫接了過去，笑道：「你跳脚也沒用，那臭小子的衣衫早扔啦，本是花朵兒一般的面龐，多美，好端端，爲甚麼要貼膏藥，來啊，乖乖地，把衣裳穿上了，當心着了涼。」

只恨得蕭丹姑娘切齒咬牙兒，若是不穿，如何出得房門，該死，第一朝和胡大哥走江湖，不料着了這兩個丫頭的道兒，用毡毯遮住陽光，近午才起來，心中大急，拉開了嗓門兒，叫道：「胡大哥，你在那裡呀！胡大哥，你在那裡呀！」

不料放下面盆的姑娘轉過身來，噗嗤一聲，笑道：「還叫哩，也不瞧這是甚麼時候了，都晌午了，你那胡大哥，此刻沒百里，也在數十里以外啦，還是乖乖洗臉，穿好衣裳。」

驀然陽光耀眼，另一個姑娘已把幪在窗上的毡毯扯了下來，登時滿屋光明，可不眞是近午了，直恨得蕭丹把脚兒也跺痛了。

一個丫頭，她可以不放在心上，但兩個連手起來，她休想脫得了身，眼珠兒一轉，再轉，可就有了主意，賭氣繃緊了臉兒，任由兩個丫頭抿着嘴兒笑，她只不言語，不穿不行了，否則怎生出得房門。沒奈何，又着上女紅粧。

「嘖嘖！」一個姑娘說：「可惜人家早走了，而且走遠了，要不然，啊呀！那來這麼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胡大哥要是見到了，靈魂兒怕不飛上了半天。」

「那自是捨不得走的。」這一個忍住笑，也啊唷一聲，說：「這貼着膏藥的臭小子，怎生變成了美人兒，那胡大哥必會嚇一大跳。」

「不！」那一個說：「會是喜歡得跳起來。」

蕭丹任她們嘲笑，望了這個，又望了那個，誰說，她就望誰，這可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兩個姑娘見她臉兒仍然繃得緊緊的，不笑，可也不惱，倒訕訕起來。

蕭丹哼了一聲，緩緩地，再又望了她們一眼，道：「你們可知，那胡大哥是誰？」

「相逢何必曾相識，自然同是旅途寂寞人了。」

另一個却道：「不，無名山莊的千金，眼兒長在額頭上的小姐，豈會對一個陌生的路人念念不忘，我說啊，必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你們說完了沒有？」蕭丹冷冷地瞧了兩個丫頭一眼，說：「說完啦，好，我告訴你們，眞個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我出去尋訪情俠希夷，那知，才第二天，就遇上了。」

兩個姑娘的眼兒瞪大了：「你！小姐，你怎說？」

「莫非……他就是情俠希夷！」

「沒人知道，普天之下，只有我，」蕭丹的眉兒畫過的痕迹宛然在，着上了女紅粧，那自是更顯著了，宛若遠山長，現在挑了起來，她如何不得意，說道：「即使無所不知的鹿杖翁也不曉得，原來，情俠希夷，本名胡奇，就是……嘿嘿，就是這位胡大哥，被你們放他走了的。」

兩個姑娘大吃一驚，都愕住了。

從小兒一塊長大的蕭丹，她們豈有不清楚，不了解的，竟然會嚴肅地繃緊了臉兒，可是從沒有過的事，誰又不讚她聰明絕頂，豈僅沒人能瞞得過她，莊主蕭嘯天視她爲掌上明珠，連鹿杖翁心頭想甚麼，她也早猜到了，不然怎會得到鹿杖翁的寵愛，小人兒，竟有先見之明，她們一直佩服得五體投地。

想一想，若是一個普通的陌生人，眼高於頂的蕭丹，又豈會這般對他傾倒，睜開眼來就叫胡大哥？

兩個姑娘互望了一眼，都在一股腦兒想，蕭丹女扮男裝，一般兒俏麗，尤其是她的長了細細的眉兒，人家一眼就可看出她是易釵而弁了，那個蕭丹小姐稱他爲胡大哥的幪面人，竟然連夜去知會她們，不但知道蕭丹的來歷，而且連她們也知道，人家走了，她們深覺這人大有來歷，非平常江湖中人。

是以，聞言，都大吃一驚。

兩個姑娘昨日在破寮中的交談，那蕭丹也聽得清清楚楚，如何不知這兩個丫頭也對情俠好奇又傾倒，長年

累月困在無名山莊，悶得慌，也得藉口追尋她，出來在江湖上走走。嘿！除非身無功夫，有了功夫，而且連鹿杖翁也讚過她們，說她們在江湖已罕有敵手了，又如何不躍躍欲試，出來在江湖上一顯身手，連她自己，不也是如此。

蕭丹早已樂在心裡，臉兒却仍然繃得緊緊的。

「好啦，」蕭丹說，站了起來：「你們已找到我啦，本來胡大哥已答應我，結件兒走江湖，打盡人間不平事，令那痴男怨女，天下的有情人，都成其眷屬的。既然我已被你們找到啦，我不回莊，你們也是不答應的，怎麼啦？難道你們倒不想走了？」

「小姐，你那胡大哥，眞就是情俠希夷？」

「不，」另一個說：「他若眞答應你，和你結件走江湖，怎又去知會我們，若不然，我們眞被你瞞過了。」

「他答應了我，他可是响噹噹的人物，答應了的，豈能反悔，偏你們尋了來，他可沒拒絕呀，是不是，你們要說追我回去，人家可沒法兒，還有，我扮成了個小子，人家自然沒了顧忌，而今，好啦，她知道我不是小子，教人家怎敢與我同行。」

一個姑娘忙道：「那套小子的衣衫，我們沒扔。」

「在我們那房裡，」另一個也慌忙說：「你等等，小姐，我去取來。」

蕭丹樂得差點笑出聲來，虧她仍能把臉繃得緊緊的，說：「既然回轉無名山莊，扔了也罷。」

兩個姑娘却已早跑出房去了，爭相把那套小子的衣衫鞋襪，連草帽都取了來。蕭丹再也繃不緊臉兒了，伸手就搶。

那捧衣衫的姑娘一旋身，笑道：「慢來，自是要給你的，但你得先答應我們。」

「和你一道闖蕩江湖，」另一個把草帽鞋兒高高舉在頭上，說：「不答應，你休想搶得去。」

敢情兩個丫頭是先商量好了的，蕭丹如何不明白，兩個丫頭串通聯手起來，她休想能擺脫她們，道：「只是，胡大哥已走去沒百里，也在數十里外了，連方向也不知道，還有……」

「不用還有了，」捧衣衫的丫頭說：「他往北去了，你那胡大哥不論是否情俠希夷，但確是君子，而且早知你是誰了，當然知道你是姑娘，不是小子，我們只是或前或後，在暗中跟隨。」

蕭丹喜得心花兒朵朵開，道：「我爹將來責問起來，你這兩個狡猾的丫頭，本是貪玩兒，逛江湖，倒成了暗中保護我，那自是理直氣也壯。」

兩個姑娘笑得花枝兒般亂顫，幫她換衣衫的姑娘說：「豈不便宜你啦，將來莊主責問起來，你豈不也振振有辭，有了我們保護，怕甚麼。」

蕭丹啐了一口，說：「臭美，憑你們那點兒功夫，任他江湖險惡，自有胡大哥在我身邊。」

抓起草帽兒就跑，跑出房門，又回頭，道：「我要警告你倆，只准暗中跟隨，休被我見到。」

揚手，那麼一揮，颯地一聲响，兩個姑娘跳了起來，急閃身，抄手，接住了打來的兩根折斷了的窗櫺，蕭丹却已去得無影無踪了。

倒不是怕兩個丫頭追來，而是，那秋陽高懸在頭頂，已是晌午了，胡大哥便不趕路，必已在數十里外了。還好，揪住路人打聽，喂！如此這般，一個頭帶草帽兒走路的漢子，竟然被她打聽到了，不過，有的說東，有的說西，倒把她楞住了，却是一個老人家，放下嘴裡的旱烟竿，呵呵笑道：「小哥兒，你這手上的勁兒還是眞不小，那有這般揪住人問路的，不怪人家整蠱你了。」

當眞，她心急，揪住人，手上的勁兒大了些，道：「這是怎說？」

「今日好太陽，我坐在這道旁老大半天了，何曾有這樣一個人路過，這樣好太陽，又沒風沙，誰會戴着草帽，若有，那就是小哥兒你了。」

聽來她還是一口童音，姑娘扮小子，自也矮小了，看不見她的面貌，當然認爲他是小哥兒。

這一急，當眞非同小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若把方向弄錯了，豈不和胡大哥相去更遠了，若不是遇到這老爺，只怕追到天涯海角也追不上的。

直恨得她咬牙兒，急得也沒了主意。還是那老爺好心，向前面現出城廓之處一指，道：「却是秋涼，天黑得早，你想回頭，便會錯過宿頭，喏，那是青州城，不如去城裡住宿一宵，打聽清楚了再上路，不過，小哥兒，這就叫做經一事，長一智，今而後，不論問路，還是問人，要客氣些兒。」

她不是個刁蠻的姑娘，只不過心急了些，這老爺說的如何不是，當下謝過，進得城來，那太陽一落山，可不是就黑下來了。

那青州是一座府城，北上天津，南下滄州，乃是必經之路，古時歷爲封地，亦是兵家必爭之地，是以六市三街，好不繁華，那天色不過才暗了下來，店鋪中倒多掌了燈。

蕭丹一路走，一路恨，也惱在心頭，胡大哥答應了的，跟他闖蕩江湖，却捨她而去，而今，胡大哥往北，她却往東來，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這半日，她又追趕得急了，而今相去必在數百里了，人海茫茫，何處去追尋。

委屈呀！一個從小被嬌寵，因而也極任性的姑娘，如何不感到委屈，溫室中生長起來的嬌花，自是熬不得風霜，她那溫柔的一面，便也顯露了出來，昨兒已流過一次眼淚了，有過

了第一次，可就更容易流了出來。

敢情，在感情上，有她脆弱的一面。

蕭丹姑娘又已淚光瑩瑩，好在天色暗了下來，有草帽兒遮住了，不用躭心被人家瞧見。

兩個丫頭死到那裡去了，不是說暗中跟隨麼？當她受了委屈，氣惱又傷心的時候，多希望她們來到身邊，她已回頭望過多次了，眞是一步一回頭，但兩個丫頭踪影全無。

現在，她是這樣氣惱、委屈、又無助，她溜出無名山莊，甚至在知道那頭戴草帽的人即是情俠希夷之前，那種豪情那裡去了呀？

她嘆了口氣，正因她是個聰明的姑娘，因此，現在，她不再回頭了，兩個丫頭一定往北去了，因爲以爲她是往北追趕胡大哥。

還是那老爹說得是，落店，她得好好兒想一想。胡大哥又是怎麼說的呀，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雖然着了兩丫頭的道兒，被她們溜進她的屋去，在窗上幪了毡毯，已是未能鷄鳴早看天了，還不未晚先投宿麼。

好，落店，驀然眼前一亮，敢情一家客棧，正亮了燈牌兒，可不是巧啦，那燈牌兒兩邊，正寫着這麼兩句：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

蕭丹才一轉身，啊喲！不料她只顧看那燈牌兒，竟和一個低着頭走路的人撞個正着。

那店鋪中雖然掌了燈，街道上却昏暗，呔！她是何等身手，早旋身一滑步，翻掌拍出。

胡大哥是怎麼說的呀？江湖上險惡得很，下五門的賊子，燒悶香，打悶棒，扒竊拐騙，詐不見撞你一下子，說不定就失去了身上的錢財，江湖上行走，有道是，英雄無錢，難行寸步，英雄也就困窮途。

只聽那人一聲喲唷，饒是她僅順手拍出，力道不大，亦把那人打倒在地。

她這裡已摸着了懷裡的銀袋兒，仍在，却也看清了，被她打倒在地的，敢情是個秀士，滿面淚痕，哭道：「你……爲甚麼打我。」

蕭丹啐了一口，見他掙扎着，竟然爬不起來，大男人啦，竟當街哭泣。

她眞不是個刁蠻不講理的姑娘，明白了，這個秀士，衣衫破舊，還是挺年輕，不過二十出頭，必是低着頭，一路哭泣着走來，是以沒看見她。

但她又何嘗看見了人家，否則也不會撞上了，她不同樣也有不是，而她，竟打了人家不說，而且看來打得不輕。再看清那秀士還是眞秀氣，不僅清秀，而且面黃肌瘦，滿面愁苦。

不由她心下倒過意不去，蕭丹姑娘可從不知道甚麼叫男女授受不親，何況，他現下不也是個少年郎，走去扶起那秀士來，心下不僅有了歉意，心想：這秀士必然滿懷寃苦，可憐兒的，登時，當眞是俠義滿胸懷，不行俠仗義，濟困扶危，走甚麼江湖。

不料那秀士扶起來了，差點又跌倒了，搖搖晃晃，本已破舊的衣衫，更破了一大塊，連肩頭都露了出來，蕭丹那能放開手來，有些明白了，秋已深，北地更寒涼，却仍穿着破舊的單衣，若不飢寒交迫，豈會如此軟弱的，本已生了歉意，更不忍心了，道：「來吧，我扶你過去坐一會。」

心想：不知他有多少日不曾飲食了，好呀！妙極，濟困扶危，若他有寃苦，嘿……她……不，他丹丘生，可要行俠仗義了。

客棧就在面前，前面就是店堂，扶那秀士進去坐下了，草帽下的細細長長的眉兒，早已高高地挑了起來，第一遭兒走江湖，雖然算不得是行俠仗義，嘿！可是濟困扶危了，如何不得意，拍着桌子叫道：「夥計的，好酒好菜，只管取來。」

走江湖的豪俠，自然要有豪氣，把桌子拍得震天價响，那走來的夥計可瞪了眼，一個衣衫破舊如化子，一個小小子，道：「嚷甚麼，好酒好菜都有，可不知你拿不拿得出銀子來。」

「呔！」掏出銀袋兒，嘩啦一聲响，向桌上一扔，大錠小錠的銀子滾了出來，可惜她的眼兒瞪得再大些，人家也看不見。

眼睛是黑的，銀子可是白的，夥計的臉上登時堆下笑來，小小子，有了銀子，自然也成了大大爺，不過那夥計心裡頭可哼了兩聲，咄嗟之間，她不是嚷嚷要好酒好菜嗎，登時擺滿了一桌。

蕭丹可不知夥計的使壞，道：「吃啊，若還不夠……」

夥計的已接口讚道：「小大爺，可眞豪爽，有的是好酒好菜，這就送來了。」

那秀士張大了嘴兒，可知夥計使壞，忙道：「多謝兄台，夠了，夠了，尚未請教……」

蕭丹眼珠兒一轉，昂然道：「丹丘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吃罷，請！」

可惜，小小子昂昂然，也還是小小子，江湖人，行俠仗義的豪俠，那自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可惜，姑娘扮成小子，那清脆的嗓子可豪邁不起來，令人聽來，小小子更小了。

那人眞是餓極了，蕭丹見他狼吞虎嚥，不由她不心生憐憫，燈光之下，更看得清楚了，若不是滿面愁苦，面黃肌瘦，還眞清秀，那衣衫雖破舊，却也可知他是個秀才，聽話聲，不是本地人的口音，分明是外地遠處來，心想，必是異鄉淪落人了。

那人忽然發現蕭丹不言不動，雖然看不見，知是在不轉眼瞧他，登時滿面羞慚，道：「慚愧，我已……數日未曾進食，好教丹兄見笑了。」

蕭丹眨了眨眼兒，她想說江湖話，搜索枯腸，有了，道：「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英雄無錢，難行寸步，你必是旅途坎坷，淪落異鄉了。」

若她知道甚麼是床頭金盡，若人家知道她是個姑娘，怕不把大牙笑落了，却不料她胡說亂道，倒引起那秀才的傷心來，登時一聲浩嘆，淚珠兒立即滾落下來。道：「丹兄休要誤會，讀聖賢之書，且貧困潦倒，豈敢宿柳臥花。」

蕭丹一怔，才醒悟過來，才知床頭金盡，是指花街柳巷，婊子無情，鴇兒無義，臊得她臉兒紅透了，好在有草帽兒遮住，人家看不見。忙道：「聽口音，秀才不是本地人，却爲何淪落在青州？恁地淒苦，必有緣故，秀才何不說來，也許我可助一臂之力。」

那秀才的眼淚更如泉湧了，搖頭咽哽道：「萍水相逢，蒙賜飲食，已感恩不盡了，丹兄便俠肝義膽，可惜，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丹兄是無能爲力的了。」

蕭丹怔了怔，登時心花怒放，喜得她差點跳了起來，妙極，當眞再妙也沒有了，大笑道：「秀才可知有情俠希夷？」

那秀才的淚眼不曾晴，抬頭望着她，點了點頭，說道：「情俠希夷，令那怨女痴男，有情人成眷屬，當眞是今之古押衙了，遐邇稱頌，如何不聞，但那情俠希夷天涯浪迹，何處尋找。」

蕭丹興奮得再也笑不住了，又脆脆的一聲大笑，說道：「不瞞秀才，我丹丘生，便是情俠希夷。」

她沒忘了那是店堂之上，華燈初上，稠人衆廣，她這麼脆脆的大笑一嚷，那本是嘈雜的店堂，登時鴉鵲無聲，都朝她這邊望。

妙極，原來她正是要讓大夥兒都聽到，情俠希夷在青州，作了今之古押衙，還怕不由這些南來北往的客商，瞬間傳遍開去，傳遍遐邇，不用說，那眞正的希夷情俠胡大哥，豈有不會聽到的，必然猜到是她了，當眞妙極了，正愁茫茫人海，無處追尋，妙呀，她在此青州，轟轟烈烈，冒他的名兒，作出一番事業來，還怕胡大哥不來尋她。

蕭丹的爹是儒而俠者，她對那古今的傳奇人物，自然耳熟能詳，先古之朝，有士人美妻被番將沙吒利擄劫而去，好生悲若，得古押衙義助，將其奪回，蕭丹既有了一身武功，對那英雄事蹟，如何不响往，這也就是她一聽鹿杖翁談及江湖之上，出現了一個情俠希夷，便溜出無名山莊，出來尋訪那情俠希夷之故，那自也想效法那俠義而又多情的英雄事蹟。

妙極，胡大哥捨她而去，祇道她就不能作今之古押衙，妙極了。

那秀才正在悲苦無助之時，雖然蕭丹脆生生的大笑，不免令他生疑，雖沒疑心她是易釵而弁，但已確知他年幼，却又心想：既是情俠，必也是多情種，又豈會年老，是以仍不禁喜極，道：「丹兄當眞是……」

「希夷情俠。」蕭丹道：「秀才讀書人，當知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

那秀才再不懷疑了，秀才飽學，自然讀過老子的道德五千言，却也不曾想到這希夷之名的出處，經蕭丹一說，這才恍然大悟，因是，再不懷疑了，早退出座來，躬身一揖到地。

蕭丹也不還禮，掃了廳堂中一眼，就可惜她雖已站起身來，仍然太矮小了些，說甚麼也不像是個雄糾糾，氣昂昂的英雄，偏提高了聲音，那聲兒偏又好不清脆，說道：「秀才聽眞了，就便是江湖人稱的情俠希夷，今之古押衙，便是你的嬌妻美妾被人奪去，便那賊子是今之沙吒利，我不但能替你奪回來，而且把那賊子嚴懲不貸。」

不料那秀才低下頭去嚅囁道：「秀才窮困潦倒，連迎娶也無力，何來嬌妻，又豈有美妾。」

蕭丹怔住了，好生失望，道：「但你怎說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

秀才淒苦地浩嘆一聲，道：「不敢相瞞，這青州知府有女，與我原有婚約，自秀才家遭變故，只剩下隻身一人，更家貧如洗，千里前來投靠，不料這知府忘恩負義，愛富嫌貧，把我趕出府來，淪落青州不說，並將那從小與我青梅竹馬，情深義重的未婚之妻，另配高門……」

那秀才顯然怨怒塡膺，豁出去了，把滿臉的悲苦當衆傾洩出來。

原來這秀才也姓蕭，單名彬，他父在生時，曾任吏部尙書，這青州知府那時乃府中的一位清客，得其保薦，由知縣陞到現今的青州知府，這知府有女，當年爲清客時，住在蕭彬的府中，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甚至已是豆蔻年華，情竇已開，仍然同窗讀書，花前月下，也同遊戲，蕭彬的爹娘也喜愛她聰明乖巧美慧，是以便許爲婚姻，也因這緣故，蕭彬的爹，才大力保薦這清客出任知縣，恩加提携，五、七年間，竟官運亨通，陞任爲青州知府，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蕭彬的爹鯁直清廉，自不容於佞妄奸邪，一朝觸怒了龍顏，自是紛紛落井下石，不僅罷官，能苟全性命，已是萬倖了。本已是清風兩袖，回歸故里，那晚景自是倍常淒涼，偏又有回祿之災，一把火，把他僅有的祖屋也毁了，年老之人，如何受得了這沉重的打擊，蕭彬的父母不出一年便先後死了，落得孑然一身，不得已，才千里迢迢，眞是萬苦千辛，到青州來投靠，不料這知府負義忘恩，非但不相認，並把他趕出府來。却是那知府的一名老家人同情他，暗中資助了他一些盤

纏，勸他回返原籍，並告訴他，自他爹罷官之後，這知府作了多年的清客，怎會不知道朝中有人好作官，是以巴結了一位王爺，竟把女兒別攀高枝，即將把女兒獻給那王爺爲妾了，明日即將親送進京。

那蕭彬如何不氣急得死去活來，更從這老家人處得知，那小姐亦是日夜悲啼，哭得死去活來，他那會就此走了，日夜守候，盼與那情深義重的小姐見上一面，那時死也甘心，但侯門深如海，那老家人雖然同情他，亦愛莫能助。

別說蕭丹了，那廳堂中人衆聽他這麼當衆訴說，亦莫不議論紛紛，只不過嘆息同情而已。

蕭丹大怒，縱身一掃，嘩啦啦，桌上的杯盤碗盞，掃落下地，那聲響豈會小得了，那廳堂中近百人客，自是驚愕。

蕭丹高聲道：「今日在座各位，皆請留步，明兒喝了這位秀才的喜酒才准走。」

這是甚麼話，小小一個頭戴草帽的人兒，口氣可大，人家知府大人的千金，明兒就要送上京去了，何來喜酒。有的就打起哈哈來，有的在啞然失笑。

蕭丹却大喝一聲：「夥計！」

夥計早奔過來了，而且不止一個，好小子，酒菜錢未給，更把碗盞打爛了，但奔過來的夥計都瞪大了眼，張大了口，出聲不得！

因爲，蕭丹手中金光閃閃，敢情是金錠兒，喝道：「接住了，明日備辦酒筵，今晚在座的各位不算，替我遍請青州城的父老，明日午刻，知府那賊狗官，將送女前來，與秀才成婚。」

一時之間，廳堂內鴉鵲無聲，可都瞪大眼了，那錠金子，怕不換的百兩銀子，那還笑得出來。

那蕭丹已掃了一眼，再又高聲說道：「各位行走在江湖之上，可聽說過情俠希夷？嘿嘿！便是在下，明日必教這秀才，有情人成其眷屬，還要那知府狗官親自送女前來不可！」

話聲未了，人客中登時驚呼之聲，此起彼落，倒有多半聽說過情俠希夷的，是傳說，那就不免加鹽加醋，神乎其說，蕭丹出手就是一錠金子，誰會再懷疑。

蕭丹却已跳下桌來，拉了那秀才就跑，說：「快，趁估衣舖還未關門，你這新郎當然要先打扮起來。」

第二天，早轟動了青州城，知府嫁女，秀才花燭洞房，都在其次，情俠希夷義薄雲天，親自主婚，如何不轟傳遐邇。

何用第二天，當天晚上，便已傳開了，傳遍了青州城，豈僅有錢好辦事，那青州城中的鄉紳，聽說知府嫁女，豈有不巴結的，自有厚禮送來，那店中住的皆是南北客商，既有人倡議，誰又不同情秀才，因此這個五錢，那個一兩，又湊了不下百兩，更有幾個好事的，幫同籌算，是以，未到中午，那招商客棧，已結綵張燈，吹吹打打，鼓樂喧天。看熱鬧的人，把整條大街也擠塞了，不過，不是看迎親、看新娘，而是情俠希夷的名頭太響亮了，何況義薄雲天，都要一睹情俠希夷的廬山眞面目。

只不過，連同那秀才，以及那店家人客，都仍有幾分懷疑，知府可是朝廷命官，非江湖中人可比，眞會送女前來嗎？

看看時已近午，那焦急與懷疑，自也與時俱增，都拿眼來瞄自稱情俠希夷的蕭丹。她懷中抱的又是甚麼呀？

蕭丹懷中抱着個紫色絨布的小包裹，雖然仍戴着寬邊的草帽，邊緣垂着黑布，看不見她的容顏，但顯然氣定神閒，拖了張椅兒，在大門口大刺刺的一坐。

看看午時已到，那街上看熱鬧的人羣，突然起了一陣騷動，因爲遠遠地，有人叫道：「來啦！」

「知府大人送女來啦！」

可不是來啦，人潮向兩邊一分，讓出道來，知府大人的官轎在前，花轎在後，後面更有三乘小轎，四個脚伕，抬着兩口沉重的大箱。却是一宗兒，令人覺奇，朝廷的命官，知府大人嫁女，竟然沒排場不說，怎麼面青唇白，直打抖顫。

那下得轎來的知府，可不是直打抖顫，更奇的是，竟向大刺刺坐着，自稱情俠希夷的蕭丹拱手，說甚麼？可惜站得遠一些的，就聽不到了，因爲那司禮的高叫一聲鳴炮，登時無數串懸掛在店門外鞭炮，燃放起來，簡直震天價響，那秀才可站在蕭丹身側，是故聽得清清楚楚，而且早愕然了，因爲那知府大人的三綹長鬚，只剩下當中一綹，頭上的紗帽壓着眉頭，像是沒了頭髮。

只聽那打抖顫的知府，他的丈人，打着抖的聲兒說：「下官遵命，已送女前來。」

蕭丹哼了一聲，草帽兒一揚，道：「還有，白銀三千兩。」

「不敢短少分文，只是嫁粧不及備辦。」

蕭丹呸了一聲，道：「誰稀罕你這負義忘恩狗官的嫁粧，看在你女兒有情有義，這破印兒賞還你，若敢再生異心，可就不再是斷髮割鬚了，而是取你的狗命。」

那秀才雖站得近了，但鞭炮震耳鼓樂喧天，也僅聽出大意來，其實後面的全沒聽到，因爲，那司禮已高聲朗宣，道：「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

敢情那隨轎而來的兩個侍女，已扶出小姐。司儀的又在高聲喝了：「夫婦交拜，送入洞房。」

蕭丹這裡把那紫絨布小包袱，擲

給知府，原是蕭丹連夜不僅斷了知府的頭髮，且割去了兩綹長鬚不算，而且把知府的官印也取來了。失了官印，豈僅官兒不保，連命兒亦保不住的，蕭丹限他午時送女去客棧，與秀才成婚，並要白銀三千兩，給秀才重振家園，屆時賞還他的官印。

這知府那敢說半個不字，甚至不敢宣揚，他是作清客出身的，豈有不知俠客的行徑，空有滿府的三班衙役，捕快官兵，人家不也如入無人之地，來無影，去無踪。

蕭丹喝了聲：「你這狗官忘恩負義，作官兒必也枉法貪贓，今日看在秀才和你那情深義重的女兒份上，且既往不究，今而後，若敢再作反爲非，被我查知，可饒你不得，還不快滾！」

不走，不快快走，難道要在這裡丟人現眼麼，再說，三綹長鬚少了兩綹，那來作客的，多有鄉紳，也沒臉留下來，慌忙抱着官印，躲進轎去，即刻起轎走了。

却不料，這裡，那秀才要找希夷情俠，夫妻已交拜，婚禮已成，那能不拜謝大恩人，那知希夷情俠的蕭丹，已無影無踪。夫妻兩人感激得只能在店門口，望空再拜。

不數日間，義士今有古押衙，傳遍了遐邇，青州距京畿不遠，又如何不轟動了京城。這日青州道上，蹄聲得得，來了兩騎駿馬，馬駿，人更俊，好俊俏的兩個姑娘，英姿兒更颯爽，頭上金步搖閃顫，飄捲的披風露出的劍穗在芳肩頭，迎風飄飄。

那青州乃是先朝恒王的封地，嫿將軍林四娘，忠義明閨閣，恒王被賊所害，林四娘振臂一呼，率領宮中妃嬪，奮勇殺賊，奈何霜矛雪劍嬌難擧，倒盡被賊所殺，那巾幗英勇事蹟流傳不絕，當眞膾炙人口，是故，那青州城外土尚香，青州之人，甚至閨閣女子，也多好武習藝，這馬上兩個姑娘英姿颯颯，縱馬馳騁道上，又何足奇。

青州的城門已在望了，前面那乘馬突然一聲嘶鳴，人立而起，馬背上的姑娘端的好功夫，非但沒被掀下馬來，便兜轉了馬頭，隨後的一騎衝前，也才堪堪避過。

馬上的兩個姑娘非但不惱，因爲分明着了人家的暗算，倒大喜，一個叫道：「出來啦，希夷情俠，偷着暗算人，算甚麼好漢。」

這一個姑娘却噗嗤一聲，笑道：「她根本就不是漢子，算甚麼好漢。喂！你這冒充情俠，不害臊的小姐，趁早兒出來便罷，咱們可是好心好意，巴巴兒的趕來替你送信兒。」

那兜轉馬來的姑娘道：「莊主回莊了，趁早兒回去是正經，要不然，連我們也有不是了。」

「該死！快，還不快攔住她！」

早一帶馬頭，向路邊那林子繞去，這一個被提醒，不敢怠慢，也急忙從另一邊繞去。

那知半個人影也見不到，那大道旁邊的林子，能密到那裡去，有人，也是藏不住的。

兩個姑娘回到路上，一個就埋怨道：「你怎能說莊主回莊了，她知道了，還有不跑的，眞該死。」

這個姑娘道：「你倒怨起我來，是你先說巴巴兒替她帶信的呀。」

「我是騙她出來，若說咱們找到了她的胡大哥，你想想，她會不會乖乖兒的跟我們走，只要遇上了鹿杖翁，那時再坦白說也不遲，她敢跑，敎她吃鹿杖翁的孤拐，咱們可就脫了干係。」

兩個姑娘面面相覷，一時都作聲不得，那知兩個姑娘都以爲暗算她們的小姐走了，不再留心那林子，一時大意，樹上却溜下一人來，轉頭就跑，眨眼已去得無影無踪。

正是蕭丹，果然被她計算到了，却不料聞聽得傳言，首先尋來的，竟是兩個丫頭，而不是胡奇，惱得她摘了顆松子，抖手打在馬頸上，她却立即竄到了另一株枝葉更濃密的樹上，這就是兩個姑娘尋找不到她之故，若被兩個丫頭發現，她休想脫身。

她爹回到了無名山莊。聽說鹿杖翁隨後就尋來，三十六着，還不走爲上着，本是想把那眞正的情俠希夷引來的，那知弄巧反拙，那還敢等待，一口氣跑出了十來里地，雖是秋已深，西風涼，但秋陽高照，也渾身見了汗。

這是那裡啊？一打聽，敢情向南邊兒跑了來。心想：也好，追尋她的人，必以爲她往北。當眞，江南好風光，聽說得多了，爲甚麼不作江南遊。

想到她懲那知府，義助那秀才，成其眷屬，好不暢快，嘿嘿！更是得意，而今，她不也是情俠啦，誰說江湖兇險，江湖不已踏在她的脚下啦。

一路跑，一路想，越想越樂，本已是豐滿的，高高的胸脯兒，而今，挺得更高啦，不用說，長長細細的眉兒，也高高地揚了起來。

問前途？前途是滄州，好，她情俠蕭丹就走滄州。不過，且歇口氣兒，那路邊樹下，有塊大石，且歇會兒再走。

不錯，情俠蕭丹，而今她是情俠蕭丹啦，誰還稀罕這草帽兒，胡大哥丟下她不理了，豈會聽不到傳聞的，竟然不來找她，如何不惱，惱得她抓起草帽兒一扔，爲甚麼要遮去臉兒，她夜裡在夢中，化日光天下，她在幻想中的情俠，那自是瀟灑又風流。

對，瀟灑風流的情俠蕭丹走滄州。

啊唷，她剛那麼一彎腰，要在石上坐下來，啪的一聲，屁股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不很痛，跳了起來，反臂一抄，是甚麼呀！

敢情是扔出去的草帽，這不是邪門麼？怎會飛回來，那自然還是在空中繞了過圈兒飛回，飛到身後，是以才會沒發現。

情俠蕭丹眨了眨眼兒，是了，草帽兒迎風，因是心中惱惱的那麼一扔，用勁兒大了些，生出迴旋之力來。

啐了一口，把草帽扔在腳邊，那料，她再彎腰兒要坐下，又是啪的一聲响，這番可是打在臉上，而且熱辣辣，痛痛的，她是何等身手，抛頭只一抄，又抄在手中了，這一番，她可瞪眼了！

一片樹葉？一片樹葉而已！

秋雲不雨常陰，黃葉無風自落，那樹葉入手，早已碎了，自然飄落的樹葉而已，怎會打在臉上，怎會熱辣辣，痛痛的？

邪門！若說草帽飛回來打在屁股上！那是奇巧的意外，這番可不是偶然了。

她自是又跳了起來。煙！一縷煙從坡上的樹下嫋嫋升起來，她看見了，一個酒糟鼻子的老頭兒，閉着眼靠在樹上，在吸着旱煙竿，不用瞧那旱煙竿古怪得出奇，有椏叉，椏叉像鹿角，一瞧見那紅紅的酒糟鼻子，就把個昂昂然要闖江湖，把江湖踏在腳下的情俠蕭丹嚇壞了。

當眞是寃家路窄，那糟老兒，不是別個，正是她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一個：鹿杖翁！

她一口氣跑了十多里地，跑甚麼？就是因爲聽兩個丫頭說鹿杖翁隨後就到，是以嚇得她沒命奔逃，那料竟逃到這該死的糟老兒面前來！

嚇得她轉頭就跑，趁這死老兒閉着眼，只要跑出十丈八丈遠去，可就不怕他飛出會拐彎兒的鹿杖了。

她不是跑出十丈八丈，少說也有二三十丈，才敢回頭，登時鬆了一口氣，糟老兒沒追來。

不行，草帽兒拍屁股，樹葉打臉兒，她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敢情是這該死的糟老兒使壞，這老兒用手一指，飛出手的鹿杖也會拐彎，何況是草帽樹葉，又惱又怕的蕭丹情俠，可一點兒也不蕭灑了，倒像是喪家之犬，漏網之魚，那顧得去分南北東西。那知，跑出三兩里地，又嚇得她一聲啊呀！

就在道上，一縷煙隨風飄散，一個糟老兒，傴僂着腰兒在走。

鹿杖翁！化了灰，她遠遠一瞧，也認得出來，是該死，老而不死的賊老兒！

還好，這賊老兒背朝着她，不，是她對着他的背，幸是她沒叫出聲來，幸是秋風颯颯，這該死的賊老頭兒沒回頭，可知沒聽到她奔來的聲响，怎不嚇得她轉頭跑。

那有這麼巧的，但偏就是這麼巧，如飛又跑出數十丈，喘吁吁的蕭丹才又鬆了一口氣，深秋天已涼，她却香汗淋漓。

不料她步下才緩了些，這這……這是誰在說話？

只聽有人在她耳邊說：「情俠蕭丹走滄州，該往南，女娃娃，你怎麼往西啦，那條道兒可通的是無名山莊。」

啊呀！嚇得她跳起來又跑，當眞，她慌不擇路，可不是往西啦，曠野之中，日正當中，如何辨得方位？便是這賊老兒教她的說：向陽花木早逢春，只要一瞧樹木的枝椏，就能辨得方位了。雖是在深秋，是以也能辨得出來。

轉身又往南跑，是了，情俠蕭丹走滄州，她先前必是心下得意，不自覺說出口來，眞邪門，這該死的賊老兒怎會聽了去，難道一直跟隨在她後面。

妙極，鹿杖翁既然說了，明知她怕了他，必然不敢去滄州的，她却偏去滄州。

蕭丹腳下可沒停，長長細細的眉兒又揚了起來：「嘿！饒你這賊老兒奸似鬼，想嚇我不敢去，我却偏走滄州。」

又奔出數十里地，蕭丹得意得心花怒放，可不是把賊老兒擺脫了，任你奸似鬼，今日也吃了姑娘的洗腳水。

到了滄州，好高大的城墻，當眞是古往今來，兵家必爭之地，北控幽燕，南鎮齊魯，蕭丹早有了主意，現在，她不但又是，而且當然是蕭灑又風流的情俠了。而且，即使鹿杖翁這賊鬼老兒陰魂不散，知道上了她的當，再又追趕前來，必教他也認不出。

走進估衣鋪，再出來時，豈僅太陽穴上那塊膏葯不見了，好一個風流又蕭灑的美少年，細細長長的柳眉兒，也成了斜飛入鬢的劍眉，着上了高靴兒，自是秀拔又英挺。

對啦，以名作姓，丹丘生，現在，她是情俠丹丘生啦，若是這滄州城的知府也忘恩負義，愛富嫌貧，那就再妙不過了。巴不得立即找到怨女痴男，偌大一座滄州城，又豈無痴男怨女。

那酒樓茶肆，最是蜚短流長地，招商客棧，客似雲來，皆北往南來客，那悱惻纏綿的情愛艷聞，自是爲人樂道，不脛而走，傳遍遐邇。

她，不，丹丘生，奔跑了大半日，不也倦極了，對，落店，未晚先投宿。

那街道之上，攘往熙來，欲黃昏，却又未黃昏時候，如何不熱鬧，行走在人羣中的丹丘生，從小兒就不是閨中弱女，而是武林的女兒，本就行來不婀娜，怎會弱弱婷婷，從不會顧影自憐，何況而今是佳公子，風流又蕭灑的美少年，行來那自是高視又闊步。

（未完・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神州一聖龍家莊　滿門遭害剩一丁

一場空前未有的大火，正熊熊烈烈的在長安城東、驪山之西、一座巍峨壯麗、名曰「龍城」的城堡裡燃燒着。

提起龍城可非等閒之地，城主神州一聖龍雲乃是當今武林之世黑白道上一致公認的頂拔頂尖的領袖。龍城主一跺腳，保証半個江湖會發抖，龍老大一聲吼，保證有人會人頭落地。

龍城是天字第一號的武林重鎮。有如皇宮大內，儼然帝王之居。

然而，任誰也想不到，龍盤虎踞之地如今却正陷入一片火海中。

* * *

三匹快馬箭也似的奔馳在關洛大道上，目標就指向龍城。

馬快如風，去勢似電，驚得路旁的村落鷄飛狗跳，行旅紛紛走避。

三騎二前一後，一女二男，騎術精湛，人更俊俏，贏得不少采聲。

馬上之人來頭不小，爲首的少年正是龍城龍家的二少爺龍傳人，又名龍翔，別號阿翔，長得氣宇軒昂，神采飛揚，一望即知是天生的英雄人物。

與龍傳人並轡疾馳的少女亦非泛泛之輩，係武林耆宿風塵俠隱曲子敬的義女莫愁。而龍翔正是風塵俠隱的門下高足，也就是說，風姿綽約、明麗動人的莫愁姑娘是阿翔的師妹。

緊跟在二人後面的娃兒年紀最小，約莫只有十四五歲，長得唇紅齒白，眉清目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珠子骨碌碌的轉來轉去，一眼就可以看出來是一個聰明絕頂、反應敏捷、精明、慧點、點子多、花樣多、詭計百出、鬼頭鬼腦的傢伙，乃阿翔的劍僮丁當。

丁當又名叮噹，別號小丁，不過大家都喜歡叫他二狗子，或阿狗。丁家在龍城世代爲奴，打從穿開襠褲、玩泥巴起，阿狗就是龍二少最忠實的跟班的，出雙入對，形影不離。

龍傳人遠從峭山西來是要回家的。

回龍城爲他的老爹龍雲做五十大壽。

神州一聖的五十大壽在武林中是一件大事，與龍城主義結金蘭的「龍虎八兄弟」，以及江湖上有頭有臉的成名人物，曾出面奔走，要爲龍大俠轟轟烈烈的慶祝一番，却被龍雲以「福淺德薄，不敢言壽」一口回絕。並且嚴令八兄弟不得有任何祝壽的舉措，在此期間亦不准踏進龍城一步。

就連龍傳人未來的老丈人，武林三雄之一的鳳城城主神州一君鳳嘯天，與阿翔未過門的嬌妻鳳凰姑娘亦在婉拒之列。

當然，阿翔是龍城主的二公子，並未禁止做兒子的回城爲父親祝壽。

可是，壽誕之期是昨天，直至今日此刻，午時已過，艷陽高照，龍傳人尚未到達家門。

不是他不孝，有意延誤佳期，而是路上發生狀況，有一名村姑在荒郊野外上吊自殺，救活之後仍呼天搶地決心尋死，好說歹說，費了不少口舌，村姑的情緒始告穩定，待將她送回家中，算算時間已躭擱了一整天。

這一躭擱不打緊，當他們三人到達龍城時，宏偉壯麗的龍城已付諸一炬，變成了廢墟、灰燼。

高卧在城牆上，象徵龍城威儀的那兩條金色的龍也破碎了。

傲視蒼穹、冠絕寰宇、高大雄壯、蔚爲奇觀的城門燒毀了。

處處殘垣斷壁，處處破磚爛瓦。

所有的房子都倒了，沒見一棟完整的。

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沒見半個活人兒。

有的只是黑塵、青煙、焦屍，滿目瘡痍，令人不忍卒睹。

龍城的守衛死在各自的崗位上。

厨房的大師傅被燒死在厨房裡。

絕大多數的人則全部集體葬身在九龍廳內。

九龍廳乃龍城最大的建築物，金碧輝煌，專供節慶之用，顯而易見，大家齊集在九龍廳內，正在爲龍城主祝壽時，不幸一起遇難，葬身火窟。

從陳屍的位置可約略看出，一堆一堆的、一桌一桌的，仍保持餐飲的形狀，似乎未經打鬥掙扎，便猝然結伴暴斃。

大火太猛太烈，所有的人俱皆燒焦燒黑，扭曲變形，不成人樣兒，個個耳目莫辨，身份不明。

阿翔忍着悲，噙着淚，在焦屍堆中搜尋了好一陣工夫，始終未能辨認出父母與長兄龍傳宗的屍體來。

小丁的情形也好不到那裡去，找不到雙親，尋不着兄姐，面對一大片面目全非的死屍，早已熱淚滾滾，泣不成聲。

火，是怎樣起的？

人，是怎樣死的？

行兇的兇手是誰？

放火的又是那個？

爲甚麼沒有打鬥的跡象？

甚麼人吃了熊心豹子膽，敢在龍城撒野？

這是一個謎，阿翔、莫愁、小丁皆一無所知。

莫愁姑娘忽道：「翔哥，你們龍城上下一共有多少人？」

龍傳人抹了一把眼淚，默默計算一下，戚然道：「除去我與阿狗不算，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全部是一百零三人。」

阿狗不同意，另有他自己的計算方式：「不對，上次回城時，大少奶腹大便便，已懷有八個月的身孕，老城主一定已經當上爺爺，總數應該再加一人。」

莫愁一揚柳眉兒，聲音陡地提高了一些：「剛才我曾仔細算過，這兒前前後後，裡裡外外，總共只有一百零二具屍體。換句話說，還差兩個人。」

小丁雙眼一瞪，迫不及待的追問道：「這兩個人跑到那兒去了？」

莫愁姑娘不疾不徐的道：「這有兩種可能。」

阿狗道：「那兩種可能？」

莫愁道：「一是可能出外辦事未歸。」

阿翔不以爲然：「按照龍城的規矩，家父壽誕之日，所有的人必須一律回城爲他老人家祝賀，不可能有人出外辦事未歸。」

小丁隨聲附和道：「是啊，是啊，我二狗子記得一清二楚，一年前我爹出外收賬，不小心摔斷了腿，請人抬還是趕在老爺子的華誕前夕抬回龍城。」

莫愁姑娘緊鎖着黛眉道：「另一種可能就是有人刧後餘生。」

阿翔聞言，精神爲之一振，道：「會是誰？」

小丁也大喜過望的道：「不知人在何處？」

莫愁面不改色的道：「我們不妨找找看，也許會有所發現。」

是有所發現，三人搜尋一陣，發覺守衛、厨師的死狀與九龍廳內之人截然不同，九龍廳內死者的身上並無傷痕，厨師守衛則有刀傷劍痕。

有人缺腿，有人斷臂，有人身首異處。

也有人在胸前或背後留下五個黑窟窿，無疑是先傷在一種類似「鷹爪功」一類的爪功之下，然後才被人放火燒死。

更重要的是，在九龍廳半面未倒的牆上發現一件怪異的東西。

這東西的確很怪異，似刀非刀，似劍非劍，上粗下細，上圓下扁，尾部其尖如錐。

係獸骨製成，通體雪白，頂端刻着一顆骷髏頭，白蒼蒼的、陰森森的，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慄。

骷髏頭的下面還刻着三個字：白骨令。

毫無疑問，這是一件信物。

兇手已經挑明了，是白骨令的主人。

但是，武林中壓根兒就沒有白骨令這件信物。

亦未聞那個門派與白骨骷髏有關。

懷着滿腹的疑雲，三人拾級而下，進入九龍廳下方的地窖裡。

此處未被大火波及，牆角的琉璃燈明亮如故，清楚的看到，這是龍家儲酒的地方，南北佳釀應有盡有，各式各樣的酒桶、酒罈、酒缸、酒甕井然有序的陳列着，琳瑯滿目，一應俱全。

莫愁輕展玉指，敲打着一隻酒罈道：「這裡面都有酒嗎？」

小丁搶着說：「那當然，龍城富可

敵國，用不到拿空罈子充場面，不僅罈罈有酒，而且缸缸都是泥封未啓的原裝貨。」

莫愁展目四顧，戟指道：「不見得吧，那邊的那一缸可能就有問題。」

循着莫姑娘手指之勢望過去，左邊，最後一排，緊貼着牆壁的一隻五尺來高的大酒缸的蓋子就已經打開，歪到一邊去。

缸中有酒，酒已所剩無幾。

酒中有人，人已爛醉如泥。

不是龍城主。

亦非龍傳宗。

而是武林三怪之一的醉俠赫九。

赫九喝酒過量，人事不知，小丁連澆了三桶水方始悠悠醒轉，仍自呢呢喃喃的直嚷：「好酒！好酒！」不迭。

阿翔好不惱火，一把抓住赫九的膀臂，硬生生的將他提到酒缸外面來，粗聲大氣的道：「喂，喝酒的，睜開你的酒眼，看一看我是誰？」

赫九酩酊大醉，費了好大的勁才將酒眼睜開，依舊醉言醉語的道：「啊，是龍二少，好酒，好酒，龍城的『仙人醉』果然名不虛傳，神仙喝了也會倒。」

小丁手裡還有一桶水，聞言又劈頭蓋面的潑上去，怒沖沖的道：「老酒鬼，別再酒言酒語瞎扯淡，醒醒吧，該說幾句人話啦。」

冷水澆頭，果然有效，醉俠赫九猛烈的搖一搖頭，終於清醒許多，可以扶着酒缸自行站立了。

龍傳人聲冷語厲道：「人是你殺的？」

醉俠赫九大搖其頭道：「不是，不是。」

莫愁姑娘道：「火是你放的？」

赫九斷然決然的道：「赫某只會喝酒，不會殺人放火。」

小丁好大的火氣，暴跳如雷的道：「放屁，你不會殺人放火，那龍家的人怎會被殺？龍城的房子怎會被燒？」

醉俠赫九搖頭晃腦的道：「這個老夫就不清楚了。」

阿翔沉聲道：「老酒鬼，我問你，你是幾時進入龍城的？」

赫九道：「大概是昨天傍晚吧！」

「大概？無法肯定？」

「灌酒過量，實在弄不清已醉了多久。」

「今天是家父誕辰的第二天。」

「那就是昨天傍晚，可以肯定。」

「沒錯？」

「沒錯。」

「你來龍城作甚麼？」

「自然是爲龍城主賀壽而來。」

小丁雙眼一瞪，半信半疑的道：「笑話，我們老爺子有言在先，『福淺德薄，不敢言壽』，對外人的祝賀活動一概拒絕，你敢不聽號令，自找麻煩？」

醉俠赫九苦笑一下，道：「老酒鬼與龍大俠交非泛泛，每年此日都要來龍城叨擾幾杯，龍兄一向以禮相待，並無不悅之色，想不到這一次却連酒杯的邊兒都沒摸着。」

莫愁姑娘字斟句酌的道：「怎麼？龍城主不給你酒喝？」

赫九搖頭否認道：「不是龍大俠不給老酒鬼酒喝，是我在來龍城之前便已大醉。」

小丁嗤之以鼻：「既已大醉，爲甚麼還要來龍城喝？眞是荒唐。」

阿翔疑雲滿面的道：「尤其九龍廳內多的是佳釀珍饈，幹嘛偷偷摸摸的躲到地窖來喝？」

赫九聞言面露懼色，餘悸猶存的道：「老夫的酒是被嚇醒的，來此是爲了逃命，並非喝酒。」

莫愁急聲追問道：「是甚麼把你嚇着了？」

醉俠戰戰兢兢的道：「赫某踏進九龍廳，屁股尚未坐熱，酒杯還沒有到手，突然之間，龍城的人慘叫之聲大作，相繼暴斃身亡。」

龍傳人大驚失色的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老酒鬼也莫名所以。」

「人到底是如何死的？」

「可能是中毒而亡。」

「包括婦孺在內？」

「龍城的規矩，不論老少，城主壽誕之日都要爲他乾一杯。」

「都死光了？」

「一個不剩。」

「連家父在內？」

「赫某親眼見他仰面倒下。」

「還有我娘、我哥哥呢？」

「全部遇難，無一倖免。」

話至此處，阿翔、小丁俱已柔腸寸斷，淚下如雨，抱頭大哭起來。

莫愁姑娘淚眼汪汪的道：「毒下在那裡？」

醉俠赫九道：「八成是在酒中。」

「可是龍城窖藏？」

「不，是『綠芙蓉』。」

「長安芙蓉居的『綠芙蓉』？」

「不錯。」

是不假，阿翔很快便在瓦礫之中找到一隻破酒罈，上面的商標仍在，正是長安芙蓉居出產的綠芙蓉。

阿狗睹狀臉色驟變，怒溢雙眉：「難不成是霸城胡家的人幹的？」

赫九一聞此言，面部的表情立變，誠恐誠惶的道：「這話可不是老酒鬼說的。」

龍傳人咬着牙齦吼道：「那麼你說，這毒是誰下的？」

「不知道。」

「酒是從那裡來的？」

「也不知道。」

「老酒鬼的，你這也不知，那也不曉，究竟知道些甚麼？」

「老夫當時爛醉如泥，甚麼都記不得了。」

小丁怒不可當的道：「豈有此理，

你身在現場，會一無所見，既然爛醉如泥，如何會曉得逃命到酒窖裡來？」

醉俠赫九再度用力搖一搖頭，藉以清醒一下渾沌的頭腦，竭力爲自己辯護道：「赫某說過，酒是被嚇醒的，人也是被嚇逃的，不然那還有命在。」

莫愁姑娘尋根究底道：「逃命當時，龍城起火沒有？」

「好像還沒有。」

「到底有沒有？」

「沒有。」

「如此，火是你逃來此地後才燒起來的？」

「應該是的。」

「可知放火之人是那一個？」

「老夫身在地窖內，沒看見。」

「爲何不跑出去一看究竟？」

「又醉了。」

阿狗眉一挑，眼一瞪，破口就罵：「媽的，剛剛才醒，怎麼又醉了呢？」

赫九望着適才棲身的大酒缸，赧然道：「說來慚愧，躲進酒缸後，實在禁不住仙人醉的誘惑，又大喝特喝起來，直至酩酊大醉，人事不省。」

阿翔惡狠狠的斥責道：「荒唐！荒唐！簡直太荒唐了！你貪杯事小，却誤了龍城的大事。」

醉俠一臉茫然的道：「外面的情形怎樣？」

小丁悲聲道：「人死光啦！」

莫愁黯然道：「房子也燒完啦！」

龍傳人取出白骨令，往赫九面前一送，道：「老酒鬼，這玩意兒閣下以前是否見過？」

醉俠以肯定的語氣道：「今天還是第一次見。」

「可曾風聞江湖上有個白骨教、白骨幫、白骨門，或者白骨令主？」

「沒聽說過。」

「在九龍廳內，除你之外，可有其他的外人參予壽宴？」

「有。」

「誰？」

「野和尚無廟大師。」

阿狗動容道：「老和尚的人呢？上面空無所有。」

醉俠赫九歎息道：「或許是逃了，甚至死了，誰知道？」

莫愁姑娘慢條斯理的道：「龍城共有一百零四人，外面只有一百零二具屍體，赫大俠是否見到這劫後餘生的人？」

這下又把赫九問住了，搖頭苦笑道：「老酒鬼當時實在太醉太慌，只知逃命，其他的皆無暇兼顧，根本不曉得有劫後餘生的人。」

赫九仍大醉未醒，一問三不知，阿翔、莫愁、小丁也懶得跟他再浪費唇舌，兀自散開，分頭去尋。

地窖是絕佳的逃生之地，九龍廳壽宴之上若有人虎口餘生，八成會藏身在此。

可惜沒有，翻遍了所有的酒桶、酒罈、酒缸、酒甕，再無任何發現。

反倒是醉俠赫九喝了太多的仙人醉，雙腿發軟，頭重脚輕，又已醉倒在大酒缸旁。

＊　＊　＊

長安。

龍祥莊。

是長安城首屈一指的一家綢緞莊。

幕後的店東則是龍城的龍家。

甚至可以這樣說，不論南七北六省，凡是通都大邑的商店，只要掛上一個龍字，絕大部份都是龍家的產業。

此刻已是子夜，龍祥莊早已打烊。

阿翔、莫愁、小丁却聯袂飄然而至，在店外「通通通」的敲起門來。

「是誰呀？半夜三更的亂敲門，煩不煩呀，吵甚麼呀？」

應聲的是一名小二哥，嘟呶着嘴，露出一臉的不痛快，但當他打開店門，看清楚來人的面貌時，馬上又換上另外一副臉孔，卑躬屈膝，彎腰哈背，惶恐不迭的道：「啊，是二少爺，小的該死，小的該死！」

也許是嚇昏了頭，口說不算，還左右開弓，啪！啪！清清脆脆的打了自己兩個耳光子。

早將龍祥莊的大掌櫃賀三財吵醒了，提着褲子拖着鞋，衣冠不整的，匆匆忙忙的迎了出來，堆着一臉的歉笑道：「不知二公子夤夜光臨，未曾恭候，望乞恕罪。」

小丁有點按捺不住了，口沒遮攔的道：「好了，好了，別再亂拍馬屁，這兒有嬌客，快把衣服穿好再說，別讓人家莫愁姑娘笑咱們龍城的人不懂禮貌。」

賀三財與小二哥聞言俱覺臉上熱辣辣的，顯得十分尷尬，急忙退入內室，穿戴整齊，待將三人迎入客廳，獻上香茗後，賀三財始正容說道：「二少爺夜臨龍祥莊有何見教？」

龍傳人簡單扼要的將火燒龍城、全家暴亡的事說了一遍，最後黯然道：「傳人此來是想請賀掌櫃辦幾件事。」

賀三財聞言早已老淚滂沱，泣不成聲，嗚咽的道：「有甚麼事請二少爺儘管吩咐，只要屬下能力所及，一定萬死不辭。」

「先買一百零二具上好的棺木。」

「其次呢？」

「喪葬事宜務必要隆重、莊嚴、排場。」

「老爺子生前領袖羣倫，理當享此殊榮。」

「另外，想在極短期間之內重建龍城。」

「這……」

「有困難？」

「是有困難。」

「困難在那裡？」

賀三財十分吃力的吐出三個字來：「沒有錢！」

小丁愕然一楞，道：「甚麼？沒有錢？龍家乃億萬富豪，產業遍佈全國，都是賺錢的行業，多的是金子銀子，怎麼會沒有錢？」

賀三財頷首道：「這話不差，若在平時，龍祥莊的錢櫃差不多都是滿的，可是今天的情形却不一樣。」

莫愁姑娘道：「有何不同？」

「錢櫃空空如也。」

「錢到那兒去了？」

「被人提走了。」

「是誰提走的？」

「林總管。」

阿翔神色一緊，道：「龍城的總管林清風？」

賀三財肅容滿面的道：「正是林總。」

「是誰叫他提的？」

「自然是龍城主。」

「提走多少？」

「白銀十萬兩，另外……」

「另外怎樣？」

「據屬下所知，從別處提走的銀子可能更多。」

「多到甚麼程度？」

「約有白銀百萬兩。」

「奇怪，我爹一下子要這麼多銀子幹甚麼？」

「這個小老兒就不清楚了，林總管並沒有說。」

林清風已死。

龍城主亡魂。

這事死無對證，成了千古懸案。

神州一聖龍雲聚集了這麼多銀子，到底意欲何爲？

難道與龍城的毀滅有關？

或者另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情內幕？

阿翔思潮起伏，百思不解，小丁一臉迷惘的道：「奇哉怪也，百萬兩銀子，有六萬多斤，堆起來可以堆成一座山，鋪平了可以鋪一條路，龍城只有破磚爛瓦，並無銀錢存留，這一大筆錢跑到那裡去了？」

事情撲朔迷離，誰也提不出具體答案來，賀三財只有搖頭苦笑的份兒。

龍傳人道：「莫非連買棺材的錢都拿不出來？」

賀三財沉聲道：「事實確是如此。」

「設法借貸怎樣？」

「龍城已毀，告貸恐非易事。」

「必要的時候可以典押。」

「拿甚麼典押？」

「龍祥莊。」

賀三財遲疑了一下，道：「嗯，龍祥莊乃是長安數一數二的綢緞莊，是可以典押不少銀子，只是城主一生愛面子、講排場，這樣恐怕會破壞形象。」

小丁大聲嚷嚷道：「嗨，龍城變成廢墟，房子都沒有啦，還要甚麼面子，別再老古板、死腦筋，人死入土爲安，無論如何喪事非辦不可，總不能讓老爺子他們曝屍荒野吧？」

莫愁亦有此同感，道：「阿狗所言甚是，購置棺木，辦理喪葬，乃當務之急，刻不容緩。」

賀三財道：「依三位之見準備典當多少？」

阿翔道：「龍城重建之事暫且不談，只要把後事能料理妥當就可以了。」

賀三財扶正老花眼鏡，拿起身邊的算盤來撥算一陣，道：「選用上好棺木，辦得隆重、氣派，保守估計也要三萬兩銀子的開支。」

龍傳人不假思索道：「那就先抵押三萬兩好了。」

話雖說得乾脆，實則淚往肚裡流，想龍城乃是豪富之家，龍城主生前往往一擲萬金，面不改色，做夢也想不到禍從天降，竟瀕臨破產邊緣，連身後之事都無力料理，必須靠借貸典當，世事無常，情何以堪，在座之人不由皆愴然涕下，爲之浩歎不已。

夜色已深，阿翔、莫愁、小丁皆身心俱疲，同時龍城被焚，無家可歸，就在龍祥莊借住一宵。

＊　＊　＊

芙蓉居。

是專門生產名酒「綠芙蓉」的一家酒坊。

規模很大，五間店面橫跨兩條街，一向執酒業之牛耳。

後台老闆很硬，是與神州一聖龍雲齊名，武林三雄之一的霸城城主神州一霸胡百威。

霸城又名霸王城，與龍家的龍城、鳳家的鳳城，合稱武林三城，也都是名滿天下、望重江湖的武林世家。

多少年來，三城一直在暗中較勁，爭奪整個武林的領導權，龍城主胸懷遠大，廣結善緣，先與龍虎八兄弟義結金蘭，順理成章的取得領袖地位，再在一場兒女婚姻的角逐中全勝而歸，龍城的龍傳人擊敗了霸城的胡小狂，跟鳳城城主神州一君鳳嘯天的掌上明珠鳳凰姑娘訂下了白首之約，從而使龍雲的地位益形鞏固。

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衡量，龍城佔盡便宜，霸城皆處於劣勢。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如今龍城毀於一旦，龍雲命歸九幽，龍家爬得高，摔得重，非但霸權淪喪，連三城鼎立的局面能否維持都未敢過份樂觀。

事實如此，阿翔心事重重，徹夜難眠，第二天一早便與莫愁、小丁直奔芙蓉居，登門拜訪。

一入門，胖掌櫃便認出了小丁主僕，忙以禮相待，視如上賓，本欲迎入客室奉茶，但爲阿翔婉拒。

取出綠芙蓉的商標，上面還附帶着一塊瓦片，往櫃枱上一放，龍傳人

直截了當的道：「這可是貴寶號的東西？」

胖掌櫃僅淡淡的瞄了一眼，立道：「沒錯，正是小號之物。」

「也就是說，瓦罈內裝的是綠芙蓉？」

「完全正確。」

「這種酒共有幾家在生產？」

「只此一家。」

「在別的地方是否可以買到？」

「本酒行銷全國，分店遍佈各地。」

「長安也有分店嗎？」

「別無分號。」

莫愁姑娘玉面一寒，道：「換句話說，長安城裡城外的綠芙蓉都是購自芙蓉居？」

胖掌櫃笑容可掬的道：「可以這樣說。」

小丁臉一沉，道：「那麼，最近這幾天可有大宗交易？」

「多少才算大宗交易？」

「差不多二三十罈吧。」

胖掌櫃欲語未語，忽聞另外一個聲音朗聲道：「有，有，不久前就賣出一批貨，共是二十五罈。」

發話者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美少年，神采飛揚，一臉傲氣，阿翔、莫愁、小丁並不陌生，一眼就認出是霸城的三少爺胡小狂。

跟龍傳人爭奪鳳城大小姐、鬧三角戀愛的人就是他。

彼此曾是情敵，雖已事過境遷，大家仍然顯得有些兒不自在。

還是莫愁識大體，搶先說道：「胡三公子還沒有說是賣給了那一位？」

胡小狂大模大樣的落座在一張太師椅上，還故意翹起了二郎腿，愛理不理的道：「是你們龍城的那個林老頭。」

阿狗聽得一呆，道：「那一個林老頭，可是總管林清風？」

胡小狂好狂，頭也沒抬，僅從牙縫裡吐出來一個字：「對。」

龍傳人臉色驟變，上前一步道：「是多久以前買的？」

胡小狂懶洋洋的道：「三天前。」

「送往何處？」

「龍城。」

「怪事，龍城自己有仙人醉，爲何要買霸城的綠芙蓉？」

「大概是想換換口味吧，綠芙蓉純正香醇，乃酒中極品。」

小丁報以一聲冷哼，道：「哼，恐怕未必，別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八成是强行推銷，別有居心。」

胡小狂聞言大怒，跳起來吼道：「甚麼居心？」

「暗中下毒，謀財害命。」

「你小子是說綠芙蓉毒死了人？」

「事實俱在，鐵證如山。」

「毒死了誰？」

「龍城上下，雞犬不留。」

胡小狂不狂了，臉色一變再變，但很快便恢復正常，冷言冷語的道：「龍城的死活與霸城何干？」

莫愁語冷如冰的道：「三少爺倒推得乾淨，別忘了龍城的人是因爲喝了綠芙蓉才暴斃的。」

胡小狂又發起狂來，猛地一拍桌面，大聲吆喝道：「抱歉，芙蓉居只賣酒，不販毒，三位請勿亂扣帽子，送客！」

乖乖，這小子眞狂，居然下了逐客令，阿翔却偏不走，傲然道：「對不起，請神容易送神難，在事情尚未查明以前本公子還不想走。」

胡小狂氣沖斗牛的道：「姓龍的，你要查甚麼？」

「想看一看芙蓉居的儲酒庫。」

「酒庫有甚麼好看的？」

「看有無毒酒存留。」

也不管胡小狂是否同意，話一出口，便邁開大步猛往芙蓉居的後面闖。

胡小狂沒料到阿翔會如此膽大妄爲，想到攔阻時已是無及，只好咬着龍傳人的尾巴追上去，口中不停的喊着：「站住，站住！」

阿翔聽如不聞，一個大跨步已搶先奪門而出。

門外是一個大天井，三面都是酒庫，井然有序的堆滿了大大小小的酒罈、酒桶、酒缸、酒甕，黑壓壓的一大片，比之龍城的窖藏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不成比例。

清一色全部是綠芙蓉。

商標亦與阿翔手中之物完全一樣。

龍傳人略一審視，閃身踏進正對面的酒庫中。

此處庫存全係大肚小口泥封的酒罈，與龍城所飲用的相同，阿翔二話不說，默默的逐罈審視。

胡小狂强忍着滿腹怒火，語冷詞寒的道：「龍傳人，你在看甚麼？」

阿翔舊話重提道：「本公子說過，看有無毒酒存留。」

胡小狂以牙還牙的道：「本少爺也說過，芙蓉居只賣酒不販毒。」

小丁冷嘲熱諷道：「哼，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江湖險惡，人心難測，爲了爭權奪利，任何狗皮倒灶，傷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來。」

胡小狂指着紅泥封口的酒罈道：「泥封未啓，完好如初，不可能有毒。」

莫愁姑娘振振有詞的道：「有毒無毒，不能單憑三少爺一面之詞，須待打開封蓋檢視後方可分曉。」

隨後趕至的胖掌櫃開口了：「姑娘說那裡話來，在商言商，泥封一啓，便要付錢，芙蓉居的東西豈可隨便亂動。」

龍傳人陰沉着臉，一字一咬牙的道：「放心，龍家的人不會亂來，開一罈子的酒，就會付一罈子的錢，不過……」

胡小狂截口道：「不過怎樣？」

龍傳人聲色俱厲的道：「只要發現有毒酒，休怪本公子翻臉無情，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霸城胡家。」

小丁的話說得更坦率：「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殺人放火，趕盡殺絕。」

莫愁以行動代替了言詞，豎掌爲刀，玉掌揚起，紅泥應勢而落。

正欲拔起木塞，小丁翻了一個白眼，道：「莫姑娘，這太麻煩了，阿狗另有妙法。」

龍傳人一楞，道：「阿狗，你有何妙法？」

小丁的答覆只有一個字：「摔！」

說摔眞摔，捧起一罈子酒，高高舉起，重重摔下，「砰」的一聲，當場將罈子摔破，四分五裂，酒液隨之四處橫流。

若是有毒，一看便知。

輕者酒色會變濁，重者酒色會變黑。

毒性更烈者會起泡冒煙，穿金入石，浸土成焦。

阿翔、莫愁、小丁所見的情形却大異其趣。

酒呈碧綠之色，晶瑩透明，芳香四溢，並無任何異樣。

「摔啊！」

小丁不死心，又摔破一罈。

「摔啊！」

阿翔亦有此同感，行動一致。

「摔啊！」

有樣學樣，莫愁也跟着他倆摔起來。

摔啊摔，摔出了火氣，也摔上了癮，不消片刻工夫，一屋子的酒罈子悉數被三人摔破砸碎。

瓦片堆積如山。

酒液匯集成渠。

酒味撲鼻生香。

分明都是香醇純正的佳釀美酒，那有毒物的影子。

三人齊皆看傻了眼，面面相覷，一臉茫然。

胡小狂這下可逮住理了，挑眉瞪眼的道：「姓龍的，到底有沒有毒呀？」

龍傳人答得妙：「現在沒有發現證據，並不表示霸城絕對清白，本公子還會繼續查下去，一旦有把柄落在我的手中，保證叫你們胡家的人吃不了兜着走，告辭！」

立與莫愁、小丁掉頭就走。

却被胡小狂喊住了：「且慢！」

小丁兀自繼續前行，頭也不回的道：「有屁快放！」

胡小狂直截了當的道：「龍朋友還沒有算帳呢？」

阿翔已行至三丈以外，止步轉身道：「算甚麼帳？」

「酒帳。」

「多少？」

「白銀三百二十兩。」

「沒有這麼多吧？」

「綠芙蓉每罈定價一兩，三位總共摔破三百二十罈，不是三百二十兩是多少，不信你們可以自己來算。」

龍傳人略一沉吟，道：「沒有這個必要，本少城主照付就是，接着！」

探懷取出一張銀票，以擲暗器的手法丟出去。

千萬別小瞧這一個動作，銀票只是一張薄紙，並非飛鏢飛刀，角度力道皆不易拿捏，如非有相當深厚的內力修爲，根本不可能將一張薄薄的紙片準確的擲到三丈以外去。

阿翔做到了。

而且乾淨俐落，曼妙已極。

只見比巴掌略大的銀票，劃下一道優雅的弧線，「颼」的一聲，以電閃雷奔之勢射向胡小狂。

胡小狂也不含糊，露了一手絕技，疾伸食中二指，輕輕巧巧的夾在手中，原來是一張面額五百兩的票子。

銀票出手，龍傳人便掉頭而去。

胡小狂道：「慢走！」

「幹嘛？」

「找零。」

「算了，就當是小費吧。」

「謝了，芙蓉居不收小費。」

話是很客氣，實則殺機四伏，十八錠十兩重的小元寶連成三條線，疾向三人的後腦射去。

其猛如山，其快如電，又是接二連三，只要有一錠打中，怕不腦袋開花才怪。

好厲害的阿翔、莫愁、二狗子，不閃、不避、不回頭，三人六手齊出，將十八錠小元寶全部接住。

一場風波，秋色平分，總算在彼此皆不傷顏面的情況下落幕告終，幸未掀起巨浪，釀成巨波。

同時也白忙一場，龍城屠城之謎仍在雲霧中，毫無進展。

＊　＊　＊

野和尚，自然無廟。

所以，和尚便自號無廟。

妙，妙在野和尚很會幽默自己。

妙，妙在「無廟」二字很傳神。

可也難住了龍傳人，野和尚浪跡天涯，到處飄泊，無廟無寺，四海爲家，尋找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偏偏野和尚無廟是龍城屠城的一位目擊者，阿翔非找到他不可。

像是三隻沒頭蒼蠅，在長安街上到處亂撞。

說巧眞巧，居然被他們在一條小街上，一家小吃館裡撞上了。

無廟和尚在喝酒，醉了，醉得一塌糊塗。

但當他看見龍傳人時，馬上又醒了一大半，劈面就說：「二少爺，你不要問我，和尚甚麼都不知道。」

阿翔錯愕一下，道：「野和尚，你以爲我要問你甚麼？」

「火燒龍城的秘密。」

「你知道？」

「和尚不知。」

（未完・一）

上文提要：武林聯盟以副總護法歐陽生為主，率領幾路人馬偷襲神女宮，結果每路都被以神女宮宮主爲首的暗中佈下人手，逐個擊破，紅總堂三十六名劍士被神女宮七十二名侍女困在「朝雲暮雨陣」中，歐陽生估不到會全軍盡墨，不可收拾。秦宮主已下令收兵，關起宮門，以勝利者的姿態，點算俘虜人數，然後大排筵席，表示慶功，此時武林聯盟派人前來談判索還俘虜……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談判釋俘問題　準備易容冒充

這話聽得葉青青大是驚奇，丁大哥明明就在這裡，二師姐怎麼會說給丁天仁洗去臉上易容葯物，果然不是丁天仁，難道另外還有一個丁天仁？心中想着，忍不住朝丁天仁望來。

這話也只有丁天仁聽得懂，敢情方才白素素是到東花廳和磨劍老人、石道長商議去的，她說出昨晚擒下的丁天仁，洗去易容葯物，果然不是丁天仁，這句話一定是兩位老人家出的主意了。

散花仙子道：「好，妳坐下。」

白素素依言落坐。

散花仙子朝歐陽生道：「歐陽副總護法說的不錯，此人既非丁少俠，我們留下他也是無用，自可釋放，只是……」她故意拖長語氣，沒說下去。

歐陽生微笑道：「宮主有甚麼條件，不妨直說。」

散花仙子道：「只要你們交出殺害我十九名弟子的兇手，我立即放人。」

歐陽生面有難色，說道：「說出來秦宮主也未必會信，老朽昨晚回去之後，已經查過此事，那天晚上，確是由向護法（向問天）假扮了雷公言武（巢湖蒙叟）藉以把丁天仁三人引去，但並未殘殺貴宮弟子，老朽可以用項上人頭作保証，那晚來人中也並沒有會『百變神功』的人，因此老朽推想殘殺貴宮弟子的也許另有其人。」

白素素冷笑道：「你這話有誰能信？」

歐陽生作色道：「老朽說過以項上人頭作保証，只要那晚殘殺貴宮十九名弟子的是武林聯盟的人，老朽這顆人頭，宮主隨時都可以取去，老朽決無怨言。」

散花仙子看他說得極爲認眞，點頭道：「好，我相信你。」

歐陽生道：「那麼……」

散花仙子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我還有一事要請教歐陽副總護法。」

歐陽生道：「宮主請說。」

散花仙子道：「樂山山莊莊主擎天手金贊臣，自流井金家堡堡主金長生，劍門山白家莊莊主白雲生三位，失蹤已有多日，也是武林聯盟請去的了？」

躲在屏後的金瀾、金少泉、白少雲三人聽到宮主提到父親，心頭同時一震！（金少泉、白少雲就是因乃父失蹤，出來尋父的）

歐陽生陰沉一笑道：「老朽說並不知道此事，宮主是否相信？」

散花仙子冷笑道：「你身爲武林聯盟副總護法，怎麼會不知道呢？」

歐陽生嘿然道：「武林聯盟並沒有劫持這三個人，他們無故失蹤，老朽如何會知道呢？」

散花仙子沉吟道：「你說武林聯盟沒有劫持他們？」

歐陽生道：「不錯。」

散花仙子道：「這就奇了。」

歐陽生道：「老實說，本盟也正在調查此事。」接着目光一抬，望着散花仙子，拱拱手續道：「老朽此來，就是希望秦宮主能釋放本盟喬扮丁天仁的一名劍士，現在既已証實他不是丁天仁了，還請宮主俯允，可否讓老朽帶回去？」

散花仙子頷首道：「可以，只是昨晚留下的人都被溫九姑『迷信丹』迷失神志，只好都點閉了他們穴道，歐陽副總護法如能取到解葯，我可以放人。」

這話歐陽生深信不疑，假扮丁天仁的王紹三，並未被迷失神志；但金瀾、易雲英、以及荊門山主季傳賢等六人，確是被「迷信丹」所迷，所以她要乘機索取解葯了，聞言立即拱手道：「秦宮主一言九鼎，老朽先行謝了，只是老朽身邊並無溫九姑『迷信丹』解葯，最遲明日上午一定可以把解葯送到。」

散花仙子道：「好，歐陽副總護法幾時把解葯送到，我就幾時放人。」

歐陽生站起身，拱拱手道：「老朽這就告辭。」

散花仙子也跟着站起，說道：「二師妹，代我送客。」

白素素答應一聲，跟着歐陽生往外行去。

散花仙子回頭道：「二師妹，妳請丁少俠幾位一起到東花廳來。」說完，就朝廳外行去。

葉青青直起身，叫道：「丁大哥，大師姐要我們到東花廳去呢！」

金瀾朝金少泉、白少雲二人說道：「金兄、白兄、方才聽歐陽生的口氣，二位的令尊和家父等人的失蹤，好像不是武林聯盟劫持的。」

易雲英笑道：「二哥，他說的話也能相信？」

金少泉微微搖頭道：「不，我看歐陽生說的不像有假，只是……家父等人既非武林聯盟劫持的，又怎會無故失蹤的呢？」

易雲英披披嘴道：「這人是老狐狸，他會說眞話？」

丁天仁道：「我也覺得歐陽生說的不假。」

白少雲道：「目前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的，除了武林聯盟，還有甚麼人呢？」

葉青青可不關心這些，一面偏頭問道：「丁大哥，明天他送解葯來了，不知大師姐答應放人，放的甚麼人呢？」

丁天仁道：「宮主想必已經胸有成竹了。」

易雲英輕笑道：「自然把大哥放回去了。」

葉青青急道：「那怎麼成，丁大哥又不是他們的劍士？哦，丁大哥，你方才說另有原因，現在可以告訴我了？」

說話之時，已經走到東花廳門口，丁天仁悄聲道：「現在快進去了，待會再告訴妳吧！」

葉青青輕「嗯」了一聲，大家就舉步走入。

散花仙子早就來了，這時正在把剛才和歐陽生談話的內容，向在座的人詳細述說了一遍。

巢湖蒙叟雙眉微攏，說道：「據老朽最近聽到的消息，除了擎天手金老哥、自流井金老哥，劍門山白老哥三位之外，據說成都歸雲莊的歸耕雲、青羊宮景雲子、和九頂山八角廟的張述古等人，差不多也同時離奇失蹤，目前除了武林聯盟，江湖上並沒其他組合出現，歐陽生說的只怕是推托之詞，未必可信。」

磨劍老人笑道：「老朽也聽說了，這些天來，老朽碰到的都是武林聯盟的人，焉知沒有第三者？只是咱們沒碰上而已！」

潛龍于千里道：「前輩認爲還有第三者嗎？」

石破衣聳聳肩，哈的笑道：「江湖上幾時平靜過一天？有興風作浪的武林聯盟，自然也會有另一個野心勃勃的人，他想吃掉神女宮、長江盟問鼎中原，另一些也正好從重陽會下手，蠶食各個門派，這也不足爲奇。」

陰世秀才文中秀看了他一眼，並未作聲。

排教總柁主羅長發道：「石道兄語含玄機，似乎已有甚麼發現了？」

石破衣連忙搖手道：「沒有，我假道士，只是心有所感，那有甚麼發現？」

散花仙子道：「方才歐陽前輩以千里傳音，要我向歐陽生索取『迷信丹』解葯，不知……」

磨劍老人指指石破衣，嘻的笑道：「這是咱們這位軍師假道士要我這樣告訴宮主的，老朽只是傳聲筒而已，這件事就讓假道士去安排了，用不着宮主操心。」

散花仙子道：「丁少俠他……」

磨劍老人沒待她說下去，就接着道：「沒事，沒事的。」

葉青青嚷道：「老前輩，原來你們說的放人，是要丁大哥去充數了，你們可知道這有多危險？」

她心頭一急，才嚷出來的，等出來了，一張粉臉登時脹得通紅。

散花仙子平日縱然疼這位小師妹，但此時當着這許多人，小師妹這樣大聲嚷嚷，豈不讓人笑神女宮沒有規矩，這就冷聲道：「青青，妳怎可對歐陽前輩如此說話？」

磨劍老人笑了笑道：「沒關係，老朽不會生氣的，嘻嘻，小妹子，妳要是不放心的話，要假道士也派妳一個差使好了。」

他這句「妳要是不放心的話」，可把葉青青一張臉紅上加紅，但聽到後來，不由心頭一喜，回身朝石破衣道：「石道長，你派我甚麼差使呢？」

石破衣笑道：「你們幾個都不會閒着的。」

金少泉、白少雲同時站起身，拱手道：「老前輩，家父……」

磨劍老人連連搖手，目視石破衣，啞然笑道：「你們不用說了，咱們兩個老頭既然遇上了，豈會袖手不管？事情可多着呢，你們只要聽假道士的就是了。」

金少泉、白少雲同聲應是，正待朝石破衣詢問。

石破衣已經站起身來，聳聳肩笑道：「你們兩個不用多問，方才咱們已經分配好了，你們幾個年輕人都由我假道士領頭，嘻嘻，和年輕人在一起，我這把老骨頭也覺得年輕起來了！」

葉青青問道：「我也跟道長走嗎？」

石破衣含笑問道：「妳是不是年輕人？咦，妳問這話，難道不願意和咱們在一起？」

葉青青粉臉一紅，和丁大哥在一起，她怎麼會不願意，這就急忙說道：「我自然願意了。」

石破衣聳着肩說道：「這就是了。」

* * *

中午，兩桌酒席擺在大廳之上。昨晚只是消夜而已，現在可是正式的慶功宴，大家依次入席，菜餚豐盛，賓主互相敬酒，自不在話下。

酒醉飯飽，每個人差不多都已有了幾分酒意，侍女撤去杯盤，又給大家泡上新茶。

石破衣忽然站起身，走到中間，呵呵一笑道：「宮主嘉餚美酒，賓主盡歡，不可不有餘興，小老兒不揣鄙陋，給大家來一手莊稼把式，聊博一粲。」

他忽然自告奮勇，要露一手給大家瞧瞧，大家自是求之不得，一時紛紛鼓起掌來。

石破衣朝散花仙子拱拱手道：「不過小老兒要借宮主的青霜劍一用，才能增加聲勢。」

散花仙子微微一笑，朝一名侍女吩咐道：「去取我青霜劍來。」

那侍女躬身領命，取來青霜劍，雙手呈上。

石破衣一手接過，嗆的一聲抽出一柄青瑩長劍，口中說道：「眞是好劍，小老兒要獻醜了！」

話聲出口，右手一振，把長劍朝空中平擲出去，青虹乍亮，大家只覺眼前一花，石破衣已經不知去向！

原來他雙脚一頓，人已平平穩穩的站在擲出去的劍脊之上，正朝廳外飛去，大家不覺紛紛鼓起掌來。

就在擲出去的長劍快到大廳門口，忽然一個左折，沿着大廳左首由左而右，轉了一圈。

不，一圈接一圈的在兩丈高處盤旋，先前還看得清一柄平飛的長劍上站着石破衣，漸漸越飛越快，但見一道耀目青虹滿廳飛旋，劍氣森寒逼人，那裡還看得清人影？大家情不自禁又紛紛鼓起掌來。

就在掌聲中，劍光倏斂，石破衣早已站在中間，長劍也早就入鞘，朝大家抱抱拳道：「獻醜，獻醜！」

大家又紛紛報以掌聲。

石破衣把青霜劍還給青衣侍女，等掌聲一落，回頭朝王小七道：「小七，你那套『天錦劍法』，集各家之長，破諸家之短，不妨演練一遍給大家瞧瞧！」

他這句集「各家之長」，倒也沒有甚麼，但後面一句「破諸家之短」，却聽得大家心中一動。

王小七答應一聲，舉步走出，在中間站停，向衆人抱拳爲禮，然後徐徐抽出長劍。

丁天仁突聽耳邊響起石破衣的聲音，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務必看仔細了，身法劍法，不可絲毫遺漏，都要牢牢記住。」心中不禁一動，這時王小七已經展開劍法，一招一式的演練下去，這就用心注視，一點也不敢放鬆。

王小七這套劍法，果然是集各家之長，每個門派劍招中的精華，無所不包，照說像這樣的集錦劍法，應是屬於散手一類，上一招是某一門派的劍招，下一招又是另一門派的劍式，絕難串連起來，但這個串連各派劍法的創始人，却能依照每一招劍法的走勢，靈活應用，銜接得天衣無縫，精妙無比，從王小七手中使出，宛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較之原有的劍招，更具威力，使到急處，眞如老杜劍器行所說的：耀如羿射九日落，嬌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一時看得大家紛紛鼓起掌來。

這套「天錦劍法」共有九十一招，王小七劍隨人走，大廳中間三丈方圓，盡是流動的劍芒，使得純熟無比，演到最後一招，倏然收劍，依然站在原地，臉不紅，氣不喘，足見劍上造詣已有相當火候，徐徐納劍入鞘，再次朝大家抱拳爲禮，大家也再次爲他鼓掌。

巢湖蒙叟道：「還有那一位也來表演一手？」

文中秀道：「我們請歐陽前輩露一手給大家瞧瞧，大家以爲如何？」

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磨劍老人嘻的笑道：「小老兒也要表演嗎？」

易雲英道：「你老哥哥不表演，還有誰表演？」

「好，好，表演，表演！」

磨劍老人聳着肩走出，說道：「要表演就到大天井裡去。」

說完，就像大馬猴似的領先朝廳外走去。大家一起跟着他身後走出。

磨劍老人回頭道：「你們就站在階上看好了。」

大家不知他要表演甚麼，依言在階上站定。

磨劍老人一直走到大天井中間，才行站定，說道：「小老兒要表演的就是爬繩子，你們小時候總爬過繩子吧？小老兒現在就要爬了。」

話聲一落，左手懸空一抓，右手緊接着又往上抓去，他當然只是裝個樣子，其實根本沒有繩子，但他兩手往上一抓，人也跟着離地數尺，雙脚也像眞有一根繩子似的，往上一攏，接着左手再往上抓，右手再往上抓，雙脚再往上一攏，已經爬升了七八尺高，他人本來就像大馬猴，這一往上爬，就更像猴子似的，只是他雙手更換，身子一弓一弓，越爬越快，一路上升，瞬息工夫，已經爬升了十幾丈高，大家紛紛走下石階，仰頭往上觀看，一面也紛紛鼓起掌來。

磨劍老人越爬越高，一個身子也越來越小，漸漸只剩了一點黑影，漸漸連黑影也看不到了！

巢湖蒙叟忍不住歎道：「歐陽前輩這份輕功，當眞出神入化，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咱們今天眞是開了眼界了！」

易雲英叫道：「咦，大哥，老哥哥人呢？怎麼不見了呢？」

只聽身後有人嘻的尖聲笑道：「小妹子，老哥哥就在這裡。」

大家急忙回頭看去，只見磨劍老人不知何時已像大馬猴似的站在階上，不覺又紛紛鼓起掌來，回入大廳。

易雲英被他當着大家叫出「小妹子」三個字來，不由粉臉驟紅，羞急的道：「你眞討厭！」

「哦，哦……」磨劍老人突然發覺自己說漏了嘴，忙道：「對不起，小老兒叫錯了，你不是小妹子。」

這下眞是越描越黑，聽得大家忍不住笑出聲來。

易雲英跺跺脚道：「都是你。」

石破衣笑道：「丁姑娘，這裡都是江湖人，江湖上女扮男裝多的是，沒有人會笑妳的，老醜鬼一時說漏了嘴，他一向口沒遮欄，千萬不可怪他。」

易雲英紅着臉道：「誰怪他了？」

磨劍老人嘻的笑道：「是老哥哥不對，妳不怪老哥哥，老哥哥好開心。」

葉青青走了過來，說道：「原來丁姐姐是女的，這樣就好，以後我有伴了。」

白素素嫣然笑道：「小師妹，妳說錯了，應該有兩個伴才對！」

葉青青睜大眼睛，問道：「二師姐，妳說還有一個？那是誰呢？」

易雲英拉着金瀾的手，咭的笑道：「自然是金姐姐了。」

磨劍老人笑嘻嘻的道：「小老兒方才說漏了嘴，所以不敢再說了，其實她們兩個都是小老兒的小妹子。」

易雲英披披嘴道：「說漏了嘴，還不是把我們兩個都扯出來了？」

葉青青道：「她們兩個都叫你老哥哥，我也叫你老哥哥好不？」

散花仙子道：「小師妹不可無禮。」

「沒關係。」磨劍老人嘻的笑道：「小妹子，要認我做老哥哥，老哥哥高興極了，嘻嘻，宮主如果願意的話，也叫我老哥哥好了。」

散花仙子聽得暗暗一喜，慌忙襝衽下拜，口中柔聲道：「老哥哥請受小妹一拜。」

白素素、葉青青也趕緊襝衽下拜，口中叫着「老哥哥」。

「呵呵，嘻嘻！」磨劍老人聳着肩大笑道：「够了，够了，妳們叫我老哥哥，小老兒高興得很，但妳們行這樣的俗禮，小老兒就吃不消了。」

石破衣道：「恭喜老醜鬼，收了秦宮主做小妹子，你一輩都不愁沒酒喝了。」

磨劍老人雙眼一瞪，說道：「你眼紅，就叫小妹子也叫你老哥哥好了。」一面朝散花仙子擠擠眼睛，意思要她快叫「老哥哥」。

散花仙子剔透玲瓏，既有磨劍老人示意，趕緊又朝石破衣襝衽下去，叫了聲：「老哥哥。」

白素素、葉青青也跟着襝衽下拜，叫着：「老哥哥。」

石破衣連忙還禮道：「宮主不可多禮。」

磨劍老人輕聲道：「怎麼你以爲長了她們兩輩，就不肯收她們做小妹子，豈有此理，我區老大都收了，你不收怎麼成？」

「收、收！」石破衣忙道：「你區老大收了，我怎敢不收？」

說話之時，不覺瞪了他一眼，這自然是怪他又說漏了嘴。

磨劍老人這句「你以爲長了她們兩輩」，不但散花仙子聽得清楚，就是在場的人，誰都聽到了。邛崍石破衣，江湖上認識他的人很多，雖然沒人知道他來歷，但絕不可能會比散花仙子長上兩輩的高人，可是這話從磨劍老人口中說出來，當然絕不會假，眼前這位石破衣，究竟是甚麼人物呢？一時使得像巢湖蒙叟、羅長發等老江湖，也有莫測高深之感。

石破衣拿起茶盞，喝了一口，就站起身來，朝丁天仁招招手道：「你隨我來。」

丁天仁聞言起立，王小七也跟着站起，問道：「二叔，我也要來嗎？」

石破衣笑道：「沒你的事，只管在這裡喝茶就是了。」

王小七答應一聲，果然依言返身坐下。

丁天仁跟着石破衣走出大廳，只見一名青衣少女站在廊上，迎着石破衣躬身道：「道長請隨晚輩來。」

原來方才石破衣以「傳音入密」告訴白素素，請她準備一間寬敞的密室，這青衣少女自然是奉白素素之命在廳外等候石破衣的了。

石破衣抬了下手道：「姑娘只管請。」

青衣少女領着二人來至第二進東首一座院落，站停下來躬躬身道：「這裡是宮主練劍的地方，門下侍女不奉召喚，不准入內，二位請進。」

石破衣點點頭，心想：白素素果然是最好的總管，自己沒和她說明，她却已經猜出自己的心意了。

這間宮主平日練劍之所，果然十分寬敞，自成院落，與外間隔絕。

丁天仁跟着走入，還沒開口，石破衣已在中間站定，說道：「小兄弟，你知道我要你到這裡來，有甚麼事嗎？」

丁天仁道：「方才王小七演練劍法之時，道長叫在下看仔細了，不可絲毫遺漏，大概要在下演練一遍給你瞧瞧了。」

石破衣聽得連連點頭，笑道：「唔，你現在江湖閱歷果然大有進步了，我要你到這裡來，不但要看看你記住多少，而且還要你在半日之內，把它練純熟了。」

丁天仁問道：「道長的意思，是要在下改扮王紹三，明天隨歐陽生去了？」

「不錯！」石破衣道：「此舉對整個武林大局十分重要，但歐陽生是成了精的老狐狸，你此行務必十分小心，不能有半點破綻才行。」

丁天仁道：「在下……」

石破衣笑道：「你只管放心，老朽會隨時支援你的。」接着又道：「這套『天錦劍法』，威力極强，你縱能記住招式，但若不練到純熟，很難發揮它的變化，何況九十一招劍法，僅憑記憶，也未必沒有遺漏之處，所以老朽必須隨時加以指點，好了，現在可以開始了。」

丁天仁依言抽出長劍，就按照自己記憶的招式，先演練了一遍。

石破衣看得連連點頭，嘉許的道：「眞是難爲你，果然全記住了，但你使出來的只是依樣葫蘆而已，雖然仗着本身功力，劍上似有幾分火候，但仍未能深得神髓，別人也許看不出來，但如何瞞得過歐陽生的眼睛？現在你聽我把這套劍法的口訣記住了，其實這口訣是老朽臨時編的，你記住口訣，就不用去思索下一招劍法，這樣就不致臨敵分心了。」說完，就隨口把口訣唸了出來。

丁天仁用心默記，覺得果然比自己硬記劍招要方便得多了。

石破衣要他反覆背誦了幾遍，然後要他一招一式的隨着演練，自己再從旁加以指點，這樣足足化了半個多時辰，眼看丁天仁已能完全領悟，又要他練習了一遍，才道：「好了，你現在一個人在這裡好好練習，務必練到純熟爲止，老朽要出去了。」

石破衣走後，丁天仁不敢怠慢，就繼續勤練，一直練到天色漸漸接近黃昏，自己覺得已經得心應手，應該够純熟了，才收起長劍，舉步走出。

只見那青衣少女依然站在門口，看到丁天仁立即躬身道：「丁少俠出來了，我給你領路。」

丁天仁問道：「姑娘一直站在這裡嗎？」

青衣少女道：「我是奉二宮主之命，守在這裡的。」

丁天仁道：「眞不好意思，要姑娘站了這許多時間。」

青衣少女臉上一紅，低聲道：「不要緊。」

說完，低垂着頭，一路朝前進走去，行到東花廳，青衣少女在階前站停，說道：「丁少俠請。」

丁天仁道：「多謝姑娘。」

青衣少女不敢和他多說，迅快的退了下去。

「丁大哥！」

階上有人嬌聲叫了一聲，飛也似的迎了下來，她，正是三宮主葉青青，她已經在花廳門口進進出出多次了，等的當然是丁大哥了，這時沒待丁天仁開口，就嬌聲道：「丁大哥，我已經等了好久了，我有話和你說。」

當先朝東首迴廊走去。

丁天仁聽她這樣說了，只好跟了過去，一面問道：「葉姑娘有甚麼事？」

葉青青一手扶着欄杆，回眸一笑，低低的道：「事情多着呢！」

丁天仁走近她身邊，說道：「那妳可以說了。」

葉青青問道：「丁天義是妳妹子？她不叫丁天義吧？」

丁天仁道：「她叫易雲英，是在下師叔的義女。」

葉青青道：「那不是你妹子了？」

丁天仁道：「她是在下義妹，自然也是妹子了。」

葉青青眨眨眼睛，偏頭問道：「那我呢？我也叫你丁大哥呀！」

丁天仁囁嚅的道：「這個……」

葉青青哼道：「你不肯認我做妹子，那就算了，是我高攀不上你。」

她好像生氣了，別過頭去。

丁天仁忙道：「姑娘不可誤會，在下不是這個意思。」

葉青青忽然轉過頭來，一雙盈盈秋水看了他一眼，幽幽的道：「你肯認我做妹子了？」

她雙頰忽然飛起兩朵紅暈，但一雙眼睛却盯着他，好像在等他答覆。

丁天仁也不禁臉上一紅，說道：「姑娘……這般……願意，在下自然很……高興了。」

「這般」下面，應該說「見愛」，但這話覺得不好說出口來，只好臨時改爲「願意」了。

葉青青臉上飛過一絲喜色，追問道：「你說的是眞心話？」

丁天仁道：「在下怎會騙妳？」

葉青青忽然又披披嘴道：「你既然

認我做義妹，還一口一聲的姑娘、在下，明明是在哄我了。」

丁天仁急道：「在下……我……是眞心的……」

葉青青甜笑道：「那你怎麼不叫我妹子呢？」

丁天仁心頭一陣跳動，只好紅着臉叫了聲：「妹子。」

「嗯！」葉青青心頭甜甜的，飛紅嬌靨，低低的叫道：「大哥，我相信你是眞心的，以後……你當着人家，你就叫我青青好了。」

丁天仁看着她點頭，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過了半晌，葉青青舉手掠掠鬢髮才道：「對了，大哥現在可以告訴我了。」

丁天仁愕然道：「告訴你甚麼？」

葉青青巧笑道：「是你說的待會再告訴我，怎麼忘了？就是明天放人的事呀！」

丁天仁哦了一聲，就把自己三人被溫九姑擒去，後來有人把自己救出，武林聯盟要王紹三假扮了自己……

葉青青問道：「他們爲甚麼要假扮你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丁天仁接着又把石破衣要自己去假扮自己，把假扮自己的王紹三換了出來，大概說了一遍。

葉青青聽得有趣，忍不住咭的笑道：「那麼王紹三人呢？」

丁天仁悄聲道：「他就是現在的王小七，這話妳千萬不能告訴人。」

葉青青點點頭道：「我不會說的。」接着口中驚啊一聲，睜大眼睛，失聲道：「明天，你……這太危險了，不成，不能讓大哥一個人去。」

丁天仁輕聲道：「這是老哥哥、石道長和宮主商量後決定的，我不會有危險的……」

「不成。」葉青青堅決的道：「我去和大師姐說，不能讓你一個人去涉險。」

丁天仁一把握住她纖纖玉手，柔聲道：「青青，妳不能和宮主說，方才石道長說過，他會隨時支援我的。」

葉青青任由他握住雙手，一面說道：「對了，我去和石道長說，我也要去。」

只聽迴廊上傳來侍女的聲音，說道：「三宮主、丁少俠，晚餐快開席了，只等着二位了。」

她敢情看到兩人站得很近，不敢過來。

丁天仁急忙放開葉青青的雙手，低聲道：「我們快去了。」

* * *

當天晚上，丁天仁正在床上運功之際，突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小兄弟，快出來。」

那是石破衣的聲音，這就迅速跨下床來，看看對面的王小七睡得很熟，走出房門，回身輕輕掩上，跨出走廊，看到石破衣朝自己招了招手，就騰空掠起，朝牆外飛去，急忙跟着過去，飛出圍牆，石破衣已經在十餘丈外，朝山徑上騰躍而上，只好提吸眞氣，一路跟了上去。

片刻工夫，登上半山腰一處平台之上，石破衣已經負手站在那裡，等着自己。

半夜三更，他引着自己到這裡來，不知又有甚麼事情，心中想着，人已朝石破衣走了過去。

石破衣在一方大石上坐下，回頭道：「小兄弟，你也坐下來。」

丁天仁依言在他身旁大石坐下，說道：「道長半夜三更叫在下到這裡來，總不是約我看夜景來的吧？」

「當然不是。」石破衣朝他笑了笑道：「明天你要以王紹三的身份混進武林聯盟去，不但無敵陰手歐陽生是一個極厲害的人物，生性多疑，稍有破綻，就很難瞞得過他，你已經學會了王紹三的『天錦劍法』，但他還有一記極厲害的指法『天絕指』，你必須學會了才行。」

丁天仁問道：「道長就是要教我這記指法嗎？」

石破衣笑道：「一點不錯，『天絕指』發指無聲，擊中人身，非死即殘，所以有天絕之稱，你學會之後，不到萬不得已，不可輕使……」

丁天仁問道：「這是那一派的武學呢？」

石破衣道：「從前有一個天絕子，只會這一記指功，沒人知道他出身來歷。」

接着哦道：「我話還沒說完，他們總護法，更是一個神秘人物，至今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也沒有人看得出他的武功路數，較之歐陽生更爲可怕，我們要你混入武林聯盟去，就是要你暗中偵查他們的首腦人物究竟是誰，因爲連王紹三也不知道他師父是甚麼人，據老朽和歐陽老兒猜測，王紹三的師父說不定就是武林聯盟的盟主，第二、他們組織武林聯盟，當然不止一個門派，還有些甚麼人？這兩件事千萬性急不得，只有慢慢的來。」

丁天仁點頭道：「在下會小心的。」

石破衣笑道：「你也不用膽怯，老朽會隨時支援你的……」

說到這裡，忽以「傳音入密」說道：「記着，此後你不論遇上甚麼人，左手揑雷訣向你連點三下的，就是老朽。」

他左手揑了個雷訣，朝丁天仁面前連點了三下。

丁天仁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石破衣道：「好，現在老朽就教你練『天絕指』了。」

當下就把「天絕指」功的練法，詳細給丁天仁講解了一遍。

丁天仁現在內功已有相當功力，觸類旁通，自然一學就會，一面問道

：「道長，這記指法是王紹三告訴你老的了？」

石破衣笑了笑道：「他神志受迷，只知使用，那裡說得出來？其實天下武功，同源異流，老朽看他練過一遍，也差不多了，哦，老朽忘了告訴你，你練成先天氣功，又學會歐陽老兒的『劍掌』，一身功力已勝過王紹三甚多，如果在歐陽生等人面前使展劍法也好，指功也好，最多只能使出三成到四成力道，這一點十分重要，不可疏忽了。」

丁天仁依照指功訣要，演練了幾遍之後，漸漸已能運用自如。

石破衣看得大爲高興，拍拍他肩膀，笑道：「小兄弟果然是練武的奇才，現在你一個人自己練，務必把它練純熟了，老朽要走了。」

說完，雙袖一展，人如大鵬凌空，朝山下直撲下去，瞬息不見。

丁天仁看得一呆，心想這位道長一身所學當眞已到了飛行絕迹，和大哥(丁天行)不相上下呢！

接着就用心練習指功，這樣一直練了一個更次，直到自己認爲已把這一記指法練得十分純熟，才回轉賓舍，推門而入，只見王小七依然睡得極熟，心中暗暗感歎，一個人神志縱然被迷極輕，也會失去一般練武人的警覺，當下也就解衣就寢。

第二天一早，丁天仁剛盥洗完畢，石破衣就在門口招招手道：「小兄弟，你到老朽房裡來一趟。」

王小七問道：「二叔，我要不要去。」

石破衣含笑道：「沒你的事，你到廳上去吃早餐好了。」

王小七應了聲「是」。

丁天仁跟着石破衣走入房中，石破衣要他在一張小方桌邊上坐下，桌上早已放着許多小瓶、小碟、小剪刀、小毛筆之類的東西，丁天仁跟石破衣學會了易容術，自然知道這些都是易容的工具，而且有幾個小碟中已經調好顏色，一面問道：「道長要和在下易容嗎？」

石破衣笑道：「你已經學會易容術了，普通易容那裡用得着老朽動手，只因你此去事關重大，歐陽生是個生性多疑的人，你又是咱們釋放回去的，自然會對你多方測試，尤其易容術，江湖上會的人很多，這些人縱然手法並不高明，但洗容劑却是每個人都知道，普通易容葯物，一洗即去，豈不敗露了身份？」

丁天仁道：「道長是否另有洗不去的方法？」

石破衣頗爲嘉許，呵呵一笑道：「不錯，老朽調製的這幾碟易容葯粉，經過特殊處理，三個月內，就是用洗容劑洗上多次，也不會被洗去，還可以在易容之上，再易上一層容，現在你知道了吧？」

丁天仁點點頭，又問道：「道長說的特殊處理，不知是不是另有秘法？」

石破衣朝他笑了笑道：「普通易容葯中，都會加上少許膠水，才不致脫落，老朽說特殊處理，是用特別配合的膠水調製易容葯物，但必須經過六七個時辰，才能應用，這幾個小碟中的粉劑，都是昨天調製的，還有，就是等易好容之後，再敷上一層蠟，就可不被洗容劑破壞了。」

口中說着，一面就動手給丁天仁臉上易起容來。他老於此道，手法純熟，不消盞茶就易好了，然後又取過另一個小碟，用食中二指蘸着輕輕敷到丁天仁易好容的臉上，一面說道：「這是雞血藤膠和蜜蠟煉製的，是一種無色無光的透明樹脂，塗在臉上，不但可以經久不變，洗容劑也洗不去，而且可以幫助皮膚血氣流暢，不致因長期易容而損害毛孔，好了，你自己摸摸看，是否有何異樣感覺？」

丁天仁依言朝臉上一摸，覺得面皮光光滑滑的，和平日並無異樣，這就說道：「道長手法高明，一點也摸不出來。」

石破衣得意的笑道：「易容一道，不是老朽吹噓，說老朽是他們的老祖宗，也當之無愧。」

說到這裡，忽然改以「傳音入密」和丁天仁說話。丁天仁靜心諦聽，同時也以「傳音入密」和他交談，這樣足足談了頓飯光景，兩人才一同站起，開門出去。

只見葉青青站在走廊上，看到丁大哥變了一個人，不由呆得一呆，叫道：「丁大哥，你易了容，哦，老哥哥，武林聯盟一定也有易容高手，萬一……萬一他們要丁大哥用洗容葯洗一次臉，那怎麼辦？」

石破衣聳聳肩，笑道：「我的小妹子，妳不用急，假道士老哥哥給他易的容，如果洗得掉，假道士就不成其爲易容的老祖宗了。」

葉青青看了丁天仁，又道：「老哥哥，丁大哥待會跟歐陽生走了，我們要不要跟踪他們呢？」

石破衣摸摸蒼鬚，說道：「我們自然也要走，但不是跟踪他們。」

葉青青問道：「那要甚麼時候走呢？」

石破衣笑道：「到要走的時候，妳就會知道。」

葉青青看他不肯說，一把拉着丁天仁的手，說道：「丁大哥，我們走！」

丁天仁被她當着石破衣拉着自己的手就走，不覺臉上一熱，忙道：「妳要去那裡？」

葉青青道：「你還沒吃早餐，自然去吃早餐了。」接着又道：「大師姐他們在東花廳議事，要我們在西花廳躭着，不可出去，現在大家都在西花廳等着你呢，我來了幾次，房門一直關着，所以只好在走廊上等了。」

她一直拉着丁大哥的手，丁天仁

自然不好叫她放手，兩人穿行長廊，快要走近西花廳，葉青青才放開纖手，回眸一笑道：「到啦！」

兩人走進花廳，金瀾、金少泉等人都在廳上喝茶，葉青青嬌笑着道：「我給你們介紹，這位就是王紹三王兄。」

大家自然知道他是丁天仁。

王小七看着丁天仁奇道：「這位王兄我好像很面熟。」

易雲英抿抿嘴笑道：「你們自然很熟了。」

丁天仁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他不是完全迷失神志，妳不許胡鬧。」一面忙道：「我和兄台見過幾次面，大家又是同宗，所以你印象特別深罷了。」

金少泉道：「是啊，二位不但是同宗，連名字都同樣有一個數目字，一定是從族譜上排來的遠房兄弟了。」

王小七釋然道：「他叫紹三，兄弟叫小七，他自然是我堂哥了。」說着伸出手來和丁天仁緊緊握住，說道：「三哥以後多多指教，哦，你見過二叔沒有？」

丁天仁忙道：「兄弟剛才就是從二叔那裡來的。」

葉青青道：「王兄，你快坐下來吃早餐吧。」

原來一名侍女不待吩咐，已經托着木盤，送上兩籠蒸餃。

王小七咦道：「丁兄去了這麼久，怎麼還不來呢？」

丁天仁心想：他心志並未完全迷失，是以相處了幾天，產生了感情，一面含笑道：「丁兄奉二叔之命，有事走了。」

這些人中，像金瀾、易雲英、金少泉、白少雲等人，都是被武林聯盟以「迷信丹」迷失心神的人，所以要他們在西花廳喝茶聊天，不准外出，以免被武林聯盟的人發現。

* * *

下午午未之交，神女宮前面，忽然出現了一個高大黑袍老者，說他忽然出現，是因大門前兩邊站着八名青衣壯漢——神女宮警衛，根本沒看到平台前有人上來，這個黑袍老者好像突然冒出來的。

神女宮警衛個個身手不弱，自然見怪不怪，八人臉上誰都沒有閃過一絲驚異之色。

黑袍老者一手摸着蒼髯，目光一抬，說道：「你們快去通報秦宮主一聲，就說武林聯盟歐陽生來了。」

他話聲甫落，只見從大門內走出一名青衣侍女，走落石階，躬身道：「宮主曾有吩咐，歐陽先生來到，就請到廳上奉茶。」

歐陽生朝她微一頷首，青衣侍女說了聲：「請。」就領着歐陽生進入大門，直入殿左一所大廳，才躬身道：「歐陽先生請坐。」便自退出。

歐陽生剛在椅上落坐，另一名青衣侍女送上一盞茗茶。

不多一回，只聽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從屏後傳來，散花仙子和白素素已從屏後走出。

歐陽生站起身拱拱手道：「秦宮主、白二宮主請了。」

散花仙子嬌柔一笑道：「歐陽副總護法可曾把『迷信丹』解藥帶來了？」

她這話很明顯的是急需「迷信丹」解藥了。

這也難怪，被他們截留下來的荊門山山主季傳賢、排教總舵主羅長發、冷面屠夫束大成、黑手神赫連天，以及喬裝丁天仁的王紹三、丁天義（易雲英）、金瀾、金少泉、白少雲等人，都被「迷信丹」迷失心志，非溫家獨門解藥不解，總不能一直點着他們穴道。

歐陽生呵呵一笑道：「兄弟和秦宮主約定，豈能不把解藥帶來，只是溫九姑已遠去夔州，兄弟昨晚派急足連夜趕去，直到今天午前才行送到，因此兄弟此刻才來。」

他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紙包，放到几上。

早有一名侍女從几上取過，雙手呈給宮主。

散花仙子道：「妳送給二宮主。」

那侍女又把紙包送到白素素面前。

白素素接到手中，打開紙包看了一眼，裡面一共是九粒米粒大的藥丸，這就問道：「歐陽副總護法，這藥丸……」

歐陽生忙道：「每人一丸，陰陽水送下，一盞茶的工夫即可清醒。」

白素素冷笑一聲道：「歐陽副總護法把人數算得眞準。」

散花仙子道：「二師妹，這件事還是要妳親自進去一趟，等他們服下解藥，清醒之後，最好要他們仔細運功檢查一遍。」

歐陽生道：「秦宮主只管放心，解藥絕不會假。」

白素素小心翼翼的包好紙包，站起身道：「小妹省得。」

匆匆退出大廳，一路朝西花廳而來，跨進廳門，只聽石破衣的聲音問道：「二宮主，歐陽生來了嗎？」

白素素道：「他送來了九粒『迷信丹』解藥，大師姐特地要我送進來給道長瞧瞧的。」

隨着話聲把紙包遞了過去，一面續道：「據他說，是昨晚連夜向溫九姑要來的。」

石破衣打開紙包瞧了一眼，笑道：「他說得不錯，確是向溫九姑要來的。」

白素素道：「那是眞的解藥了，我們可以留着以備不時之需。」

石破衣聳聳肩，笑道：「這是假道士送給溫九姑的，二宮主留着也備不了不時之需。」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杜一非和凌展雲等人同到信陽查探蔣家，查出胡松光和胡松齡的線索，但只找到胡松齡，將他點了穴道，正想迫他供出誰是帮主，屋脊上把風的杜一非發現夜行人，凌展雲怕他有失，協助追去。凌展雲回來胡松齡全家已受害，再轉往蔣家，全家亦被殺害，杜一非繼續窮追夜行人，被誘至一處，不慎中鏢倒下，得千紅院一妓女救治，又暗將杜一非送回客棧，不肯留下姓名，衆人見杜一非安全回來，同商議對策……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巨龍幫

行義寨協助弱女　玉兔幫踪跡難尋

「信陽武林人物不多，除非是深藏不露，爲某所不知，否則盧某已是數一數二了，不過那胡松光聽說武功也不錯，但盧某自信尚稍勝他一籌！」

這盧不富武功到底有多高，根本無人知道，是以羣豪沒法由他身上測推胡松光的武功。又聽盧不富道：「不過諸位大可以放心，某已吩咐城內的弟兄暗中留意，只要他們再出來活動，相信逃不過某之耳目。」

杜一非沉思了一下，又將自己遇襲的兩處地點描述了一番：「盧兄可知那裡住了甚麼通曉武藝的人？」

盧不富忽然長身而起，道：「飽啦！吃飽飯便得幹事，今天晚上必有佳音回報！」言畢向皇甫妙點點頭，洒開大步出店。

胡端陽嗤之以鼻：「這廝口氣倒大，兩天以來，連屁也沒摸到一個，還敢吹噓今晚有佳音！」

凌展雲也有同感：「看來還是得靠咱們自己！杜兄有何高見？」

杜一非苦笑一聲。「小弟只求能平安渡過今天，於願已足，其他事明天之後再決定！希望他們不知道杜某已回客棧！」

皇甫妙笑道：「我正恨不得他們不早來哩！」

凌展雲瞿然一醒，道：「可不能大意！如果他們膽敢找上門，必然有八九成把握，絕不能掉以輕心；今日咱們都不要離開客棧，小心提防！」

張建接口道：「甚至飯菜也得小心，須知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衆人想起他們善於使毒，說不定會在飯菜中下毒，一顆心懸了起來。

當下每人返回房內，凌展雲特地搬過去，與杜一非同房，以便照料。這一天在緊張中渡過，直至黃昏都沒一絲異常。

皇甫妙正在暗罵凌展雲大驚小怪，盧不富又來了，胡端陽皮笑肉不笑地問道：「盧兄敢情是來報佳音的！」

盧不富不以爲忤，拉了櫈子坐下，道：「杜兄遇襲的那兩條巷子，一喚污水巷，一喚林厝巷，這兩條巷子都無正式學過武藝的人！」

胡端陽冷冷地道：「這個結果知道跟不知道完全沒有分別！」

盧不富轉頭問皇甫妙一句：「老皇甫，他是你朋友麼？」皇甫妙應是，胡端陽心中有氣，很想問一句：「咱不是皇甫妙的朋友！你又如何？」但却被杜一非的眼色止住。

盧不富續道：「杜兄弟第一次被襲的那條巷子喚污水巷……」

杜一非截口道：「但在下覺得那巷子十分乾淨，不見有甚麼污水？」

「以前是有的，後來在巷中間建了一條暗渠，是以你沒見過！」盧不富吸了一口氣，這才將未完的話，一口氣說畢。「污水巷沒有武林人物，証明那是外來的，恰好某手下有兩位弟兄，以前是住在那裡的，污水巷的人與物，他倆都熟得不得了，他倆花了半天的打探，確知最近整條巷子都沒有外來的親友來串門子，是以那蒙面人極可能是臨時跑到那裡去的，如此調查起來便須多費工夫了！」

張建問道：「那麼林厝巷那邊的情況又如何？」

「林厝巷人口較多，裡面住的人，全是姓林的，外人要進去調查更加困難！」

胡端陽忍不住再譏道：「如此說來，還是沒有結果！」

皇甫妙怒道：「老胡，你給我住口！」

盧不富就像沒事發生過一般，杜一非暗暗稱奇：「想不到他還像個人物！」

「不過另一個杜兄弟想知道的，盧某已經查出來了！救你的人不是甚麼富豪之家的千金小姐，而是一名妓女！」

杜一非吃了一驚，脫口道：「甚麼？那裡是妓院？怎地不聞絲竹聲？」回心一想又覺得有點像，因院子裡的佈局，荷香說話的神態，不像閨房丫頭，似接觸過不少男人。而自己到那裡時，已是下半夜，像信陽這種小城，即使是妓院，已歸於平淡，而那日一入黑，自己便被封住了穴道，那有機會聞到絲竹聲？

耳邊又聞盧不富道：「那妓院是本城最大，也是最好的，喚千紅院！某自小貧困，從未去過那種銷金窩，是以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是那一位窰姐兒救你的！」

杜一非雙眉一軒，道：「既然如此，在下便請盧兄去見識一次！」

盧不富微微一怔，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那敢請好，叫化子能進千紅院，傳出去，也教盧某威風威風，只是某這一身，未進大門，便被龜奴攆出去了。」

杜一非回頭道：「皇甫兄，你去替盧兄買套好一點的衣服來！」

盧不富輕哼一聲，道：「若是這樣，某寧願不去了！」

胡端陽道：「你這人怎地如此不知好歹？」

不料杜一非却道：「好好，就這樣去，這才不愧是名震信陽城的『獨眼惡丐』！」言畢兩人大笑。杜一非續道：「去吧，大家一齊去！」

凌展雲問道：「杜兄，你體內的毒……」話未說畢，小二已捧着藥湯進來。

杜一非道：「沒事，喝了藥就走！」他接過藥湯，一仰脖，便將一碗藥湯喝完，六人聯袂出店。盧不富一馬當先，帶他們來至千紅院外。

守在大門外的龜奴一見到盧不富，滿臉尷尬地問道：「盧大哥，您老人家的朋友，要進來玩耍？」

「是，但盧某也要進去，行不行？」

龜奴一臉爲難之色。「大哥，您也知道咱們……」

杜一非忙塞了一塊碎銀給他。「不會教你爲難，咱們不在大廳裡喝酒，誰知道？」

龜奴表示須進去稟告一聲。過了一陣，他又出來，喜形於色地道：「媽媽已答應，諸位請速進！」

衆人進了大廳，一位體態豐腴的中年婦人，掛着笑臉迎了上來：「諸位大爺，不知看中了咱們那一位小姐？」

杜一非道：「在下不知其芳名，只知她住在那裡，請媽媽帶路進內！」那鴇母笑意不改，帶他們穿堂入室，至那院子裡，景物依舊，杜一非知道盧不富沒有找錯地方。

鴇母指着兩旁的小樓問道：「大爺，你喜愛的那位小姐，住在那一棟樓？」

杜一非抬頭一望，只聽左首那棟小樓傳來一道尖銳的女子驚呼聲，杜一非心頭一跳，喝了一聲快，身子已如離弦之矢射出，他兩三個起落，已至小樓下面，雙脚一頓拔空而起，又聞自己住過的那間房內傳來「叮叮噹噹」的兵刃碰撞擊，他隱覺不妙，不管三七二十一，右手在欄杆上一按，腰杆一挺，身子凌空打橫，脚尖向房門蹬去！

「蓬」地一聲響，房門被杜一非雙脚踢開，杜一非雙脚一落地，上身一仰，便射進房內！只見一個身穿錦衣的漢子抓住一位小姐，而荷香則倒卧在地上。

那錦衣漢見杜一非進來，便喝道：「你是誰？大爺在此尋歡作樂，豈容你來放肆！」

昨天救杜一非的那位姑娘，臉上蒙着紗巾，杜一非根本未見過其盧山眞臉目，是故聞言，一時無語以對。幸好地上的荷香叫道：「大爺，這是咱們小姐，請你救她！」

杜一非慢慢走前，沉聲道：「放下人來！」

那錦衣漢冷笑一聲：「眞是笑話！老子憑甚麼聽你的指揮？你給我站住，否則大爺可不客氣了！」

杜一非霍地將刀抽了出來，道：「放了她，一切好說話！若你傷她一根頭髮，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錦衣漢哈哈笑道：「大爺可不吃這一套，你敢再走前半步，便教這千嬌百媚的姑娘香消玉隕！」

話音剛落，颼地一聲響，凌展雲亦走了進來，冷冷地道：「你自信能逃得了麼？在下凌展雲，這位是杜一非，咱倆刀劍合璧，敢信天下間數不出幾個人能逃得掉！」

錦衣漢臉色微微一變，拉着姑娘退了一步，忽覺後腦風聲急響，他大吃一驚，來不及細思，推着姑娘向旁挪開！兩柄飛刀「篤篤」地釘在桌上！

說時遲，那時快，猛覺右臂一陣疼痛，原來又有一根棒子直擊而下！

痛得錦衣漢鬆開五指，那姑娘十分機警，立即跳開，與此同時，杜一非已標前截住錦衣漢！

錦衣漢臉色一變再變，回頭一瞥，只見背後也站着兩名漢子，其中一個手上還握着一根掃帚，原來是胡端陽及皇甫妙，他們繞到後面，利用凌展雲的出現，吸引錦衣漢，先以皇甫妙的飛刀偷襲，再以胡端陽的掃帚柄强救姑娘。僥倖一擊即中！

杜一非淡淡地道：「你放心，只杜某一個便足以降服你。」

不料那錦衣漢忽然咬牙道：「杜一非，你別假惺惺，我一家被你害得好慘！我胡松光不殺你誓不爲人！」言畢抽出一柄明晃晃的鋼刀來。

胡松光三個字一入耳，羣豪臉上都綻開了笑容，均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之感！

胡松光似把生命豁了出去，提刀慢慢走上前。「杜一非，你眞的敢與我單打獨鬥？」

「你眞的是胡松光？」杜一非手中刀依然低垂着。「你說，在下如何害慘了你一家！」

「我一家大小被你殺死，你還敢否認？」

此言一出，衆皆大笑，皇甫妙更是笑得打跌，胡松光怒道：「有甚麼好笑？你們有種的，便連我也殺了吧！」

皇甫妙笑嘻嘻地道：「你們一家人，可不是咱們殺的，是被你同黨殺人滅口的！」

胡松光登時頓住，驚怒地喝道：「放屁！大丈夫敢作敢爲，人敢殺却不敢承認，算是甚麼？」

杜一非誠懇地道：「咱們的確沒有殺任何人，你若不信也沒辦法！」凌展雲緊接着將當天的情況告訴他。

胡松光臉色一變再變，澀聲道：「眞的？」一頓又喃喃自語。「即使人不是你們親手殺的，也是因你們而起，一樣！」他手臂一長，鋼刀突然向杜一非劈去！

這一刀十分凶猛，只是倉猝出手，未有後着，是故杜一非輕輕一閃，便閃開一邊。「你當眞執迷不悟？」

胡松光猛喝一聲：「不管怎樣，胡某都不想活了！」

「這不是便宜了那些凶手，閣下大可以跟咱們合作，尚有雪恨之機！」杜一非一語未畢，胡松光已攻了五六刀，但刀刀均爲杜一非接下。

「待贏得了胡某手中的刀再說廢話未遲！」

胡端陽冷笑一聲：「只怕屆時你後悔更加來不及！」但胡松光却一言不發，那把鋼刀暴風雨似的攻向杜一非，杜一非見招破招，寸步不讓。

與此同時，盧不富亦自下面躍了上來，低聲對凌展雲道：「下面似沒有其同黨！鴇母說這廝是獨自一人來的！」他看了幾招，忍不住又道：「這不是胡松光麼？唔，料不到他還有此武功！」

胡端陽問道：「其武功比之你又如何？」

盧不富一本正經地道：「比某稍遜一籌！」恰在此刻，杜一非開始反攻，他看了幾招又道：「三十招內杜兄弟必能取其性命，若要生擒則要多費一番手脚！凌兄弟你看如何？」

凌展雲淡淡地道：「此際尚難以判斷！」

盧不富只道他暗譏自己眼光不準，微感不悅，又不好作聲，只好專注望着場中，耳畔又聞胡端陽口中數着：「十七、十八、十九……」

盧不富的話聽在胡松光耳中，心中又驚又怒，暗道：「老子再不濟，也不能在三十招內落敗！」主意一打定，出招更加嚴愼，同時盡量採取守勢。

激鬥中，忽見杜一非一刀急劈而出，這一招招式平平無奇，只勝在一個快字，但以胡松光的功力，大可以用一招「鼓杆斜掛」，以己之刀撞開對方之刀刄，再乘勢直劈對方之持刀右臂，此乃反攻爲守，守中帶攻之上上妙着，但胡松光只求先守住三十招，是故用了一招「如封似閉」，在胸前佈下一道刀網，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不料杜一非似乎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手腕一翻，寶刀倏地刺出，刀刄正好壓住對方之鋼刀！他手上用力，胡松光臂與刀同時沉下！

這刹那，胡松光知道危險，急忙提起左臂，以掌護住胸前，却想不到倉猝之間，顧得了胸，顧不了腰！杜一非左手悄沒聲息探出，一指戳在其腰際麻穴上！

刹那間，胡松光的所有動作全部止住，他自忖必死，亦求速死，免遭侮辱，是以破口大駡。

胡端陽哈哈笑道：「小杜不愧是小杜，才二十一招便生擒了胡松光！」

盧不富知他譏諷自己沒有眼光，不以爲怒，嘆息道：「久聞小杜智勇雙全，今日一見方知傳言不虛！江湖上人人均說，小杜的刀法並不是最可怕的……」

張建脫口問道：「那甚麼才是最可怕的？」

盧不富指指腦門。「這才是最可怕的！論眞實武功，胡松光並非如此不濟，但小杜懂得引對方走上失敗之路！」

杜一非則和顏悅色地問胡松光。「請問你們是個甚麼組織？誰是帮主？爲何要暗算杜某和凌展雲？」

胡松光閉口不語，胡端陽怒道：「這廝不知好歹，唯先讓他吃點苦頭！」

杜一非忙止住他。「胡松光，府上的幾條性命，包括蔣超品一家，都不是咱們殺的！貴帮用此種手段對待下屬，難道不殘酷？閣下還須對他們忠心麼？」

胡松光反問：「你憑甚麼認定是敝

幫幹的？」

「除了是貴帮爲了殺人滅口外，杜某想不出有誰會這樣幹！」杜一非背負雙手，在房中踱步，「即使在下不殺你，又肯放你回去，你道貴幫會放過你麼？你是聰明人，應該猜得到結果！」

胡松光臉色不由一變，杜一非看在眼中，又道：「只要你跟咱們合作，杜某等人必盡力保証你的安全！」

胡松光冷笑一聲：「敝幫人材濟濟，只怕連你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嘿！若非有人救了你，姓杜的，你早已毒發身亡了！」

杜一非不由默然，皇甫妙在旁邊道：「這小子原來是求速死，但咱偏偏不讓他死得乾脆，偏要他吃盡苦頭！」說着上前，左右開弓，「畢畢啪啪」地在胡松光臉上打了七八巴掌。「這是第一步，還有第二步的。」

胡端陽問道：「老皇甫，你第二步是甚麼絕招？」

「第二步是用竹籤插其手指，所謂十指連心，那滋味也夠他受的了！」皇甫妙慢條斯理地道：「至於第三步麼，我要請他喝水。」

胡端陽與他一唱一和。「請他喝水？那不是便宜了他？爲何不請他喝尿？」

「哼，你那知道，我灌他兩三桶水，然後用棉花緊緊地塞住他的屁股，再在肚子上輕輕一按，包管他肚子裡的東西，全部由嘴巴裡噴出來！」

胡松光立即一陣反胃，似飲了一桶尿般，忍不住道：「你們有種的便一刀殺了我，用這種手段算是那門子好漢！」

皇甫妙哈哈笑道：「對你這種人還用得着講甚麼規矩道義？你是不是害怕了？不用担心，我還有第四套……」

杜一非截口道：「算了，別說了！胡松光，我再問你一句話，你到底肯不肯與咱們合作？」

胡松光考慮了好一陣才道：「在下很想知道，你們怎樣保護我！你們是否還要與本幫作對？」

杜一非尚未答他，皇甫妙已搶着道：「那還用說？咱們只能盡力，誰也不能給你保証！兩條路隨你挑，一是立即死；二是可以拚一拚自己的運氣！」

胡松光沉吟道：「好，胡某便把這一寶押在你們身上，不過你們別寄望太大，胡某所知並不多！」

杜一非道：「你知多少便說多少。」

「敝幫尚未正式成立，暫時就以玉兎爲號，幫主是誰，誰也未見過，因爲他每次出現，臉上都戴着面具！」

杜一非續問：「他成立玉兎幫有何目的？」

胡松光道：「當然是爲了獨霸江湖，不過咱們都不知道他詳細的計劃，不但如此，即使是敝幫中人亦只是以腰牌爲記，彼此之間，除了少數人之外，均互不認識，但據知他籌備本幫已有五六年光景！」

凌展雲插腔問道：「你加入五鬼幫多久，在幫內任何種職位？」

「在下加入玉兎幫已有三年來，本幫以金銀銅鐵錫五種腰牌分職級，在下是銅牌，金牌是幫主一人才有，據說銀牌有十二位之多，又聞十二名銀牌牌主，各有職務，蔣超品和家兄均是鐵牌牌主！」

凌展雲再問：「你們如何稱呼幫主？」

「以金牌令主稱之。」

杜一非問道：「互不認識，上級只憑腰牌下令下屬辦事，如此豈非很容易魚目混珠？比如杜某偷取了一塊銀牌，豈不是可以其牌令你行事？」

胡松光吸了一口氣，答道：「不錯，這正是本幫的一個隱憂！而且銀牌牌主以上，均不以眞臉目示人，不過他們在以牌下命令時，尚要唸出一首代表其地位的詩歌！在幫內，任何人胡發命令，及冒充身份，均是死罪！」

「貴幫因何要殺杜某及凌展雲？」

「這個咱們只能接受命令，不知原因，亦不能問！不過胡某來此，只是來調查名妓百合把你收藏在何處，其他事一概不知！」

胡端陽亦忍不住問道：「是次是誰命令你來的？」

「一位銀牌牌主！」胡松光頓了一頓，又補充道：「那是昨夜，在城郊一個秘密地點下的命令！」

杜一非趕緊加問一句：「這幾天，你都在那裡？」

「不錯，有人傳話，說蔣超品及魯峯被你倆殺死了，而你倆又是本幫的大敵……蔣超品更是在下之好友，在下更想替他報仇！」

皇甫妙哈哈笑道：「天曉得以後又不知是誰來替你報仇！」胡松光聞言，臉色登時一變。

杜一非即道：「不可胡說八道，在下再問你兩件事，你可曾懷疑過貴幫主的眞實身份？他使甚麼兵刄？」

「咱們之間雖然大家不說破，但每個人都在猜測其身份，但誰也不可能知道，因爲他除了說話時，戴着人皮面具，而且還揑着腔說話！咱們只知其武功深不可測，至於他使用甚麼兵刄，咱們因爲未見過，也不敢亂說！」胡松光雙眼突然射出光輝。「不過他曾經在咱們面前露過一手，當眞深不可測！」

胡端陽忍不住好奇，急問：「你這廝怎地如此婆媽？他那一手如何漂亮，快說來聽聽！」杜一非和皇甫妙知其性格，也還罷了，凌展雲和張建都忍俊不禁！

胡松光赧然地道：「他說話時，手掌放在一塊石頭上，半晌手掌縮回去，那塊石頭當時絲毫未損，亦無人留意。俄頃，一陣山風吹來，石頭便碎裂成十多塊！」

胡端陽點頭道：「若他沒有弄虛作假者，這手內功的確十分漂亮！你們常見到他麼？」

「不常，在下總共才見過他兩次！銀牌牌主中有兩個是他的傳言人，銀牌與別人的不一樣，咱們都分辨得出！」

胡端陽走過去，將他身上的銅牌搜了出來，遞與凌展雲。「凌兄仔細瞧瞧！」

杜一非道：「杜某最後問你一件事，你們若要見他，如何聯絡？」

胡松光道：「在下只是銅牌牌主，根本沒資格求見，萬一有事，也只能求見銀牌牌主！」

杜一非精神一振，接問：「那好，你如何聯絡他們？」

胡松光道：「咱們求見銀牌牌主，也不容易！通常是他有事下命令才找咱們！除非有萬分緊急的事，方可到城郊山上燒一堆馬糞，若有銀牌牌主在附近，他們便會出現。在下未曾試過，但聽說有人燒過三四天，都不見有反應，但亦有人成功！」

張建道：「某亦問你一個問題！昨夜你說在城外秘密巢穴內接到銀牌牌主的命令，他是直接出現的？巢穴內尚有幾個人？」

「不錯，當時咱們發現有人，一回頭已見他高舉銀牌，唸出暗語，接着便下了命令！」胡松光吸了一口氣，道：「那裡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開封人，姓穆名信，另一個不認識！」

當下杜一非和凌展雲低聲商量了一陣，杜一非上前又封了胡松光雙臂的痳穴，再解開其身上的痳穴。「胡松光，只要你與咱們通誠合作，咱們絕對不會為難你，但假設你心存異志，必殺無赦。」

他回頭一望，荷香和那位小姐已不見，皇甫妙見狀乃道：「那對娘兒們早已出屋去了，咱要商量江湖上的大事，是以咱任她倆離開。」

杜一非道：「諸位且在此稍候，待在下去謝謝她。」他剛拉開房門，即見鴇母站在門外，臉上表情十分複雜，「媽媽，荷香和她那小姐呢？」

鴇母氣往上沖，挺胸道：「老身未問你要人，你反而問起我來，她走啦，你可知老身花了多少錢買她的？」

忽聞走廊上有個女子的聲音：「公子別信她，百合小姐是自己找上門來的，她只要了五十兩銀子，這半個月來，媽媽在她身上賺的銀子已有好幾倍了。」却原來是荷香。

杜一非微微一怔，連忙走過去。「荷香，你們小姐去了何處？」

荷香飲泣道：「小姐說她要走了，要我自己保重……但她沒說要去何處。」

杜一非想了一下，突然叫了起來，問道：「你小姐是否姓謝？」荷香點點頭，杜一非自言自語地道：「難怪臉廓這般相像，羅師佗曾贈她易容藥及解毒藥，我應該想到她……只是她為何會跑來當妓女……」

荷香不知他說些甚麼，只聽到最後那句話，忙道：「小姐只陪客人喝酒，不陪宿的，她到如今仍是清白的，公子你認識她麼？」

杜一非只唔了一聲，但覺此事透着蹊蹺，急又問：「她走了多久？」

「她一出房便走了。」

杜一非估計謝飛紅若果要避開自己，此刻追趕已來不及，只好回房，道：「咱們走吧！」鴇母還在後面囉囉嗦嗦，却被盧不富喝退。

到了千紅院外，杜一非問胡松光。「汚水巷是不是有暗道通到城外？」胡松光驚詫地表示是，杜一非含笑道：「那咱們走暗道吧！」當下一行人來至汚水巷中，胡松光指一指一塊石板，胡端陽立即蹲下，把石板扛起。

石板一離地，露出一個黑乎乎的洞口來，又臭又有陰風。胡松光道：「最好有火把才好走！」衆人身上都有火摺子，當下點了火，由杜一非先下去。

下面是條汚水溝，高逾人頭，水並不多，每隔一步，便有一塊石頭墊脚，甚是好走。杜一非問道：「這是貴幫的傑作吧？」

「是的，咱們費了一個月的工夫，才把石頭鋪好，主要是只能在晚上方能進出，免得暴露。」

由於是暗溝，裡面臭氣熏天，幸好衆人都有一身武功，一齊閉住呼吸，更幸虧那暗溝並不長。走了一陣，胡松光便叫衆人上去。羣豪一到地面，都忙深呼吸起來。

胡端陽急不及待地問道：「你們的秘密巢穴在何處？」

胡松光向前指了一指，在前帶路，杜一非連忙上前，與他並肩而行，此處離城並不遠，信陽城遠望就像一頭怪獸般，伏在黑暗中。羣豪走了兩三里路，便踅入一條山村，胡松光指着村後一棟破落的紅磚屋道：「那便是咱們的巢穴，裡面還有地窖，可以藏十多二十個人。」

「有沒有看守的人？」

「有一個當地人，也是屋主人，年紀已不小，不過脾氣十分古怪，咱們對他都顧忌幾分，不過他只是個錫牌牌主，讓我來叫門。」

杜一非立即揮手示意，其他人都匿了起來，他與凌展雲則伏在門旁，俄頃，裡面傳來一個老頭的聲音：「誰呀？」

胡松光唸道：「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木門「呀」地一聲打開，那老頭見他側身相讓，胡松光進門，杜一非立即竄了進去，右臂一長，手指已封住了其暈穴，同時左脚一勾，木門已關上。

兩人閉住呼吸聽了一陣，肯定屋子裡沒有人，杜一非才亮起火摺子，桌子放着一瓶米酒，一包花生，不見人影，杜一非這才再開門讓外面的人進來，杜一非低聲問道：「地窖在何處？」

胡松光引他們到房內，指指一具木櫥，杜一非將木櫥打開，再掀起底板，下面即有人問道：「誰呀？」胡松光連忙應了一聲，下面那人輕罵道：「你奶奶的，俺還以為你不回來了。」

杜一非已判斷好他的位置，「颼」地一聲躍下，只見地上坐着一名漢子，正仰脖喝酒，猛覺不妙，一口被酒嗆着，邊咳嗽邊長身而起，杜一非反應極快，手臂一長，刀尖已抵在那漢子的喉頭上。

那漢子酒意醒了一半，顫聲問道：「你，你是誰？」

「杜一非。」杜一非左臂向前一送，又封了其暈穴，再將油燈剔亮，然後招呼上面的人下來，「胡松光，此人是你的朋友？」

胡松光道：「在下只知他姓丁，剛剛認識，似是來自關外。」

杜一非將刀架在他脖子上，再解開其穴道。「相好的，你乖乖便招出一切來，否則一刀送你上西天。」

那漢子瞪着雙眼，問道：「你要俺招甚麼供？」

「把你知道玉兔幫的一切全說出來。」

那漢子所知絕不比胡松光多一分一點，任杜一非和胡端陽怎樣威迫都搾不出甚麼來。杜一非再一指封住其暈穴，道：「趁天未亮，咱們到後山燒馬糞試試。」

後山不太高，但因為附近土地比較平坦，是故顯得甚是突出，杜一非先將人手分配好，羣豪都躲藏在石後，然後放火把馬糞燒了。火雖燒不旺，但烽烟直冲上天，而且味道十分刺鼻，在遠處也能發現。羣豪等了半夜，天色已亮，仍不見有人來接洽，杜一非嘆了一口氣，「咱們還是回去吧，明晚再來！」

＊　＊　＊

謝飛紅料不到那嫖客，竟然另懷目的，不過她反應極快，嫖客剛踢倒荷香她已拔出藏在身上的匕首來，只是她使不慣匕首，兩三個回合已被對方的鋼刀磕飛，接着被其抓住，正在被追問杜一非的下落，不料杜一非竟在此刻如飛將軍般自天而降！

杜一非來救駕，謝飛紅本應高興才對，但她却不知因何滿腔羞愧，不敢面對杜郎，趁他們不覺時，拉着荷香退出走廊，然後匆匆交代了荷香幾句話，翩然而去。

她進千紅院乃為了調查上官光明的死因，受盡委屈，只為了替父親洗刷寃枉，匆匆半個月，只知父親所述全都是眞實，却查不到凶手是誰，離開千紅院乃遲早間事，不過在此刻離開，却又非所願。

謝飛紅離開千紅院時，路上已無行人，四周一片漆黑，只有疏落的燈光，茫茫天地任縱橫，却有不知何去何從之感，她停步而行，心中却不斷盤旋着幾個問題，巨龍幫她是不能回去的了，因為去後可能會被長期幽禁；不去又放心老父不下，去了無濟於事，不去又不知該去何處調查，當眞是柔腸百結！

漫漫長街，似無盡頭般，但也沒有走盡之時，她自城垣上躍出，如行屍走肉般地在荒郊上奔跑着。忽然一個念頭翻上腦海：雖說施恩不圖報，但如此只有行義寨，可以立足，而且就在附近。

主意一打定，謝飛紅以星辰辨別了方向，向南馳去，那行義寨總舵就在大別山上，謝飛紅天亮後買了匹快馬，只三天工夫，便趕到大別山下。

時天色尚早，附近又無客棧，正想覓路上山，忽聞「嗚」地一聲響，馬前落下一根响箭，謝飛紅連忙勒住馬首，緊接着一隊人馬自樹林裡衝了出來。

那些人大概料不到來者是個女人，微微一怔，便唱起敲竹槓的濫腔來。「來者何人，可知路是咱們開，橋是咱們搭的麼？」

謝飛紅在馬上抱拳問道：「諸位可是行義寨的人？」

一位小頭目道：「周圍百里，除了本寨之外，尚有誰敢在此收買路錢？」

謝飛紅笑道：「那敢情好，煩向莫三當家的通報一聲，說謝飛紅有事求見！」

小頭目上下看了她幾眼，道：「你認識咱們三當家？哼，休想來套交情。」

「不但認識他，而且對你們老大『孫鐵腿』還有救命之恩，速去通報，否則他怪罪下來，你們可承擔不起。」

小頭目見她態度自然，不類亂攀交情的人，乃道：「女俠且稍候！」又吩咐手下仔細看守着，然後騎上一匹瘦馬，望山上急馳而去。過了頓飯工夫，又見他策馬而回，道：「請女俠再候片刻，三當家即來迎迓！」

果然不久便見莫閃帶着人跑了下來。「果然是謝女俠，芳駕光臨，眞是蓬蓽生輝，莫某幸何之有！敝上已在大廳相候，請隨某登山。」當下謝飛紅寒暄了幾句，便隨他們向山上進發。

一路上，不時見到行義寨的嘍囉在巡邏，秩序井然，神情嚴肅，難怪行義寨能為武林所注重。那上山有兩條路，一為馬行之泥路，盤旋而上，一為畢直的石階，路旁種植了各式各樣之樹木，疏聚有緻，風光居然不惡。

行義寨大寨建在半山的一個大草坪上，周圍山頭尚有好些小寨，互為犄角之勢，拱衛着大寨，敵人欲攻上來，的確不容易。

一行人來至草坪，但見寨門大開，大寨主「鐵腿」孫仲標，二寨主宋千斤率着大小頭目，在寨門前迎接，謝飛紅雖然少不更事，此刻亦不敢怠慢，連忙滾下馬鞍。

「孫某早盼着謝女俠俠駕光臨，今日終於盼着了，上天何厚待我。」孫鐵腿哈哈大笑，回顧兩旁手下，「本座這條左腿，若非謝女俠仗義，早就不行啦，莫說鐵腿猶在，說不定連性命也丟了。」

謝飛紅道：「救你的乃羅大夫，小女子實在不敢掠美，望大寨主莫掛齒。」

孫鐵腿哈哈笑道：「甚麼大寨主小女子的，聽了教人汗毛直豎！謝女俠也是武林中人，幸勿拘小節，彼此便兄妹相稱吧！」

謝飛紅聽他說得豪爽親切，芳心暗喜，「大寨主，啊，是大哥！大哥這樣說，小妹敢不從命耳！」孫鐵腿哈哈大笑，連聲稱好。

宋千斤在旁道：「老大，謝女俠跋涉而來，還是先請她進去歇息，喝杯水酒才是。」

「瞧我！來，謝家妹子請進。」孫鐵腿親自引謝飛紅進寨，一路上笑聲不絕，那些大小頭目見狀，對謝飛紅也都刮目相看。

那聚義廳甚是寬大，傢具亦頗講究，與一般山寨大不一樣，謝飛紅由衷地稱讚了一番。寒暄了一陣，嘍囉報稱酒菜已備好。當下下令擺上來，大小頭目坐了五六席，飛觴傾盞，大魚大肉，好不快活，到底綠林好漢，與一般武林人士不一般。

謝飛紅雖不大習慣，但爲其感染，亦飲了好不幾杯，一張吹彈得破的粉臉，佈滿紅潮，益增嬌艷。

飲飽吃醉之餘，孫鐵腿三人又引謝飛紅至內廳品茗。莫閃問道：「謝家妹子今夜可曾吃飽？」

「此乃近幾個月來，最放懷的一天，怎能吃不飽！」

孫鐵腿道：「咱們都是粗人，直話直說，你今日上山是順道而過，是有意拜山，還是另有目的？孫某深受你的大恩，不管有何目的，但說不妨！」

謝飛紅沉吟道：「小妹乃無家可歸，是以來借宿幾天，只怕寨主嫌麻煩！」

莫閃忙道：「言重言重，說實話，咱們雖然兄妹相稱，慚愧得很，至今尚未知道你之來歷！」

謝飛紅又沉吟了一陣才道：「家父乃謝英！」

此言一出，三個寨主均輕噫一聲，宋千斤比較仔細，又問：「令尊是巨龍幫的總堂主，人稱『奪命槍』的謝英？難怪三弟回來提及芳名，咱們都覺得在何處聽過！」

孫鐵腿道：「行義幫與巨龍幫雖非盟友，但素無怨隙，只要令尊不思疑，敝寨隨你喜歡，要住多久便住多久！」

莫閃向他連連打眼色，孫鐵腿只當作沒看見，莫閃沒奈何，只好自己問道：「謝家妹子莫懷疑莫某胸襟，你既是巨龍幫萬人之上的謝英之掌珠，怎說無家可歸！」

謝飛紅喟然道：「原來諸位尚不知家父早已不比昔日，如今身陷巨龍幫之樊牢，小妹若回去，等於自投羅網，是以方會來求你！」

莫閃想起在羅一刀家聽來的話，疑心頓起：「江湖上雖有令尊之傳言，但咱們實不知道，因何令尊會身陷樊牢，願聞其詳！」

「小妹所述之事，希望三位大哥能夠保密，否則小妹死無葬身之地！」

孫鐵腿心頭一懍，忙道：「妹子放心，哥哥不會迫妳上死路，而且將盡力協助妳！妳把來龍去脈說清楚，咱們再合計合計！」當下謝飛紅把乳娘所告知的一切，轉述了一次。

莫閃問道：「姑娘後來跟杜一非北上，所爲何事！他如今在何處？」

「小妹到信陽是爲了調查上官幫主的死因，結果查明家父所說，完全符合事實，只是尚未調查出眞凶！」謝飛紅忽然有點心虛，壓低聲音道：「杜大俠……咱們到信陽之後便分手了！」

孫鐵腿道：「小妹子要咱們如何協助妳？」

謝飛紅沉吟道：「小妹斗膽要求三位哥哥，協助小妹調查殺死上官幫主眞凶，以洗脫家父之寃名！」

孫鐵腿抓抓頭皮。「這個無問題，只是咱們所知有限，要調查可不容易……何況妳已走過信陽千紅院，亦查不出甚麼來！動腦筋的事，還是請教老三吧！」

「莫三哥，你肯不肯協助小妹？」

莫閃乾咳一聲。「愚兄怎敢不肯……妳要知道上官光明有甚麼死對頭，要查出眞凶，必須先對上官光明有個全盤的了解，方推測得出來，天下茫茫，若無目標，如何調查？」

「可惜小妹對上官幫主所知有限！以前在家裡，雖常見到他，但少不更事，更不知世途險惡，怎會留意這等令人煩惱的事！」

「你雖不知道，但巨龍幫之內必有人知道！」

謝飛紅脫口問道：「三哥要小妹回巨龍幫調查？」

莫閃不置可否地道：「巨龍幫內的重要人物，有那幾個曾是令尊的知己，又是元老，更了解上官光明的？」

謝飛紅沉吟道：「刑堂堂主邢長雄，快馬堂主馬逢林都是敝幫元老，跟家父也較談得來，只是馬逢林嘴雖快，却無城府，對上官幫主未必十分了解，邢堂主城府深沉，嘴巴既緊，爲人又十分公正，對巨龍幫忠心耿耿，他未必肯對小妹透露甚麼……」

「除此之外，沒有適合之人選？」

謝飛紅搖搖頭。「家父平日不茍言笑，許多下屬對他都是敬而遠之，且家父亦甚少帶人回家，小妹根本不知道他有甚麼知己！」

「那只好到巨龍幫才相機行事了！」

謝飛紅擔憂地道：「只怕小妹瞞不過幫內弟兄的耳目，難以混進去！」

莫閃笑道：「此事容後再談，妹子連日趕路必定勞累，還是早點歇息吧，咱們慢慢再商議！」當下着丫頭送謝飛紅進屋，又將孫鐵腿及宋千斤留下來。

宋千斤問道：「老三，你葫蘆裡到底賣甚麼藥？」

莫閃雙眼落在孫鐵腿臉上，「老大，你告訴小弟是否眞心幫助謝飛紅？」

孫鐵腿不悅地道：「老三因何有此一問？難道還不知道爲兄之脾性？」

「既然老大有心助謝飛紅，小弟便有辦法了！」

「計將安出，即使有點危險，也得冒一冒！」

「老大，咱們可以借與巨龍幫結盟，帶着謝飛紅，混進巨龍幫，那最低限度也有好幾天在巨龍幫內商談，謝家妹子便可利用此機會，在幫內打聽消息和查明上官光明之底蘊！」

孫鐵腿道：「她早已說過，她自小在巨龍幫長大，誰不認得她？要混進去，談何容易？」

莫閃笑道：「老大，你忘記羅師佗麼？」孫鐵腿一怔，隨即發出會心微笑，連聲讚好，莫閃續道：「老大，巨龍幫勢力不弱，亦一直蠢蠢欲動，與他們結盟，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宋千斤道：「只是巨龍幫會誠心跟咱們合作麼？」

「以前也許不會，但如今上官光明新喪不久，幫內未穩，他們也不想樹敵太多，此時此刻會是誠心的，至於以後嘛，說不定他不覬覦咱們，咱們也會打他們主意！」

「有理有理，咱們今夜各自回去想一想，明日把計劃訂出來，然後帶妹子去巨龍幫！」

* * *

上官光明的死訊雖然被捂住，但那天謝英帶着棺材回總舵，却有許多人看見，大家都隱約猜到幾分，向來總舵的氣氛都比分舵嚴肅，如今就更加沉重肅穆了。而大廳亦常關着，巨龍幫的頭頭們已開過無數次會，無話可說，但仍每天在大廳內聚首。

派去信陽調查的白子文已回來，據調查所得，上官光明的確是在千紅院被殺的，只是無法查到凶手半點線索！若因此而放了謝英，又似乎他身上藏着許多未有人知之秘密，放了他不甘心之外，許多人對他還有所顧忌，若不放他麼？又如何向下面交代？

這天邢長雄仍然提出他常提的意見：「副幫主，咱們既然拿不到謝英甚麼証據，應該放了他才對，否則如何捂住下面的嘴巴？」

朱高正的答覆也是那一句：「放了他，若有甚麼後果，是否由你全權負責？」這句話不但不好答，而且一回答便等於向朱高正挑戰，是以邢長雄只好閉嘴。

工堂堂主霍陵道：「依我看不如索性……」他手掌一横，作了個殺的手勢。

朱高正目光一掃，道：「如此不好吧，咱們若無証據，殺了謝英，難容悠悠衆口！」邢長雄亦極力反對，朱高正揮揮手。「以後不許再提這個。」轉頭望向邢長雄。「邢堂主，近日謝英表現如何？」

邢長雄道：「自從將他改囚在地牢後，也許氣溫較低，他飯量反而增加了，每日見他在盤膝運功，未見有異狀，只是他每次見到屬下，都問屬下兩件事……」

白子文截口問道：「是那兩件事？」

「一是問咱們的調查結果，二是問副幫主準備如何處置他。屬下無言以對，每次也只能答他調查尚未有結果，副幫主將依調查結果來作爲判斷。」

邢長雄嘆了一口氣：「這樣的答覆說了一遍又一遍，連屬下自己也不好意思，是以已有好幾天未去看他了！」

霍陵道：「謝英狡猾之至，每天均須看望幾次，提防有變，若果出了事誰負責？」他目視邢長雄，認定必須由他負責。

邢長雄道：「稍後小弟便陪你去看他，以後此事便交由貴堂處理如何？」霍陵一口應允。

快馬堂主馬逢林則道：「諸位，小弟在幫內的日子較少，請問近日幫主夫人如何？」

白子文道：「幫主新喪，夫人大慟，近日心情稍佳，漸能飲食，只是一直要求要讓幫主早日入土爲安！」

朱高正目光一掠，問道：「諸位認爲如何？」

衆人想了一陣，還是由馬逢林開腔。「依屬下之見，也認爲該早日出殯，根本不用擔心外敵敢來進侵，何況幫主死後至今已有三個月，外三堂早已有足夠之準備。」

朱高正目光再一掠，沉吟道：「諸位若不反對，便請人挑個好日子風光大葬吧！」

當下散了會，霍陵隨邢長雄到地窖裡，只見謝英盤膝坐在鐵柵內運功，除了比以前略瘦之外，未見有任何異象，霍陵打了個哈哈，道：「謝總堂主，別來無恙！」

過了盞茶工夫，才見謝英緩緩張開雙眼，淡淡地道：「謝某如何，你們比我還清楚，何必猫哭老鼠？哼哼，以謝某之見，你們根本想一直囚禁謝某到死爲止！」

霍陵乾笑一聲，「謝兄何出此言，你是本幫之開國功臣，咱們都希望你能早日出牢！」

（未完・五）

上文提要：苗蘭和花芳面對自己尋找了十年的田長青，有訴不盡的心內情，雙雙表示非君不嫁，矢志不移，並答應助其殲敵願作內應，揭露了白蓮敎大法師常奇在沙九府內的伏兵分佈情況，也告訴田長青常奇有三大法寶，循術、飛劍以及火蓮花，其中以火蓮花最厲害，使田長青等能夠知己知彼，順利制敵而取勝……

九龍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機智程小蝶　巧解天蠶索

「我和花芳都發覺了一件可悲的事，那就是我們活不了太久。」苗蘭道：「歷代掌門人大都在四十至五十歲之間死亡，我們預定在十年找到你，如果十年之內找不到，我們也準備回轉南荒，安排後事，只有從門人中選出接任者了。」

「如果，我能在和常奇決戰中，保住性命，我一定跟你們去南荒。」田長青道：「事實上，我也發覺了你們歷代掌門早死的原因，可能和你們住的地方有關。」

「是風水不好麼？」苗蘭道：「只聽此言，你倒非全然無情。」

「和風水無關。」田長青道：「可能和瘴毒有牽連，我還無法說出眞正原因。我離開之後，才想到這個疑點。」

「長青，我們不會羈絆你，」花芳道：「我們懷了孕，你就可以離開，但蓬門永遠爲君開，你在中土住厭了，就到南荒住幾天，看看你的骨肉。」

「所以，這一戰，你不能死。」苗蘭道：「我和花芳商量很久得到的結果，別讓我們太失望。能不能把對付大法師常奇的事拖延一年？」

方懷冰、程小蝶同時楞住了，兩個苗女對田長青的期望，是要他避開死亡，最好的避開方法，就是立刻遁走。

看二女情意深切，小方和程小蝶也不好出言阻攔。

田長青凝目沉思，不知他想的是甚麼。

這眞是個尷尬的局面，四個人八道目光全都投注在田長青身上，卻有兩種不同的關切。

田長青果然有非常的機智，望了苗蘭、花芳一眼，道：「你們是否希望我說了不算？」

苗蘭、花芳對望一眼，同時搖頭。

兩人一時間也搞不清楚田長青言中之意。

田長青道：「那就要聽天由命了，我答應小方和程姑娘的事，怎能言而無信？」

「我知道無法使你改變心意，」苗蘭道：「說吧，我們該如何幫助你？」

「最好是不要去，如果一定要去，也只能在暗中幫忙。」田長青道：「你們不現身，常奇對我們就有些莫測高深了。」

「兩位姐姐，」程小蝶道：「是否有逃回沙府的人？」

「應該沒有。」苗蘭道：「三法師傷在花芳的吸血飛蝗之下，駕車的也被五龍會奪去魂魄，來的人不是被擒，就是死亡。」

田長青吃了一驚，道：「一個駕車的人也值得你動用五龍齊出麼？」

「他是三法師的首座弟子，聽說已得常奇的眞傳，武功、邪術都不在三法師之下，不知他今夜爲何未曾出手。」苗蘭道：「我突然施襲，五龍齊

出，才把他一舉毒斃，如是給了他還手的機會，還很難說鹿死誰手了。」

「如果兩位姐姐返回沙府，會不會引起大法師的疑心呢？」

「程姑娘的意思是讓我們仍回沙府，俟機作內應。」苗蘭道：「這個辦法還眞的不錯。」

田長青道：「會不會被常奇發覺？此人狡詐多智，不可不防。」

「我們弄點傷出來，應該可以瞞過他，」花芳道：「他不知道我們遇上了情郎舊識。」

田長青高聲叫道：「阿橫、阿保！」

兩人飛身而入，道：「主人有何吩咐？」

田長青道：「快去處理了篷車和屍體，要乾淨俐落，不留痕跡。仔細查看一下，是否有洩漏出去的情勢。」

二人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田長青道：「等他們回報之後，再作決定。」

沒有說一句甜言蜜語，但却充份的表現出對二女的關懷的情。

苗蘭、花芳對望一眼，心中頓覺溫暖舒暢，臉上也泛起溫柔的笑意。

程小蝶道：「兩位姐姐，如果能回沙府，能不能把小妹帶入府中？」

「你也要去？」苗蘭奇道：「爲甚麼呢？」

「胡鬧啊！」小方道：「你一個人就算能入沙府，也是自投羅網啊！」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小妹自有道理，我可以改扮成任何身份，只要能混入沙府就行。」

田長青道：「要去見一個人？」

程小蝶點點頭，心中忖道：這個田長青啊！果然機敏過人，但無論如何不能把吳先生的事情說出來。

田長青竟然沒有多問，看過了程小蝶那一招「上天梯」後，田長青已發覺這個小姑娘不簡單，膽大心細，胸中藏着不少秘密，低聲道：「苗蘭，能不能把她帶入沙府？」

苗蘭道：「她如不計較身份，大概可以的，但我們不能保証她的安全，如果被常奇發覺了，可是個必死之局。」

「只要能進入沙府，小妹自有藏身之處，絕不會連累到兩位姐姐。」

「那就帶她混進去吧！」田長青目光一掠苗蘭、花芳，接道：「要你們置身事外，似乎不太可能了，不過，非到絕對必要的時刻，千萬不要出手。如能讓常奇對你們多份信任，對我們幫助會更大一些。記着，你們還想生兒育女，我也希望嚐一下身爲人父的滋味。」

花芳點頭笑道：「好吧，身入中土七、八年，別的本領沒有長進，倒是學會了你們漢人不少看風轉舵的本領，我和苗蘭今夜發現是你時，心中何等震動，但我們還不是表現得鎮靜如恒，應付得絲絲入扣！」

小方心中焦急，忍不住插嘴道：「田大公子，你眞的同意程姑娘混入沙府嗎？」

「看你急得面紅耳赤，好像比自己涉險還要緊張。」田長青笑道：「莫非心如寒冰的人也動了春心不成？」

這玩笑開得高明極了，既然對程小蝶表達了襄王無心的意思，也對苗蘭、花芳表明了自己和程小蝶的清白。

程小蝶也明白田長青的風流，是有一定的目的，並非是爲了好色。

小方笑道：「我可是以事論事，要她進入沙府，是九死一生的冒險。」

程小蝶也笑了，笑得一臉嬌媚，道：「小方哥，多謝你對小妹的關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大小姐越來越倔强了，」小方道：「在下是看戲掉眼淚，白替古人擔憂啊！」

程小蝶又笑了，笑得很開心，道：「我是眞心感激，小方，不要生氣啊！」

田長青哈哈一笑，道：「小方，放心吧！就憑那一招『上天梯』就能逃出沙府，事情不到萬不得已，常奇還不會在城中殺人。」

「聽說常奇會算卦，豈可不愼！」

「就算常奇眞會陰陽八卦，可也不一定會準。」田長青道：「如果他能算準，今晚上就不會只派三法師來了。」

小方搖搖頭，不再多言。

阿橫回來得很快，道：「一切都平靜，阿保正在掩埋人馬的屍體，也準備把篷車拆散埋掉，屬下先來回報，順便請示主人，那位三法師要如何處置？」

程小蝶道：「殺了他，但三個神刀太保可以留下來，能爲我用最好，不能用，就來個除惡務盡。」

阿橫不住點頭，人却站着不動，他在等待田長青的命令。

「照着程姑娘的意思辦。」田長青道：「我已彷佛看到一個幹練、傑出的女捕頭出現在江湖之上。」

「田大哥，我在爲萬民蒼生打算啊！不願再看到一次屍骨如山、血流成河的大劫殺。」程小蝶道：「只好快刀斬亂麻了。」

田長青稍一思索，笑道：「就這麼決定了，苗蘭、花芳帶程姑娘去，你們三位先走吧！」

苗蘭探手入懷，取出一把匕首，先在左臂上刺一刀，又在花芳腿上劃一刀，投下匕首，道：「走吧！」

就這麼也不包紮，血淋淋的向外走去。

程小蝶道：「一點鮮血一片情，小妹好感動。」追在二女身後離去。

小方歎口氣，道：「田兄，如果敵人都是女子，咱們就用不着動刀子了，只要田兄一個出馬就可大獲全勝了。」

田長青黯然無語，緩緩撿起了苗

蘭留下的匕首。

* * *

程小蝶扮作了送油的小伙計，在苗蘭一番指點後，混入了沙府。

沙府中氣氛十分冷肅，連廚房外面也有着很森嚴的戒備，四個佩刀的黑衣大漢，守在一條通道上，監視着來往的人。

幸好沙府中人口衆多，單是廚師就有六人之多，幫忙打雜的男女也不下十幾個人。

廚房內的管制，並不很嚴密，程小蝶退到廚房一個窗口處，暗中觀察形勢。

原來廚房在第三進院落中的西南角處，獨成一個格局，由一道便門通往宅院之外，便門處，一人佩刀守候，但通往內宅的甬道却十分嚴密。

沙府很大，加上了不少新建的房舍，使原本的民宅形態大變。這座廚房和沙宅形同分離。勿怪廚房中管制不嚴，由廚房到宅院，只有一條通路。

程小蝶暗暗叫苦，混入廚下，也難越雷池一步。

沙府中正在大量的進儲食物，送貨的搬運工人，川流不息。

這幫了程小蝶很大的忙，沒有人去注意她，但她明白這一陣時間過後，廚下極可能也要清查，那時，就很難再作掩飾。

這時，天已近午，不少女婢進入廚房，端起早已擺好的點心酒食走入內宅。

進倉的貨物已齊，搬運工人也開始由便門退出。

程小蝶只好冒險了，覷準機會，一把扣住一個女婢腕脈，同時點了她的啞穴，道：「姐姐，在這邊啊！」走向一側的茅屋中。

她早已看準形勢，是廚下最忙碌的時刻，雖然有人看到了，只道他們眞是姊弟，也未注意。

程小蝶快速的換過女婢衣服，走了出來，端起兩盤點心，步入甬道。

四個佩刀大漢沒有攔阻，但口中却在點着人數。

多少個出入廚房的女婢，似有一定數字。

幸好程小蝶把那女婢點了穴道留在那裏，使出入的人數相符。

但入了宅院之後，程小蝶又傻住了，把點心送往那裏呢？

她想到了兩個去處：一是送往苗蘭、花芳那裏，一是送往「迎香閣」去。

任何一處都很危險，一旦敗露，都會立刻牽累到她們。

但程小蝶無法確定苗蘭和花芳的住處，也不知如何轉向「迎香閣」去，又不能開口問路，眞是小困難壞大事，以沙府目下戒備之嚴，一步走錯，立刻就招來殺身之禍。

正爲難間，突覺手腕一涼，一條青色小蛇探出頭來。

程小蝶心頭一顫，幾乎把兩盤點心摔在地上，銀牙一咬，忍下驚恐，見蛇頭向右擺動，只好轉向右邊走去。

小蛇立刻縮入袖中。

想到袖內有一條青色小蛇，程小蝶心都涼了，但對苗蘭的役蛇之能，也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知道這條蛇甚麼時候跑到自己的身上，也不知牠如何能找到自己，不會弄錯。

小蛇在袖中轉動，指引着方向，程小蝶就在驚怕、怪異中，找到了苗蘭的住處。

苗蘭果然已在等候，拉開門，放入程小蝶立刻掩上。

是兩間精緻的雅室，程小蝶放下點心，人已癱了下去。

苗蘭一招手，小青蛇疾飛而出，竄入了苗蘭的袖口之中，低聲道：「嚇壞你了。」

程小蝶喘口氣，緩緩站起，道：「幸好牠沒有咬我一口。」

苗蘭歎息一聲，道：「如果你不幸露出馬脚，牠就會咬你一口了。」

程小蝶吃了一驚，道：「殺人滅口啊！」

「不是，」苗蘭道：「小青兒是蛇中之王，已達通靈之境，我用本身之血，餵了牠七七四十九日，才能收爲我用，連田長青也不知道我有這樣一個寶貝，咬你一口會讓你立刻暈迷，他們發覺你被蛇咬傷，才會送來給我救治，那才能保住你的性命，對麼？因爲常奇不會讓你死，他要問出你的來歷。」

「原來如此。」程小蝶心有餘悸的道：「牠幾時跑到我身上了，我一直都不知道？」

「黎明時刻，我們分手時，就留在你身上了。」苗蘭笑道：「這才是眞正的役蛇絕技，也是本門中掌門人獨自享有的不傳之秘，牠是千年難遇的飛蛇青靈子，雖只有七寸長短，却已傳了三代掌門人，每一代掌門人接收牠時，必得用本身的鮮血飼養四十九天，才肯歸服。」

程小蝶聽得呆住了，半晌才緩過一口氣，道：「天下竟有這等奇物，也勿怪白蓮教會邪法了。」

苗蘭微微一笑，道：「本門弟子大都是苗族男女，歷代中都有幾個傑出的役蛇高手，他們遊走於十萬大山之中，收服了不少奇怪的毒蛇，花工夫訓練出各種襲擊敵人的怪招，超越掌門人役蛇術的歷代都有，但他們絕不敢有背叛行動，青靈子一現身，羣蛇雌服，眞正隨我行動的，只不過二十幾條，都是訓練有素的奇蛇，但我能很快召集千百條毒蛇出現，也都仗憑着青靈子的威力。」

程小蝶連連點頭，雖然這些事十分傳奇，但她實在不願聽毒蛇的事，口氣一轉，道：「沙府中如此戒備，眞是寸步難行啊！」

「我也沒想到會有如此的變化。」苗蘭道：「今天才有這樣的部署，幸好留下青靈子，否則，眞不知要如何對長青交代了。」

想到了青靈子，程小蝶心頭就生出寒意，吁口氣，道：「我要到『迎香閣』，姐姐有辦法送我去麼？」

苗蘭打量了程小蝶一陣，道：「你的運氣不錯，殺的是沙九如夫人的丫頭，她們不是教中弟子，只是普通人。」

「你怎麼看得出來呢？」

「衣服，這些衣服有暗記。」苗蘭道：「你如何處理那具屍體呢？你能在衆目睽睽下殺人，不被發覺，武功比我高明多了。」

「我沒有殺她，只是點了她的穴道，換了她的衣服。」程小蝶道：「四個時辰之後，她就會醒過來了。」

苗蘭臉色一變，道：「四個時辰，才入夜不久，快些告訴我，把她放在那裏？」

程小蝶很仔細說出了經過。

苗蘭道：「現在，只希望沙九那位如夫人不要聲張出來。」

花芳推門而入，接道：「外面還很平靜，沒有驚變的消息，幸好我們住的地方，一向少有人來。」

程小蝶看兩人手臂、大腿還綁着白紗，心中忖道：兩個玩毒物的女人竟然如此多情，田大哥敢和她們上床，膽子也夠大了。

苗蘭微微一笑，道：「這都是拜你所賜了，他們被吸血飛蝗嚇怕了，連住在我們附近的人都搬到別處去了。」

花芳道：「你那些毒蛇常常在門口附近出現，誰還願和我們爲鄰呢？」

程小蝶心中暗道：這倒是眞的，是我也要搬得越遠越好啊！

苗蘭道：「有效啊，省了很多痲煩，連大法師也不打我們主意了。」

程小蝶道：「我想盡快去『迎春閣』。」

「好，換過衣服，我告訴你如何走法。」苗蘭道：「我們只能暗中保護，不能送你過去。」

程小蝶沒有看到苗蘭、花芳如何保護她，但她却聽到一種昆蟲飛動的嗡嗡之聲常在身邊響起。

難道花芳放了吸血飛蝗在她頭頂飛行？

程小蝶很想停下來看看吸血飛蝗是甚麼樣子，但她還是忍住了。

大概一般人都很討厭毒物，聽到聲音，都遠遠的閃避開去。

花芳的吸血飛蝗好像常在沙府中飛行。

是的，花芳當值巡夜時，常常放出吸血飛蝗，在沙府中飛轉，咬傷過幾個利用當值暗中偷情的男女弟子。

當然，也是花芳有意傷他們的，用以樹威。

事情已傳開，大家都有些怕了，凡是花芳、苗蘭當值的辰光，沒有人敢再偷懶，也熟悉了吸血飛蝗飛動的聲音，聽到那聲音，都想避開。

程小蝶很順利的進入了「迎香閣」。

更讓程小蝶安心的是小文、小雅都不在，一下子就衝到了吳先生住的雅室中。

吳先生坐在那張寬大的書桌後面，看到程小蝶，微現驚訝道：「是你？」

程小蝶深深一禮，道：「又來驚擾先生了。」

吳先生回復常態，笑一笑，道：「來得好，上天有好生之德，免去了這一場人間殺戮，我正在擔憂無人可託呢？」

「好，晚輩也正有很多事要向先生請教。」目光轉動一下，接道：「小文、小雅呢？」

「兩人一早被常奇召去，現在尚未回來。」吳先生道：「這是從未有過的事，相信是準備對我有所行動了。」

程小蝶心中一動，暗道：看來，他的事關係重大，比我的事更重要了。

心中念轉，吁口氣道：「常奇會對先生下手麼？甚麼時候？」程小蝶急道：「先生是否已有應變之道？」

「一定要死了，我自然也不會坐以待斃，」吳先生道：「但更不能讓他逼出九龍玉珮之秘密，所以，我已準備來個玉石俱焚。」

「不要啊！」程小蝶急急接道：「想辦法再拖一天。」

吳先生微微一怔，道：「拖一天？」

「對，拖過明天，也許就有機會……」程小蝶簡明的說出了來此的計劃。

吳先生沉吟了一陣，道：「果然玉珮伏兵仍然保存着强大的實力，田長青和方懷冰肯如此鼎力相助，只恐和玉珮有所關連了。」

「先生一語道破，」程小蝶道：「我還以爲他們眞的被我說動了呢。」語聲一頓，接道：「晚輩認爲，先解除先生身上的天蠶絲索最爲重要，先生何以教我？」

吳先生沉吟了一陣，道：「唯一的機會是解開繫在一端的活結，常奇想保有這條絲索，不會打成死結，只不過那地方定有防守，一旦洩露，只怕有礙你們的計劃。」

程小蝶道：「對付大法師常奇的邪術，還得仗憑先生之力，解救先生之危，也是我們自救之策，只要找出繫解絲索之處，晚輩全力以赴，必要時去求苗蘭、花芳相助一臂之力。」

吳先生道：「就我感受，繫索之處，應在正西方位，不會超過五丈。」

「五丈？」程小蝶道：「晚輩對『迎香閣』的形勢雖非十分瞭解，不過，就記憶所及，方圓五丈內都是花樹荷池

，不見房舍。」

吳先生沉吟了一陣，笑道：「如絲索繫於五丈之外，必以其他繩索接連，藏在花樹草叢之中。」

程小蝶接道：「那就更方便了。」

但聞步履之聲傳來，程小蝶急急隱入內室。

是小文、小雅雙雙走進雅室，手中還捧着送來的飯菜。

吳先生笑一笑，立刻進餐，似是已餓餓難耐。

小文道：「我們半日未歸，事屬異常，先生也不問問我們？」

吳先生放下碗筷，笑道：「能說的兩位自然會說，不能說的，我問也問不出甚麼。」

程小蝶突然有種感覺，吳先生和二婢之間似是有一種距離，只不過兩天之隔，怎麼有如此大的變化，立刻凝神傾聽，暗作戒備。

「大法師逼問我們的生活細節，我們不敢說謊，」小雅道：「據實以告，大法師才知道半年多的相處，先生根本就沒有碰過我們。」

「我琵琶骨爲絲索所穿，行動不便啊！」吳先生道：「你們有很好的理由解說。」

「我們是這樣說的，可是大法師不相信啊！」小雅道：「他說先生自視極高，一定瞧不起我們，才不肯和我們上床。」

小文接道：「他已知道先生傷痕已癒，只要不用力扯動線索，不會有痛疼的感覺，罵我們愚蠢無用，和先生日夜相處了半年之久，竟然無法使先生蕩漾起春情。」

「大法師知道先生指點我們武功，」小雅道：「也知先生不斷在暗中練功。」

吳先生道：「你們都承認了？」

「我們承認了先生指點我們武功，但不知道先生是否在暗中練功。」小文道：「大法師神目如電，有些事我們隱瞞不過。」

「你們說得對，說一些，留一些，對我也有幫助。」吳先生道：「常奇有沒有刁難你們？」

小雅歎口氣，道：「有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不知如何對先生開口。」

「有事儘管說，」吳先生笑道：「如我力能所及，定然不會拒絕。」

「很難開口，」小文道：「我們自知殘花敗柳，不足身侍先生，可是，大法師命我們一定要和先生上床，而且合體共歡。」

「這個……」吳先生似也未料到會是這麼一個問題，面有難色了。

「上燈時分，大法師要親自驗明。」小雅道：「怎麼辦呢？」

程小蝶聽得臉上一熱，忖道：「來的眞正不是時候啊？我在此地，吳先生實在爲難了！」

吳先生沉吟了一陣，笑道：「妳們兩位想想看，用甚麼方法，以解今日之危？」

小雅長長歎息一聲，道：「這種事，無法裝得出來，而且大法師是這方面的大行家，他眞的要驗明正身，絕對沒辦法騙得過去。」

程小蝶聽得一腔怒火直冲而起，暗中咬牙切齒的罵道：「常奇如此對待屬下，那裏把她們當作人看了？兩個丫頭竟然還和吳先生認眞計較，眞是無知得很。」

她很想衝出去，大罵兩人幾句，要她們清醒清醒！

但聞吳先生哈哈一笑，道：「好！整日面着妳們兩個小美人，要我强按着心猿意馬，實也是一件非常難耐的事，不過，我和常奇最大的不同之處是，我會抑制自己，不願勉强別人，妳們可是眞的願意和我有合體之歡麼？」

「沒有辦法的事！」小雅道：「我們對先生十分敬重，不敢有非分之想，但大法師令出如山，一旦被他發覺了我們在謊言搪塞，他絕不會放過我們。」

小文接道：「一刀殺死事小，就怕他大整活人，那種無奇不有的折磨酷刑，比起死亡的事，惡毒上千百倍了！」

「說的有理，妳們兩位，那一個先陪我呢？」吳先生低聲道：「妳們商量一下，我在床上等候。」

這番話大大的出了二女意料之外，一時間，楞在了那裏。

吳先生已霍然站起，走入內室。

程小蝶也在發楞，對吳先生這個決定，雖不是有很大的反感，但內心中却降低了對吳先生的敬慕心意，忖道：「天下男女，都是如此，面對着死亡的威脅時，很難有甚麼風骨、節操了，大智者吳先生尚是如此，其他的人可想而知了，勿怪視死如歸，慷慨就義的人，能夠留名青史，永垂不朽……」

心念轉動之間，吳先生已走入室內，打了一個手勢，示意程小蝶先躲起來。

如果沒有經歷過田園中那番折騰，程小蝶恐無法忍受這個情況下給她的心理傷害，但想到自己也會準備捨身相就田長青，以淸白身體換取他出山助拳，雖說目的不同，但手段却是一般的模樣。

一念及此，升起的怒火漸漸平了下去，一伏身，隱入床下。

怒火雖然消了，可是程姑娘心頭的跳動和緊張，却是從未有過。

她還未經人事，無法想像一對男女在床上雲雨會巫山的情況，而自己却躲在那張床下，也許看不到甚麼，但一定會聽得十分清楚。

心中雖有無限的羞愧，却也有無限的好奇，男女在床上的事，與生俱來，必然如斯，但所有的人却又在人前逃避它，想起來有點奇怪，也有點

虛僞，也許人就是靠這點羞耻之心，才維護了倫常、道德，異於禽獸。

只見小雅緩步走了進來，道：「我和小文猜拳定勝負，我輸了。」

吳先生已上了床，笑道：「誰都一樣，你們兩個，我也一樣喜歡。」

「先生，我幫你脫去衣服。」小雅道：「不要生我的氣，我對先生的敬重，沒有改變，這只是爲了要應付大法師的驗証。」

「我知道，」吳先生道：「我不能想像的是，一個人琵琶骨上穿了一道索繩，還要如此風流，眞是一件荒唐無比的事情。」

「我會十分小心的，不讓先生受到痛苦！」小雅伸手去脫吳先生的衣服。

「小雅，讓我自己來吧！」吳先生道：「傷口因索繩的擦動，並未完全結疤，稍有拉動，還會疼痛，妳自己先脫衣服吧。」

小雅的動作十分熟練，片刻之間，脫得一絲不掛，緩緩登上木榻，笑道：「先生才絕一代，是一位先知者，但脫衣服的本領，就不敢恭維了，我來幫先生一把。」

原來，吳先生脫了半天，只解脫去一件上衣。

「我在擔心小文，會不會躲在旁邊偸看？」吳先生道：「看到一個近乎花甲的老人，脫光了衣服，這個人又是她平日視作師長的人，我的手就不靈光了。」

「放心，小文收拾了碗筷，坐在大廳中把風。」小雅道：「我進入卧室之前，也已關上了房門。」

「原來如此。」吳先生右手點出，小雅應手倒卧在床上。

敢情是被吳先生點了穴道。

「程姑娘，快些出來。」吳先生口中呼叫，手却拉過一張棉被，掩住了小雅赤裸的身體。

程小蝶猶豫一陣，緩緩鑽出來。

吳先生已穿好了衣服。

他脫衣雖慢，穿衣服的動作却是快速得很。

程小蝶原想是會看到男女赤裸，躺在床上的局面，却不料吳先生衣着整齊，小雅也被一張棉被蓋着。

「快！穿上小雅的衣服。」吳先生說：「大法師常奇就是利用美色，加强控制了手下的徒衆。」

程小蝶突然明白了，吳先生果然是不同凡俗的智者，在美女裸對下，仍能心神不亂，比起柳下惠坐懷不亂，何止是不遑多讓。

時間迫促，程小蝶很快的換過衣服。

回頭看去，只見吳先生面壁而坐，背對着自己，心中忖道：「他果然是個君子，我身着褻衣，他都避而不看，又能面對着裸體的小雅，視若無睹，敬重之念頓然倍增，低聲說道：「先生，下一步應該如何？」

吳先生緩緩回過身子，道：「先把小雅這丫頭藏到床下。」

程小蝶動手，幫小雅穿上衣服，移置床下了。

吳先生道：「我幫妳改變成小雅的容貌，以免小文動疑，致於妳能模仿多少小雅聲、態，就憑妳自己的悟性了。現在，我告訴妳如何破去常奇的練法！」

「先生，」程小蝶道：「先解去你的束縛索繩。」

「大事要緊，我已被囚了近年之久，多幾日又有何妨？」

「破去常奇練法，」程小蝶道：「常奇一定會想到先生，我想他除去先生的意念早已有所確定，此地一有變故，就算和先生無關，也一定會先殺先生。」

吳先生看着程小蝶，目光中滿是嘉許，點點頭，道：「姑娘頗有見事之能，不過，我已預作準備，就算不能和他同歸於盡，也要他身受重傷。」

「先生，不值得啊！」程小蝶打斷了吳先生的話，接道：「你要留下有用的生命，爲人間造福，我已決定先除先生身上的枷鎖，而且，此意已決，絕不改變，希望你能給我指示。」

吳先生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妳向西尋覓，找到天蠶索的盡處，如果我的運氣好，它可能結在一道鐵鍊之上，那就解開繩結。我估算這天蠶絲索，應該只有十丈左右的長度，穿過我的琵琶骨，合成雙股，只能有五丈長短。」

「好！我立刻去。」

「慢着。」吳先生接道：「如若絲索超過我預估的長度很多，延入防守森嚴的密室，千萬不可冒失出手，看過形勢之後，再回來和我磋商良策。」

程小蝶點點頭，低聲道：「如何對付小文姑娘？」

吳先生道：「妳只管走出『迎春閣』去，能不開口說話最好，需知她們相處日久，口音上稍有差異，必會引其動疑，最好的辦法，是用手勢、眼色，示意她進入室中見我。」

程小蝶未再多問，舉步向外而去。

小文一個人坐在大廳中，凝目沉思，不知在想些甚麼，臉上帶着微笑，想得十分入神。

程小蝶輕輕拍了小文一下，小文才驀然一驚，回頭看是小雅，低聲笑道：「好快呀！吳先生一年不近女人，果然是不能自禁。」

程小蝶微微一笑，指指小文，又指指卧室，示意小文進去。

「還要啊！」小文低聲問道。

程小蝶的回答是端起碗盤，向外行去。

小文搖搖頭，行入卧室。

程小蝶走出「迎香閣」，直奔厨房，借機會查看沙府中的情勢。

情勢有些改變了，很多穿着勁裝大漢，三五成羣的在庭院中走動，似

是在觀察、分配埋伏的地方。

人羣雖然不少，但却一點也不混亂，雖是江湖人物，却也顯出了訓練有素。

程小蝶發覺了一個可怕的景像，那就是每一個組的人羣中，都有一個人揹了一個一尺五寸的黑色鐵筒，似是一種特殊的暗器。

鐵筒粗如鵝卵，不似一般的梅花針筒。

程小蝶無法推斷出那是甚麼暗器，但肯定它的惡毒，絕不在梅花針筒之下。

突然間，一個人出現面前，擋住了去路，來得是那麼無聲無息，炫露出絕佳的輕功。

程小蝶一驚之下，立刻又恢復了鎮靜。

抬頭看去，是個兇眉暴目的藍衣大漢，腰間掛着一對青鋼日月輪。

飛輪太保。

程姑娘知曉了來人的身份，但却無法明白他是飛輪十三太保中的老幾，也無法瞭解他和小雅之間，是甚麼樣一個關係。

這就要隨機應變了。

藍衣大漢伸手在程姑娘的臉上摸了一把。

程小蝶不知該如何應付，只好垂下頭去，心中忖道：「江湖行當，可是眞不好玩，隨時要受男人輕薄。」

「小雅。」藍衣大漢低聲說道：「這幾天可能有敵人入侵，入夜後，最好不要出來走動，過兩天空暇時，我再去找妳！」

聽口氣，似乎是小雅的情郎。

「見你的大頭鬼呀！」程姑娘心裏暗罵，人却很溫柔的點點頭。

藍衣大漢似是滿意這種溫柔的反應，又狠狠的摸了一把，才轉身而去。

這一把，差一點摸出了程姑娘的眼淚。

不是疼的難受，而是羞恨的悲苦，摸的不是地方啊！是姑娘左邊一隻奶子。

這樣的輕薄，眞叫程姑娘恨上心頭，忖道：「有機會，我定要斬下你一隻右手。」

但也讓程姑娘瞭解了白蓮教徒中，男女生活的淫亂，養成了雙重人格。以小雅而言，她敬仰吳先生，却在大法師的淫威下，逼着吳先生上床，可是又和十三太保中的人物，結交私通。

是自己淫賤呢，還是被武力迫服？

小文呢？是不是也和小雅一樣？是無奈？還是可悲？

程姑娘有着一種委屈的傷感，連精神也提不起來了。

放回碗盤，懶洋洋的走入了「迎香閣」。

這些羞辱給她的打擊很大，任何臭男人，似乎是都可以吃她豆腐，動手動脚的輕薄她，讓她這閨閣千金的身份，如何忍受？

看到荷池中游魚戲水，程小蝶突然想到了要解除吳先生的束縛，立刻振起精神，忖道：「我不是程小蝶，我是扮成小雅的丫頭啊！就算是代小雅被他欺侮了吧！」

想出了這麼一個李代桃僵的理由，程小蝶的心中似是輕鬆多了。

目光轉動，四下探視。

記憶的不錯，這「迎香閣」似是沙府中極少保有原貌的地方之一，方圓五丈內除了一座荷花池外，全是青草、花樹，沒有房舍。

程小蝶心中計算着吳先生的卧室的方位，開始仔細的觀察。

但見青草密茂，花樹交錯，瞧不出一點痕跡。

怎麼辦呢？總不能扛一把鋤頭來到處挖呀！程小蝶有些急了。

四週人來人往，相當繁忙，但却沒有人進入「迎香閣」，看來，這裏是一處禁地，閒雜人等不能擅入。程小蝶心中暗道：「如果我是一位久歷江湖的人物，又會用甚麼方法找覓絲索呢？」

想得心中煩惱，緩步走近一叢花樹之前，面對幾朵盛開的黃花，凝目沉思。

她實在是一個膽大心細的姑娘，借賞花以掩行藏，目光微微轉動，仔細地在地上搜索。

程小蝶心中明白，時間不多，上燈之前，法師要驗查小文、小雅的身體，秘密就可能洩漏，解除吳先生的身上束縛，可能就只有一個時辰左右的時光了。

程小蝶也作了最壞的打算，那就是盡早解去吳先生穿骨的絲索，就算被常奇發覺了，也可以放手一拚。

但如沒有吳先生的幫助，那就是一場必死之戰。

她相信吳先生是一位身負超凡絕學的高人，自非全無原因。

因爲，她已施展出一招劍法，那是吳先生傳授的三招劍法之一，獲得了田長青那高手的讚賞。

她希望能有一個機會，多得吳先生一些信任、指點，必然獲益不淺。

嚴格的說，程小蝶是一個很善機心的人。

發覺了。

程小蝶仔細的觀察之下，終於發覺了一片草色與衆不同，而且是一道長條，似是由別處移置於此。

所謂老江湖，大概就是要遇事三思，很有耐心的去找尋可疑的破綻。

程小蝶的歷練不多，但却收穫奇大，因爲她一開始入江湖，就遇上了武林中技藝高强，能謀善算的高人。

盡力壓制心中的高興，隨手摘了一朵黃花，拿在手中，緩步向前走去，目光盯着那片顏色稍異的草色上，

直行到一處花樹作成的圍墻旁邊。

探首向外望去，丈餘外有兩間紅磚砌成的小屋，房子很低矮，但看去却十分牢固。

程姑娘心中一動，忖道：「難道那面紅磚小屋，就是天蠶絲索的藏繫之處？」

重要的是找出明確的証據，暗中咬牙，運起功力，摘下了一枚耳環，投入草中。

於是，程小蝶伏下身子找東西，右手却插入了草叢泥土中，深入了半尺以上。

她運用得很有技巧，並未把泥土翻起來，而是利用手指左右探索。

那道異色草叢只有尺許寬窄，程姑娘第三次果然發覺了，手指似是觸着了一道鐵鍊。

壓制下心頭狂喜，隨手撿起耳環，估算了一下距離，又投入草叢之中。

纖巧的手指上破損了兩處傷口，但傷口已被泥土封上，鮮血由沾在手上的泥土上滲出來。

目光轉動，四下打量了一陣，行走的人羣，似已減少。

程小蝶決定冒險，賭賭運氣，蹲下身子，迅快把右手插入草叢中。

她認位很準，一下子抓住了鐵鍊子，運氣凝力，緩緩把鐵鍊子拖了出來。

她的估算很準，鐵鍊出土二尺，已發現天蠶絲索和鐵鍊繫結之處。

這時，就算有人發覺了，程小蝶也不肯放過這個機會，雙手齊出迅快解開了繫接的活結。

看來，常奇果然很珍惜這條天蠶索，繫接着也不肯打成死結。

把鐵鍊埋入土中，程小蝶已緊張的汗透衣衫，緩緩吸口氣，整好草上痕跡，撿起耳環，走近荷池，洗去手上泥土，捧着折下的兩朵鮮花，進入了「迎香閣」中。

這番歷險過程很順利，但重要的是估算正確，膽大心細，掩飾得法，把一樁想像中極爲困難的事，輕易的解決了。

滿懷着欣喜心情，掩上閣門，拉上木栓，才進入雅室之中。

吳先生坐在木椅上，臉上帶着一份微笑，看上去似是很平靜。

但已學會觀察入微的程小蝶，瞧出了那微笑中帶着一絲期盼。

「先生的估算正確，我的運氣也不錯，天蠶索繫在一道連接的鐵鍊上。」程小蝶道：「最重要的繫接處，打的是活結。」

「解開了？」大智者吳先生也忍不住泛出了一臉喜悅，道：「手都挖破了。」

程小蝶把兩朵鮮花插在吳先生的衣襟上，吳先生已用力拖出絲索，緩緩由穿入的琵琶骨上的傷口中抽了出來。

他沒有高興失控的大聲歡笑，但程小蝶却從他的神色中，看出了那種打開鐵栅出牢籠，掙脫金鎖飛蛟龍的歡愉之色。

「姑娘，這條天蠶絲索，得之不易，收下吧！」吳先生把手中盤成一卷的絲索交給了程小蝶。

程小蝶收起絲索，竟也能把心中的狂喜控制的枯井不波。

「程姑娘，可惜了。」吳先生道：「萬民蒼生竟然無法分享到妳這份膽識驚人，履險如夷，捨已爲人的豐富才慧，實在是可惜得很啊！」

「先生，可惜甚麼呢？」程小蝶道：「晚輩被你說糊塗了。」

「可惜妳生爲閨門千金，紅粉女兒。」

「如若晚輩是七尺鬚眉的男子漢，」程小蝶道：「又能夠怎麼樣呢？」

「那就是萬民之幸了！」吳先生道：「以妳的才慧，和那種冒險膽略，鍥而不捨的精神，不難平反冤獄，伸張正義，造福蒼生，不讓歷代青天名臣，專美於前。」

「作官是不行了，」程小蝶笑道：「朝廷的禮制，拘限了我們女人的發展，但我可以作個女捕頭啊！捕擒盜匪，以安萬民，摘奸發伏，一樣能平反冤獄。」

（未完・八）

上文提要：君不畏將中、發、白打倒，石小開出面詐作解圍，暗中命蘭兒將迷藥放出，君不畏知不妙，趁藥力未發作先擊倒女的，打跑石小開便溜走，終於昏倒岸邊，被打漁夫婦救起，船上還有包震天在此治傷，君不畏醒來和包震天回到賭坊，沈娟娟爲他們治病養傷，此時石小開派來一張請帖，沒有內容，只畫了一把刀，君不畏猜出來意，決定赴會，原來不是請去打鬥，因滅口不成，只好用銀兩封口……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慷慨解囊贈船　殺賊救美避嫌

石小開一拍胸脯，道：「如今咱們是一個道上兄弟了，她只有對你順從。」

君不畏道：「你眞夠大方。」

石小開道：「那是因爲她不是我老婆。」

君不畏道：「你仍然大方。」

石小開道：「石兄，天還未亮，何不叫蘭兒陪你到天明呀！」他指指另一船，又道：「她在那 裡。」

君不畏忙搖手，道：「我怎麼會在此刻侵犯她？她已經受了傷，石兄，告訴蘭兒，我抱歉。」

他知道蘭兒的臉上中了銀塊，傷雖不重，但痛苦難免，那有此刻尋樂子的道理。

石小開道：「也算夠意思，你體諒她，我會對她說的。」

君不畏道：「石兄，雖然包震天被我救活，我想，這也是你樂意我做的事吧？」

石小開豎起大拇指，道：「眞高，你這句話更令我放心不少，不能叫包震天死。」

君不畏道：「所以我們之間已無怨隙了，哈，哈……」

「哈……」石小開也笑了。

* * *

君不畏走得快，剎時間消失在夜幕裡。

石小開半天未動，他直直的怒視着遠方，當蘭兒把一件披風搭上他的肩上，他才開口罵了。

「操你娘，你囂張吧，你跋扈吧，在上海我拿你沒辦法，小風城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蘭兒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少東呀，回去吧，岸邊風大呀！」

石小開跺跺脚，一副心不甘情不願的往船上走。

他心中那股子怒火，幾乎連他的人也燃燒起來了，他這是前來追殺君不畏的，石家不能白白損失五千兩銀子，如今可好，銀子再加二百兩，石小開心中當然火。

石小開根本未打算再付那欠條上的八百兩銀子。

他決心要君不畏的命，和平共存，那是手段，江湖上沒有共存，只講實力。

* * *

君不畏往上海街上走，東方漸漸泛白，天亮了。

君不畏發現街上有幾家賣早點的，已有幾個漢子坐在那裡吃起來了。

君不畏剛剛往回馬路轉，忽然聽得後面有人喊。

「君先生。」

君不畏回頭看，他楞然的道：「你……」

「君先生，你不認識我了？我羅世人吶。」

君不畏走上去，雙手拉住羅世人，道：「副總鏢頭，你們……」

那瘦大個子正是「跨海鏢局」的副總鏢頭羅世人。

君不畏道：「眞想不到還能見着你。」

羅世人道：「君先生，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把我們鏢局吹完了。」

君不畏道：「你可曾知道苗總鏢頭他們？」

羅世人道：「我先問你，我們大小姐呢？」

君不畏道：「大小姐無恙，只不過她們去修船，甚麼地方我不知道。」

羅世人立刻仰天大叫：「天爺有眼呀！」

君不畏道：「副總鏢頭，苗剛兄他們……」

羅世人道：「君先生，你跟我來。」

君不畏道：「你們都很好？」

羅世人道：「君先生，咱們被大浪捲翻了船，那天夜裡眞險吶。」

君不畏吃一驚，道：「船翻了？」

羅世人道：「我的船翻了，總鏢頭不顧一切的轉來救我們，大浪裡救起我們六個人，餘下的想是完了。」

君不畏道：「你們怎麼到了上海？」

羅世人道：「總鏢頭的船也漏水了，我們在距離上海五十多里的南方把船往岸邊駛，船就碎在岸邊，我們這些人便上岸了。」

君不畏道：「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羅世人嘆口氣，道：「總鏢頭這兩天一口水也喝不下，他不但記掛他妹子，更爲鏢銀操心。」

君不畏道：「鏢銀也按時交割了。」

羅世人聞言，大大舒了一口氣。

* * *

漸漸的，前面看過去有些荒涼，好像到了上海郊外，有幾條小河邊靠了幾條小舟。

羅世人遙指前面，對君不畏道：「君先生，前面那座廟，大伙就住在廟裡。」

君不畏道：「住在廟裡？」

羅世人道：「這兩天大伙湊和着過日子，每個人口袋的銀子全拿出來，唉，還不到二十兩銀子，我就是去找一位老朋友，才半路上碰見君先生。」

君不畏笑了，道：「天無絕人之路呀！」

羅世人道：「所以我碰見君兄了。」

二人邊說邊走，很快的到了廟門口。

羅世人拍門大聲叫：「開門了，你們猜誰來了？」

廟門拉開了，君不畏認得那是鏢局的趟子手老李，他一聲招呼點頭笑了。

君不畏走到廟裡一看，眞可憐，破廟地上鋪稻草，這個廟沒住持，苗剛靠牆邊呆呆的坐着。

他好像木然了。

羅世人走過去，道：「總鏢頭，你看誰來了？」

苗剛抬頭，他眨眨眼，道：「你……你是……」

君不畏道：「苗兄，你不會神經病了吧？」

苗剛突然雙手抓牢君不畏，他低呼道：「君兄，你沒有被海浪捲去呀？」

君不畏道：「苗姑娘我們都沒死在海上。」

「眞的？」

「這麼大的事情我怎麼會騙你。」

苗剛突跪到破神像前面，叩頭道：「謝謝神明保佑。」

君不畏道：「苗兄，你別激動，行船走馬三分險，危險在所難免，倒是先派人去尋找大小姐重要。」

苗剛道：「上海開埠不久，修造船的幾處容易找，我這就派兄弟們分別前去。」

他轉向問羅世人，道：「羅兄，你找到你的朋友沒有？是不是……」

羅世人乾乾一笑，道：「在路上碰到了君兄弟，我便把他帶來這裡，我現在就去找我的朋友。」

君不畏道：「找你的朋友？幹甚麼？」

苗剛道：「一個錢逼死英雄漢，大伙快斷炊了，咱們有力氣總不能去搶呀！」

君不畏笑了，他拍拍口袋，道：「我就知道你們缺銀子，吶，我這兒有銀票，一共二百兩，先用着。」

他把兩張口袋裡剛暖熱的銀票塞進苗剛手裡，笑笑道：「收下吧！」

苗剛雙目有淚，他啞着聲音，道：「君先生，這算是我借你的，小風城我連本帶利還給你。」

君不畏道：「苗總鏢頭，我便實話對你說，大小姐的船損壞得嚴重，四千兩銀票我給了她，如果你的船也在，應該可以夠用了，只可惜只有大小姐的船，你們大伙便上她的船回小風城吧！」

苗剛道：「你呢？君兄弟。」

君不畏道：「我如果辦完事便會去找你們。」

苗剛道：「君先生，這些天承你多方照顧，我心中有數，你放心，只要我大妹子點頭，我點頭。」

君不畏一怔，旋即哈哈笑了。

他當然明白苗剛話中意思。

苗剛以爲他在暗戀苗小玉了。

苗剛看出君不畏的笑不對勁，他一把拉住君不畏，兩個人走出廟門外。

苗剛問道：「君兄弟，你剛才發笑，甚麼意思？請你明言。」

君不畏道：「因爲苗兄說笑了。」

苗剛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我乃江湖浪子，我既

不想成家，更沒野心立甚麼大事業，令妹跟了我，那變成一枝鮮花插在石頭上，都完了。」

苗剛道：「那你為甚麼一而再的給予援手？」

君不畏道：「如果認真的說，那該是你的行業吧！」

苗剛道：「我的行業是保鏢。」

君不畏一笑，道：「康熙年間南京城開了一家鏢局，也是全國第一家鏢局，你知道主持那家震遠鏢局的人是何人嗎？」

苗剛怔怔的道：「一百年前的事，我不清楚。」

君不畏道：「金鏢將勝英勝老爺子。」

苗剛道：「難道你與勝老英雄有關係？」

君不畏道：「我的一手暗器便是淵源於勝老爺子的神鏢絕技，也算他老人家的後人吧！」

苗剛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就因為我開了一家跨海鏢局，你才想着勝老英雄也開鏢局，你便不由得對我們多加垂青了，真是一位有心之人吶。」

君不畏笑笑，道：「回去吧，我自會走去找你們的。」

苗剛突又問道：「君兄弟，你真的把四千兩銀票交在我大妹子手中了？」

君不畏道：「就算送她了。」

苗剛道：「足夠買下一條船了。」

君不畏道：「你們也正需要兩條大船了。」

他揮揮手，轉身就走，苗剛都楞住了。

苗剛站了許久，直待羅世人走來。

「總鏢頭，君先生走遠了。」

苗剛道：「他是甚麼樣的人吶。」

「他是俠客。」

「嗯，他是俠客，否則他怎會如此作風。」

羅世人道：「也是奇人。」

苗剛道：「他那麼年輕，武功却高不可測，如果……」

羅世人道：「如果他能留在鏢局，咱們的生意便更無遠弗屆了。」

苗剛緩緩轉身，他自言自語道：「他為甚麼要殺田九旺？」

羅世人道：「他如果要殺田九旺，田九旺就死定了。」

苗剛道：「大海盜田九旺怎麼會同君兄弟扯上關係，太出人意料了。」

羅世人道：「總鏢頭，咱們把人分派，快去尋找大小姐，也許……」

苗剛道：「對，盡快找到我大妹子，商量着買一條快船，咱們就這麼辦了。」

＊　＊　＊

君不畏走到沈家賭場的時候，他猶豫了一下。

他為甚麼要猶豫？因為賭場的大門外停了一輛大車。

君不畏心中明白，沈娟娟還不知道他已經在大海上碰到過大海盜田九旺的二當家侯子正，而且也與沈文斗翻過臉，如果沈文斗這時候回來，大家就不好看了。

君不畏不從賭場大門進，他繞道。

他左右看一遍，匆匆的繞到沈家賭場後面，翻牆來到後院。

君不畏這才剛剛站定，便聽得女人的尖叫聲，他一怔，因為這是沈娟娟發出來的。

沈娟娟的聲音很好聽，但這時候的聲音不一樣，君不畏聽得心一動，他輕輕的宛如貓抓老鼠架式往沈娟娟的房間窗下移去。

猛古丁又是一聲尖叫：「啊！」

沈娟娟為甚麼尖叫？

君不畏依墻側望，窗戶關得緊，但君不畏却聽見房中的對話聲。

那聲音好像就在他耳畔似的清淅。

「如果我不從，你很難得手。」

「妳抗拒吧，就不信妳能抵擋多久。」

「我知道我打你不過，但我就是不從。」

「為甚麼，為甚麼妳與上幾次不同，我們曾經好過，這次我由北南來，一大半便是為了和妳熱呼熱呼，妳却突然變了，為甚麼，難道妳有了新歡？」

「不錯，我是有了新歡，怎麼樣？」

「他是誰？」

「你想知道？」

「我想殺了他。」

「你以為你的武功高就想吃定人家呀！」

「說，這人是誰？」

「你想怎樣，至少他不是大海盜，你們橫行大海上，你們大當家與捻黨勾結，你就想吃定我呀，告訴你這兒是上海，你少橫行。」

「嘿……妳已經是我文從武的女人了，老子到了上海，便視妳這兒為文某的家，哈……我這回家來了，怎麼樣，妳仍然拒絕？」

「除非你殺了我。」

「妳寧死不從？」

「不錯。」

「那麼我只有霸王硬上弓了。」

「你仍難如願。」

於是，房中傳來拉扯哼咳之聲，顯然二人在扭動。

「哈……」男的大聲笑了。

「你……」女的用力憋出這一句。

「妳這種扭動真誘人，光溜溜的扭動好看極了，也美極了，哈……」

「你不要臉。」

「哈……我是幹甚麼的？當了海盜還談要臉呀！」

「我會告訴我爹……你玷污我。」

「那好，生米煮成熟飯，你爹便把

妳嫁我了。」

「我爹會殺了你。」

「就憑你爹那點武功呀！」

「你……可惡。」

「我不否認，妳還有甚麼話？如果沒有，我這就上馬馳騁上去了。」

「你……」

「哈……」

這真是令人發火又無奈的時候。

君不畏緩緩的，也是不疾不徐的開口了。

「這是個甚麼世界喲！」

「誰？」

「你想殺的人呀，朋友。」

君不畏說完，他出掌了，一掌打得大窗破一半，於是他眼睜大了，只見……

沈娟娟光赤溜溜的被用布條子拴在那張彈簧大床上，布條是由一張床單子扯碎下來的。

沈娟娟的頭髮已散開來，那是她扭動亂的。

再看床邊站的男的，他的身子真結實，肌肉突出，顯然十分壯碩，他留了一撮小鬍子，一看之下與他下部的那撮黑毛相映成趣。

這人的個頭中等，雙目炯炯，如今正慌慌張張的拉着褲子往身上穿。

君不畏滿面怒容，却冷冷的道：「畜性，你真該死，不過我不是乘人之危的人，你慢慢的穿衣褲，我在外面等着你……」

男的出氣有聲，他的動作更快了。

大床上的沈娟娟大聲道：「君兄，殺了他，殺了他，我不要他活。」

那男的一掌打過去，發出「啪」的一聲響，叱道：「浪貨，妳果然另結新歡，妳等着，我會把這小子的人頭切下來放在你的枕頭邊上。」

沈娟娟扭動着，道：「我希望你死！」

「妳馬上就知道誰死！」

沈娟娟又叫：「君兄，下手乾淨，我不要他活。」

男的已把衣褲穿齊了，他也在桌上取下他的兵器。

沈娟娟立刻大叫：「君兄，小心這傢伙的兵器，他兵器裡面有……」

沈娟娟尚未說完，便聞得「叭」的一聲。

「啊！」

「賤人，妳真的變心快，上一回妳還投懷送抱，這才幾天吶。」

「你打我？」

「我恨不得連妳也殺了。」

只見人影閃動，那人已自破窗躍出來。

君不畏却在這時向他招手，道：「朋友，一切都備妥了嗎？」

姓文的一躍而落在君不畏面前，他上上下下的對君不畏打量。

當然，君不畏也把這人看了個清楚。

大白天也不用看太久，雙方已各自露出不同的表情。

姓文的只冷冷的一副不屑的樣子。

君不畏却哈哈笑，道：「若論閣下模樣，在海盜羣中應是人材一表，不過嘛……」

「怎麼樣？」

「如在一般人而言，你這模樣像癟三。」

「哈……」

君不畏道：「你笑甚麼？」

姓文的收住笑，道：「好小子，你知道你是在和甚麼人說話嗎？」

君不畏道：「不就是海盜一個。」

姓文的道：「海盜也有不同，小子我就與一般海盜不同。」

君不畏道：「再是不同，你仍然是海盜，朋友，你就別再囉嗦了。」

姓文的道：「你的兵刃呢？」

笑笑，君不畏道：「你會看到的，我可以提醒你，你最好出招就下絕技，否則你一定很後悔。」

姓文的又笑了。

君不畏不笑，他冷冷的直視着姓文的。

於是，姓文的笑聲未已，他的人已騰身半空中了。

果然，這姓文的武功了得，因為他手中的那支怪兵刃指向天空的時候，有一縷絲絲銳風射出來了。

姓文的怪兵刃看上去是一根鋼棒三尺長，但當鋼棒一端激射出一撮似釘般的暗器時候，另一端便也彈出一把尺長的尖刀，兩刃尖刀卡在鋼棒頂端，當敵人閃躲那一撮暗器的同時，他的尖刀便已指向敵人的胸膛扎去。

君不畏聞得沈娟娟的呼叫，便已提高警覺。

他對任何敵人都會提高警覺。

「弓」字形的身法，君不畏看上去就宛似游龍騰空，那麼神奇的躲過那些暗器，他已迎上猝然刺來的那把尖刀，「噹」聲甫起，接連着便是「絲」的一聲起處，半空中有一股鮮血一般的標濺着。

隨那標出的鮮血，就聽得「哦」的一聲，又是一聲「咚」。君不畏落地未回頭，他大步往沈娟娟房門走去。

他不用回頭看，因為他如果要這個人死，這個人就永遠也站不起來。

文從武就再也沒有站起來。

當文從武脖子被人一刀抹過的時候，他落在地上以手中鋼棒拄地，還想挺着站起來。

他只挺了一半，便又倒下去了，而且雙目直視着前方，一副死不甘心的樣子。

＊　＊　＊

房門是由裡面插上門閂的，君不畏便只得從破窗翻進房裡。

他站在彈簧床前面，當然，他也看到赤裸裸被用布條拴在床上的沈娟娟。

她的胴體實在細膩，綫條也美，如今她的臉上露出驚喜，她張口但沒聲音。

君不畏仍然看着她，雙目中出現不同的光芒。

沈娟娟低聲道：「你看夠了嗎？」

君不畏道：「這姓文的有虐待狂，他怎麼狠下心腸把這麼美的女人如此糟蹋，太可惡了。」

沈娟娟道：「你快把我鬆開呀！」

君不畏的右手疾揮，布帶應聲而斷，沈娟娟一挺而起，雙手已攀住君不畏的脖子了。

君不畏並不衝動，他淡淡的道：「妳受侮辱了。」

「都是為你呀！」

「我聽到了。」

「那麼，你愛我吧！」

「我當然喜歡妳。」

「現在，証明給我看吧！」

她吻上君不畏的臉，也開始扭動着。

女人，女人的憎惡是很明顯的，如果她要愛一個人，她會愛到死，死而無怨，如果她要恨，恨不得要那男人死，甚至死得越慘越好。

沈娟娟敢愛敢恨，她現在愛得君不畏快發狂了。

君不畏却仍淡淡的道：「我聽妳的話，我已經把他殺了。」

沈娟娟道：「那是他該死。」

君不畏道：「沈姑娘，如今是大白天，而院子裡又死了個海盜，我們還能登巫山行雲雨嗎？」

沈娟娟道：「我如果不召喚，這沈家賭場後院是不會有人來的。」

君不畏道：「我却無法培養出那種情緒，沈姑娘，妳先熄熄火，咱們夜裡再纏綿，如何？」

他一邊抓起衣衫抛給沈娟娟。

沈娟娟無奈的把衣裙穿上。

君不畏道：「我見大門外停了一輛大車，還以為令兄回上海來了。」

冷冷的，沈娟娟道：「大車是姓文的駕駛來的，他在海上是海盜，到了城鎮便是仕紳樣子，他喜歡大車。」

君不畏笑笑，道：「眞會擺譜。」

他伸手拉過沈娟娟，沈娟娟却跌在他懷裡。

「你們沈家堡怎麼會同大海盜田九旺打上交道？」

沈娟娟道：「沈家門就在大海上，官兵到不了，如果不和海盜有個默契，太平日子就別過了。」

簡單兩句話，君不畏聽得也點頭。

「你的大哥呢？」

他明明知道他大哥已回沈家門，却故意的又問。

沈娟娟道：「回沈家堡了。」

「有事？」

「很重要的事。」

「我可以知道嗎？」

「你最好別知道。」

笑笑，君不畏道：「沈姑娘，你的大哥並不喜歡我，這一點我最清楚。」

沈娟娟道：「如果你不喜歡苗小玉，我大哥便對你另眼相待了。」

「如何另眼相待？」

「就像對待他的妹夫一樣呀，嘻……」

她說完，摟住君不畏吻起來了。

君不畏道：「妳……應該知道我是浪子呀！」

沈娟娟道：「所以我們才是眞正一對呀。」

女人纏男人，男的無奈何，沈娟娟想把君不畏壓倒在床上，但她沒有壓住，君不畏站起來了。

他把沈娟娟摟住，道：「留點勁咱們夜裡再折騰，定叫妳不死不活。」

「甚麼叫不死不活？」

「就是想死又捨不得死，想活又嫌舒坦的時間太短暫而不如死在溫柔鄉。」

沈娟娟吃吃笑了。

「那麼我現在不纏你，你現在睡覺養精神吧！」

君不畏道：「我養精神最好的方法是賭幾把。」

「那容易，過午就開場，你去賭幾把。」

「我欠銀子呀。」

「我叫他們拿給你。」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妳把我當成白相人了，妳要倒貼呀！」

沈娟娟道：「我要綁住你的心，我不叫你再去小風城找那個冷面桃花女。」

君不畏道：「苗小玉是冷面桃花女？」

沈娟娟道：「是我大哥叫的。」

沈娟娟哈哈笑了。

他往大床上躺下去，道：「別忘了院子裡還躺着一個死人，午飯我也未吃吶。」

沈娟娟整好衣裝攏起秀髮，她笑呵呵的一副可人兒似的道：「我的心肝，我這就去為你張羅，你養精神吧！」

沈娟娟走出房門外，突然又回來。

她走到大床一邊，道：「君兄，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情了。」

君不畏道：「我在聽着。」

沈娟娟指指對門，道：「包老爺子大清早醒過來，他吃了不少東西，如今他又睡着了。」

君不畏道：「下床吃的嗎？」

沈娟娟道：「坐在床上吃的，他還叨唸你吶。」

君不畏道：「等我醒了去看他。」

於是，沈娟娟匆匆走出房門外去

＊　＊　＊

君不畏心中想着一件事，那就是苗剛那一夥人不知怎麼樣了。

他並不打算奔向溫柔鄉一去不回頭。

他得再為苗剛一夥弄點銀子，那

麼，他以為最好的方法便是沈家賭場。

如果君不畏想弄銀子，他大概一定會弄到手，而且是大數目。

他現在就手托着一包銀子往賭場前面走去。

他不想去見包震天，因為如果他見了包震天，他要是不把小風城石不全的陰謀說出來，他會如魚梗在喉不吐不快，因為他不是那種會打轉的人物，那麼最好的方法便是不見包震天。

其實，如果石小開不花銀子封他的嘴，他也不一定會把石不全的陰謀告訴包震天，因為這種大團結變成狗咬狗的局面，正是太平天國氣數將盡的表示，他何必再在他們的背後攪茅坑？

＊　＊　＊

現在，君不畏大剌剌的坐在一張剛開鍋的天九牌桌前面，他正面對着莊家，却是那莊家一看到君不畏，立刻笑笑，把面前的牌往君不畏面前一推，笑道：「你少爺做莊吧，好玩嘛！」

君不畏也不客氣，他把牌九先翻轉過來，一對一對的比對着，道：「大家看清楚，三十二張牌對了號再玩。」

其實，他只瞄瞄，便把牌認了一大半。

認個三五張就不得了，他却認了一大半。

於是，他又把牌翻轉開始雙掌壓牌、游動、洗牌，再把牌疊起來。

他的動作很藝術化，看的人也直了眼。

「下吧，各位。」

君不畏心中並不快樂，因為他想贏沈家賭坊的銀子，他如果當莊，他便只能贏別人的。

他一共只推了三把莊，最後尚有八張牌他不推出來。

他把牌洗好以後再疊好，兩粒骰子往桌上一放，便對大伙笑笑，道：「各位，在下還有事，你們玩。」

他一共推三把牌贏三把，他不幹了，大伙都瞪眼，還有這種莊家的？

只不過沒有人開口，人家不賭，誰也沒辦法。

君不畏也不知道一共贏了多少，他一把掃入口袋裡便往沈家賭場外走去。

他必須去找苗剛他們那夥人，直到現在他才理清楚兩件大事。

頭一件大事便是小風城的「八手遮天」石不全，姓石的原來與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是一家子，姓石當然會暗中資助石達開的兵馬。

第二件大事，便是沈家堡的「蒼海怒蛟」沈一雄，竟然與大海盜田九旺勾搭一起，而田九旺又與直魯豫的捻黨拉上關係。

君不畏如果想殺田九旺，他唯一的辦法便是同苗剛的「跨海鏢局」聯手一起，他才有機會殺田九旺，當然，那是因為鏢船的目標大，很容易把田九旺誘出來。

君不畏並不是看中苗小玉才大力協助苗剛。

君不畏有自知之明，他不是個喜歡拖家帶眷的人物。

他是個浪子，就如同一匹不羈的野馬，來南方時候一個人，回去也打算仍然一個人。

一個人如果能隨心所欲，無牽無掛的活在世上，那又有甚麼不好？

君不畏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現在又找到那間破廟了，只不過廟內已無人在，苗剛一批人早走了。

君不畏有些惆悵的往江岸邊走去，也眞巧，迎面有人在呼叫他。

「君先生！」

這是黑妞兒的聲音，黑妞兒手上提個袋子，裡面裝的是大米。

君不畏走上前，笑笑道：「是妳呀，黑妞兒。」

黑妞兒把米袋放在地，道：「君先生，跟我回船上吧，我們小姐早盼晚盼的，已經三四天了。」

君不畏笑了，道：「船修好了吧？」

黑妞兒道：「最快還得三天，君先生，等船修好了你和我們一起回小風城。」

君不畏道：「黑妞兒，先別管我，我問妳，總鏢頭他們還沒找到你們？」

黑妞兒雙目一亮，道：「君先生，難道你已經看到總鏢頭他們了？」

君不畏道：「一大早在一間破廟碰上了，他們只有不到二十位，聽說有幾個在海上失踪了。」

黑妞兒道：「君先生，快跟我來，我先帶你去見我們大小姐。」

兩人匆忙的轉入一條小道，那小道走不遠，便沿着小河邊前行，大約走了兩里多，才見一片林子附近河岸邊停着九條帆船，其中一條正有幾個漢子在豎立桅杆，有個漢子回頭張望，君不畏一看便認出是小劉。

小劉當然也看到君不畏了，他舉手大叫：「君先生！」

就這麼一聲叫，有幾個漢子便往君不畏迎來了。

君不畏舉手笑笑，大伙便把君不畏圍上了。

黑妞往一處房子走，她邊走邊叫「大小姐」。

於是，苗小玉自一所屋子裡走出來了，就這麼幾天光景，苗小玉又瘦多了。

任何人處在這種情況下能不瘦？

黑妞兒奔到苗小玉面前，指着走過來的君不畏道：「小姐，妳看君先生來了，君先生也帶來好消息。」

苗小玉根本沒聽黑妞兒說些甚麼，她發楞的緩緩往前走着，口中喃喃：「你來了，你終於來了。」

君不畏在七八個漢子的簇擁下，走向苗小玉，他大方的揚揚手，笑笑道：「嗨，苗姑娘。」

苗小玉沒揚手，但她的雙目之中似在流露些甚麼。

她的嘴唇蠕動，很想說些甚麼。

她一定有很多話想說，只是這時候又不知如何說，也可以說是無從說起。

君不畏站在苗小玉面前，他的表情是淡淡的，便在這種淡淡的表情中有着一定的關心。

「苗姑娘，我碰見總鏢頭他們了。」

苗小玉的眼睜大了。

小劉一伙却大叫着：「總鏢頭他們……」

下面的話不能說出口，因為下面的話是「他們沒死。」

那多難聽，犯忌的話少出口。

小劉急問：「君先生，你在甚麼地方碰到我們總鏢頭，其餘的人呢？」

君不畏便把一大早所遇之事對大伙說了一遍，突然，苗小玉「哇」的一聲哭着奔回房中去了。

黑妞把一袋米交在小劉手上，便拉着君不畏道：「君先生，進屋裡去吧！」

* * *

屋子裡眞簡陋，一大間房子空蕩蕩，只在一角用草蓆隔了個小間，餘下的地上舖着草，大伙湊和着睡在一起，也眞能省，只買了幾床舊棉被舖着，再加上船上搬來的，就這麼湊着了。

當君不畏坐在屋子地上時候，他發現小劉一幫人不見了，他們很識趣的躲在外面幫着在整船。

* * *

「君先生，我本打算回小風城把鏢局收了的。」

「妳如果只有一個人，當然應該收手。」

「兄弟們都不知道將來要幹甚麼。」

君不畏道：「我以為妳盡快把人分開，大家去找總鏢頭，等到大家聚在一起，合力把眼前的事情辦好，至於將來，那是將來的事情。」

苗小玉道：「將來，將來君先生……」

笑笑，君不畏道：「我從不去想明天的事，我也不去想昨天的一切，苗姑娘，對於一個浪子，他只有現在。」

苗小玉道：「不管怎麼說，我兄妹欠下你一份無法償還的情，如果……」

君不畏却搖搖頭道：「苗小姐，咱們江湖兒女，如果談恩與情，多俗。」

他自袋中抖出一大把銀子，其中還有銀票，往苗小玉身前一推，笑道：「贏來的，等總鏢頭會合，這些銀子還能派上用場。」

苗小玉伸手按住君不畏的手，她雙目直視，道：「君兄，你如果有甚麼，要求……你……」

說完她低下頭。

君不畏却怔了一下。

他當然聽得懂苗小玉這句話，而苗小玉，已經說得夠坦白的了，所以她低下頭。

「苗姑娘，眼前快派人分頭出去找總鏢頭他們，我還有點事情去辦，辦完了我回來。」

苗小玉道：「你要走？」

君不畏道：「包老爺子還躺在沈家賭場，我不能把他放在那裡不管。」

苗小玉驚喜道：「包老爺子沒死？」

君不畏道：「他差一點沒命。」

苗小玉道：「你把包老爺子救在沈家賭場？如果沈文斗從沈家門回來，包老爺子不就危險了？」

君不畏道：「如果沈文斗知道是我把包老爺子留在沈家賭場養傷，他會對包老爺子不利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包老不能死呀！」

苗小玉道：「君兄是說……」

君不畏當然無法加以解釋，這中間還有着大陰謀，而這個陰謀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君不畏已經答應過石小開了，這件事他要守口如瓶，而石小開還等着君不畏回小風城取那餘下的八百兩銀子。

淡淡的，君不畏起身，道：「你們這裡快準備，也許我與包老再乘你們的船回小風城。」

苗小玉道：「包老也去？」

君不畏道：「我只是猜想。」

於是，君不畏又匆匆的走了。

苗小玉站在岸邊看着君不畏離去，那模樣就好像小婦人可憐兮兮的送走自己丈夫似的。

小風城跨海鏢局的苗大小姐也似乎變了，她變得有些纖弱與無奈，她那種帶着幾分陽剛之氣的架式，如今已不再出現了。

* * *

君不畏又走回沈家賭坊來了。

沈家賭坊後院裡的屍體已被沈娟娟處理了，只不過大門口的那輛大車仍然停在那裡。

沈娟娟見君不畏走進大門，她把一張俏嘴嘟起來。

「你這個人，不是要賭牌九嗎？怎麼贏了三把就開溜掉，也不對我說一聲。」

君不畏笑笑，道：「我好像對你說過，這是白天呀，白天我們都有事情，妳說對不對？」

沈娟娟道：「君兄，我這裡沒有白天與晚上，你呀，也別分得那麼清楚，只不過你回來就好，你呀……嘻……」

她笑着，突然攀住君不畏的肩頭把俏嘴在君不畏的耳邊低聲，道：「你不要忘了，你答應夜裡要給我滿意的

，對不對？」

君不畏一笑，道：「我盡力。」

沈娟娟道：「我饒不了你的。」

君不畏道：「我從不對女人求饒。」

沈娟娟道：「那好，咱們各憑本事。」

笑笑，君不畏道：「不就是那麼一回事，妳但放心，妳會欲仙欲死的。」

沈娟娟暗中捏了君不畏一下，吃吃的笑了。

君不畏道：「妳去準備吃的，我這就去看看包老，唉，他的傷不知如何了？」

沈娟娟道：「包老已經吃過東西了，我看他死不了，他精神也好多了。」

君不畏道：「妳看過他了？」

沈娟娟道：「過午不久去看的。」

君不畏道：「那好，我去去就到妳房裡。」

沈娟娟高興得眼也瞇起來了。

* * *

包震天果然精神好多了。

君不畏推開房門的時候，包震天剛剛坐起來。

他已經可以坐起來，見君不畏走進來，不由張口提氣，道：「君老弟，快過來。」

君不畏道：「恭喜包老，你又無恙了。」

包震天咬咬牙，道：「眞想不到，我會上當之後再上當，過去的軍中朋友，難道他們一個個都背叛北王了？」

君不畏心中藏的秘密，却又不能這時候說出來。

他忘不了石小開的陰謀，却也無意幫包震天。

他只關心包震天的傷勢。

包震天拉住君不畏，道：「君老弟，我有一事求你。」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我欠了你兩條命了。」

笑笑，君不畏道：「包老有事盡管吩咐。」

包震天道：「陪我去一趟揚州。」

君不畏道：「去揚州？找誰？」

包震天道：「我要去見北王。」

君不畏道：「北王韋昌輝？」

「不錯。」

「我能去？」

「去做我的見証。」

君不畏哈哈笑了。

包震天道：「你笑甚麼？」

君不畏道：「如果我是你，我不去見北王。」

包震天道：「我要把兩次被坑之事向北王親自報告，更重要的是要北王知道于文成他們三人已背叛轉而投靠東王了。」

君不畏搖搖頭，他心中明白這件事只是石不全暗中設下的陰謀，但他却不能也不願意說。

他除了答應過石小開之外，更重要的乃是他並不喜歡太平天國。

既然不喜歡，那就看着他們內鬨。

君不畏道：「包老，我的意思是你應該回轉小風城。」

「再去找石不全石老爺子？」

「不錯。」

包震天道：「問題是石不全答應的三十萬兩銀子已全部交給我了。」

君不畏道：「你更應該回小風城。」

包震天道：「你說個道理。」

君不畏不慌不忙有條理的道：「包老，傳說北王猜忌之心很大，可有這回事？」

包震天一楞，道：「有人這麼說。」

君不畏道：「如今你丟了三十萬兩銀子空手而去，反說是被于文成三人坑陷，北王會相信嗎？」

包震天道：「北王信得過我。」

君不畏道：「至少也認為你辦事不力，庸才一個。」

包震天一瞪眼。

君不畏又道：「所以我以為你應該再回小風城，找到石不全之後請他協助，萬一不能助你，也要他寫個字據，証明他已交了銀子，然後再去跨海鏢局取一証明，証明包老確實在交割銀子之前被于文成三人突襲幾乎喪命。」

他笑笑，又道：「包老，有了兩處証明，你才可以安心的回去北王面前報告這段經過。」

包震天聞言，立刻點頭，道：「君老弟，你的一席話，令我茅塞頓開，咱們就這麼辦。」

他伸手拉住君不畏，又道：「老弟，我再一次請你協助，咱們一齊回小風城。」

君不畏當然回小風城，但他仍然故意的鎖緊眉頭而不立即答應。

包震天道：「怎麼樣，老弟有困難？」

君不畏重重一掌拍在大腿上，道：「也罷，有道是同船過渡兩百年的修行，咱們已同船兩次，我玩命也奉陪你老再回一趟小風城。」

包震天滿意的笑了。

「君老弟，夠意思，我有回報的。」

君不畏道：「回報？那就見外了，哈……」

他笑得十分得意，幾乎聳肩笑。

包震天也笑，但他笑得痛苦，如果他用力笑，他的胸口便是一陣痛。

* * *

君不畏與包震天二人正說着話，院子裡，沈娟娟已大聲的叫喊了。

「君先生，吃酒了，菜冷就不好吃了。」

君不畏拍拍包震天，笑笑道：「包老，你休養吧，我去填飽肚子再說。」

包震天拉住君不畏，低聲道：「君老弟呀，我好擔心吶。」

君不畏道：「擔心？擔甚麼心？」

包震天道：「自從我清醒以後，發覺咱們住在沈家賭場，我就開始擔心了。」

笑笑，君不畏道：「是爲了我們在海上我得罪了沈文斗的事？」

包震天道：「你還打傷海盜的二當家侯子正呀！」

君不畏道：「你擔心沈文斗返回來？哈……包老，我從不去想那麼多，眼前的事最重要，眼前我去吃酒了，哈……」

他輕快的走出房門，只見沈娟娟又換了一套衣衫，水綠色絲裙拖到地，大紅繡花上衣穿得快要勒進肉裡了，可也把她那柳腰襯托得細極了。

沈娟娟見君不畏走出來，便吃吃的笑道：「你說你餓了，我便親自爲你下厨，弄了兩樣寧波菜，鹽不鹹還帶甜味，吃了叫你拍手叫妙。」

君不畏哈哈笑，道：「我有口福了。」

他伸手摟住沈娟娟的細腰，又道：「我五福臨門了，哈……」

沈娟娟把臀扭半圈，俏生生的露齒一笑，道：「五福呀，甚麼五福？」

君不畏道：「平常人說的五福，大概是福祿壽財喜，我的五福乃是吃喝摸看抱，十分的現實呀！」

沈娟娟道：「初見你老實，再看你有本事，如今你原形現了，你並不老實。」

君不畏道：「那麼，我的本事呢？」

沈娟娟道：「本事嘛……還可以啦。」

君不畏道：「甚麼樣的本事還可以？搏殺呢？還是大床之上的？」

沈娟娟吃吃笑了。

她推了君不畏一把，叱道：「去你的，說你不老實，還眞的厚面皮也。」

君不畏開懷大笑了。

＊　＊　＊

沈娟娟的房內是十分雅緻的，那種帶着幾分迷人的味道，着實令君不畏心猿意馬。

桌面上四樣菜還冒着熱氣，兩副杯筷之外，仍然只有一壺酒。

沈娟娟與君不畏併坐，二人對杯飲着酒，沈娟娟挾菜她不吃，她送到君不畏的口中。

「你嚐嚐，這是我爲你做的糖醋魚。」

君不畏張口咬，他當然來者不拒。

他吃着，還模模糊糊的道：「嗯，好吃……」

沈娟娟一聽就樂了。

她把酒慢慢的斟，小口的喝，手上還有小動作……

什麼小動作？她不時的去摸君不畏，有時候故意的捏一下。

她捏得很技巧，不痛却帶着那些癢癢的，這便令被捏的會吃吃笑。

君不畏幾次就忍不住笑了。

沈娟娟很會鬧酒，君不畏沒上過酒家，如果他上去酒家，便知道沈娟娟的鬧酒不一樣。

酒家女鬧酒是會喝酒，酒客被逼得陪着酒女猛灌酒，酒喝得越多，酒家老闆越高興，因爲他們的酒不便宜，比別人的貴幾倍。

沈娟娟不是這樣的，她全部只有一壺酒，小酒杯一點點，酒杯中却滿是情調。

她把酒杯送上君不畏的唇邊，只那麼沾一下，她才又把酒送到自己唇邊舐着，露出一個像泥鰍的舌頭，逗得君不畏直發笑。

有許多事無法仔細說，就這樣，二人吃到天黑才收場，當然，君不畏不能走了。

這時候他也不打算再走。

沈娟娟也交代前面賭坊管事，不叫就不許有人到後面來打擾她。

＊　＊　＊

房外的門插上門，燈也熄了。

內室的門掩着，沈娟娟把燈罩換成赤紅色，她說這樣才有情調。

銅羅帳垂下來，象牙床上彈簧墊子改舖水綠色被單子，沈娟娟對君不畏說得妙，這樣子二人就好像水中的游魚一樣自由自在的想怎樣就怎樣。

接着，床上就上演一場戰爭。

他只能說那是一種戰爭，因爲他總是另一方式的搏鬥，而且是必定見眞章的「決殺」。

過了多久？天知道。

累了嗎？沒人叫累，却只聞喘息聲，但就在這三更天剛到，房內紅燈高照之下，突然間，附近傳來一聲怪叱聲，這聲音來得眞不是時候。

「娟娟，娟娟……」

彈簧床猛一彈，沈娟娟低叱：「可惡，他怎麼這時候來找我。」

君不畏一挺而起，道：「妳大哥的聲音。」

沈娟娟眞的是心不甘情不願拉件衣衫胡亂穿，她按住君不畏，道：「你睡着，我出去。」

君不畏看着沈娟娟舉着燈往外面走去，他笑笑……

＊　＊　＊

「娟娟，娟娟，妳出來。」

「是哥嗎？這時候你來幹什麼？」

她回應着，便把手上燈放在桌上，走過去拉門閂。

「呀」的一聲門開了，沈娟娟吃一驚。

她爲什麼吃一驚，因爲院子裡不只是她哥哥一人。

院子裡一共站了七個人。

沈文斗站在一個大漢右面，雙目中噴射出嚇人的冷芒，口中的語氣也變了。

「妹子，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沈娟娟道：「我在睡覺呀。」

沈文斗道：「妳還裝糊塗？」

沈娟娟道：「什麼意思？」

那大漢開口了，他的聲音似打雷。

「沈姑娘，我們老三呢？他人呢？」

沈娟娟怔了一下，她心中便也立刻明白了。

她明白這人必是大海盜一夥的，那麼另外幾人也必定是同黨。

沈娟娟面色一變，變得十分委屈的道：「都是你交的好朋友，姓文的欺侮我，他强暴我呀，哥……」

突然，有個背上纏布帶的粗漢轉出來了，啊，這個人沈娟娟是認得的。

這個人爲什麼背攔腰纏帶子，當然是因爲他受了傷，背上挨過刀。

這個人正是大海盜也是二當家侯子正。

侯子正走上前，他沉聲道：「沈姑娘，妳同咱們老三好過，他怎麼會强暴妳？我曾見妳二人好得就像兩個糖人黏在一起似的，怎麼會變成他强暴妳了？」

沈娟娟道：「好歸好，那與同床不一樣，要知道我的身份是沈家堡大小姐，我不能亂來呀！」

沈文斗聽得鼻孔吼出聲。

那侯子正咬牙戟指沈娟娟，道：「有人說是妳夥同妳的床頭人把我們老三殺了，有這回事嗎？」

他這話一落，其餘五人也齊聲的追問：「可有這回事嗎？」

沈娟娟以爲屋子裡有個君不畏，她才不怕這幾個海盜會對她怎樣。

她果然一挺身站出門外，道：「不是我的床頭人，是姓文的把我用床單撕成布條，剝光我衣服綑在床上，他一再的要强暴，我就是反抗不從他，我大叫之下來了個人，這人見了那情况，便把姓文的叫出去，他把姓文的殺了，然後那人進屋把我也放了，事情就是這樣。」

侯子正哇哇怪叫，道：「小丁果然沒說錯，難怪大車還在大門外。」

小丁就是駕駛大車的人，文三當家挨刀，他早就溜了，他去找侯子正，直到今天才碰見。

侯子正一聽那還得了，他立刻奔到賭場來了。

他們本來去沈文斗那裡的，就因爲這件事，他們才轉而奔來四馬路。

沈文斗聽得他妹子的話，冷冷道：「那個救妳的人呢？大妹子，妳不會把他留在屋裡吧！」

沈娟娟叱道：「當着外人在，你往自己臉上抹屎呀！你眞笨！」

不料侯子正一聲怪叫：「殺進去！」

「殺！」

六個大漢齊出手，舉刀便往屋子裡面衝。

沈娟娟大叫：「喂，你們幹什麼？君兄……」

她這一叫，等於招供，沈文斗怒極了。

如果別人，他也許忍一忍，而君不畏他難忍。

只見他奔過去就出手，一巴掌他打了個空，沈娟娟閃過一邊，叱：「你少管我……」

「轟轟轟轟」之聲便在這時候傳來，六個惡漢在房中找，找了半天什麼也沒找到。

六個人走出房門外，侯子正厲聲吼，找別的房間。

這六個怒漢又開始舉刀衝，他們不是開門，他們是用脚踢開門……强盜作風露出來了。

只不過六個人把三間客房找一遍，連厨房也沒放過，可什麼人也沒有。

六個人又回到原來地方了。

「人呢？」

「沒有！」

「都找了？」

「一個人也沒有。」

沈娟娟開口了。

「你們找哇……」這時候她硬起來了。

沈文斗道：「剛才妳還出聲警告什麼『君兄』。」

沈娟娟道：「什麼警告，那是要對你們說，那個救過我的人是君兄，我叫『君兄救我的』，你們……」

姓侯的聞言，咬牙道：「就是那在海上砍了老子一刀的那個王八蛋呀？」

沈文斗點頭，道：「就是他。」

姓侯的怒道：「姓君那小子怎麼會找到這兒來？」

沈娟娟道：「姓君的是個賭鬼，他最愛賭牌九，二當家，我問你，我們這兒是幹甚麼的？」

姓侯的怒道：「老子不管這些，我們老三不能白死，這筆賬記在你們沈家堡頭上。」

沈文斗一怔，道：「二當家，這次你們要認捐，沈家堡給足了面子，送你們白銀一萬兩，怎麼啦，反而派上我們不是了？」

沈娟娟道：「有本事去找姓君的報仇，在我們這兒逞的是什麼好漢。」

這等於下了逐客令，田九旺這批手下人，他們比誰都明白，白天不能在上海大街上走，他們夜裡才出來，如今雙方話已絕，侯子正冷冷一笑，他對沈文斗道：「大相公，後會有期。」

他帶着人匆匆的走了。

沈文斗面對他的大妹子道：「姓君的人呢？」

沈娟娟道：「我怎麼知道？」

這話是眞的，當侯子正他們往屋內衝的時候，她擔心君不畏光溜溜的多難看。

可是屋裡沒有人，那麼君不畏的人到什麼地方了？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青苗帮帮主幾天都沒有接見余懷芝，燕翎先往見帮主，亦不能見到廬山眞面目，只是垂簾設幃接見，帮主道出愛慕之意，並露出自己英俊面目，然後又直接談婚事，燕翎不爲所動，心裡仍愛余懷芝將此事告知，余懷芝認爲是策反良機，和她商議反叛，燕翎籠絡幫內高手協助，待帮主誕辰，宴罷，約帮主往牛頭峽賞月談心，余懷芝已匿在附近，待燕翎出現危機時出面協助……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酷刑逼供不遂　洩憤反遭姦污

蕭光祖撤刀，鄒勤撤出吳剛斧，就在院中幹上了。

在此同此，一品一級的錢仲來求見幫主。

由於見不到幫主，就不肯離去。

正好此刻兩個二級一品的人物來到，那是醜小子梁七和崔永，他們也是奉燕翎之命，前來保護幫主的。

燕翎對他們說，凡是在幫主內院附近徘徊的，都有叛意。

即使幾個一級一品的高手也都在燕翎處獲得此一消息。

因而，錢仲和梁七以及崔永一言不合就幹了起來。

梁七道：「錢仲，你心懷叛志息。」

「放屁！你們兩個在此覬覦，我看你們才包藏禍心！」

「放你娘的春秋屁，你才是一個叛賊！」

二對一，錢仲佔不了便宜。

另外還有一級二品、三品，以及二級一、二品及三級一二三品等等，都起而保護幫主。

但是，幫主不見了。

幫主從未長久離開過本幫。

即使有特殊事故非離開不可，也會交代貼身侍衛何湘英及一二位一品一級的高手代理幫務。

所以幫主不在幫內，貼身侍衛也不在，必有蹊蹺。

早到的被疑爲殺幫主的叛徒。

晚到的也有不這麼想的人，於是展開血戰。

幾個女的也參加了戰鬥，這些人之中，沒有一個超過二十歲的。

＊　＊　＊

此刻余懷芝已堪堪不支，燕翎又挨了兩三掌。

余懷芝要去支援她，可惜自身難保。

何湘英道：「燕姑娘，不要再苦撐了！你們逃不出幫主手掌心的，幫主會從輕發落的……」

燕翎此刻已無暇說話，但她到此地步，仍不後悔。

余懷芝却十分內疚，由於他而可能使燕翎陷于萬劫不復之境。

就在這時，又出現了一個人。此人一現，余、燕二人心頭大放，信心一增，不知自那兒來的力氣，竟把對方震退一步。

來人是「大力神」鄺海。

鄺海一言不發，撤下六十餘斤重的十三節亮銀鞭。

「小子退下，我來收拾這個邪幫幫主……」

「忽」地一鞭掃到，白雲也不敢硬接，只好閃避。

余懷芝過去接下燕翎，要她到一邊休息。

燕翎也實在太累了，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但是，鄺海的膂力是驚人的，要在百招內擊倒白雲仍然很難。

可見一幫之主，的確有他的眞憑實學。

余懷芝對付幫主的貼身侍衛何湘英，也未必能穩吃。

因爲何湘英也是一級一品的高手。

燕翎休息了一會，她以爲應該速戰速決。

雖然幫中她已有所安排，但情況也可能改觀。

萬一派人出來搜索，那就不好了，於是她又出了手。

她想和余懷芝二人先把何湘英打倒，再去對付幫主。

當然，她一加入，何湘英立刻就不穩了。

那邊鄺海已佔了上風，這也是由於白雲已打了百餘招之故。

何湘英道：「燕姑娘，這可是妳的最後抉擇時刻，可別一意孤行，支援的人手可能立刻就到了。」

燕翎不出聲，二人馬上就要得手了。

這工夫何湘英中了余懷芝一掌一拳。

燕翎再補上一脚，何已受了內傷，因爲這一脚踩中他的小腹。

余懷芝發現何湘英已堪堪不支，立刻去支援鄺海。

鄺海力大無窮，固然佔了不少的便宜。但對付高手，光憑力氣大還是不成，白雲身懷絕技能避重就輕。

余懷芝一加入，白雲很快就只有招架之力了。

這二人聯手，武林只怕找不出幾人能接下他們五十招。

「啪啪」聲中，燕翎又砸了何湘英兩掌。

何湘英口中冒着血泡，大聲道：「幫主，您快走吧。不要管我了，幫主……」

「啪」地一聲，白雲挨了余懷芝一掌。

鄺海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又踩了他一脚。

余懷芝往上一貼，再加上一掌，正中白雲的後腰。

白雲往前一栽，余懷芝一脚踢在他的左腿彎上。

白雲單膝往地上一跪。

但他畢竟是頂尖高手，膝未着地又彈了起來。

只是余懷芝非要他躺下不可，人已到了他的背後。

一指戳中了他的「神堂穴」。白雲仆了下去。

鄺海不由暗暗點頭，余懷芝這小子眞有兩套。

余懷芝回頭，向燕翎望去，發現何湘英雖已口鼻淌血，却還能頑抗，燕翎力盡，一時還打不倒他。

鄺海道：「眞不能小看此幫，青一色的年輕人都未超過二十歲，居然能把武功練得如此精純。」

他正要過去幫忙，突然自石筍後竄出一道身影。

仔細一看，竟是一個大約不超過十歲，頭上還紮了一根冲天辮的童子，手持鬼頭刀撲了上來。

這個小傢伙一上就施展開「滚膛刀」法。

「滚膛刀」本來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絕學，但由這個小傢伙施展出來，却是別具一格，像一團刀球滚來滚去。

燕翎早已力盡，只有疾退。

鄺海道：「好小子，眞正是乳臭未乾，還眞有兩套啊！」立刻撲上。可是他總感覺自己是五十歲的人了，對付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未免說不過去。

因此，他不用膂力取勝。此刻燕翎已退下。

而余懷芝却又爲白雲點了一個穴道。

他以爲此刻不必和這小孩鬥，應該速離此處。

那知鄺海輕敵，小童的滚膛刀和一般的不同。

他的路子是反五行。鄺海居然有點失措。

燕翎道：「鄺前輩，這小子是用的反五行。」

一旦提醒，鄺海就有了應付之策，而且鞭上也加了點力，只是仍不會全對付這個小童子。如此一來，小童就不靈了。

不過，這小童能在鄺海鞭下接過三十招，的確令人大出意料，若非燕翎提醒，鄺海說不定還會吃點虧。

那知就在這時，余懷芝聽到了步履聲及衣袂聲。

余懷芝道：「鄺老、燕翎，我們走吧！」

果然，大約在五十步之外，有五七條人影飛掠而來。

燕翎一看，就認出是「青苗幫」中的二級好手。

由此看來，燕翎的一石數鳥之計並未完全成功。

事實上，她也知道不可能使他們自相殘殺而覆亡。

能造成重大傷亡也就知足了。

主要的目標是，擒獲幫主。

一個幫會的主子被人擒，就算實力仍在，已經很不名譽，無以服衆了，更何況統御整個武林。

一干高手斷殺了一會，發現不對勁。

後來說穿是燕翎的詭計，這才分派人手，一部份守在幫內，以防入侵，一撥人在幫的附近尋找。

另一撥到較遠的地方搜尋，這一撥就是。

大概足有六七人之多，余懷芝挾起白雲先走。

鄺海把小童震出五七步，和燕翎

向相反方向奔掠，由於深夜月亮已快落了，峽內甚暗，對方似未看到余懷芝挾了個人。

所以他們奔到何湘英身邊，何已倒地昏了過去。

而小童上氣不接下氣，半天才把話說清楚。

這些人再去追，已經遲了，竟未追上。

這三人都是心眼多，經驗老到之輩，一出牛頭峽就隱在樹上，夜晚加上大樹枝椏甚密，追的人竟未發現。

他們已追過了頭，余、鄺、燕等改變了方向。

白雲心頭大恨，他發誓今生要報此奇耻大辱。

他是一幫之主。

他受恩師倚重，視爲奇葩。

但是，他今夜作了俘虜，被人挾着像挾死狗一樣。

過去受屬下崇拜，如在雲端。

現在像一下子掉到泥淖中去了。

他咬牙切齒，但這是無助的。

如果部下不能及時追上，他的命運很難預卜。

除非他能說出一項大秘密。

這個大秘密是關於他的身份師門等等。

但是，恩師曾叮囑過，這秘密不可洩漏。

就是要揭開，也要恩師自己來揭。

天亮前一刻，由鄺海帶領，來到一個村莊中。

一共只有三間茅屋，和前後院子的村舍，前院養鷄鴨，後院種菜，完全不像是武林人物的住處。

其實這正是鄺海的窩巢。

放下白雲，鄺海道：「我們要先吃點東西再休息一下，然後再對付這位『青苗幫』的大幫主。」

燕翎道：「鄺老，我去燒菜作飯。」

「我看還是我來吧！妳那兩手不會高明的。」

燕翎道：「有一點可以保証，稀飯可能做成乾飯。」

鄺海道：「乾飯也可能做成稀飯？」

三人邊吃邊審問白雲。

解了他的穴道，只留一穴，鄺海道：「小子，你的背後操縱者是誰？你要乖點，這兒不是『青苗幫』。」

白雲不出聲。

鄺海道：「小子，你的骨頭硬不硬，一試便知。」

白雲道：「鄺海，你要和本幫作對，差得太多了。」

鄺海道：「你是指你的背後主子是不是？」

「就是本幫主，你也未必能接下來。」

鄺海道：「好小子，到此地步還敢嘴硬。」

白雲道：「大不了小命一條，但你無法逃出天地之間。」

余懷芝道：「白雲，你憑甚麼說這句話？」

「我爲甚麼不能說？」

「你們『青苗幫』是甚麼所在你心裡不明白？」

「甚麼所在？」

「你們的開支龐大，食指浩繁，每年派人外出劫掠，而且對象都不是武林中人，因爲他們無法抗拒。」

「你胡說，有証據嗎？」

「要証據是不難的。」

「拿証據出來。」

「試問，經費不是劫掠而來，是怎來的？是太上幫主或你幫主把家鄉的田地產賣光了帶來？」

「哼！」白雲不出聲了。

余懷芝道：「你的師承何人？」

「對你說了也不知道。」

「你說了我就一定知道。」

「你就是知道也等於白說。」

鄺海道：「小余，我看得給他點苦頭吃。」

余懷芝道：「不管怎樣，他總是一幫之主。」

「一幫之主又如何？」鄺海道：「如果我鄺海將來也弄個『老馬幫』，胡作非爲，魚肉鄉里，你也尊敬我這個幫主？」

余懷芝道：「鄺老，看你的。」

鄺海走近蹲下來，道：「說了就不用刑，如果受不了哩，你就說一聲，可別硬充好漢……」

白雲道：「鄺海你要酌量後果。」

「你小子到此關頭還敢威脅老夫？」

「這不是威脅，而是不久你就會嚐到惡果。」

「那就憑我姓鄺的運氣吧！」

一把抄向白雲的胯間。

只用兩個指頭捏住一個卵子(外腎)，緩緩地加勁！這等高手指上加足勁，連石頭都能捏成粉。

白雲鼻尖上出了汗。

鄺海之所以不捏兩個而先捏一個，只怕弄碎了，就不能傳宗接代了，他總是心存厚道，爲他留一個完整的。

「小子，還不說？」

白雲的面孔赤紅，額上也見了汗。

鄺海手上繼續加勁，但再加勁可能睪丸就碎了。

睪丸是製造精子的器官。

不是腎在造精，當然也不是生殖器本身。

因此，外國(歐美)古代閹人，主要是壓碎睪丸。

古羅馬、希臘等古國的王室也用閹人。

似乎古代中外的有辦法之人，都會來這一手。

白雲眞能忍，面孔由紅而白，滿頭大汗。

最後傳來一聲悶哼，昏了過去。

鄺海道：「碎了一個睪丸。」立刻急救且爲他服藥。

白雲醒了以後，一言不發，也只好解了他的穴道。

因爲目前要他跑也跑不了，碎了一個蛋黃左睪丸是很痛的，背後余懷芝和鄺老商量，道：「鄺老，這小子的骨頭挺硬。」

鄺海道：「任何人都有怕的事物。」

「當然，但不知他怕的是甚麼？」

鄺海道：「這小子長得挺英俊，他一定怕毁容。」

「鄺老，這一手太殘酷。」

「小子，我也知道這一手很毒，但對付這種人能發善心嗎？你知道有一天落在他們手中會如何嗎？」

余懷芝道：「鄺老，用其他方式無效再說。」

鄺海嘆口氣道：「小子，他背後之人要找到我們並不難，如果能逼出他的口供來，也好預謀應付之法。」

余懷芝道：「他背後之人比他還狠？」

「應該是如此的。」

「鄺老，我有一件事總是想不通。」

「甚麼事？」

「我總以爲他的所學可能與我同源。」

鄺海道：「也許，但我以爲另有原因。」

「甚麼原因？」

「可能這小子偷了令師的技藝。」

「鄺老，這不大可能。」

二人未說出結果，余懷芝和燕翎商量，燕翎也以爲，毁容是殘酷了些，但鄺海仍要一試。

他弄了個火爐，生了一爐炭火，一根烙鐵插在火中。

白雲似知他要幹甚麼，道：「鄺海，你不必枉費心機。」

鄺海道：「你以爲烙鐵往你臉上貼也是白費心機？」

白雲面色微變，道：「鄺海，我變鬼也不饒你！」

鄺海道：「你變鬼也只是變個醜鬼而已，怎樣？說不說出你的師承是誰，說了我們不久就放人。」

白雲道：「你休想。」

鄺海拔出通紅的烙鐵，向烙鐵吐口水，「滋啦」一聲冒出青烟，照樣還是通紅，走向白雲。

鄺海道：「小子，你本來算是一個小白臉，我要你從此變成一個小花臉，我再問你一次。」

白雲仍不出聲。

鄺海把烙鐵往上一送，余懷芝和燕翎卻大叫「鄺老留情」，只聞「嘶嘶」聲傳來，白雲的胸膛上冒起大量的青烟。

當然，滿屋都充塞了焦臭氣味。

白雲又昏了過去，余、燕二人對鄺老的手段很折服，他們二人下不了手。

鄺海道：「我知道，你們二人以爲老夫的心狠。」

二人不出聲。

「你們以爲，我們應該如何對付他？就這麼放了他？」

燕翎道：「慢慢地折騰他，有很多人有狠勁，但他們怕長久慢慢地磨，也許這『磨』的辦法有用。」

「要是他的主子把他救走了呢？」

鄺海道：「老夫之所以折磨他，是因爲我知道『青苗幫』的罪惡。」

余懷芝道：「他們都幹些甚麼勾當？」

「劫掠，不過是維持該幫百十人開支，另外還向民間伸出血手，如包娼包賭，販賣人口等等。」

「這算甚麼幫會？」

「他們以爲幹得秘密，神不知鬼不覺。」

燕翎道：「鄺老，我在該幫也有一年多了，怎麼不知道包娼包賭的事？」

鄺海道：「他們有個籌款小組，大約有十人左右，四出弄錢。所謂包娼，是先派些小嘍囉去砸窰子，把勾欄整得七葷八素，然後他們出面把嘍囉打服。」

燕翎道：「勾欄主人就每月送上保護費？」

「對，至於包賭是派出一流『花惑』及『郎中』到大賭場去賭，每賭必贏，一看就知道是油子。」

余懷芝道：「如果賭場不賣帳，賭客就不敢去了。」

「對，誰敢和『郎中』賭錢？誰願意有輸不贏。」鄺海道：「至於販賣人口，就是自北方擄來美好少女，賣與南方勾欄中……」

余、花二人不由勃然色變，余懷芝道：「鄺老，你有証據嗎？這種事是他們的最高機密，你怎會知道呢？」

鄺海道：「不管他們如何秘密，人多總是嘴雜，我暗中聽到一個二級三品的人和一個三級一品的交談，事後我制住了他們，稍用刑，他們就說了實話。」

「包娼、包賭以及販賣人口？」

「對，而且我還一一去查証，果然不差，事後放了那二人。」

余懷芝道：「這麼說，此幫是個極端邪惡的組織了？」

這工夫院中傳來衣袂聲，道：「這個組織果眞邪惡。」

鄺海道：「清虛來了，不信可以問他。」

清虛入屋，余、燕二人敬茶上點心，清虛也証實了鄺海的話，甚至還有更令人髮指的惡行。

一、二級的人物去劫掠時，還姦殺婦女。

「這是絕對不可原諒的事！」余懷芝道：「鄺老，本來我和燕翎還以爲你

的手段太毒辣了些。」

清虛道：「此幫可以說是無惡不作，但作得相當隱秘，有時還會丑表功，抓到江湖宵小當衆教訓。」

鄺海道：「所以大多數人以為『青苗幫』是個好幫會。」

清虛道長吃着燕翎端上的大餅，喝着茶水，道：「可惜我們的力量太單薄，不足以對付該幫。」

燕翎道：「事到如今，他們又會怎麼樣？」

鄺海道：「他們會派出大部份人手找幫主。」

清虛道：「另外太上幫主也不會閑着。」

余懷芝道：「如果我們遇上他們的太上幫主……」

屋中靜了一會，清虛道：「我們加起來當然可以應付那號人物，但各位知道，這是不能相加的。」

「是的，」鄺海道：「聯手是一門很大的學問，能充分發揮聯手技巧的人，聯手會變成相乘的威力，不會的人，反而礙手礙脚，發揮不了兩人相加的力道。」

這道理大家都相信。

飯後，把白雲關在一屋中，大家輪流休息。

＊　＊　＊

第三天傍晚，鄺海和清虛在切磋武功，余、燕二人携手出屋，燕翎道：「十餘里外有個大鎮。」

「妳是不是嘴又饞了？」

燕翎道：「哥，你就不想去打打牙祭？」

「好吧！我們快去快回，免得兩老不放心。」

不久二人來到大鎮上。

他們先飽餐一頓，然後又陪她買了些東西。

他們正要回去，忽然看到了一位長者。

「師父……師父……」余懷芝追上，這位岸然道貌的中年人迴過身來，見是余懷芝也不由十分愉快。

「想不到能在此遇見恩師。」先為燕翎介紹了，原來他正是遲先生。

「為師也沒想到能在此遇上你。」

「不知恩師用過飯沒有？」

「已經用過了，」遲先生四十七八歲，看來和一般中年人差不多，只是眼神充足，大概已到了英華內斂的境界了。

遲先生道：「我們還是找個茶館坐坐吧！」

三人進入一家茶樓。

余懷芝道：「恩師對『青苗幫』熟不熟？」

遲先生道：「不怎麼熟，但也知道一點。」

「聽說此幫包娼、包賭，還販賣人口……」

遲先生道：「此幫不大正派，為師也有耳聞，不過……」

「恩師不以為他們會包娼、包賭及販賣人口？」

「未經親自證實，為師不敢妄言，你近來如何？」

余懷芝道：「徒兒為了避仇，一事無成。」

「以前你不是和江靜結合了？」

「一言難盡，也為師門蒙羞。」他大致說了和江靜的事，也說了到「青苗幫」中策反的一切經過。

遲先生看看二人，連連點頭道：「你們的膽子眞大，但計劃仍然不夠週詳，這樣是弄不垮『青苗幫』的。」

余懷芝道：「還請恩師指點。」

燕翎道：「如果遲前輩能起而領導，那就……」

遲先生微微搖頭，道：「姑娘低估了『青苗幫』的主謀人。」

「怎麼？連遲前輩也沒有把握？」

「姑娘有所不知，那幕後主持人非同小可。」

「前輩知不知道是誰？」

「目前還不敢確定。」

余懷芝道：「恩師似乎已猜到太上幫主是誰了？」

「猜測之詞，不便言之過早。」

余懷芝道：「當今武林還有甚麼頂尖人物？」

遲先生道：「武林高手不為人知的還大有人在。」

燕翎道：「遲先生要不要見見該幫幫主？」

「見不見都無所謂。」

余懷芝道：「這人眞能忍，鄺老把他的睾丸捏碎了一個，還在他的胸前用烙鐵燙了一下，他硬是不招。」

遲先生目光一凝，道：「的確，這小子有種！」

燕翎道：「如果前輩能留下來，那就不怕了。」

遲先生道：「我還有事要辦，但我會傳懷芝幾招。」

「謝謝恩師，弟子以為，若恩師沒有太重要的事，在此小住數日，也許能遇上該幫的太上幫主。」

遲先生道：「我想，此人不久就會出現的。」

出了茶館，天已黑了下來。

遲先生帶他們來到一個破廟中，傳了余懷芝三招，這三招絕學余懷芝尚未正式使用就知道很厲害。

然後，遲先生向相反方向走了。

二人在外躭了半天，趕緊回到住處。

但是，他們發現屋中無人。

非但「青苗幫」幫主不見，連鄺海和清虛也不見了。

屋中隱隱可以看出打鬥過的跡象。

余懷芝道：「燕翎，糟了！」

「你是說白雲被劫走了？」

「八成，只怕兩位前輩也凶多吉少。」

「不會吧！二人聯手，非同小

可。」

「你是知道，若有『青苗幫』的一級一品高手來上三四個，兩位前輩聯手就能應付得了嗎？」

燕翎道：「我們分頭追追看。」

余懷芝道：「燕翎，千萬小心，不成就跑，別逞英雄。」

「我知道，余大哥你也要小心，兩個時辰後回到此處來。」

燕翎往東，余懷芝往西。

燕翎奔出七八里，忽見林中有人向她招手。

燕翎看不出是誰。月色並不太好，天上有薄雲。

只不過燕翎還是奔了過來。

當她看清了以後，不由心頭一震，原來是「笑面羅刹」魏薇。

「是你？你叫我來有何事？」

魏薇打量燕翎，這少女渾身都散發着青春魅力。

如果她是個男人，也會迷上燕翎。

燕翎身上的優點她很少具備，而燕翎的缺點她却具備了。

燕翎唯一的缺點是秀髮不夠細黑，有點黃。

魏薇看了她一會，道：「看你匆匆忙忙的，一定有急事。」

燕翎想起縱火事件，不由臉色一寒，道：「上次在客棧中放火的一定是你，余大哥怎麼會交上你這種朋友？」

魏薇道：「是又如何？」

「我要教訓你這個爛女人！」

「爛？你說我爛？」

「你不爛，天下還有爛的女人？」

「得了吧！你才是個小爛貨，余懷芝把你玩了是不是？」

「聽你的談吐，就知道你不是好貨。」

燕翎要攻上，魏薇道：「先別急，你是不是追一撥人？其中還有一個受了傷由另一人背着的？」

燕翎道：「大概是吧！」

「傷的人是誰不得而知。看來派頭不小，前呼後擁。」

「大概是了，那受傷的人就是『青苗幫』幫主。」

魏薇一怔，道：「『青苗幫』幫主傷在何人手中？」

「『大力神』鄺海鄺前輩。」

「嘿！你這話可就漏了兜、穿了幫啦！」

「怎麼說？」

「鄺海和一個道人好像被人家作了手脚，被人家推着走，剛剛自這林中穿過往北邊走了。」

「往北？以後再和你算賬，我走了！」

燕翎往北疾追，魏薇暗暗跟着。

但追出七八里也未追上那些人。

他以為魏薇說的情況正是「青苗幫」中人俘擄了鄺海及清虛道長，也搶回了幫主白雲。

事實上魏薇確曾看到。

只不過她說的方向正好相反，那撥人去了南方。

而此刻燕翎越追越不對，就停下來打量。

前面有個三家村，當然不止三戶人家，約有十二三家。

燕翎以為，也許那撥人在此歇脚？

她每家每戶打量，有一戶門敞着，靜靜地毫無人聲。

燕翔入內一看，魏薇坐在迎門椅上曖昧地一笑，道：「我在等你，你果然送上門來了。」

「你等我？」

「對，不但男人喜歡你，女人也不例來，進來吧！」

燕翎以為這女人很詐，不能不小心點，道：「你要幹甚麼？」

「相好。」

「呸！壞女人！」燕翎道：「原來你說那一行人往北走了是騙我的，以後我再找你算賬！」

燕翎掉頭就走，那知忽見背後人影一閃。

燕翎猛一回頭，不由一驚，魏薇正向她撒出一蓬白粉，猝不及防，吸入了少許，但她還想制住對方。論身手，魏薇比她自然差一籌有餘。

但是這迷藥的效果太快，吸入少許立刻感到頭暈。

搖晃了幾下，原地塌下，道：「你這壞女人！」

魏薇發出一串得意的嬌笑。

她繞着燕翎走了三匝，她在想，如何整這小女人。

情仇有時像一把火，能燒死別人，也能燒死自己。

它也像一把雙刃的刀，不小心也能傷了自己。

自余懷芝和燕翎一起之後，尤其失踪了一段時間，她以為二人必然已有了某種交情，所以她要拆散他們。

她把燕翎弄進屋中。

橫看豎看，這個小女人就是吸引人，無法否認。

越是吸引人她就越恨，現在她忽然想到一件事，看看這個小女人是不是處女？如果不是，八成他們已經玩過了。

不一會，她把燕翎剝得精光。

剝光了以後更妬恨，因為燕翎的胴體無一處不美。

就連胸部都比她豐隆，而燕翎却只有十三歲。

氣極妒極之下，打了燕翎兩個耳光。

魏薇去找來一個接生婆，讓她檢驗燕翎是否一個處女。

接生婆証實了燕翎是個處女，魏薇不停動腦筋，要整治燕翎。

魏薇畢竟不是太三濫的女人，所以她不會太過火。

只是這些日子來眼見燕翎和余懷芝在一起，不免心中積恨。

幾年來在一個村子中建立的情感，一下子就被切斷了。

她不甘心，所以要設法整這個小女人。

害人的辦法一想就通，立刻點了燕翎幾個穴道。

不久，魏薇找到了白雲和他的一干部下。

報出了字號，魏薇也不是無名之輩，白雲抱病接見。

目前他的身邊仍有二三個一級一品和二級人物三五人。

魏薇道：「哪一位是『青苗幫』幫主？」

「幫主不在這兒，」白雲道：「在下是本幫的副幫主，魏姑娘有甚麼事儘管對在下說，在下可以作主。」

魏薇坐了下來，屬下還送上了茗茶。

只是魏薇可以看出，她「笑面羅刹」在武林中雖佔一席之地，但在此幫中人面前，似乎不太受重視。

魏薇道：「請問有個叫燕翎的姑娘是不是貴幫中人？」

白雲猛然一楞，道：「魏姑娘認識她？」

「何止認識？還知道她在甚麼地方呢！」

白雲道：「魏姑娘請告知她在何處，必當厚謝。」

魏薇道：「請問她是不是背叛了貴幫？」

「這是敝幫的私事，請不必多問。」

魏薇道：「小女子有一個條件。」

「請說。」

「小女子告訴各位燕翎的地點，但各位不要傷害余懷芝，不知各位能不能答應這個要求？」

這個條件根本就不可能答應，因為余懷芝為該幫大敵。

只不過目前白雲急欲找到燕翎，自然答應。

口頭上的承諾，在君子是一言九鼎，小人則是敷衍。

「這一點，本人可以答應魏姑娘。」

「尊駕一定能遵守諾言？」

「當然，在下為本幫副幫主，怎能說了不算？」

一邊的一級一品高手侍衛何湘英道：「魏姑娘就快說吧！」

魏薇道：「請派人跟本姑娘來吧！」

白雲立刻派出一級一品的鄒勤和二級一品的崔永。

二人跟魏薇奔回那村莊，找到了地頭。

魏薇領二人入屋，不由驚呼了起來。

鄒、崔二人知道有變，入屋一看，燕翎已不見了。

「魏姑娘這玩笑可開大了！」

「二位以為我說謊？」

「魏姑娘未必有那麼大的膽子！」

「不久前，她還被我制了兩穴，放在這床上的。」

「可是人不見了！」鄒勤道：「人不見了總是真的吧！」

「兩位，我們去追追看。」

崔永道：「只怕是來不及了。」

鄒勤冷笑道：「魏姑娘只怕是玩了個花梢。」

「甚麼花梢？」

「表面上是去告密有關燕翎的下落，骨子裡却是去探虛實，看看本幫的頭子是否在哪裡，以及還有多少人手？」

崔永道：「上司猜的可能八九不離十了。」

魏薇道：「這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鄒勤的電眸在魏薇身上掃瞄了好一會，對崔永道：「崔兄！」

「屬下在。」

「如你認為鄒某猜得不錯，請速回報告上面，小心提防。」鄒勤道：「這也許是過慮，但不可不防！」

崔永抱拳道：「屬下這就回去報告。」

崔永一走，鄒勤忽然變了態度，道：「魏姑娘想不想入幫？」

「不想。」

「如果不想入幫，你這一手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這是甚麼意思？」

「你如果想入幫，一切功過尚可抵銷，如果不想入幫，八成是為別人作奸細，刺探本幫的虛實。」

「真是一份好心反遭侮蔑！」魏薇冷笑道：「不信算了，算我表錯了情。」

她正要離去，人影一閃，被鄒勤擋住去路。

「你要幹甚麼？」

「帶姑娘回去問話。」

「怎麼？向貴幫示好告密，無功反而有過了？」

「問題是姑娘的話無法証實，而且說謊的成份居多。」

「你別無理取鬧成不成？怎可恩將仇報？」

「本幫的作風一向是寧錯殺一百個假的，不放掉一個真的。」

「姓鄒的，姑娘並不怕你。」

「當然，當然。」

「你們欺人太甚了！敵友不分，不知好歹。」

魏薇「嗆」地一聲拔出了長劍。

鄒勤居然未撤下他的吳剛斧。

魏薇一劍刺出，鄒勤轉身閃開，而且頗為輕鬆。

連攻十二三劍，鄒勤都是只守不攻。

魏薇可以看出，對方並非沒有攻擊的能力。

二十七八招後，鄒勤道：「魏姑娘，我挺欣賞你。」

魏薇一看他的眼神就不由心頭一沉。

她是個早已過了「花信」年華的大姑娘，江湖經驗豐富。

她知道那種眼神代表甚麼。

那是一種慾火，也可以說是慾苗，那是一種至為熾烈，迫不及待的慾火，她忽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

鄒勤把崔永派回去報信，可能就是動了淫心。

等於是有意把崔永支開，以便辦事。

這時鄒勤開始攻擊，兩隻肉掌在劍光中揮動，魏薇居然無法施展，且被對方掌上罡勁震得馬步不穩。

未出五十招，魏薇被制住了穴道。

她倒在鄒勤的臂彎之中。

她的心智十分清楚，她知道自己的悲慘命運。

雖然，這是女人必過的一關，但和自己不喜歡的人作這種事，就完全不同了，要是此人是余懷芝……

她現在躺在床上，就是不久前燕翎躺過的床。

絕對想不到，不旋踵，她自己竟躺在這床上。

更不敢想像的是，她要加諸燕翎身上的，可能會降臨到她的身上。

因為鄒勤已在解她的衣扣。

「鄒勤，事到如今，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可以，但如果想延後咱們的好事，一切免談。」

「鄒勤，好歹我是一個黃花閨女，你喜歡我，總要明媒正娶，這樣是不是等於侮辱？」

「這一點還請你原諒，事了之後，你要甚麼我都給你。這工夫我沒有心情去討論不太相干的事。」

衣衫一件件地被卸下。

魏薇目蘊淚水，但她不想哭出來。

她曾經是個獨來獨往的江湖女人，有此下場，大概也就是報應，如她不想害燕翎，就不會有此遭遇了。

現在，她已經是完全無遮了。

鄒勤也很絕，他雖然是個急色鬼，却並不馬上上馬。

他要盡情去欣賞她。

就像一盤大菜在動筷之前要好好地嗅上一會一樣。

這樣躺在一個陌生人面前，魏薇覺得生不如死。

鄒勤的手由她的臉上滑到胸前，經過一番撫弄，然後再往下滑，而且伏下身子像嗅一道名菜一樣嗅她的胴體。

一個時辰之後，在狂風暴雨之下，魏薇變成了婦人。

恨，已經不能代表她此刻的心境了。

要報復嗎？有甚麼用呢？

就算她殺了鄒勤，一千刀一萬刀，又有甚麼用？

她已被他盡情玩弄了一個時辰，甚至下半身都不能動了。

鄒勤下床穿上衣衫，道：「你很不錯。」

與生俱來的貞操都給了他，只換來一句「你很不錯」。

魏薇忽然狂笑起來，當然，這笑比哭還難聽。

「你可以哭，心情會平靜些。」鄒勤道：「你還希不希望再和我有第二次或第三次的銷魂？」

魏薇本要吐他一口痰，但忽然發現他的眼神中有凶芒。

此刻他已嚐了甜頭，殺了她是最好的湮滅証據之法。

她苦笑道：「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有了一次，永世難忘。」

「你難道不恨我？」

「本來剛開始恨你，事畢之後，却又以為，人生本就如此。」

「這麼說，你還希望和我……」

魏薇忽然拉上被子蒙起頭，道：「當然。」

「為甚麼？」

「因為這種事很……很……」

「很奇妙是不是？」

被窩中的魏薇道：「你到底要不要娶我？」

「一定，你在此等我，我去見過上司交代一些公事之後，馬上回來安置你，千萬不要走開。」

鄒勤走後，魏薇淚下如雨，且立刻下床。

她先要洗個澡，希望把一切骯髒的東西洗淨。

但是，在她的感覺上，永遠也洗不淨，總是感到身體上粘了些不潔之物，一直存在，永遠洗不掉。

她要向男人報復。

她恨所有的男人。

她懷着恨天下一切的心情離開了這小屋。

她漫無目的地奔行，天黑了也不知找村鎮投宿。

弦月高掛天空，山中很冷，這工夫對面來了一騎。

這一騎速度並不快，似乎目的地就在不遠處。

近前一看，似曾相識，而馬的少年人却大聲道：「這不是魏姐姐嗎？」

來人是藍豪，也就是江靜前夫藍天的兒子。

數月不見，十五六歲的藍豪又長高了不少。

藍豪下馬抱拳道：「魏姐姐，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想姐姐嗎？」

「想，有幾次作夢見到姐姐了。」

「噢，」魏薇風情萬種地道：「姐姐也想你。」

「真的，魏姐姐？」

「怎麼會是假的？」她握住他的手，道：「小弟要去何處？」

「聽說余懷芝大俠到『青苗幫』去作、客，小弟有點不信。近來聽到不少的傳聞，就前來看看。」

「甚麼傳聞？」

「很多地方遭到搶劫，但找不到搶劫的匪徒。」

魏薇的目光不斷在這年輕人身上掃視。

已是過來人的她，知道童男子和鄒勤那種貨色不同之處。

她在鄒勤心目中是新鮮貨色，正如藍豪在她心目中鮮活細膩，一塵不染一樣，她也知道，恨已使她變了。

可以說她已經失去了以前的清純和嫻淑。

她要痲醉自己，也要報復天下所有的男人。

藍豪也是男人，因爲他具備了男人所有的條件。

說不定他的條件比鄒勤還要好些。

「姐姐，你要去何處？」

「也無所謂哩。」

「那就一道走吧，前面不是有個小鎭嗎？」

「對，你要入鎭落店？」

「魏姐姐，上馬來好不好？我把馬讓你騎。」

魏薇先上馬，伸手道：「小弟你也上來。」

藍豪坐在她的身後，她道：「小弟摟緊我，我要放馬奔馳了，可別掉下來！」

藍豪自後面摟緊了她的腰。

小伙子長了這麼大，還沒有如此摟緊過女人的腰，他體會到女人身上的柔、綿和軟，不由耳熱心跳。

而且成熟女人身上散發出的肉香，更使他心頭盪漾。

魏薇特別找了一家小客棧，住在後院中。

因爲小客棧客人少，也不會有武林豪客住在這兒。

「姐姐，先吃飯如何？我請客。」

魏薇笑笑，藍豪越幼稚她就越喜歡。

如果她不是處子，鄒勤玩了她以後絕不會想娶她。

「我要先洗個澡。」

「小弟給姐姐去弄熱水。」

魏薇進入浴室，快洗好時，道：「小弟，小弟！」

「姐姐，有甚麼吩咐？」

「看我多粗心，我的內衣忘記拏進來。」

「在甚麼地方？」

「在我的床上包袱中。」

藍豪輕輕推開門，在門縫中遞進內衣。

只聞「卜通」一聲，有人摔倒，而且發出一聲嬌呼。

「哎喲，我的媽呀！」藍豪一驚，推門衝入。

但是，在這瞬間，他看到一個驚心動魄的景象。

他的魏姐姐仰卧在地上，眞正是毫髮畢現，一覽無遺。藍豪陡然之間驚得楞在當地。

事實上，他的目光已被地上仰卧的胴體吸引住了。

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一個成熟女人的胴體。

女人的身體竟是這樣的，藍豪呆呆地，忘了自己是來送內衣的。

「小弟，你發甚麼呆，倒是拉我一把啊！」

藍豪猛然醒過來，伸手去拉她，但她似乎摔得很重。

他只好去抱她。

這一抱，她忽然摟緊了他的脖子，道：「小弟，我身上好痛，抱緊我……抱緊……」

藍豪已陷入半昏迷狀態之中。

他只是感覺自己在燃燒，對方也在燃燒。

那膩滑而綿軟的胴體，緊密地貼在他的肌膚上。

他抱她回到床上時，她只是輕輕一拉，他就陷入了慾海狂濤之中。這眞是一次奇特而難以描述的經驗。

一個十六七歲的年輕人，有無窮的體力、無窮的精力，魏薇呢？她眞的蕩到如此地步，需索無度嗎？

其實也不盡然。

至少一個第一二次做這種事的女人不會太貪戀。

她只想和男人有這種事。

她只想看到男人如痴似狂的神態。

因爲鄒勤就是那種表情，她厭惡那種表情。

當然，她現在也能實實在在地去領略箇中的滋味。

因爲女人第一次，甚至很多次，都不會實實在在地去體會箇中滋味。

在新婚第一夜，不但新娘不會去體會，連新郎也不例外。

除非是風月場中老手的新郎。

藍豪在兩個時辰的狂歡之後，對魏薇道：「魏姐姐，小弟侵犯了你，你會不會怪小弟太不夠了？」

魏薇也感疲憊地道：「我不怪你。」

「姐姐，你眞好。」

「你很喜歡我嗎？」

「當然。」

「是喜歡我的身體嗎？」

「當然，當然，你的身體太好了。」

「除了喜歡我的身體之外，你還喜歡我的甚麼？」

「我……」藍豪吶吶而答不出來。

事實上，他說的身體就代表她整個的人。

魏薇却以爲他只是喜歡她的肉體。

總之，她已看到兩個男人在佔有她時的那副饞相。

（未完・六）



註册商標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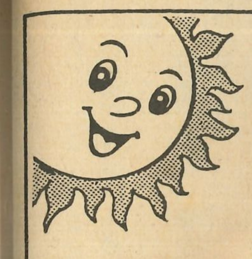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德利貿易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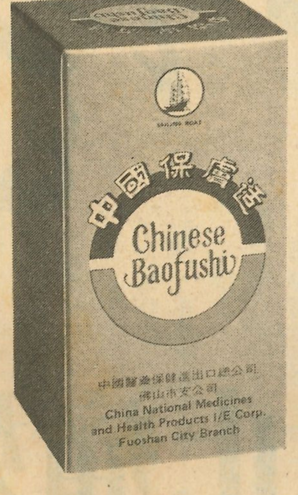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電話：5435508　傳眞：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高級神經細胞的强力滋補强壯劑

醫藥學界推崇備至，
功效卓著；
飲譽日本、南亞、歐美，
舉世知名。

適應範圍：
用腦過度、失眠健忘、神態倦怠、夜卧多夢。脾腎陽虛、體弱乏力、腰膝痠痛、力不從心。



純天然製劑
絕無副作用
男女均適合
可長期服食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